

北平風俗叢書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四
李家瑞編

北平風俗類徵

上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

序

民國二十一年，我的北平俗曲略寫成之後，先師劉半農以爲我對於北平掌故的書比較的有興趣，因此他叫我將這種書裏記敘風俗的部分鈔撮出來，看能不能成一本書，我當時很喜歡的答應了試作這種工作。及至回家把日下舊聞翻開一看，我立時就灰心了，因爲朱竹垞用十數門生之力，（據燕臺筆錄跋項維貞分得風俗之部，則全書十餘部，當是十餘學生合成之。）參考書至一千多種，但所輯得的風俗材料，只是薄薄的幾頁，總共不到一萬字，我想我一個人能夠看得了多少書，還能比他們鈔得多嗎？但這種不長進的想法，我也不能拿牠回復劉先生去，只得再翻一翻朱氏門人看不着的書，以及康熙以後的人的著作，不久就發覺後來的人對於風土人情的注意，比較以前的人來得多，而且越是通俗的書，越喜歡記載土風民俗等細事，從此我的灰心漸漸的就變成高興了。做到一二年後，反覺得要看的書太多了，到劉先生去世前，我已鈔得三十多萬字，雖曾一度寄去請教，但他已在病榻上不能看了。最近這兩年，我又補鈔得十萬多字，已經可以成一部七八本頭的書，而劉先生已不得見了。

當時劉先生教我編這書的用意，我也時常聽他講過，歸納起來，約有以下三事：

一、我們平常看北平掌故的書，總覺得記建築、古蹟、名勝的部分太多了，而記人民生活習俗的部分太缺乏，要是將古今書籍裏零碎記着北平風俗的材料，輯聚成一書，也可以補償這種缺陷。

二、記載民俗細故的書，在以前是不大有人注意的，所以康熙年間人還可以看見的歲華記遊覽志之類的書。在現在也不容易得到了，但這種書以後是很重要的，爲保存牠們起見，編一種記載風俗的文字的總集，也是應當做的。

三、記述民情風俗的書，士大夫做的往往不如土著平民做的詳細確切，例如京都竹枝詞，都門紀略，京都風俗

志，朝市叢載，燕市積弊，一歲貨聲等書，無一不是略通文理的人做的，但他們所記的風俗，往往比名人學士們詳實，這一類的書，也可以收集起來，紹介於世。我們編這部書，那這種工作就可以包函在內了。

編這書的方法，說起來很簡單，就是把所有的材料，依牠的性質分爲十三部：一歲時，二婚喪，三職業，四飲食，五衣飾，六器用，七語言，八習尚，九宴集，十遊樂，十一市肆，十二祠祀及禁忌，十三雜綴，每一部的材料，都依牠們年代的先後，順序排列起來，每一條的上面，都標一小目，中有數條同記一事者，則只在最早一條上同標一目，以下各條即屬於此一目，同一小目之諸條，其次序亦按時代排列之。歲時之部則依時日的次序編排之，每月內所應有之氣節，即冠於該月之前，都是爲要便於檢查的原故。

鈔撮材料的方面，也有三點意思應當在這裏申明的：

一、元明以後的人所稱『北方』『北人』者，往往以北平爲中心，所以遇有只稱『北方』『北人』的風俗，知道牠現在還存在北平的，也一一收錄之。

二、所收風俗材料中，常有夾敘幾句方言俗語的語，則此種風俗材料已收入別部外，其記方言俗語的部分，復摘入語言之部中，故語言之部，有複見的材料。

三、鈔輯材料沒有限定時代，只要是發表過的東西，都在收取之列，所以報紙、雜誌、歌謠、唱本，也斟酌的收了一些。

編這書的時候，我已住過了三個地方，由北平到上海，又由上海到南京，這於我的工作，加多了很多好處。在北平時，使我得到了許多冷攤上的通俗用書；到上海後，又買了些書局報館在清末民初翻印的古書；到南京來，又得看了些此間所藏的善本書籍；要是固定住在一個地方，那有些書或者得不到的。

最後我有一個希望，希望這書永遠不要成爲夢華錄夢梁錄等供人憑吊的書，只要牠永久當爲類書或遊行

指南等書應用就好了。

羅辛田傅孟真兩先生，或替我到處借書，或替我閱看稿子，我都在這裏很誠懇的謝謝他們。

二十五年雙十節後二日，李家瑞寫於北極閣下本所。

目錄

上册

歲時

婚喪

職業

飲食

衣飾

下冊

器用

語言

習尚

宴集

遊樂

市肆

祠祀及禁忌

雜綴

北平風俗類徵

歲時

全年

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處所：正月釣魚海上，於水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鵲號海東青打鷹，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於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使遼錄）

歲除，簷楹插芝麻秸，院中焚柏木柴，名曰『燭歲』。元旦起擲門檯於地者三，曰『跌金錢』。以小榼盛臠肉，食之，曰『嚼鬼』。立春日無貴賤食蘿蔔，曰『咬春』。二月二日用黍麵糞糕，以油熬之，曰『薰蟲』。三月食鮮，曰『桃花鮮』。四月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四寸，闊一寸，味與粽同。六月六日食銀苗菜，即藕苗也。九月食迎霜兔。臘月八日賜餐百果粥。（燕史）

京師正月朔日後遊白塔寺，望西苑，旃檀寺看跳喇嘛，打莽式，打鞦韆。元宵節前門鑼市，琉璃廠鑼市，正陽門摸釘，五龍亭看烟火，唱夾歌，跳鮑老，買粉團。十六夜女子出遊，謂之『走百病』。燒金鼈玉，棘石獅牙，以療牙疾。十九日集邱長春廟，謂之『燕九』。廿五日謂之『添倉日』，大小之家，俱治具飽食。二三月高梁橋踏青，萬柳堂聽鶯，弄筇篥，涿州廟進香，迎駕。四月西山看李花，海棠院看海棠，豐臺看芍藥，煮豆子結緣，送春賽會。五月遊金魚池，中頂進香，藥王廟進香。六月宣武門看洗象，西湖賞荷。七月中元夜，街市放餞口，點蒿子香，燃荷葉鏡。八月中秋夜踏月，買兔兒王。九月登高，花兒市訪菊，城牆下觀八旗操演，婦女簪挂金鏡，九日歸寧。十月上坟燒紙，弄叫由子。十一月跳神。十二月賣像生花供佛，打太平鼓。（京師偶記）

正月全月

至於節令，如人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寒食，八月一日，今亦不復爲節。而今人中秋，唐人亦無之也。（天咫偶聞）

元旦貴戚家懸神荼鬱壘，民間插芝梗柏葉於戶，小兒女剪烏金紙作蝴蝶戴之，名曰『鬧嚷嚷』。初八九日陳設燈市，至十八而罷。人家用粉糝寒具饋送，徧市鬻之，五花帚爲號。宴席間尙王瓜、豆莢、一瓜之值三金，豆一金。點茶用椿芽蒲筍，發之冰下。牡丹、芍藥、薔薇俱有花，較春時薄小，一瓶值數千錢。貴戚倡家插茉莉花。官裏放燈假五日，夜行不禁。（北京歲華記）

正月初一日正旦節。自年前臘月廿四日祭竈之後，宮眷內臣，卽穿蒟蘆景補之及蟒衣，各家皆蒸點心，儲肉將爲一二十日之費。三十日歲暮，卽互相拜祝，名曰『辭舊歲』也。大飲大嚼，鼓樂喧闐，爲慶賀焉。門旁植桃符板，將軍炭，貼門神，室內懸掛福神，鬼判，鍾馗等畫。牀上懸掛金銀八寶，西番經輪，或編結黃錢如龍，簷樞插芝蔴楷，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燭歲』。正月初一，五更起，焚香，放紙礮，將門檯或木槓於院地上拋擲三度，名曰『跌千金』。飲椒柏酒，吃水點心，卽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一二於內，得之者以下一年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賀新年』也。所食之物，如曰『百事大吉盒兒』者，柿餅、荔枝、圓眼、栗子、熟棗，其裝盛之。又驢頭肉亦以小盒盛之，名曰『嚼鬼』。以俗稱驢爲鬼也。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於東直門外迎春，凡勳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以較優劣。至次日，立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曰『咬春』。互相請宴吃春餅和菜。以綿塞耳，取其聰也。自歲暮正旦，咸頭戴鬧蛾，乃烏金紙裁成，畫顏色裝就者。亦有用草蟲蝴蝶者，或簪於首，以應節景，仍有真正小葫蘆如豌豆大者，名曰『草裏金』。二枚可值二三兩不等，皆貴尙焉。初七日，人日，吃春餅和菜。自初九日之夜，卽有耍燈市，買燈吃元宵，其製法用糯米細麵，內用核桃仁白糖爲果餡，灑水滾成，如桃核大，卽江南所稱湯團者。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內臣宮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燈市至十六更盛，天下繁華，咸萃於此，勳戚內眷，登樓玩看，了不畏人。（酌中志）

正月元旦，百官人朝慶賀，民間亦焚香禮天地，祀祖考，拜尊長，及嫗友，投刺互答，曰『拜年』。放爆竹，點天燈，簪

綵勝。立春前一日，迎春於東郊。次晨鞭土牛，遵古送寒氣之意也。具小芒神，土牛，官生舁獻，曰『進春。』八日至十七日，商賈於市集燈光百貨，珠石羅綺，古今異物，貴賤雜選貿易，曰『燈市。』元宵前後，賞燈夜飲，金吾禁弛。民間擊太平鼓，跳百索，婦女結伴遊行過津梁，曰『走百病。』以詩詞隱語，粘於屋壁，曰『商燈謎。』夜以小盞點燈，徧散井竈門戶，曰『散燈。』十九集白雲觀，彈射走馬，曰『耍燕九。』二十五日大啖餅餌，曰『填倉。』（康熙大興縣志）

八日至十六日，商賈於市集燈花百貨，珠石羅綺，古今異物，貴賤雜選貿易，曰燈市。舊在東華門外燈市街，今散置正陽門外，及花兒市、菜市、琉璃廠店諸處，惟猪市口南爲盛。元宵前後夜，金吾禁弛，賞燈夜飲，火樹銀花，星橋鐵鎖，殆古之遺風云。民間擊太平鼓，跳百索，耍月明和尚，男婦率於是夕結伴遊行，親隣相過從，至城門下摸釘兒，過津梁，曰『走橋兒。』又曰『走百病。』數日中有以詩詞隱語，粘於屋壁，令人破其謎，曰『商燈。』至夜，各家以小盞點燈，徧散井竈門戶，曰『散燈。』十九集白雲觀，彈射走馬，曰『耍燕九。』二十五日大啖餅餌，曰『填倉。』（康熙宛平縣志）

燕臺新月令正月云：『是月也，廠店開，瓜子解悶，喇叭打鬼，秧歌鬧於市，自鳴樂奏，鬪將入夜化爲妓，烟九訪仙，和菜填倉，冰始伐。』（見水曹清暇錄）

正月初一日，子刻後祀神，謂之『接神。』徧至戚友家拜於堂，謂之『拜年。』初二日祀財神，初三日旃檀寺打鬼，初五日名『破五』，以前五日，禁婦女往來，初六日歸寧，琉璃開市，初八日夜以油鐙百八盞祀星，十三日試鐙，黃寺打鬼。自初一至十五日，遊大鐘寺，十九日遊白雲觀，二十日雍和宮打鬼。（天咫偶聞）

北平俗曲十二景云：『正月裏家慶賀新年，元宵佳節把燈觀，月正圓，菴觀寺院，抖了抖衣裳，花盒子處處扭，炮竹陣陣喧，惹的人大街小巷都遊串，夜半歸回轉家園，彈唱又歌舞，擲骰子又搖攤，天呀兒！啣會神仙逛一行白雲觀。』（百本張鈔本牌子曲）

京師各廟，輒有市集，百貨充盈，游人紛沓，俗謂之「逛廟」。逛，遊也。逛廟有定期，京師廣寧門外財神廟，廟貌巍煥，報賽最盛。每歲正月初二日（九月十七日亦然）傾城往祀，商賈妓女尤夥。廟祝更神其說，謂借神前紙錠懷歸，俟得財當十倍以酬神，故皆趨之若鶩也。初三日看旂壇寺打鬼，自初一日至十五日遊大鐘寺，十九日遊白雲觀，觀元之長春宮也，爲城外巨刹，花木甚多，俗稱正月十九爲「燕九」，亦稱「閹九」。又稱「會神仙」。前數日游人已多，而奄人夥，以元代邱長春乃自宮者也。二十看雍和宮打鬼。（清稗類鈔）

北平俗尚，謂元旦爲「大年初一」，居民於子初後，焚香接神，供水餃，放鞭爆，通宵達旦，市巷皆然。事畢，飲椒柏酒，食水餃，餃中暗藏以制錢，以下順利，家人得食者則終歲大吉，並備乾鮮果品，肴饌雜拌以助酒，謂之「食團圓飯」，并食年糕（糯米麵爲之），取年年高陞之意，佛前亦供之。飯畢，先至東嶽廟拈香，歸而祀祖，供品用水餃，祀畢焚紙鏢，闔家互拜。卑幼拜尊長，則與之錢，名曰「壓歲錢」。家禮畢，乃出賀戚友，親者登堂，疏者投刺，途中相遇，則互以作揖請安爲禮，更以「新禧」、「發財」、「順當」、「一順百順」、「吉祥如意」等語相祝。街市則車水馬龍，極呈太平景象。家家肴饌，大率爲素，皆於除夕做成，蓋俗以是日禁刀剪裁，掃除傾水等事故也。二日晨，居民商肆，均祭財神，焚香放炮，供以雄雞、鯉魚、豬頭、羊肉等品。同時燃酒杯中酒盡，持財神馬（神馬者，卽紙繪之神像也），置於庭中之松柏枝芝麻秸上，與黃錢、阡張元寶等並焚之。亦有赴財神廟焚香借元寶者，謂借之則財旺，次年加倍還之。初五日謂之「破五」，破五之內，不得以生米爲炊，婦女自元旦至是日不出門，雖同院合居亦然，謂之「忌門」。初六日始賀戚友，新嫁女子亦於是日歸寧，最忌損壞什物，及煎烤食品。初七日謂之「人日」，蓋俗以是日天氣清明者，則人生繁衍。初八日黃昏後祭星神，以棉紙拈成花形，蘸以油，共一百零八盞，焚香祀之，謂之「順星」。十三日至十六日，由堂奧以至大門，燃燈而照之，謂之「散燈花」。又曰「散小人」，亦避除不祥之意也。是月如遇立春，婦女多買蘿蔔而食之，曰「咬春」，謂可以解春困也。富家食春餅，備醬熏及爐燒鹽醃各肉，並各色炒菜，如菠菜、韭菜、豆芽菜、

乾粉、雞蛋等，而以麵粉烙薄餅捲而食之，故又名薄餅。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謂之「燈節」，十五日謂之「正燈節」，商店廟宇，多懸花燈，上繪古人故事，及山水花卉等圖，或以冰凍成山石人物樓閣瓜果等，燃燈於中空處，曰「冰燈」。又有以麥苗和棉絮紮成人物魚龍，上置燈燭者，曰「麥燈」，華而不侈，樸而不俗，殊可觀也。近年商肆多以彩色電燈綴成種種物事，以炫耀人之耳目，亦廣招徠之一道也。此五日中午，每薄暮，遊人雜沓，謂之「逛燈」。十五日爲元宵正節，居民咸以元宵供佛，並燃放烟火，以慶佳節。十九爲筵九，西便門外白雲觀走馬博賽，遊人最盛，間有留宿觀中者，曰「會神仙」。諺以是夕有神仙下降，度化凡人，迷信者冀得一遇也。二十五日，糧商米販致祭倉神，居民不盡致祭，然亦均烹調盛饌，以勞家人，謂「打大填倉」，乃別於二十三日之「小填倉」也。是月也，居民商肆，多以擲骰打牌爲戲，兒童以風箏、口琴、琉璃喇叭、空箏爲應時之玩物。高肆率於元旦閉戶，初六始開，謂之「開市」。清晨燃放鞭爆，恭祀關公，亦有遲至元宵節始開市者。蓋因終歲勤勞，藉此佳節而實行休息之意也。此半月以內，非賀年遊玩，卽於肆中敲鑼擊鼓以爲樂。填倉後，居民有所謂「送供尖」者，卽以供佛前供品相餽送，如蜜供月餅等是也。（民社北平指南）

正月茶果

迎春

一歲貨聲「喫的香，嚼的脆，茶果」註云：「賣一正月。」

故事，先春一日，大京兆迎春，旗幟前導，次田家樂，次光芒神亭，次春牛臺，次正佐耆老，學師儒府，上下衙皆騎，承尹輿，官皆衣朱簪花，迎春自場入於府。是日塑小春牛芒神，以京兆生畀入朝，進皇上春，進中宮春，進皇子春，畢，百官朝服賀。立春候，府縣官吏具公服，禮勾芒，各以綵仗鞭牛者三，勸耕也，退各以綵仗贈貽所知。（帝京景物略）

立春

錢謙益立春詩有云：「迎春春在鳳城頭，簇仗衣冠進土牛，鋪展烟光來紫陌，追隨笑語到紅樓。」（初學集）

遼俗立春，婦人進春書，刻青繪爲幟，象龍御之，或爲蟾蜍，書幟曰「宜春」。（遼史禮志）

綠，昭陽殿裏柳先黃；隴梅消息無人寄，斷盡江南思婦腸。』（見燕遊吟）

立春之儀，前一日，順天府尹往西直門外一里，地名春場，迎春牛芒神，入府署中，搭蘆棚二，東西各南向，東設芒神，西設春牛，形象彩色，皆按干支，准令男女縱觀，至立春時，官吏阜役，鼓樂送回春場，以順天道，衆役打焚，故謂之「打春」。』（京都風俗志）

打春卽立春，在正月者居多。立春先一日，順天府官員至東直門外一里春場迎春。立春日，禮部呈進春山寶座，順天府呈進春牛圖，禮畢回署，引春牛而擊之，曰「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餅，婦女等多買蘿蔔而食之，曰「咬春」，謂可以却春困也。』（燕京歲時記）

打春賣黃曆

咬春

一歲貨聲「牛兒芒兒，過年的小黃曆」註云：「春牛圖，一文錢兩張，自十月間賣，年外打春間必賣。（見元旦廉）立春日咬春餅，謂之「咬春」。立春後出遊，謂之「討春」。』（陳檢討集）

立春後競食生蘿蔔，名曰「咬春」。半夜中，街市猶有賣者，高呼曰：「賽過脆梨。」（城北集詩註）

立春日都人多買蘿蔔生食之，謂之「齧春」。又作春餅。（燕京雜記）

葉觀國齧春詩：「暖律潛催臘底春，登筵生菜記芳辰；靈根劇士含冰脆，細縷堆盤切玉勻。佐酒暗香生匕挾，加餐清響動牙脣；帝城節物鄉園味，取次關心白髮新。」（上書房消寒詩錄）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咬春詞云：「蘿蔔辛，名咬春，此是古人菜根意，可愧一食萬錢人。食萬錢，恣遊戲，笙歌叢裏朝朝醉。不到山村水邊寺，九十韶光睡夢中，春人誰識春滋味？」（松風閣詩鈔）

立春食紫蘿蔔，名「咬春」。』（燕都雜詠註）

京師渴處，得水便歡。安定門外五里，有滿井，初春士女雲集。予與吳友張度往觀之，一亭函井，其規五尺，四窪而中滿，故名。滿之貌，泉突突起，如珠貫貫然，如蟹眼睜睜然，又如魚沫吐吐然。藤翁草翳資其濕。遊人自中貴外貴以下，

初春滿井

巾者帽者，擔者負者，席草而坐者，引頸勾肩，履相錯者，語言嘈雜。賣飲食者，邀訶『好火燒，好酒，好大飯，好果子。』貴有貴供，賤有賤鬻。勢者近，弱者遠，霍家奴驅逐態甚焰。有父子對酌，夫婦勸酬者；有高髻雲鬟，覓鞋尋耳者；又有醉鬻潑怒，生事禍人，而厥天陪乞者。傳聞昔年有婦，卽此坐蓐，各老嫗解襦以帷者，萬目睽睽，一握爲笑。而予所日擊，則有軟不壓驢，厥天扶掖而去者；又有脚子抽登復墮，仰天露醜者；更有喇唬恣橫，強取人衣物，或押人妻女；又有從旁不平，鬪毆血流，折傷至死者，一國惑狂。子與張友買酌葦蓋之下，看盡把戲乃還。（文飯小品）

查慎行鳳城新年詞：『繭紙輕敲作鼓聲，唧環絡索鐵鐸錚，踏歌連臂同兒戲，何限年光付送迎。』（敬業堂詩集）

皇八子詠太平鼓詩：『六街擊鼓散春聲，繭紙團圍熨貼平；不比花腔傳樂府，祇須信手打愁城。餽簫遠近來相和，竹馬前頭韻自迎。臘後大酺剛十日，果然雨點落輕輕。』

錢載詠太平鼓詩：『鞦韆得圍捲繭紙輕，左持右擊伴童嬰；噴如蒼臘高低節，響徹衙衙內外城。白索戲連仍習俗，唐花催遍應昇平；那知燈市今年盛，燕九前頭不住聲。』（以上上書房消寒詩錄）

內外城皆尙擊太平鼓，蓋以鐵條作腔，糊繭紙，用箸擊之，綴鐵連錢，隨擊隨搖，錚錚有聲，新歲尤甚，在處聞琴瑟。（水曹清暇錄）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太平鼓云：『太平鼓，聲瑟瑟，白光如輪舞索童，一童舞索一童唱，一童跳入光輪中。廣場餅集四方客，曼衍魚龍鬧元夕，姍女弄竿竿百尺，驚鴻宛轉凌風翼。今夜金吾鐵鎖開，銅街踏月人不歸。』（松風閣詩鈔）

年鼓者，鐵爲圈，木爲柄，柄繫鐵環，圈冒以皮，擊之瑟瑟然，名『太平鼓』。京師臘月有之，兒童之所樂也。（清神類鈔）

京師人烟稠密，甲於天下，富家竟購千竿爆竹，付之一炬；貧乏家卽謀食維艱，索逋孔亟，亦必爆響數聲，香焚一炷，除舊年之瑣瑣，卜來歲之蒸蒸，此習尙類然也。（靈天錄）

北平的確是神祕的，在舊曆的新年，更有許多婆婆媽媽的事情，就是近於迷信的禁忌。初八日要喝臘八粥，不喝將來會窮得連粥都沒有喝的。廿三日是灶王昇天的日子，供些黏性的糖瓜，把灶王的嘴粘住，省得說家裏的壞話。供完就將灶王像焚化，放鞭炮，給他送行，這些事不許女人做的。除夕以前，須把用剩的漿糊扔掉，男子要洗澡整容，女子也要修飾。除夕這天，有許多貧苦的小孩，到你家門口『送財神』，幾個銅元可以買進一張財神像，除夕子夜，送祖宗，接財神，要焚化黃錢紙，叫做『發神紙』，是不許女人動手的。在未焚紙錢以前，要放五個二踢子（雙響），一掛鞭，最後放三個二踢子。元旦拂曉，迎財神，向財神方行百餘步。這一天不許花錢，說是花了錢一世會受窮。早餐吃餃子，包餃子的時候，把一個小制錢包在餃子裏面，誰要吃着，將來就有福氣。元旦日婦女不許出門拜年，俗語叫做『忌門』。孩子不許哭，不許說不吉利的話。初一要是打碎傢俱，便是破產的預兆。無論有甚麼病，不許接醫生。初一到初四，不可動刀（主凶殺），針（主長針眼），剪（主口舌），及掃地（主掃窮）。這四天之內，只吃早蒸好的饅頭和年菜。初五以後，舖戶開張，要放鞭炮，謂之『崩鬼祟』。開張之後，第一位主顧是男子，便認為興盛的預兆；如是女人，便認為衝了財神，一年會不順利的。（大公報）

歲首團拜

京師於歲首，例行團拜，以聯年誼，以敦鄉情，誠善舉也。每歲由值年書紅訂客，飲食宴會，作竟日歡。是日，盛聚梨園，若輩應召，謂之堂會。色伎俱優者，每點至多齣，獲纏頭無算，遇所識，或於例賞外，別有所贈。（側帽餘談）

都中春初，同鄉同年，會宴最多。（梨園佳話）

正月初賣金魚

一歲貨聲：『大小的金魚兒來，』註云：『矮廓魚挑，貯水，蓋覆，正月初間便賣，取「吉慶有魚」意。』

元旦拜年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旦班行相見了，朝回早，闕前褙帕歡相抱。漢女娥娥金搭腦，國人姬侍金貂帽，繡轂雕鞍來往鬧，開馳驟，拜年直過燒燈後。』（圭齋集）

京師風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硯於几，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者。（寓園雜記）

京師元旦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汎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送名帖者，遇點僕應門，則皆却而不納，或有閉門不納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暇，拜其父母，不知此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間，天順間尙未如此之濫也。（菽園雜記）

正月元旦，五鼓時，不臥而嚏，嚏則急起，或不及衣，曰臥嚏者病也。不臥而語言，或戶外呼，則不應，曰「呼者鬼也」。夙興盥漱，啖黍糕，曰「年年糕」。家長少畢拜，媼友投箋互拜，曰「拜年」也。（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王正譜俗竹枝詞：「昨宵酒醒半朦朧，未燼天燈高影紅；忙趁鷄鳴妝飾了，先來堂上拜姑翁。」

又：「疎粧麗影暫矜奇，怯好心多處處疑；未語迎人先半笑，新年惟道百般宜。」（以上青箱堂詩集）

正月元旦，民皆盛服焚香，禮天地，拜祖考，尊長媼友，投刺互拜，曰「拜年」。比戶竿標燈樓，揭以松柏枝，夜燃之，曰「天燈」。（輿地記）

正月元旦，五鼓時百官入朝，行慶賀禮，民間亦盛服焚香禮天地，祀祖考，拜尊長，及媼友，投刺互答，曰「拜年」。比戶放爆竹，徹晝夜，竿標燈樓，揭以松柏枝，夜燃之，曰「點天燈」。市井男女，以髮穿烏金紙，畫綵爲鬪蛾兒簪之。立春前一日，迎春於東郊春場，鼓吹旗幟前導，次田家樂，次勾芒神亭，次春牛臺，引以耆老師儒，縣正佐官，而兩京兆列儀從其後。次晨鞭土牛，遵古送寒氣之意也。是日五鼓具數小芒神土牛，官生昇獻大內諸宮，曰「進春」。（康熙宛平縣志）

元旦祀神及先祖，剪紙不斷，至丈餘，供於祖前，謂之「阡張」。焚之。正月初旬，拜者踵門，疾呼「接帖」。投一名刺，恩恩馳去，多不面晤主人，司閽者記其姓名於冊，多有不識者，倘無司閽者，客到嫌於啓門，貼一紙囊於門外，外寫「請留尊東」四字，拜者投刺於中即去。（燕京雜記）

北平俗曲新年到來云：「新年到來，諸事安排，見家家貼着門神掛錢對子，插着芝麻糶，爆張紙兒放的滿地白，

新年新衣添新氣，只見滿街上鬧鬧烘烘，拉拉扯扯，把年拜，「發萬金罷，太爺！」「不敢太爺！」「好說太爺！」「豈敢太爺！」「太爺新春大喜，就大發財。」（靈蒙續語）

京中士大夫賀正，皆於初一日，例不親往，以空車任載一代身，遣僕用梅箋裁爲小帖，約二三寸，寫單款，小注寓邸款下，各門遍投之，謂之「片子」。吏部郎韓開雲，余同年友也，善謔戲，作京月令，其正月元旦云：「是日也，片子飛，空車四出，聞者絕倒。」（通俗編）

京師元旦賀歲，奔忙可笑，然禮設已久，臺垣雖門貼「概不賀節」公約，而不能止也。（藤陰雜記）

尤西堂云：「吳俗拜年，無論識與不識，望門投帖，賓主不相見，登簿而已，答拜者亦如之，一月中奔走如織，是何禮也？甚或有帖到而身不到者，可一笑也。」按今此風京師亦盛，大抵慶弔二事，俱染吳俗耳。（曝書堂筆錄）

道光都門雜詠名片云：「新正投刺古遺風，小楷端書樣若窮，羨慕翰林名字大，也將紅紙印來工。」（道光都門紀略）

又元旦云：「元旦首祚啓芳辰，律轉星回斗建寅，名片往來新喜賀，香車寶馬惹風塵。」（見節令門）

又拜年云：「家家名柬賀新年，門簿書來住址全，惟有諫垣常謝客，免教拜謁費車錢。」（見風俗門）

新歲拜節，各省皆同，而都門酬應更繁。（吾廬筆談）

京都正月初一日子時後，家家長幼先詣神佛前焚香叩拜，謂之「接神」。次設奠於先人祠堂，禮畢，家長登堂，衆人依序相率拜賀，老幼互作慶祝語，婦女設酒菜不托，家中長幼咸聚飯相慶，亦有食素不御葷酒者。自接神後，凡刀剪箕帚之類，皆忌用，不吉之言，不善之事，口皆不道，而糞土污水，俱不輕棄，或以爲不祥耗財之義，亦有如常而不戒忌者。黎明，人易新服以待賓客，市中舖肆，無論大小，皆陸續接神，施放鞭炮，聯絡之聲，至晝不斷。或有貧者，俟爆竹聲畢，向舖高聲作喜慶之歌，詞韻可聽，得錢數百始去，其舖肆即閉門，罷市五日。士商往來拜謁，或登門投刺，謂之

一日散飯
丸旦東嶽
廟

『拜年』近日此禮亦懈，往往多遣人代拜，而不親往。自此少年遊冶，演習歌吹，兒童鳴鑼擊鼓，踢球舞棒，以及竹馬風箏，不論晝夜，隨意所之。（京都風俗志）

遼俗，每年正月一日，以糯米炊飯，用白羊髓和丸，如拳大，行宮寢帳內，各散四十九丸。（燕北雜記）

都城齊化門外故有嶽廟一區，建不知所始，入國朝，載在祀典。每歲當春秋，祠官以時禮祭，而都人士相率以祈禱。毆祓請者，神往往若有孚答。（松石齋文集）

正月元旦，燒香東嶽廟，養放炮杖，紙且寸，東之琉璃廠店，西之白塔寺，賣琉璃瓶，盛朱魚，轉側其影，小大俄忽，別有啣而噓吸者，大聲咏咏，小聲嗒嗒，曰『倒掖氣』。（帝京景物略）

望三益齋詩稿東嶽廟竹枝詞九首：『大家三五喜同遊，服飾清華迥不侔；忘却鬚眉名士派，行行一例逞風流。品藍萎綠任情穿，的是多情美少年；只未蛾眉同淡掃，却隨閨閣鬪嬋娟。東方作鎮秉元圭，崇禮儀文古與稽；爲有禱塵諸會友，仰遊福利拜齊天。焚香以後遨遊久，卓午相逢寶殿中；極少年郎瀟灑甚，面前認作炳靈公。阿姨相約喜晴朝，嶽廟閒遊知不遙；弱女當前纏足小，俏鬢妝飾更嬌嬌。燒香少女詠如雲，衣帶何嫌蘭麝薰；爲有東風吹習習，相依微倖挹清芬。檀郎病愈謝慈悲，滿把香花許散司；阿穉如花阿繡雅，翩翩絕世好丰姿。繡衣花貌門新妝，步步輕盈許拜香；上殿爲酬仁聖帝，人生誰謂小毛嬌。少年少婦貌輕盈，紫絳焚香秉至誠；暨有娟妍如黛玉，豈無韶秀比神瑛。』

都門贅語東嶽廟詩云：『七十五司信有無，朝陽門外萬人趨。也知善惡終須報，不怕官刑愧鬼誅。』

東嶽廟有七十二司，司各有神主之，相傳速報司之神爲岳武穆，最著靈異，凡負屈含冤，心迹不明者，率於此處設誓盟心，其報最速，階前有秦檜跪像，見者莫不唾之，已不辨面目矣。後閣有梓潼帝君，亦著靈異，科舉之年，祈禱相屬，神座右有銅騾一匹，頗能愈人疾病，病耳者則摩其耳，病目者則拭其目，疾足者則撫其足。（燕京歲時記）

北平的東嶽廟是平市有名大廟之一，尤其算得是最古的一座廟。據聞這個東嶽廟，還是在宋末年間修建的。

最後一次重修，也遠在廢清嘉慶年間。這個廟每逢廢曆初一十五兩日都開放山門，任人去燒香，不過在春節間，一連開放十五日，不但燒香人多，去逛的人也不少。記者昨日抽了一點閑空，到東嶽廟去了一趟。這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半里許，而南坐北。廟的前面，有一座很偉大的玻璃燒料大照壁牆，很雄壯美觀的。廟的門前，有兩根很大的旗杆，高立空中，很爲人注目。大門首用黃紙寫了「由此門入」「由此門出」幾個指路條子。大約是怕赴廟人多，亂擠的緣故。其實記者昨日去的時候，連燒香和逛廟的人，共總還不到二十人，真是冷落異常。廟的東西兩廊下，修建了七十二司，什麼「速報司」「福壽司」等司，每個司裏，塑了許多奇怪的泥人。有的長鬚及胸，像有福有壽的樣子。有的窮兇極惡，生的極難看的樣子。並且還有身首異處，手裏提着自己的腦袋，還有身體踞成兩半，種種慘狀的。七十二司中，如福壽司等司前，都懸了許多善男信女還愿的匾額。但那些「速報司」等司前，一塊匾額也無。偏殿子孫娘娘殿中有兩匹雄馬。一匹馬是瓷身，一匹馬是銅身，據俗神話：若是缺乏後嗣人，到這裏燒香許願，是非常靈，可以得子的，尤其是這殿上的那一匹銅馬在他頭上摸一把，在他腹下摸一把，求子得子，那是更靈不過的，所以常常有一般迷信婦女，在殿中沒有人的時候，就在那銅馬身上，偷偷地摸上幾把，因此那銅馬身上有幾處，被人摸得光亮，簡直可以鑑人。記者到這殿中，注意看了那馬一番，果然和傳說一樣，可是那匹瓷馬，灰塵遍體，真有相形見絀之概。廟裏的東偏門，靠着東邊牆上，挂着一把碩大無朋的木質大算盤，那算盤共有二十九格，算盤子共有二百另三個，來逛廟的人，知道這廟古蹟的，總要對這廟來個仰首禮。這廟西廊裏當中，還夾了一個百子娘娘殿，木塑泥雕的小男娃娃，手裏抱的，肩上的，袋裏裝的，一個個都是肥白可愛，煞是好看。離這廟數武地，還有一個小廟，這廟的後進，修了十八層地獄，奇形怪狀的泥雕的人，那就更多，什麼上刀山下油鍋，銅柱烙人，割舌頭的，都在這個十八層地獄裏，尤其是投生那輪迴殿中，泥塑了一個老婦人，身旁擺了一鍋「迷魂湯」，那老婦拿着一把勺子，裝着要舀湯，情形很是逼真。到東嶽廟來逛一趟，一個總感想，不過是參觀了一回「迷信圖」吧了。（大華晚報）

元旦繞塔

元旦至三日，男女於白塔寺繞塔。

元旦天燈

元旦至晦日，家家竿標樓閣，松柏枝蔭之，夜燈之，曰『天燈』。是月也，女婦閒，手五丸，且擲，且拾，且承，曰『抓子兒』。丸用象木銀礫爲之，競以輕捷。

元旦進花

草橋惟冬花支盡，三季之種，坏土窖藏之，蘊火坑晒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元旦進椿芽黃瓜，所費一花，幾半萬錢，一芽一瓜，幾半千錢。（以上帝京景物略）

施閭章都下歲首見盆桃作花詩有云：『層冰暮體，燕市繁花開；罄入列侯第，權傾上客杯。花時尤未至，火力競相催；拍手笑春風，待汝奚爲哉！人巧凌節序，熏炙移根蓂；芳菲豈不早，咄嗟隨彫摧。』（愚山先生詩集）

京師燈市已有牡丹。（松泉詩註）

今京師花肆，爭先獻早，秋天開梅花，冬天開牡丹，春天開梔子，鬱氣熏蒸，早榮先悴，利其速售，不顧根傷，名爲花之催粧，實乃花之受厄也。（曠書堂筆錄）

花匠於煖窖中，正月鐙節烘出瓜茄等菜，葉上各有草蟲，巧奪天工矣。（燕都雜詠註）

今京師唐花有牡丹，歲籥將新，取以進御，士大夫或取飾庭中，及相餽送，有不惜費中人之產者。（光緒順天府志）凡賣花者，謂熏治之花爲唐花。每至新年，互相餽贈。牡丹呈豔，金橘垂紅，滿座芬芳，溫香撲鼻。三春豔冶，盡在一堂，故又謂之爲堂花也。（燕京歲時記）

元旦鬧蛾兒

元旦日，小民以鬚穿烏金紙，畫綵爲鬧蛾。簪之。（帝京景物略）燕地上元節用烏金紙剪成飛蛾，以豬鬃尖分披，片紙貼之，或五或七，下縛一處，以鍼作柄，婦女戴之，名曰『鬧蛾兒』。此古之遺俗也。（瑣譚）

今京師凡孟春之月，兒女多剪采爲花，或草蟲之類，插首，曰『鬧嚷嚷』。（余氏辨林）

元日門花
牌元日接女
兒元日接女
廠元日琉璃

查慎行鳳城新年詞：『巧裁幡勝試新羅，畫綵描金作鬧蛾；從此剪刀開一月，閨中鍼線歲前多。』（敬業堂詩集）

王崇簡王正譜俗竹枝詞：『西鄰東舍任相還，爲門花牌輸幾錢，向晚歸來重整鬢，看人門內笑扶肩。』

又：『薄將脂粉試春輝，花勝斜欹半闔扉；聽聽人聲多帶笑，東家接待女郎歸。』（以上青箱堂詩集）

龔鼎孳初春琉璃廠燈市肇開觀者甚盛詩：『天寶傳遺事，華燈帝闕東；卽今多錦樹，依舊領春風。簫鼓千官暇，

樓臺百戲中；小侯金彈子，斜日落雕弓。』（定山堂詩集）

新年朝元會罷，士大夫聯裾接襪，以縱游觀，至收燈而止，謂之『光廠』。百戲之屬，則有演書，跳毬，料虎，馴熊，幻

技，喬妝，窮變盡巧。（有正味齋日記）

琉璃廠在正陽門西，蓋造內用琉璃瓦窰也，廠門樓名瞻雲閣，廠內有官署，廠外餘地頗廣，樹木茂密，有石橋，度

橋而西，土阜高數十仞，足供登眺，街長里許，百貨畢集，玩器書肆尤多。元旦至十六日，遊者極盛，奇景異觀，車馬輻湊。

（水曹清暇錄）

京都竹枝詞：『琉璃廠甸（正月五日至元宵節十日廟場）又新開，異寶奇珍到處排，婦女摩肩車塞路，都言看象早回來。』（每逢得

之日，車馬尤多，故云爾。）（見遊覽）

琉璃廠，正月遊人雜沓，名曰『逛廠』。（藤陰雜記）

方朔廠肆詩：『都門當歲首，街衢多寂靜，惟有琉璃廠外二里長，終朝車馬時馳騁。廠東門，秦碑漢帖如雲屯；廠

西門，書籍箋素家家新。橋上雜技無不有，可嫌不見何戲惟喧聲。博士人物飾繡服，剪綵花卉安泥盆。紙爲能作美人

與甲士，兒童之馬皆爲燈。一溝兩岸香車滿，與人擁處惟餘喘。未解來意亦何爲，油壁珠簾跌至晚。寸土尺地皆黃金，

火神廟前攤如星。順道斜入山門去，美哉士夫宜此行。左右不外書畫耳，妙能雅俗兼古今。趙子固蘭頗有致，米友仁

山或存形，松雪行楷間亦是，衡山華亭尤多書以繪。最可笑者徽宗應，宣和玉璽硃描成，并跋百軸茲最神。此間雖曾

棲道君，作虜未必常心清，縱或心清斯豈真？諸城相國固近人，冷金箋字多僞成。俗手祇云摹賀捷，不知枯中含映盡如書種之精神。後院團團多寶玩，品隲五陵年少慣。羨他豪士劇風流，攜回漢鏡兼唐劍。書生逐隊亦何歡，除夕脩錢剩百千，笑談偶挈雞林使，買得江南未見編。」（金臺游學草）

同治都門紀略廠甸詩：『新開廠甸值新春，玩好圖書百貨陳；裘馬翩翩貴公子，往來都是讀書人。』

都門雜詠廠甸云：『琉璃廠甸起新正，玩景燒香認不明，回首溝西車並列，紛紛男女鬪春情。』

又火神廟云：『火神廟起值新春，玩好圖書百貨陳，裘馬翩翩貴公子，往來多是讀書人。』

宣南雜俎逛琉璃廠詩云：『新春相約踏琉璃，古玩琳琅列整齊；但是玉人心愛物，解囊那計值高低。』

都門贅語廠甸詩云：『拜罷新正事更忙，紙花風裏鬥韶光。京都市廟知多少，熱鬧開春第一場。』

京師書攤，今設琉璃廠火神廟，謂之廟市。考康熙朝諸公，皆稱慈仁寺買書，且長年有書攤，不似今之廟市，僅新

春半月也。（耶潛紀聞）

朝市叢載琉璃廠詩：『琉璃廠久四馳名，若遇春闈貨倍精，字畫名人書舊板，觀來各自請公評。』（見古蹟門）

廠甸正月竹枝詞：『學生放學放風箏，觀是神威不著名，哦咤蜈蚣聲不響，廠橋今日換蒲棚。』又『火神廟接

呂祖祠，購賣新書歸去遲，價比坊中平日貴，兩人笑向說便宜。』又『仙境蓬萊琉璃坊，六壬相法說荒唐，殷殷猶問

明年運，兩髻新沾昨夜霜。』又『香墨春聯福祿林，沙蛇一道臭溝深，樽蒲骰子探懷中，袖手高呼買口琴。』又『雜

沓遊人裙屐同，陽和煙景鳳城中，更尋西北城邊路，觀上仍名曹老公。』又『雪晴滿路是泥塘，車畔呼兒走不忙，三

尺動搖風欲折，葫蘆一串蘸冰糖。』又『狗熊傀儡互喧闐，汗粉淋漓跑漢船，抖起空竹入雲表，千人仰面踮溝沿。』

又『眞價圖書辨目工，清風明月一錢同，宜知鼠璞無昂值，笑指留系考相公。』又『藍布長衫兩腿盤，三河小婦跨

車轅，金錢拋出珠簾揭，竹馬泥孩擺一攤。』又『花盆鞋底樣翻新，扁擔長彎入座人，到耳一聲「糖豌豆」，蔗霜五

色雜瓜仁。』(朝市叢載)

正陽門外琉璃廠，西直門內曹公觀等處，俱於是月，陳設雜伎，鑼鼓聒耳，士女車馬，蜂擁蟻聚，闔塞街市。(京都風

俗志)

琉璃廠諸肆，爲朝士退直之所，與諸書賈講求時代板槧，若孤本精本，雖一二卷價有至數十金者，且爭購之，或賞鑑書畫，辨別古器碑版泉刀，亦成一種之學舍。(都門懷舊記)

廠甸在正陽門外二里許，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廠也。街長二里許，塵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畫紙張書帖爲正宗，乃文人鑒賞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兒童玩好在廠甸，紅貨在火神廟，珠寶晶瑩，鼎彝羅列，豪富之輩，日事搜求，冀得異寶。(燕京歲時記)

自國初罷鐙市，而歲朝之游，改集於廠甸。其地在琉璃廠之中，窰廠大門外，百貨競陳，香車櫛比。自初二日至十六日，凡半月，午前遊人已集，而勾欄中人輒於此炫客，必竟日始歸。蕩子輩絡繹車前，至夾穀問君家，亦所弗禁。門東有呂祖祠，燒香者尤衆，晚歸，必於車畔插相生紙蝶，以及串鼓，或連至二三十枚，或以山查穿爲糖壺盧，亦數十，以爲游幟，明日往，又如之。(天咫偶聞)

廠甸，昔之海王村，今工部之琉璃廠也。塵市林立，以古玩、字畫、紙張、書帖爲正宗。自初一系列市半月，童玩在廠甸，紅貨在火神廟。(春明采風志)

今京師之琉璃廠，乃前明官窰製琉璃瓦之地，基址尙存，在元爲海王邨，清初尙不繁盛，至乾隆間始成市肆。凡骨董、書籍、字畫、碑帖、南紙、各肆，皆磨集於是，幾無他物焉。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此地爲雅遊，而消遣歲月。加以每逢鄉會試，放榜之前一日，又於此賣紅錄，應試者欲先覩爲快，倍形擁擠。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謂之開廠甸。合九城之地攤，皆聚廠之隙地。而東頭之火神廟，則珍寶、書畫、骨董、陳列如山阜。王公貴人，命婦嬌娃，車馬闐塞，

無插足地，十日乃止。此廠肆主人，皆工應對，講酬酢，甚者讀書考據，以便與名人往還者，不知凡幾，不似外省肆備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也。（清代野記）

琉璃廠廠甸，每歲正月自元旦至元宵，例有會市，一歲之中，僅此數日，故遊人之繁，遠勝各處廟會，而剪綵之流益夥。（東華瑣錄）

京師琉璃廠爲古董書帖書畫薈萃之地，至乾隆時而始繁盛，書肆最多，悉在廠之東西門內，終歲啓扉，間亦有古董書畫之店，而每歲之正月六日至十六日，則隙地皆有冷攤，古董書畫，就地陳列，四方人士之精鑒賞者，至都輒問津於廠焉。（清稗類鈔）

歲朝之游，向集廠甸，相沿二百餘年，久而未替，晚近廠肆商人，於其地改建海王村公園，而廠甸遂廢矣。地在琉璃廠中，窰廠大門之外，百貨競陳，香車闐咽，自歲朝迄上元，歷時半月，每當辰巳之交，遊人已集，勾欄姊妹，輒薰沐靚妝，至此招搖，少年好事，又多追隨香車，甚至夾轂調笑，亦所不禁。東有呂祖祠，香火極盛，佞佛者羣焉趨之。迨興闈游倦，買步偕返，則必購相生紙花，及大串糖葫蘆，插於車旁，疾駛過市，途人見之，咸知爲廠甸游歸也。（京華春夢錄）

元且鼓樂
俄國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記北平新年云：『本國正月初七日，爲中國元旦，此節約過三禮拜之久，從夜半新月初生時候，陡聞皇城内鐘鼓特起，接連各寺院鼓聲不絕，沿街勿論官民士庶，門放各種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鋪閉戶，鼓樂放曹，庵觀僧道喇嘛各衆，皆循其規矩擊鼓吹號。從亥正起，直至次午，如兩軍對壘，各領十萬之衆，炮聲震天不絕。白晝街市，多有執事人等，扛擡佛像，各處巡行。喇嘛則提爐拈珠，伐鼓，擊鈸，吹號，絡繹於道，游人如蟻。各鋪三日內不開市，罪人停刑，狹甸之間，街市男女甚夥，婦人或騎驢，或乘車，車乃二輪，上作圓棚，前面爲門，使女坐後，或吹或唱，人共見其主婦外坐吸烟也。』（俄使臣晉京日記）

元且禁屠

元且至五日，初無屠炙，初六日始有賣物者。（燕京雜記）

元旦曹公觀

京都竹枝詞：『曹公觀（在西直大街，自元旦起十日廟。）起自新正，奇巧花燈認不明，堪笑兒童無見識，偏於此地耍風箏。（紙鳶之俗名）』（見遊覽門）

曹老公觀在西直門外路北，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半月，遊人亦多，惟殿宇坍塌，牆垣不整，古法零落，殊無可觀。（燕市歲時記）

元旦貼封條

道光都門雜詠迴避云：『門前迴避貼重重，同考官條十字封，房主不教元旦揭，紙殘猶帶墨痕濃。』（道光都門紀略）

元旦貼春聯

京師人家，元旦門首俱貼春聯。（勦經書舍零墨）

元旦開戲

京都戲館，俱於元旦開市。是日各部梨園，扮元壇登場，呈金書『開市大吉』四字為賀，各館咸以先至為榮。除夕子夜，即張燈火以待。（蟲鳴漫錄）

元旦紅棗粥

一歲貨聲『精米粥』註云：『自元旦粥中帶紅棗兒，破五徹，每碗必盛一二枚。光緒中興，賣甜漿粥者，羣訟勝後始帶賣烘餅，油炸果，端午添涼粥。』

元旦素包子

又『香葦蕨菇餡的素包子……』註云：『挑兩套細長籠屉，咸同年間，一叟長賣通年，自元旦開張，一文錢兩個。』

初一食品

又『蜂糕來咬，愛窩窩。』清真回教，捲長方盤，敲小木梆，必於初一日開張，紅白蜂糕，棗窩窩，糖窩窩，白糖，芝蔴，澄沙三樣，愛窩窩，江米粘糕。

元旦賞賜

初一覺生寺

每至元旦，凡內廷行走之王公大臣，以及御前侍衛等，均賞八寶荷包，懸於胸前，部院大臣，不預此例。大鐘寺本覺生寺，以大鐘得名，蓋歲時求雨處也。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十日，十日之內，遊人彙集，女士如雲，長安少年，多馳驟車馬以為樂。超塵逐電，勞瘁不辭，一騎之費，有貴至數百金者，豈猶有金臺市駿之遺風歟。

初一接神

京師謂元日爲大年初一，每屆初一，於子初後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連霄達巷，絡繹不休。接神之後，自王公以及百官，均應入朝朝賀。朝賀以畢，走謁親友，謂之道新喜，親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蟒服，道路紛馳，真有車如流水馬如遊龍之盛，誠太平之景象也。是日無論貧富貴賤，皆以白麵作角而食之，謂之煮餠，舉國皆然，無不同也。富貴之家，暗以金銀小鏤及寶石等藏之餠中，以卜順利，家人食得者，則終歲大吉。（以上燕京歲時記）

元旦蜜供

蜜供，用麵切細方條，長寸許，以蜜煎之，每歲暮祀神敬祖，用充供果，亦有相餽送者。（光緒順天府志）

正月元日至五日，俗名『破五』，舊例食水餃子五日，北方名『煮餠』，今則或食三日，二日，或間日一食，然無不食者，自巨室至閭閻，皆遍待客，亦如之。十五日食湯團，俗名『元宵』，則有食與否。又有蜜供，則專以祀神，以油麵作莢，砌作浮圖式，中空玲瓏，高二三尺，五具爲一堂，元日神前必用之。果實蔬菜等，亦疊作浮圖式，以五爲列，此人家所同也。（天咫偶聞）

新年祀神，例用麵果合糖製成之供品，曰『蜜供』，其形如塔，爲每戶人家所必需。其價亦昂，故凡製賣蜜供者，每歲春季，照預約券法，收訂購者之資，分月攤收，至歲底而款齊，而蜜供交購者持去，蓋較一次購買者爲賤也。（舊都文物略）

元旦閉市

舊俗元旦至上元，各店例閉戶半月，小肆亦閉五日，此五日中午，人家無從市物，故必於歲底烹飪，足此五日之用，謂之『年菜』。近年各肆多不如前，初二日即交易，或初一日即然，謂之『連市』。然不開門，買者叩戶而入。蓋此半月中，賈人或拜年，或出遊，肆中人少在者，故爾。（天咫偶聞）

元日年菜

元旦，雖極繁盛之街衢，皆閉門息業，惟見有婦女進香於寺廟，游行於通衢而已。午後，則茶館戲園，游人甚多。元日至上元，商肆例閉戶半月，或五日，此五日中午，人家無從市物，故必於歲杪烹飪，足此五日之用，謂之年菜。（以上清稗類鈔）

元旦走喜神方

院中有俗，元旦黎明，攜帕友走喜神方，謂遇得喜神，則能致一歲康寧，而能遇見白無常者，向其乞得寸物，歸必財源大闢。（京華春夢錄）

初二借元寶

彰儀門外有神祠三楹，俗呼『五哥廟』，塑五神列坐，皆擐甲持兵，即南方之『五通神』也。好事者高其閤闥，廓其廊宇，以紙作金銀錠，大小數百枚，堆壘几上，求富者齋戒沐浴，備牲醴而往，計其所求之數，而懷紙錠以歸，謂之『借』。數月後復潔牲醴，更製紙錠，倍前所借之數，納諸廟中，謂之『還』。或還或借，趾錯於途，由來久矣。（春明叢說）

都門雜詠紙元寶云：『一生貧乏命難回，元寶如何借得來，可笑世人窮不起，偏於五顯去求財。』註云：『時尚在五顯財神廟借元寶供奉，發財加倍酬謝，多效。』（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雜詠五顯財神廟云：『靈應財神五弟兄，綠林豪傑舊傳名，焚香都是財迷客，六部先生心更誠。』（同治都門紀略）

廣寧門外財神廟報賽最盛，正月二日，九月十七日，傾城往祀，商賈及勾欄尤夥，廟貌巍煥，甲於京師，廟祝更神其說，借神前紙錠懷歸，俟得財則十倍酬神，故信從者益多，而廟祝之利甚溥。（天咫偶聞）

天寧寺之南有財神廟，廟址僂陋，而香火甚盛，人心好利，趨者蟻集。每值朔望翊日，長耳公啣接於途，背馱娟媚者，則皆勾欄院盈盈姊妹花也。龜鶴博利心奢，亦多策蹇而往，以元旦越晨，最稱盛況。廟內西偏，小室片楹，即財神所在。相傳神最靈異，有求必應，神座下粲然纍然，皆紙質銀錠，苟能背人竊得一枚或數枚者，歸必財源大闢，陶朱殷富，不難立致，額手自慶。若真可信，特須於次屆完愿，什倍相趙，倘渝此盟，神必不佑。以故北里艷姝，多覩覘施其妙手，間得數枚，歸寘箱籠，靜待靈顯，而卒不驗，芳心自訟，不疑神之相欺，徒責己之欠誠，一再輾轉，終不稍悟，輸却紙箔，欲博銀錠，天下事豈真有如此便宜者，祇見負負徒呼耳。（京華春夢錄）

新年之二日，則於廣寧門外五顯廟祈財，爭燒頭一炷香。傾城男婦，均於半夜，候城趨出，借元寶而歸。元寶爲紙

初二祭財神

製，每出若干錢，則向廟中易元寶一二對，不曰『買』而曰『借』，歸則供之龕中，更飾以各色紙製之綵勝，蓋取一年之吉兆也。（舊都文物略）

一歲貨聲『噯活鯉魚呀』註云：『初二日祭財神，多紙糊魚目，生祭畢，送河中。』

正月初二日，人家市肆，咸祭財神，或食餛飩，謂之元寶。遠近鞭爆之聲，盛於除夕，以此可見祭財神之虔，即貪利之心勝也。（京都風俗志）

初二日致祭財神，鞭炮甚夥，晝夜不休。（燕京歲時記）

北平俗曲祭財神云：『新正月初二，大祭財神，點上香蠟把酒斟，供上了公雞豬頭活鯉魚，一家老幼行禮畢，鞭炮一響驚天地。』（百本張鈔本岔曲）

破五去年飯

初五日破五

初七日人日

初八放生

初八祭星

年飯用金銀米爲之，上插松柏枝，綴以金錢棗栗龍眼香枝，破五之後，方始去之。

初五日謂之破五，破五之內，不得以生米爲炊，婦女不得出門，至初六日，則王妃貴主，以及各官室等，冠帔往來，互相道賀，新嫁女子，亦於是日歸寧。春日融和，春泥滑澆，香車繡幃，塞巷填衢，而闐闐諸商，亦漸次開張貿易矣。

初七日謂之人日，是日天氣清明者，則人生繁衍。（以上燕京歲時記）

月月八日，石鐙菴放生，籠禽雀，盆魚蝦，筐螺蚌，羅堂前，僧作梵語，數千相向，縱羽空飛，孽者落屋上，移時乃去。水之類投皇城金水河中，網罟笱餌所希至。（帝京景物略）

正月八日，俗傳諸星下界，京城內外，菴觀寺院僧道，多攬檀越施主年庚，陳設祭品，爲壇而禳，冀得香儀，亦有本家庭院，燃燈自祭，燈數以百零八爲度，間亦用四十九盞，習以爲常。（水曹清暇錄）

一歲貨聲『數燈支碗來』注云：『泥燒如酒盞，大高足，中可燃燈，初八日祭星，燈節用。』

初六日開市，大半祭神如元旦儀。古之七日爲人日，以占泰否，今於初八日祭本命星君，以糯米爲麩，裹糖果餡，

謂之元宵爲獻，以其形肖星象也。自此親友餽送，以元宵爲新品，至殘燈始止。（京都風俗志）

初八日，黃昏之後，以紙蘸油，燃燈一百零八盞，焚香而祀之，謂之順星。十三日至十六日，由堂奧以至大門，燃燈而照之，謂之散燈花，又謂之散小人，亦辟除不祥之意也。（燕京歲時記）

順星：初八日祭星，元宵上供，剪燈花紙拈成雞爪樣，蘸油置燈支碗中燃之，初供四十八盞，繼與家下各人按值年之星盞數形式燃之，謂之順星，然後再散置於門戶井竈各處，謂之散燈花，或謂之散星，辟除不祥之意。（春明采風志）

白雲觀在舊京西便門外左二里地的地方，八日俗爲祭星之日，遊人極盛。這天，以下巫者流的生意爲最佳，卦攤命館，觸目皆是，他們扮得僧非僧，道非道，故作種種奇怪模樣，藉惑那些趨利避害之徒，無不市利三倍。我們常想，世上真有不少的人肯討錢賣聽那胡言嚶語的訓誡，而自以爲得計，真覺得他們可憐可笑！觀內有順星殿，列有二十八宿和七星像，祭者向己命所屬星宿虔誠叩禮，敬獻香燭並油錢，能消害致福，確否待考，此種風氣，至今未泯。晚上有祭星大典，在大殿香案上排列百零八盞燈，兩邊有二十八宿和七星星盞。方丈率領全體道士，衣法服，鳴鼓擊鐘，誦玉樞經，祈禱災除福降，國泰民安，這種派頭頗似前幾年所聞的負有救國使命的時輪金剛法會，但不知是佛學道，還是道學佛也。許他輩都有這股勁兒！凡星燈以盡爲度，不再添油加燈心，不知何故。此風民間多有學之者，不過儀式稍有差別耳。（白雲觀廟市記）

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秸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逕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逕，卽久迷不出，曰「黃河九曲燈」也。（帝京景物略）

燕都雜詠：「鐵樹銀花外，鏡宵樂事多，隔離人一笑，九曲轉黃河。」註云：「縛篋爲籬數層，故迂其逕，人人其中，迷不易出，名『九曲黃河鏡』」（見都城瑣記）

十三日散燈

十四日摸瞎魚

正月十三日，家以小瓊一百八枚，夜燈之，徧散井竈門戶砧石，曰『散燈』也，其聚如盞，散如星，富者燈四夕，貧者燈一夕止，又甚貧者無燈。（帝京景物略）

燕都燈市，十四日羣兒牽繩爲圓城，空其中方丈，城中兩兒，輪以帕蒙目，一兒持木魚，時敲一聲，旋易其地以誤之，蒙目者聽聲猜摸，以巧遇奪魚爲勝，則拳擊執魚者，出之城外而代之執魚，又輪一兒入摸之，名曰『摸瞎魚』。至十六日，小兒羣集市中爲戲，首以一人爲鬼，繫繩其腰，羣兒共牽之，相去丈餘，輪次躍而前，急擊一拳而去，名曰『打鬼』。若爲繫者所執，謂爲被鬼執，闕然共笑，捉以代擊者，名曰『替鬼』。又有以長繩丈許，兩兒對牽，飛擺不定，令難凝視，若百索然，其實一索也，羣兒乘其動時，輪跳其上，以能過者爲勝，否或爲索所絆，聽掌繩者以繩擊之示罰，名曰『跳百索』。其夜婦女羣遊，祈免災咎，前一人持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橋處，三五相率以過，謂之『度厄』。（宛署雜記）

望前後迎紫姑

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香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衝而仆。（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王正譜俗竹枝詞：『迎得神姑深閉門，殷殷擊鼓一聲喧；含心暗欲前來卜，姊妹多猜難不言。』（青箱堂詩集）

查慎行鳳城新年詞：『添得樓中幾日忙，簇新裙帕紫姑裝；一年休咎憑伊卜，拍手齊歌馬糞香。』（敬業堂詩集）

燕都雜詠：『敝帚掛紅裳，齊歌馬糞香，一年祝如願，先拜紫姑忙。』註云：『正月閨中用帚插花穿裙，迎紫姑神於廟，以占休咎。』（見都城瑣記）

王崇簡上元前夕詩：『元宵舊俗歡仍在，燕市遊人先夕催；一片風光乘月上，幾重春色逐燈來。鼓聲搔亂層城動，花影參差火樹開；深夜漫勞思秉燭，闌膏處處照人回。』（青箱堂詩集）

上元前夕遊

孟浩然薊門看燈詩：『異俗非鄉俗，新年改故年，薊門看火樹，疑是燭龍然。』（襄陽集）

何景明元夕懷都下之遊詩：『憶昨長安元夕來，五侯絃管上樓臺；已見炬如千樹列，更看燈似百花開。』

又『龍軸層城接御溝，香車寶勒夜深遊；花坊競買千金帶，綺陌皆懸五色毳。』（以上天復集）

呂高元夕詩：『三五成佳夕，長安樂未央；月華侵畫彩，火樹艷春光。花覆天街上，星臨閣道傍；大酺隨地賞，廣樂

自天張。禁弛金吾肅，更分玉漏長；雕輿公子傳，寶馬少年行。啣燭移龍照，吹簫集鳳翔；燈搖環珮影，風散綺羅香。地接

宜春苑，人遊不夜鄉；太平真有象，歌舞頌時康。』（江峯漫稿）

劉士驥元宵行：『長安城頭明月吐，長安城裏喧簫鼓；正是太平全盛時，共欣佳節逢三五；三五良宵春色濃，金

吾不禁九關通；百枝飛焰青霄滿，千炬搖光白日同。隱隱麝蘭飄巷陌，微微絲管出房櫳；塵生寶篋風才煖，泥染羅衣

雪乍融。狹路肩摩人似蟻，交衢轂擊馬如龍；肩摩轂擊爭馳驟，一天烟霧沾雙袖。梵宇鯨鐘響未殘，酒罏鴛盞香初透；

此日嬉遊卸玉鞍，此時談話催銀漏。談笑嬉遊樂事頻，千門兒女鬧芳辰；何處不歌落梅曲？何家不賽紫姑神？別有豪

華五侯宅，鏘玉鏗金開綺席；絳蠟輝連十二欄，瑤尊香撲三千客。座上蒙茸集翠裘，燈前宛宛轉塗黃額；宮移羽換調方

新，斗轉參橫情正適。參橫斗轉露華零，聞道君王宴錦京；鳳街雙闕彤雲麗，鼇架三山紫霧明。雜沓魚龍爭夜色，繽紛

鶯燕競春聲；金蓮却向空中現，玉樹翻從火裏生。侍臣共效長年祝，聖主偏含公樂情。由來聖德如春育，省耕應使家

家足；燈影花光幾萬重，不如一寸光明燭。』（蟋蟀軒草）

白胤謙燈夕行：『憶昔少年燈市東，觀燈走馬黃門同。王侯錦幄列雲際，簫鼓競噪驚山紅。豈知彈指二十載，世

代變遷諸物改。淚眼遮燈不敢窺，六街風俗相沿在。雪霽月圓天破黑，華燈翠管俱不息；玲瓏幻巧百色備，潦倒流連

萬端極。長安貴人子，獸錦垂貂纓。彩雲照席花映肉，珠罌卜夜圍傾城。善果好燈光正灼，珮聲履迹爭相錯。誰家部卒

馳怒馬，馬鞭着處千金落。老夫聞之淚交墮，萬事盈虛飽經過。但願燈光歲歲繁，雪深不禁袁安臥。』（東合集）

王崇簡元夕詩：『寶髻金貂簇錦新，追歡少女擁香塵；笙歌幾處樓臺月，燈火千門簾幕春。往事已同昨夜夢，白年重見太平人；通宵不斷天街鼓，剪燭傳杯莫記巡。』（青簡堂詩集）

高珩元宵詩：『絳紗燈隔玉河微，金鳳觚稜淡曙暉；大似初秋臨水見，流螢巧作鴈行飛。』（栖霞閣詩）

王鴻緒元夜詩：『今夜皇州月，春風第一場。金吾弛禁鑰，繡閣出紅粧。火樹家家豔，蓮燈處處光。那知宦遊者，對景暗思鄉。』（橫雲山人集）

施閏章元夕詩：『燕臺夜永鼓逢逢，蠟炬金樽爛熳紅；列第侯王燈市裏，九衢士女月明中。玉簫偏唱江南曲，火樹能禁塞北風；惟有清光無遠近，它鄉故國此宵同。』

又燈夕同諸公月下口號詩：『令節良宵草草過，天街燈少看人多。論文結伴渾無賴，占盡風流踏月歌。聯臂誰聽玉漏催，前門紅袖摸釘回。太平鼓靜鼇山暗，錦勒香車不斷來。燈市常年靈佑宮，今年燈市散春風。聖朝罷却天魔舞，烽火休教照夜紅。』（以上愚山先生詩集）

馮溥元夕詩：『風和烟靄舊神州，紫陌笙歌敞畫樓。珠絡雙鬢爭墮馬，貂榆疊幃盡牽牛。梅花曲度邀明月，楊柳春生嬭御溝。火樹星橋何處是，衣香履跡不知愁。』

又元夜春詞：『滿街簫鼓月華澄，墮馬粧成只自矜；更得男兒遮護好，偏身香汗看珠燈。』（以上佳山堂詩集）

西苑張燈，自正月十四夜起，至十六夜止。（人海記）

趙吉士帝京蹋燈詞：『張燈不用錦爲棚，花鳥魚龍手自擎；引出畫槌羊鼓隊，唱歌消盡一更更。』

又『南苑人人帶醉迴，太平園裏歇歌臺；紅燈競買琉璃小，更向廠東門內來。』（以上萬青閣自訂詩）

楊允長都門元夕張燈記：『京師燈市，始正月八日，至十三而盛，十七而罷，市規也。張燈亦如之。張燈之地，以正陽橋西廊房爲最，巷有五聖祠，康熙癸卯，里人燃燈祀神，來拜觀者如堵，因廣衍爲闔巷之燈，巷隘而衝，不容並軌，車

旋轉馬，仕商往來經之者，十率八九。向夕燈懸，遠近遊觀，不下萬人。施放烟火，鼓吹絃索，走橋，擊唱秧鼓，粧耍大面具，舞龍燈諸戲，亦趁喧雜，蟻聚蜂屯，紛沓尤甚。巷多樓居，燈影上下參差，輝燦如晝。燈之類，流珠、料絲、畫紗、五色明角、麥稽、通草、百花、鳥獸、蟲魚、水墨、及走馬、鰲山等，巧變殆盡。又巷俱業貿遷者，日則交易百貨，夕即戲以所業，翦紙爲燈，懸門楹記焉。更闌後，他巷陌遊人散盡，獨此燭影歌聲，沉沉昧旦也。（見康熙宛平縣志）

近年上元張燈，惟前門外各大店中，及西河沿綢緞舖人參舖，打磨廠東西江米巷中，稍有可觀，而大柵欄火寶塔，鐵門之火判官，則每歲必設也。

上元乾清宮大宴，設鰲山燈，預於上年秋時，收養蟋蟀，明燈時置其中，宴畢樂止，唧唧蟲聲自燈中出。（以上水曹清暇錄）

京都竹枝詞：『火樹銀花繞禁城，太平鑼鼓九衢行，今年又許開燈戲，貴戚傳柑到四更。』

都門新竹枝詞：『遊人頗湧徧天街，元夜紗燈處處排，名戲已多殊取厭，一清二目畫聊齋。』（見遊賞門）

都門雜詠上元云：『金吾不禁往來頻，春靄良宵氣象新，銀燭影中明月下，相逢俱是踏燈人。』（見節令門）

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祭神，以元宵爲獻，俗謂之『燈節』。三街六市，前後張燈五夜。其燈有大小、高矮、長短、方圓等式，有紗紙、琉璃、羊角、西洋之別，其繪人物，則列國、三國、西遊、封神、水滸、志異等圖，花卉則蘭、菊、梅、桂、萱、竹、牡丹、禽獸則鸞、鳳、龍、虎以至馬、牛、貓、犬、與魚、蝦、蟲、蟻等圖，無不顏色鮮美，妙態傳真，品目殊多，頗難枚舉，而最奇巧者爲冰燈，以冰琢成人物花鳥蟲獸等像，冰以藥固之，日久不消，雕刻玲瓏，觀者嘉賞。而豪家富室，演放花盒。先是市中搭蘆棚於道側，賣各色花盒爆竹，堆掛如山，形式名目，指不勝屈，其盒於晚間月下，火燃機發，則盒中人物花鳥，墜落如掛，歷歷分明，移時始沒，謂之一層，大盒有至數層者。其花則萬朵零落，千燈四散，新奇妙製，殊難會意。近日亦有洋式製造者，尤變幻百出，窮極精巧，不可名狀。又有好事者，於燈月之下，爲藏頭詩句，任人猜揣，謂之『燈謎』。俗曰『燈虎』。

牛角

此五夜，凡通衢委巷，燈光星布珠懸，皎如白晝，喧闐徹旦，人家舖肆，筵樂歌吹。市食則蜜食糖果，花生瓜子，諸品果蔬。王孫貴客，士女兒童，傾城出遊，謂之「逛燈」，車馬塞塗，幾無寸隙。茶樓則低唱高歌，酒市則飛觴醉月，笙簧鼓樂，喝采狂呼，斯時，聲音鼎沸，月色燈光，而人不覺爲夜也。（京都風俗志）

朝市叢載上元詩：『滿城燈火耀街紅，絃管笙歌到處同，真是昇平良夜景，萬家樓閣月明中。』（見節令門）

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謂之燈節，惟十五日謂之正燈耳。每至燈節，內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張燈，而六街之燈，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爲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處皆不及也。（兵部燈於光緒九年經閣文介禁止）若東安門、新街口、西四牌樓，亦稍有可觀。各色燈彩，多以紗絹玻璃及明角等爲之，並繪畫古今故事，以資玩賞。市人之巧者，又復結冰爲器，栽麥苗爲人物，華而不侈，樸而不俗，殊可觀也。花炮棚子，製造各色烟火，競巧爭奇，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線穿牡丹、水澆蓮、金盤落月、葡萄架、旂火、二踢脚、飛天十響、五官鬧判兒、八角子、炮打襄陽城、匣炮、天地燈等名目。富室豪門，爭相購買，銀花火樹，光彩照人，車馬喧闐，笙歌聒耳，自白晝以乞二鼓，烟塵漸稀，而人影在地，明月當天，士女兒童，始相率喧笑而散。市賣食物，乾鮮俱備，而以元宵爲大宗，所以點綴節景耳。又有賣金魚者，以琉璃瓶盛之，轉側其影，大小俄忽，實爲他處所無也。（燕京歲時記）

明季，都門燈市甚盛，流寇亂後，此舉迺罷，然流風所及，餘韻未泯，終清之世，每屆新正，十三上燈，十八落燈，民間猶以之點綴元宵節景也。鼎革以還，百事維新，前門一帶商店，雖仍例行不廢，而大率乞靈電機，非不眩奇圖巧，終嫌味同嚼蠟。今惟大柵欄之瑞蚨祥，廊房頭條之謙祥益等，尙有絹燈數百盞，應時而懸，任人品評。其製作絕精，綵畫又多出名人手筆，西廂、三國、水滸、紅樓之類，摹繪全書事實，栩栩如生，是真無愧爲美術者歟。（京華春夢錄）

燈市在東華門王府街東，崇文街西，互二里許，南北兩廡，凡珠玉寶器，以逮日用微物，無不悉具，衢中列市，葢置數行，相對俱高樓，樓設氈氍簾幕，爲燕飲地，一樓每日賃值至有數百緡者，夜則燃燈於上，望如星衢。市自正月初八

日起，至十八日始罷，鬻燈在市西南，有冰燈，細翦百綵，澆水成之。（燕都遊覽志）

亢思謙燈市行有云：『皇州自昔稱佳麗，況復垂裳當盛世；富貴驕奢溢里閭，考鐘擊鼓迎新歲。新歲融和春色妍，華燈爭市上元前；珠宮璀璨臨長陌，瓊島瑤光散市塵。萬戶千門懸未足，拂檻緣廊復相續；競巧呈奇弗少休，迷心奪目紛成俗。遙望渾疑錦綺舒，側身恍若彩霞居。紅花灼灼高仍下，玉樹森森密復疎。金羊魚枕懸文蓋，珠箔銀毳縈畫帶。閩海濱池新製奇，珊瑚寶玉殊汪濊。高樓歌舞逐芳時，接踵駢肩詎有涯。雕鞍朱轂爭馳逐，繡履羅襦共逶迤。旭日初升已紛集，嚮晦營營猶未戢。金穴承恩善價沽，玉樓鬪靡旁求急。須臾皎月上層城，懸向華燈寶炬晶。其懽節序誇奇麗，豔曲徵歌送遠聲。』（慎修堂集）

王家屏燈市詩：『帝京春色盛元宵，閭闔門東架綵橋；五鳳樓臺天切近，三陽時節凍全消。銀槃茵茗香球結，玉盃芙蓉絳帶飄；爛熳鼈山紛綺殺，玲瓏珠樹綴瓊瑤。金蓮巧擬宮中製，銅馬新從海外雕；雲斂畫屏開翡翠，煙霏朱幌護綾綃。霍張富貴飛甍廠，寶灌豪華走馬驕；萬井歌鍾騰笑語，九衢冠蓋雜塵囂。月當清夜光逾滿，時直豐年樂更饒；柏酒劇於燕市飲，蘭骨豈獨漢宮燒。聖皇有道民同樂，窮谷荒簷玉燭調。』（復宿山房集）

燈市雖無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一、純素珠玉，多宜於婦人，一也；華麗妝飾，多宜於貴戚，二也。舍是則猥雜器用飲食，與假古銅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燈市，日日遊戲，欲覓一古書古畫，竟不可得。（五雜俎）

燕城元日以阡張供祖考之前，三日後撤而焚之。佛前則供以果麪，阡張至元宵後乃焚之。阡張鑿紙爲條，與冥紙同類。正月十日至十六日，結燈者各持所有，貨於東安門外，名曰『燈市』，價有至千金者。商賈輳集，技藝畢陳，冠蓋相屬，男婦交錯，市樓賃價騰湧。十四日夜試燈，十五正燈，十六日罷燈。（宛署雜記）

謝泰宗燈市竹枝詞云：『燈市千工百巧新，高臺歌舞月留人；金輪踏水魚龍戲，玉樹飛華錦繡春。海上六鼈山可駕，雲邊雙鳳響天鈞；雕鞍嬾上思公子，翠鈿鋪金逐馬塵。此日踏歌已先賞，鬥寶王孫繡簾幌；上帝樂神息肉中，波』

斯何爲後車往。穀擊肩摩諸物驟，富者帑攜貧亦就，千金不足一擲看，方見四海長安富。」（天愚山人詩集）

倪啓祚燈市篇云：「律轉太簇春之序，北京十日燈市聚，五劇三條結隊來，衆口喧騰祝晴曙。廓市開塵騰稅息，一椽一屋稅者密，湖羅福絹花新樣，宣城窰鑄薰舊色。地攤棚卓廓兩邊，珠寶犀玉客鱗集，故衣斷殘叫賣苦，貴至無菑賤無直。萬錢一樓半日夜，戚內侯伯相邀過，轎高於車快於馬，仍以千金裝馬駝，金銀錢豆無吝惜，追陪左右人肩摩，廷尉庭中豪客滿，隄官門下盜雉多。復有少年輕薄兒，秃袖窄襪隨所之，等閒遊戲無一事，前吻後哨如有期。東市東曲塵絡繹，妖童冶女闌街立，兒童躍躍鼓太平，搗鼓喧闐無剩隙。俄見日出西山暮，不待月明爭點燭，樓上樓下眼光親，簾箔層層作曲曲，簾簾炬蠟耀幾里，香烟出樓若霞綺，各家宅眷各家郎，互遮互看疎簾裏。處處歌筵調部律，雕桐寶瑟和笙笛，隊伍雜耍南北腔，東樓巧妙西無敵，檀香玉板鷓筋絃，女姪兒嬌小可憐，教坊教得新雜劇，新廂特地團新年。花炮轟轟金葉絲，金菊葡萄滿樹梨，好事多方構奇製，高作浮屠屠燈百枝。此時見燈不見市，嘈嘈失聽聲音碎，狂客使酒呼酒頻，醉奴狼藉當醺睡，得意元宵人幾時？明月陰晴知未知？流品不分貫籍合，燈市元宵醉莫辭。」

北都燈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罷也。燈市者，朝遞夕市，而夕遞朝燈也。市在東華門東，亘二里，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蠻閩貊之珍異，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稱九市開場，貨隨隊分，人不得顧，車不能旋，闔城溢郭，旁流百廛也。市樓南北相向，朱扉繡棟，素壁綺疏，其設甃甃簾幙者，勳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屬也。向夕而燈張，（燈則燒珠料，絲則夾畫堆墨等，紗則五色明角，）樂作，（樂則鼓吹，雜耍，絃索。鼓吹則橋律、陽撼子、勛斗，躡蹻，躡梯，絃索則套數小曲、數落打碟子，其器則胡撥四。士兒密失叉兒機等。）烟火施放，（烟火則以架以盒，架高且丈，盒層至五，其所藏械壽帶，葡萄架，珍珠簾，長明塔等。）于斯時也，絲竹肉聲，不辨拍煞，光影五色，照人無妍媸，烟霄塵籠，月不得明，露不得下。永樂七年，令元宵節賜百官假十日，今市十日，賜百官假五日，內臣自秉筆篆近侍，朝臣自閣部正，外臣自計吏，不得通市，猶古罰齋幕蓋帷意，其他例得與。吏士軍民等過市，樓而簷齊，衢而肩踵接也。市樓價高，歲則豐，民樂，樓一楹，日一夕，賃至數百緡者，童子捶鼓，傍夕向曉，曰「太平鼓」。

二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輪，一童子跳光中，曰『跳白索』。婦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橋』。金元時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雖竊至妻女，不加罪，夷俗哉。（以上帝京景物略）

沙張白燈市歌有云：『靈佑宮前落日黃，車馳馬驟通都忙；燈市賣燈燈欲盡，八珍五彩交輝煌。大燈一架百夫舁，輿臺呵衛喧箱坊；詎止中人十家產，好當僻縣三年糧。』（定峯樂府）

燈市舊在內城東華門外，今移正陽門外靈佑宮傍。至期，結蓆舍，縣燈高下，聽遊人畫觀，蓋京師坊巷，元夕不放燈也。（人海記）

八日至十七日，商賈於市集花燈百貨，與古今異物，以相貿易，曰燈市。舊在東華門外，今散置正陽門外琉璃廠，而靈佑宮爲盛，元宵前後，金吾禁弛。（輿地記）

燈市在明代爲極盛之地，燕都遊覽志所稱『相對俱高樓，樓設氍毹簾幕，爲燕飫地，夜則燃鐙於上，望如星衢』者，今則無是。憶余髫年，尙見路南樓六楹，巋然無恙，今不可問矣。每上元五夕，西馬市之東，東四牌樓下，有鐙棚數架，又各店肆高懸五色鐙球，如珠璣，如霞標，或間以各色紗鐙，由鐙市以東至四牌樓以北，相銜不斷，每初月乍升，街塵不起，士女雲集，童稚歡呼，店肆鐙鼓之聲，如雷如霆，好事者然『水繞蓮』『一丈菊』各火花於路，觀者如雲，九軌之衢，竟夕不能舉步，香車寶馬，參錯其間，愈無出路而愈進不已，蓋舉國若狂者數日，亦不亞明代鐙市也。此外地安門東安門外，約略相同，六部皆有鐙，惟工部最盛，頭門之內，鐙彩四環，空其壁，以鐙填之，假其廊，以鐙幻之，且鐙其門，鐙其室，鐙其陳設之物，是通一院皆爲鐙也，此皆吏胥匠役輩爲之，游人闐咽，城內外士女畢集，限爲之穿，近日物力銷耗，漸不如前，鐙景游塵，均爲減色矣。（天咫偶聞）

元夕夜換釘

京師元夕，遊人火樹，沿路競發，而婦女多集玄武門抹金鋪，俚俗以爲抹則却病產子。（長安客話）

橫雲山人集帝京春詩：『璧月初圓夜，金吾徹禁宵；鯨吞蘭炬轉，鸞借玉笙調。遊伎皆珠珮，王孫盡紫貂；天門魚

輪迴，聯袂度星橋。』自註云：『燕京風俗，元夜婦女上正陽門橋摸城門釘爲戲，識宜男也。』

燕京風俗，元夜婦女競往前門，摸釘爲戲，相傳識宜男也。（陳檢討集）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夜摸釘云：『春書刻青繒，幟畫蟾蜍形，畫蟾製起遼俗婦，後來宜男夜摸釘，女子行，走橋踏穿雙繡履，入市看徧千珠燈。月斜星散諸燈落，歸倚紅鑪飲羊酪。』（松風閣詩鈔）

上元立春

王崇簡上元立春詩有云：『京國逢春風尚嚴，芳辰燈夕實相兼；辛盤舊俗陳生菜，玉陛新恩罷進柑。』（青箱堂

詩集）

馮溥元夜春詞：『寶袂貂綸是內粧，香車冉冉過垂楊；共說今年春意早，玉河已見柳絲長。』

元宵烟火

又：『欲換羅衣尚怯寒，元宵烟火滿長安。軍中只是聽刁斗，那識花燈帶笑看。』（以上佳山堂詩集）

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烟火最盛。清晨，先於圓明園宮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並有籠鴿及喜鵲數十，在盒中，乘火飛出者。（簪曝雜記）

都門雜咏放盒子云：『花燈徹夜是元宵，盒架高支望去遙，最怕層層分不斷，連皮帶骨一齊燒。』（見時尙門）

上元燈謎

初二至十六開琉璃廠，上元設燈謎，猜中以物酬之，俗謂之『打燈虎』，謎語甚典博。上自經文，下及詞曲，非學

問淵深者弗中。（燕京雜記）

都門新竹枝詞：『閑猜燈謎雅如何？書社何嫌日日過？爲有同心思盡興，元宵尤自掛燈多。』

元宵巡城

京師正月十四至十六爲燈節，外城各懸燈結綵，以應節氣，三日內金吾不禁，每夜有巡城御史，至市查點，禁醉

酒譁嚷者，本坊以紅燈數十導引，人多艷之。（香樹齋詩註）

趙翼戲咏火判官詩註：『京師人於上元節以泥塑鬼判，虛其腸，燃火於中爲戲。』（甌北詩鈔）

上元火判
宵

都門好，園館鬧元宵，菊部登場歌錦瑟，蘭臺勝會聚雲輶，人老一枝簫。（望江南詞）

上元調將

京師每遇上元節，五城各設燈棚，寶馬香車，極承平歲華之麗。是夕三鼓後，步軍統領於正陽門城上，以燈繩曳取城外武營官名帖，謂之『調將』，二百年來舊例也。（王癸藏札記）

上元食元宵

一歲貨聲『桂花元宵』註云：『挑擔，前設鍋爐，山查白糖奶油，加果各餡。』

湯圓一曰湯糰，北人謂之曰『元宵』，以上元之夕必食之也。然實常年有之，屑米爲粉以製之，粉入水，沈澱之使滑而製成者，爲掛粉湯圓，有甜鹹各餡，亦有無餡者，曰『實心湯圓』。（清稗類鈔）

元宵放假

王永積踏燈詞註云：『都城元宵，舊放假十日。』（心遠堂遺集）

十五夜催燈柳

催燈柳，五夜街市人海，常恐滋生是非，官廳暗囑更柳，三更便打五更。早先步營僱乞兒作柳夫，行則結隊。北新橋心，西滿北蒙，東屬漢軍，五夜二更時，三隊數十夫，相遇於橋間，各列其隊，喊號一聲，羣柳敲起，遞換柳點，如曲牌然，笑語雜選，聲聞多遠，游人奔赴，四面磴嚴，皆看柳而不看燈，而燈不散則不已也。（春明采風志）

燈節青樓

北平俗曲姑娘拌嘴云：『剛過了燈節兒，青樓正是艷陽天兒，姐兒們沒有賣買很得閑兒，吃罷了早起的飯兒，漱了漱口，剔了剔牙兒，喝了碗香片茶兒，含上一根長烟袋兒，裝一荷包定子烟兒，無是無非的說閑話兒。』（日本張鈔本馬頭調）

十六日放偷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攜去。婦女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則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松漢紀聞）

正月十三日，放契丹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燕北雜記）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爲人所竊，皆

不加罪。聞今揚州尙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橋，恐亦遺俗也。（七修類稿）

毛西河放偷連廂云：『渤海向北，有個風俗，平日禁偷極嚴，至每年元夕，各許里巷放偷一日，以爲戲樂。』（毛

西河全集）

十六日結
羊腸

燕都雜詠：『上元良夜永，鐙火暢遨遊，守戶勞黃犬，金吾正放偷。』註云：『元夕小竊，元時不禁，名「放偷」。』
揭傒斯結羊腸詞：『正月十六好風光，京師兒女結羊腸。焚香再拜禮神畢，剪紙九道尺許長；燃成對筵雙雙結，心有所祈口難說；爲輪爲鐙恆苦多，忽作羊腸心自別。隣家女兒聞總至，未辨吉凶憂且畏。須臾結罷起送神，滿座歡欣雜顛顛。但願年年逢此日，兒結羊腸神降吉。』（秋宜集）

婦女結羊皮一條，對解之名『解羊腸』，舊俗也。（燕都雜詠註）

十六夜走
橋

周用走百病詩：『都城燈市由來盛，大家小家同節令；諸姨新婦及小姑，相約梳妝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盡歸塵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兼頭風。踏穿街頭雙繡履，勝飲醫方二鍾水；誰家老婦不出門，折足蹣跚曲房裏；今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明年天有緣；蘄州艾葉一寸火，只向他人肉上然；去年同伴今希有，幾人可卜明年走長安。』
長安主人肯居停，寂寂關門笑後生，但願中秋不見月，博得元宵雨打燈。（周恭肅集）

正月十六日夜，婦女俱出門走橋，不過橋者云不得長壽。手攜錢賄門軍，摸門鎖，云卽生男。（北京歲華記）

八日至十八日，集東華門外，曰燈市。貴賤相選，貧富相易，人物齊矣。婦女着白綾衫，隊而宵行，謂無腰腿諸疾，曰『走橋』。至城各門，手暗觸釘，謂男子祥，曰『摸釘兒』。擊太平鼓，無昏曉；跳百索，無稚壯；戴面具，耍大頭和尚，聚觀無男女；有以詩隱物，幌於寺觀壁者，曰『商燈』，立想而漫射之，無靈益。（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十六夜詩：『上元昨已過，風俗重今宵；擊鼓多當巷，攜燈徧走橋。銀花爭月艷，寶馬趁人驕；聯袂羣遊子，相矜拾翠翹。』

詩集)

又王正譜俗竹枝詞：『兩三四日即元宵，望欲翹翹不盡嬌；別理新妝稱燈月，恐人約伴夜遊橋。』(以上青箱堂

汪琬走百病行：『正陽門外芳菲節，月明如雪鏡如月；有鏡有月恰宜人，街鼓鼕鼕鳴不絕。長安女兒最傾城，口

脂面澤含芳情；一生不識長安道，試向鏡前踟躕月行。怪得年來瘦無力，頻邀待詔施方術；只因未上正陽橋，百病交加

減顏色。白綾衫映鬪蛾新，爭從橋畔步纖塵；小姑扶嫂姊將妹，惱殺長安輕薄人。三三五五同游伴，共指腰身祝強健；

終年不賽藥王祠，育女生男悉如願。從來不怕漢金吾，何況坊司吏卒呼歸來；夜半渾無事，又覓荆篲候紫姑。』(汪

鈍翁全集)

正月十六日夜，京師婦女，行遊街市，名曰『走橋』，消百病也，多着葱白米色綾衫，爲夜光衣。(城北集詩註)

馮溥元夜春詞：『一望平沙萬里遙，月明何處尙吹簫？旁人爭說前門好，姊妹牽衣過小橋。』(佳山堂詩集)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爲『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有詞以

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屨，正遇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爲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

三橋婉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韻藻)

歲時記燕城正月十六夜，婦女羣遊，其前一人，持香辟人，名爲『辟人香』。凡有橋處，相率以過，謂之『走百病』。

又暗摸前門釘，中者兆口宜子，至今猶然。(言歸)

元夕，婦女聯臂出遊，曰走百病，過橋，謂之度厄。又向正陽門上摸索銅丁，云宜男也，相習成風，不知何據。(水曹清

暇錄)

北平俗曲正月正云：『正月正，呀呀，娘家接我去看燈，問了婆婆問公公，婆婆說去了你蚤蚤的回，媳婦說是

我還要走走百病，媽媽呀！你也去罷，走走橋兒不腰疼。』(霓裳續譜)

十六夜歌
舞

十八日開
市

十九日白
雲觀

何景明燕京十六夜曲：『御河橋畔千尺臺，燕京女兒踏歌來；臺上歌鍾日夕起，橋頭酒壚深夜開。』

又『九衢車馬似山河，萬金買燈不道多；已留華月照歌舞，更放香風吹綺羅。』（以上大復集）

十八日謂之殘燈未廟，然後市井如常，工人反肆，商賈各執其業，至開印之期，則學子攻書，官兵執差如平日，此半月餘，德勝門外正覺寺遊人甚多。（京都風俗志）

吳寬燕九日詩：『京師勝日稱燕九，少年盡向城西走；白雲觀前作大會，射箭擊毬人馬蹂；古祠北與學宮依，簫鼓不來牲醴稀；如何義士文履善，不及道人邱處機？』（魏翁家藏集）

十九日，名『燕九』是也。都城之西南，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邱真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濶雜，助成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酌中志）

正月十九日，都人集白雲觀，游治紛沓，走馬蒲博，謂之『燕九』節，或曰『闌邱』，或曰『宴邱』，相傳是日真人必來，或化冠紳，或化士女，或化乞丐，於是，羽士十百，結坐松下，冀幸一遇之。

十九日集白雲觀曰，『耍燕九』，彈射走馬焉。（以上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燕九遊白雲觀詩：『道院巍然歷劫灰，羣遊雜沓擁難開；相傳此日真人至，不見凌風駕鶴來。寶馬驅馳猶紫陌，青山旋繞繞荒臺；偕君且向樽前醉，莫笑黃梁夢未回。』（青箱堂詩集）

燕九，京師舊俗也，相傳爲長春真人邱處機得道日，白雲觀遊人最盛。（松泉詩註）

出西便門八里，有白雲觀，元時邱真人修道於此，後因其基爲廟。上元之日，爲真人生辰，其前數日，住持道士，卽洒掃殿庭，滌除院宇，賣香楮及百貨者咸集，遊人往來，自朝至暮無停軌。道士之狡黠者，衣衲手棕塵，或門或廊廡間，注目凝視，不言不笑，終日跌坐蒲團作仙狀，而人亦蟻集叢視，儼若真仙降臨，惟恐失之交臂，吁！何世人好異而喜於傳會若此也？（春明叢說）

京都竹枝詞：『繞過年宵未數天，白雲觀裏會神仙。』（正月十九日俗言）沿途多少真人降，個個真人只要錢。』（神仙必降白雲觀）

（見遊覽門）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燕九節云：『白雲觀中燕九節，跳丸舞劍誇方術。盡言是日真人來，或化冠纓或行乞；冠纓行乞皆神仙，著意求之無夙緣。赤龍不救陶安治，紛紛羽士青松下。』（松風閣詩鈔）

長春觀在西便門外，今名白雲觀，每歲正月十九日廟會，名『燕九』。（燕都雜詠註）

都門贅語白雲觀詩云：『清明時節豔陽天，鶴引鳧飛會法筵。要識真仙行處有，年年錯過總無緣。』

西便門外白雲觀，爲道衆聚會之所，每年正月十九日致醮祠下，謂之『燕九節』。男女至觀，焚香持齋，徹夜達旦，謂之『會神仙』。或言十九日神仙必降此觀，此風俗之不善也。（京都風俗志）

都門打油歌白雲觀詩云：『奇巧紗燈掛滿牆，春風微蒸一爐香。山頭亭畔多花木，遙隱疏鐘響夕陽。』

白雲觀祀元長春真人邱處機，正月十九，都人遊此，名『燕九節』。（京師地名對註）

十九日謂之筵九，每至筵九，皇上幸西廠子小金殿，筵宴，看玩藝貫跋，蒙古王公，請公告歸。臣工之得着貂裘者，盡於是日脫去，改穿白絨毛矣。民間無事可紀，遊賞白雲觀者，謂之會神仙焉。

白雲觀在阜城外西南五六里，其基最古，自金元以來卽有之，觀內『萬古長春』四字尙存，爲邱長春所書。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十九日，遊人絡繹，車馬奔騰。至十九日爲尤盛，謂之會神仙。相傳十八日夜內，必有仙真下降，或幻遊人，或化乞丐，有緣遇之者，得以却病延年，故黃冠羽士，三五成羣，趺坐廊下，以冀一遇，究不知其遇不遇也。

（以上燕京歲時記）

白雲觀，元之長春宮也，昔在城中，今則爲城外巨刹，猶可冠京師。正月十九，俗稱『闌九』，前數日，卽游人不絕，士女昌丰，而羣奄尤所趨附，以邱長春乃自宮者也。（天咫偶聞）

會神仙，游賞白雲觀之謂。相傳十八日夜內必有仙真下降，或幻遊人，或化乞丐，有緣遇之，却病延年。（春明采風志）

京師西便門外有白雲觀，每年元宵後開廟十餘日，傾城士女皆往遊，謂之『會神仙』，住持道士，獲貲無數。（清代野記）

白雲觀在西便門外，院落以千數，都門之首觀也。相傳乃元時邱長春得道處，明季闖亂，爲一于道人所保留，雖滄桑頻經，而卒未稍受影響。觀內多老道，自稱年逾百歲，第亦未可盡信。小靈山者，在觀東，以碎瓷砌成。養老院居觀西，百歲之老人，老鷄、鷓鴣等，皆嘗萃於是。馬場在其右側，風華少年，頗有據鞍游此者。觀之外院，有一白石橋，橋下無水，得石室二，東西對向，兩老道服藍布裳，各據其一，不食不飲，閉目枯坐，前懸一鐘，鐘前一布幃，幃前一木錢，謂能以錢幣擊中木錢之方孔，可博一歲之吉利，實則老道藉此斂錢，愚者不察，適中其計耳。其地清幽絕倫，世外桃源，歲首十九日，車塵馬跡，絡繹不絕，於是幽壑而成人海矣。厥名『燕邱會』，與元旦之廠甸，上元之觀燈，同稱上林盛舉。北里羣花，趨者甚衆，曉粧初罷，每昵所懽，命駕同往。至則禮神佞佛，以祈默佑，且有自按芳齡，就所司歲神前，虔誠進香，名曰『點星宿』。櫻口喃喃，殆皆祝早得如意郎君，拯登彼岸耳。或逕叩其意，則含情微訴，欲得星宿作月老。雖爲諂詞，亦殊動聽。（京華春夢錄）

京師正月十九日，游白雲觀，曰『燕九節』。野獲編以爲『烟九』，云以烟火得名，又曰『淹九』，則燈市十八日，取淹留之義，又曰『鬧九』，相傳全真是日就鬧。（骨董瑣記）

郊西白雲觀供邱真人，相傳十九日生辰，亦求賽之會也。橋下懸一銅錢，其大逾盞，凡人祀神畢，皆於橋欄杆上擲錢，如中其孔，則大利市，中與不中，均無下捨之蹊級，十日閉會，而阿堵盈萬，則爲道人終歲之儲。（舊都文物略）

十八日爲會神仙之日，白雲觀內最有趣味最熱鬧的一天，俗傳是夕，必有神仙下降，神仙們，照集神仙大成的

中國的人的說法，向來是不輕易現露本相的，他們下臨人世的時候，或化爲縉紳，或化爲乞丐，或變成老嫗，或變成童穉，唯有緣者能遇之；這晚，神仙們也不會例外，雖然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到底變化成什麼人物，一般迷信男女，和不迷信男女，如富室妾姬，紈袴子弟，下等痞氓，率宿於觀中，澈夜不眠，有的在床上輾轉反側，有的在各偏僻地點藏躲，期與神仙一晤，謂之會神仙。有些老道們喜作狂態奇行，假冒神仙，以釣衆愚，迷信男女們除了會着這般假神仙外，不知曾看着真神仙沒有？不迷信的男女們，都抱着「醉翁不在酒」之意，因此每每發生了風流趣聞，成就了男女的好事，將一座梵王宮當作了楚陽臺。其樂不減於會神仙。會神仙是其假借之名義也，神仙們亦知之乎？十九日爲長春真人誕辰，觀爲邱祖闡教之地，是日當然爲一重要紀念日。凡善士檀越，好黃白術者，往往不遠千里而來，進香上供，愈樾茶香室三鈔說：「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涵集，助臣內戚，凡好黃白之術者，咸游之，訪丹訣焉。」可見此日盛況，此風今日稍替。在昔每有不少官富人等在此日散錢布施，動輒耗數萬，此類豪舉，今日無有矣，即連到處求錢的乞丐也。沒人理會得，亦人心不古之一證歟？俗稱燕九節，或稱燕邱筵九，闍九，淹九，其義多不可考了。觀內商販，多設席棚，買食物與玩具者最多，以小漆佛爲最出名，游者多樂購之，藉留遊觀紀念。（白雲觀廟市記）

開印之期，大約於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吉時，先行知照，朝服行禮，開印之後，則照常辦事矣。（燕京歲時記）

二十三打鬼

十九以後
開印

喇嘛打鬼者，卽古「鄉人懼」之意耳，喇嘛最尊者爲呼必辣吉，人稱之曰「胡圖克土漢」，說再來人也。次爲朝爾吉，次爲勺撒，次爲喇木占巴，次爲噶卜處，次爲溫則忒，次爲德穆齊，次爲哈楞，次爲哈絲規，次哈素爾，次班第，次哈由巴，次戮由巴，次骨捻爾，次顛嗎，女喇嘛爲尺巴甘赤。打鬼，喇嘛話曰「部勺」。每歲打鬼有數次，是日喇嘛廟中，殿上燃燈數百盞，豎大旗於殿之四角，旗畫四天王像，命戮由巴鳴金，傳執事者齊集。設大喇嘛座於殿之東，朝爾吉以下皆列坐，一喇嘛名茶勃勒氣，散淨水於衆喇嘛手上，名曰「打淨」。几案上設胡郎八令，蓋以醍醐拌麩，像人獸行，以

供鬼食，左右二甲士監之，甲士以帛束口，防人氣觸八令上，則鬼不食耳。班第裝二鬼，跳躍，一夜又側睨之，向其一呼則潛匿，諸喇嘛隊撒麩，以眯人眼，殿上隨吹銅凍，其聲甚慘。銅凍者，以人骨爲之，似籥築類，諸樂器皆奏，大鉞柄鼓，聲震屋宇。哈素爾十二人，戴假面，裝天神天將，雙雙跳舞，出殿庭而下。又哈楞十人，裝十地菩薩，花帽錦衣，繼之而出，手執天靈蓋，鬪髻棒，叉杵等物，旁立喇嘛數百人，各持鼓鈸敲擊，鼓鈸之疾徐，隨舞之節奏。跳訖，溫則忒宣開經偈，衆喇嘛朗誦祕密神咒，聒聲如雷，鈴聲如雨，喇木占巴以胡郎八令擲於地，二喇嘛裝牛鹿假面，持刀斫地，作殺鬼之狀，一喇嘛戎裝，持方天戟，吐火吞刀，云有神附於身，觀者皆膜拜，奉界單于神以問休咎。界單者，絹巾也，又名哈塔。跳舞畢，哈由巴以糖一鉢候於戶外，抹衆喇嘛之口，而打鬼佛事終焉。（水曹清暇錄）

京都竹枝詞：『京城番寺極巍峨，佛事新奇喇嗎多，（黃衣）黑寺（在德勝門外，正月佛事，名曰打鬼。）也曾瞧打鬼，未沾白土又何？（打鬼但以白土打人，中者爲晦氣。）（見遊覽門）

查得德勝門外黑寺黃寺兩喇嘛廟，每年正月內，各喇嘛等在寺前跳舞撒灰，並捨給觀看人錢文，驅鬼逐疫，原係舊習相沿，每歲逢期，聚衆至萬餘人之多，爭接捨錢，擁擠滋事。（金吾事例）

廿三日，德勝門外土城關東北慈度寺，俗呼黑寺，黃衣番僧，誦經送祟，謂之『打鬼』。城中男女，出郭爭觀，寺前教場，遊人蟻聚雲屯。又有買賣趕趁，香茶食果，及綵粧傀儡，紙鸞竹馬，串鼓蝴蝶，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至時僧衆出寺，裝扮牛頭鹿面，星宿妖魔等像，旗幡傘扇，擁護如天神，與鐘鼓法器之聲，聒耳炫目。其扮妖魔像者，皆番僧年少者數人，手執短柄長尾鞭，奔於稠人中亂擊之，無賴者謔語戲罵，以激其怒，而僧奔擊尤急，以博衆笑。喧鬧移時，黃衣歸寺，則遊人星散，紫陌飛塵，輕車駟馬，魚貫入城，而日已近山矣。其浪蕩之人，或藉看打鬼爲名，往往潛入青樓耳。（京都風俗志）

打鬼本西域佛法，並非怪異，即古者九門觀儺之遺風，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諸天神

將以驅逐邪魔，都人觀者甚衆，有萬家空巷之風。朝廷重佛法，特遣一散秩大臣以臨之，亦聖人朝服階階之命意。打鬼日期，黃寺在十五日，黑寺在二十三日，雍和宮在三十日。（燕京歲時記）

黃黑寺皆有跳步扎之舉，金剛力士，天龍夜叉，奉白傘蓋佛以遊巡。先有黑面如進寶回之狀，及白骷髏二人，或四人，到處鞭辟，有讎之遺意焉。每歲正月，黃寺十三日，黑寺十五日，雍和宮二十一日，旃壇寺初六日。繡表面具，皆由內制，王公大臣，朝服臨之，雖近兒戲，典至重也。（東華瑣錄）

黃寺有二，皆在北城附郭，爲黃教喇嘛卓錫之所，因以是名。（二寺一在安定門外，名普淨寺；一在德勝門外，名慈渡寺，僅別之）西黃寺內，華殿五楹，傳係遼太后蕭氏臨政之殿址，予得之於司喇嘛所云，姑存此說，以待考證。每屆上元節序，各喇嘛演習舞蹈，或戴面具，或擊鼗樂，牛鬼蛇神，聚在一堂，口唱番歌，似有節奏，名曰『打鬼』，能辟不祥。

是日萬人空巷，裙履雜選。按打鬼本西域俗例，今蒙古西藏，多有行之。（京華春夢錄）

二十五填倉

二十五日，人家市牛羊豕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盡飽而去，名曰『填倉』。（北京歲華記）

二十五日曰『填倉』，亦醉飽酒肉之期也。（酌中志）

二十五日大啖餅餌，曰『填倉』。（帝京景物略）

京師正月二十五日，進酒食，名曰『填倉』，貴賤皆然。（蔣之翹天啓宮詞註）

燕都雜詠：『佳節近填倉，灰龍引更長，女紅停一月，針黹歲時忙。』註云：『正月二十五日爲填倉日，具酒食，門引灰龍，女工停作。』（見都城瑣記）

每至二十五日，糧商米販，致祭倉神，鞭炮最甚，居民不盡致祭，然必烹治飲食，以勞家人，謂之『填倉』。（燕京歲時記）

二十五日糧商米販致祭倉神，鞭炮相接不斷，居民烹治飲食，謂之填倉。（春明采風志）

二月全月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二月都城春動野，引龍灰向銀床畫，士女城西爭買架，看馳馬，官家迎佛官蘭若。水暖天鵝粉欲下，鷹房奏獵催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纔過社，柳林飛放相將罷。』（圭齋集）

燕臺新月令二月云：『是月也，鷄糕祀日，山桃華，城笳鳴春，香會攢印，冰盞鳴，陀羅轉，燈車賣豆，塚土加，溝始臭。』

（見水曹清暇錄）

陳鐸爲指揮，善詞曲，又善謔，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惟記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轉化爲鞋，』最善形容，『化爲鞋，』更可笑也。（客座贅語）

二月遊南城

是月北城官員士庶，婦人女子，多遊南城，愛其風日清美而往之，名曰『踏青。』（析津志）

二月蒞穰

二月蒞穰，於風帳下過冬，經春則爲鮮赤，口菜老而碧，葉尖細，則爲火燄赤，根葉同金鈞蝦米，以麩包合，烙而食之，乃仲春之時品也。（帝京歲時紀勝）

二月進香涿州

二月，都人進香涿州碧霞元君廟，不論貴賤男女，額貼金字，結亭如屋，坐神像其中，繡旗抵鑪前導，從高梁橋歸，有雜技人，騰空旋舞於橋岸，或兩馬相奔，人互易之，或兩彈追擊，迸碎空中。（北京歲華記）

二月淘溝

京師二月淘溝，穢氣觸人，南城爛麩衞尤甚，深廣各二丈，開時不通車馬。（寄園寄所寄）

京城二月淘溝，道路不通車馬，臭氣四達，人多佩大黃、蒼朮以避之。（燕京雜記）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開溝云：『井田雖壞古法留，街衢下列行水溝，道旁錯落露溝眼，積穢所入淤不流，一歲一開夏政修，五城官役役溝頭，溝頭斂錢按門籍，溝夫舂鍤啓溝石，窈然深黑惡氣騰，往往溝夫死絡繹，左溝先開右溝遲，街面土作街心池，溝中滓穢汲萬斛，傾注池內日曝之，康莊坎坳行不得，一月車輪暫休息，官人騎馬懼昏黑，陷阱在旁君可識，左溝將閉右溝開，驗溝官吏次第來，疫氣流行借溝氣，月令觸犯人身災，君不見路人握椒相引避，掩鼻如遊鮑魚肆，江南此日夏初臨，紫陌風傳蘭麝氣。』（忠雅堂詩集）

方朔開溝詩：『二月三月春凍流，九門提督傳開溝。初由城外繼城內，令所下處無夷猶。水源顯出鉏固集，隧道暗伏鍤亦投。渾沌鑿破石齒見，穢濁一露如脂浮。入坎每疑不出坎，十步之外幸昂頭。底土下吞泥滑滑，陳水當風波油油。頗恐積注橫溢無界限，短隄一尺二尺時相周。上已風，寒食風，春和宣導沉鬱通；桃花雨，梨花雨，衝得糞污無處所。祇嫌餘氣逼人薰，一病經旬十三五。吾鄉到處溝多明，隨壑隨剔淤無存。或教仿照江城式，更見燕山大好春。土宜自古分南北，如此車塵經不得。膝盤首類正沉吟，又聽前途叱路塞。叱路處處爲何人，大半擁鼻含香行。季春自有天家令，利在何須發恨聲。恨亦不必恨，愁亦不必愁，大柵欄前早已輸銀數百與街卒。極平極淨，有歌有舞，何不日尋斯處遊？』（金臺游學草）

每春，各街挑溝，車馬難行，諺云：『臭溝開，狀元來。』（燕都雜詠註）

都門雜詠開溝云：『二月開挑遍地溝，佳人偏愛站門頭，可憐直眼貪花子，陷入深泥未轉眸。』

燕臺爲帝王之都，而數百年來，街道失修，河渠湮塞，每年二月，各街開溝，臭穢觸鼻，夏初始竣，故俗有『臭溝開，舉子來；臭溝塞，狀元出』之諺。街中泥沙積尺許，沒踝膠輪。春間少雨多風，每風起時，黃埃蔽日。易石甫詩：『十日九風偏少雨，一春三月總如烟。』真善狀燕京風土。光緒季年，始修馬路，自是王道蕩平，無帶水拖泥之苦矣。（覺花寮雜記）

春分前後，官中祠廟皆有大臣致祭，世家大族，亦於是日致祭宗祠，秋分亦然。（燕京歲時記）

春分祭祠
二月初王
瓜
王瓜，出燕京者最佳，種之火室中，逼生花葉，二月初即結小實。（學圃餘疏）

二月初，民間用青囊遺百穀瓜果種，曰『獻生子。』（城北集詩註）

二月初一，街上賣太陽糕，歲一次，買之以祀日也。（燕京雜記）

二月初一，俗稱爲中和節，云起於唐李泌，市中貨太陽糕，以祀太陽星君。（水曹清暇錄）

二月初獻
生子
糕
初一太陽

一歲貨聲：『供佛的太陽糕，』註云：『白米麪加糖，初一日祭。』（見二月）

二月初日，唐後爲中和節，今廢而不舉，相傳爲太陽眞君生辰，太陽宮等處修崇醮事，人家向日焚香叩拜，供夾糖糕，如糕乾狀，上簽麪作小雞，或截雞形於糕上，謂之太陽糕，亦有持齋誦太陽經者。（京都風俗志）

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麪團成小餅，五枚一層，上貫以寸餘小雞，謂之太陽糕，都人祭日者買而供之，三五具不等。（燕京歲時記）

二月初一日，太陽宮進香，人家以米糕祀日，糕上以彩麪作雞形。（天咫偶聞）

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粉團成小餅，五枚一層，上貫以寸餘小雞，曰『太陽糕』，居民祭日者買而供之。初二日，古之中和節也，俗呼『龍抬頭』，人家各置飲食，食水餃曰吃龍耳，食春餅曰吃龍鱗，食麪條曰吃龍鬚，閨中停止針黹，謂恐傷龍目也。（民社北平指南）

盧師山，二月二日，南北二城遊賞如燕九節。（析津志）

初二盧師山
初二龍擡頭

都人呼二月二日爲『龍擡頭』，鄉民用灰自門外蜿蜒布入宅廚，旋繞水缸，呼爲『引龍迴』。（宛署雜記）

二月二日曰『龍擡頭』，煎元旦祭餘餅，薰牀炕，曰『薰蟲兒』，謂引龍蟲不出也。（帝京景物略）

二月二日曰『龍擡頭』，因薦韭之餘，家各爲葷素餅餠，以油烹而食之，曰『薰蟲兒』，謂引龍以出，且使百蟲伏藏也。十五日曰『花朝』，小青綴樹，花信始傳，騷人韻士，唱和以詩。（康熙宛平縣志）

二日爲土地眞君生辰，城內外土地神廟，香火不絕，遊人亦衆，又有放花盒燈香供獻以酬神者，俗謂此日爲『龍擡頭』，此日飯食，皆以龍名，如餅謂之龍鱗，飯謂之龍子，條麪爲龍鬚，扁食爲龍牙之類。（京都風俗志）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節也，今人呼爲『龍擡頭』，是日食餅者謂之龍鱗餅，食麪者謂之龍鬚麪，閨中停止針線，恐傷龍目也。（燕京歲時記）

龍擡頭：二月二日，古之中和節也，是日食餅，爲龍鱗餅，食麪，爲龍鬚麪。閨中停針，恐傷龍目。又以祭餘素燭，徧照壁間，有「二月二，照房樑，蠟子蜈蚣無處藏」之語。（春明采風志）

二月初二日，各宮門撤出所安彩粧，各家用黍麪棗糕，以油煎之，或曰麪和稀攤爲煎餅，名曰「薰蟲」。是月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開隙放風。清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食河豚，飲蘆芽湯以解其熱，各家煮過夏之酒，此時吃鮮，名曰「桃花鮮」也。（酌中志）

二月二日，因薦葦之餘，家各爲葦素餅餠，以油烹而食之，曰「薰蟲兒」。十五日曰「花朝」，小青綴樹，花信始傳，市所賣花，出自窖藏，已爛慢矣。（康熙大興縣志）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雕木爲象，儀仗百戲導從，循城爲樂。（遼史禮志）

初八太子
生辰
十五遊皇
城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緞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用諸色儀仗社直迎引傘蓋，周遊皇城內外，云興衆生，祇除不祥，導迎福社。歲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書省奏請，先期中書奉旨移文樞密院八衛，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擡昇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宮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擊執擡昇二十六人，鈸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大樂鼓板、杖鼓、筆篥、龍笛、琵琶、箏、篋七色，凡四百人，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鳳儀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凡執役者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爲尚，珠玉金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閭閻聚觀，禮部官點視諸色隊仗，刑部官巡綽喧鬧，樞密院官分守城門，而中書省官一員，總督視之。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遊四門，昇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請傘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隊仗列於殿

十五花朝

十九觀音
生辰

下旬雞鴨

二三月間
勝游

三月全月

前，諸色社直暨諸壇面列於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五德殿門外搭金脊五殿綵樓而觀覽焉。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復恭置御榻上，帝師僧衆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歲以爲常，謂之『遊皇城』。（元史祭祀志）

燕都雜詠：『白傘迎諸佛，皇城幾度游，帝師多福利，膜拜遍王侯。』註云：『元每歲白傘迎佛，名游皇城。』（見歷代舊聞）

二月，時至花朝，小青綴樹，花信始傳，騷人韻士，倡和以詩。（輿地記）

十九日爲觀音生辰，僧寺健會，誦經齋醮，人家亦有食素摩經者。（京都風俗志）

二月下旬，則有販乳雞鴨者，沿街吆賣，生意暢然，蓋京師繁盛，雞鴨之屬，日須數萬隻，是皆以人力育之，非自乳也，執此業者，名曰『雞鴨房』，在齊化門東直門一帶。（燕京歲時記）

豐台芍藥，在昔爲勝游，今則二三月間，南西門外三官廟海棠開時，來賞者車馬極盛。城內龍爪槐，城外極樂寺，皆遊春地也。游人皆自攜行廚，惟陶然亭，小有餘芳二處，有酒家，陶然亭暮春即挂帘賣酒，小有餘芳則遲至入夏乃開園。（京塵雜錄）

薩都拉京城春日詩：『三月京城飛柳花，燕姬白馬小紅車。旌旗日暖將軍府，絃管春深宰相家。小海銀魚吹白浪，層樓珠酒出紅霞。蹇驢破帽杜陵客，獻賦歸來日未斜。』（薛天錫詩集）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三月都城遊賞競，宮牆官柳青相映，十一門頭車馬並，清明近，豪家寒具金盤飴。播祭流連芳草逕，歸來風送梨花信，向晚輕寒添酒病，春烟暝，深深院落鞦韆迴。』（圭齋集）

上巳日上土穀祠，清明日始賣冰，以兩銅盞合而擊之，次日花木皆出窰，播瓜菜種於地，後三日，新茶從馬上至，至之日，官價五十金，外價三二十金不一，二日即二三金矣，二十八日賽東岳廟。（北京歲華記）

三月三日，風和景麗，載酒出野，臨流醉歌，有修褻遺風焉。清明日，男女簪柳，出掃墓，擔尊榼，掛楮錢，既而尋芳擇地，歡飲而歸。二十八日，太常寺致祭東嶽廟，民間結會，盛陳鼓樂，旗幟前導，觀者夾路。（康熙大典縣志）

燕臺新月令三月云：『是月也，欒枝紅，丁香白，炕火遷於爐，蘆芽入饌，蒲根肥，黃瓜重於珍，榆錢爲糕，蟠桃會，靴師報祖。』（見水曹清暇錄）

三月初三日遊蟠桃宮，十五日至二十八日遊東岳廟，清明日南城隍廟厲壇，人家上塚。（天咫偶聞）

三月初三日遊蟠桃宮，十五日至二十八日遊東嶽廟，清明遊南城隍廟厲壇。（清稗類鈔）

三月初一至初三日，蟠桃宮開廟三日，遊人甚多，豌豆黃與雜抓（糖拌山查等類各種果品購時各抓少許）爲應時之食品，俗又以栽植葫蘆，必於三月三日下種，否則結實不繁。清明前後多祭掃墳塋，車馬往來，不絕於道，輒插柳於車棚以歸，兒童多戴柳枝編成之帽圈，謠曰：『清明不戴柳，死後變黃狗。』十八日梨園行祭于精忠廟，戲館多休息，曰『戲子會。』（民社北平指南）

三月食龍鬚菜

三月採食天壇之龍鬚菜，味極清美。（帝京歲時紀勝）

天壇生龍鬚菜，清明後，都人以鬻於市，其莖食之甚脆。（析津日記）

三月撒泥錢

是月，小兒以錢泥夾穿而乾之，別錢泥，片片錢狀，字幕備具，曰『泥錢』，畫爲方城，兒置一泥錢城中，曰『卯兒』，拈一泥錢遠擲之，曰『撒』，出城則負，中則勝，不中而指杖相及亦勝，指不及而猶城中，則撒者爲卯，其勝負也以泥錢，別有挑用葦細用指者，與撒略同，有撒用泥丸者，與錢略同，而其畫城郭遠。（帝京景物略）

三月齋僧

俗云：『南橋北寺』，北方之寺，多出於明時內監創建，有一寺費至數萬者，窮工極巧，而在順天之西山更盛，每

春三月，太監齋僧，在平常習套，不過蔬食果餅而已，太監輩甚有用腥肴，潛佐以酒，斯已奇矣；更有甚者，于遠近搆尋娼妓多人，量道里遠近，以葦席爲圍棚，納妓於中，任諸僧人淫媾，名曰『大佈施。』（在園雜志）

三月黃花魚

黃魚，京師呼『黃花魚』，從天津來，鮮著味尚佳，然至大者不過六七寸，而其值數倍南中。（食味雜詠註）
京師竹枝詞：『黃花魚到要爭先，多費無非早一天，正是榆錢纔綠後，聲聲荷藥賣街前。』（見飲食門）
黃花魚，卽石首，京師名『黃花。』（曝書堂詩鈔註）

都門雜詠黃花魚詩：『黃花尺半壓紗廚，纔是河鮮入市初，一尾千錢作豪舉，家家彈鋏壓烹魚。』

京師三月有黃花魚，卽石首魚，初次到京時，由崇文門監督照例呈進，否則爲私貨，雖有挾帶而來者，不敢賣也。四月有大頭魚，卽海鯽魚，其味稍遜，例不進呈。（燕京歲時記）

黃花魚亦名黃魚，每歲三月初，自天津運至京師，崇文門稅局必先進御，然後市中始得售賣，都人呼爲黃花魚，卽石首魚也。當蘆漢鐵路未通時，至速須翌日可達，酒樓得之，居爲奇貨，居民飲之，視爲奇鮮，雖江浙人士之在京師者，亦食而甘之，雖已餒而有惡臭，亦必詔於人而贊之曰『佳』，謂『今日喫黃花魚也。』（清稗類鈔）

京師三月開溝，行者甚苦。攷宋世汴京亦然，梅宛陵淘渠詩：『開春溝，畎春泥，五步掘一漚，當塗如壞隄，車無行跡馬無蹊，遮截門戶雞犬迷，金吾司街務欲齊，不管人死獸顛啼，』宛然今日風景。（藝瀛舊錄）

都下寒食，遊人於水邊以柳圈祓禊。（研北雜志）

都人謂清明日風作，則一月內無日不風，亦無日不沙矣。（遼史禮志）

遼俗最重清明，上至內苑，下至士庶，俱立鞦韆架，日以嬉戲爲樂，自前明以來，此風久革，不復有半仙之戲矣。

清明寒食，宮庭於是節最爲富麗，起立綵索鞦韆架，自有戲蹴鞦韆之服，金繡衣襦，香囊結帶，雙雙對蹴，綺筵雜進，珍饌甲於常筵，中貴之家，其樂不減於宮闈，達官貴人，豪華第宅，悉以此爲除祓散懷之樂事，然有無各稱其家道也。（以上析津志）

王崇簡清明詩：『盡說遊行好，春深桃李天；香車旋曲水，寶馬踏荒烟。風雨偏今日，鶯花又一年，誰家歸去晚，綵

寒食祓禊

清明風作

清明鞦韆

索尙鞦韆。』(青箱堂詩集)

清明射柳

永樂中，禁中有翦柳之戲，卽射柳也。元人以鶉鴿貯葫蘆中，縣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陽。(識小編)

酈露步出崇文門詩云：『步出崇文門，清明七貴歡；遊女千疋衣，弱息雙珠簪。噴沙白玉馬，殷殷璫玉鞍。馬是宛委龍，人是夷朝安。馬後朱纓絡，馬首玉蓮冠。馬鏹金連錢，鑿鞅珊瑚絳。七香石崇牛，千金韓嫣彈。鸞飛查將落，五劇逐相龕。收雉西山側，盤馬南郊壇。』(嶠雅集)

清明高粱橋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一至其地者也。(瓶花齋集)

歲清明，桃柳當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粱橋，輿者則襄，騎者則馳，蹇驅徒步，既有挈攜，至則棚簾幕青，氈地藉草，驕妓勤優，和劇爭巧，厥有扒竿、劬斗、喇喇、筒子、馬彈、解數、烟火、水嬉。扒竿者，立竿三丈，裸而緣其頂，舒臂按竿，通體空立移時也。受竿以腹，而項手足張，輪轉移時也。喇竿身平橫空，如地之伏，手不握足無垂也。背竿裸夾之，則合其掌，拜起於空者數也。蓋倒身忽下，如飛鳥墮。劬斗者，拳據地，俯而翻，反據仰翻，一再折至三折也。置圈地上，可指而仆爾，翻則穿一以至乎三，身僅容而圈不動也。疊案焉去於地七尺，無所據而空翻，從一至三，若旋風之離於地，已則手兩圈而舞于空，比卓于地，項膝互掛之，以示其翻空時，手足尙餘閒也。喇喇者，指撥數唱，諧雜以諢焉，嗚哀如訴也。筒子者，三筒在案，諸物械藏，示以空空，發藏滿案，有鴿飛有猴躍焉，已復藏于空，捷耳，非幻也。解數者，馬之解二十有四，彈之解二十有四，馬之解，人馬并而馳，方馳忽躍而上立焉，倒卓焉，鬣懸躍而左右焉，擲鞭忽下，拾而登焉，鏡而腹藏焉，鞦而尾贅焉，觀者岌岌愁將落而踐也。彈之解，丸空二三，及其墜而隨彈之，疊碎也，置丸童頂，彈之碎矣，童不知

也，踵丸反身彈之，移踵則碎，人見其碎，不見其移也，兩人相彈，丸適中遇而碎，非遇是俱傷也。烟火者，魚鱉鳧鷖形，焉燃而沒，且出于溪，屢出則爆，中乃其兒雛，衆散亦沒，且出烟焰滿溪也。是日遊人以萬計，簇地三四里，浴佛重午遊也亦如之。

邵彌遊高梁橋詩：『彼美都人士，出郭清明遊。高梁橋西畔，柳軟莎亦柔。各攜朱累坐，飲啖彈箏篴。又入水邊寺，又登柳邊樓。誰家高輿過，隨從皆驕騮。回策妙如瀦，錦鞵紫鞵鞦。誰家俠少年，使酒睨公侯。箕踞古道邊，閃閃白雙眸。我踏芳芷去，獨爲青溪留；坐看花影水，遠人而親鷗。』（以上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雜懷詩：『宴樂昔時修禊地，高梁橋畔甲西郊；傍溪門啓疎鐘徹，夾岸鶯啼碧柳交。選勝笙歌張繡幕，倦遊士女藉春茅。至今河水依然綠，落日棲鴉遶舊巢。』（青箱堂詩集）

龔鼎孳清明郊行因遊海甸竟日詩：『風俗高梁勝，驚心三十年；河山春草後，朋舊酒痕邊。海燕巢荒謝，棠梨發野田；五陵遊冶客，又鬪錦連錢。』（定山堂詩集）

清明戴柳

清明戴柳枝於髮，夏至戴草麻子葉，長命菜，卽馬齒莧也，立秋日戴楸葉。（燕史）

燕都雜詠：『晴日清明暖，長河柳色勻，鬪蛾妝已換，插鬢綠穉新。』註云：『簇紙蝶戴之，名鬪蛾兒，清明戴柳芽，有「清明不戴柳，來生變黃狗」之諺。』（見都城瑣記）

清明掃墓

三月清明日，男女掃墓，擔提尊榼，轎馬後掛楮錠，粲粲然滿道也。拜者，酌者，哭者，爲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錠，次以紙錢置墳頭，望中無紙錢則孤墳矣。哭罷不歸也，趨芳樹，擇園圃，列坐盡醉，有歌者，哭笑無端，哀往而樂回也。是日簪柳，遊高梁橋，曰踏青，多四方客未歸者，祭掃日感念出遊。（帝京景物略）

祭禮：士大夫廟祀，率如文公家禮，民間不敢立祠堂，禮多簡樸，清明祭於墓，七月中旬祭於墓，十月一日祭於家，或祭於墓，冬至，歲暮忌日，俱祭於家。（輿地記）

清明日，男女簪柳出掃墓，擔樽榼，掛紙錢，拜者，酌者，哭者，爲墓除草添土者，以紙錢置墳顛，旣而趨芳樹，擇園圃，列坐餽餘而後歸。（康熙宛平縣志）

清明，人家上墳，於市上買盒子菜以祀之，卽南邊之饌盒也。（燕京雜記）

新葬者祭掃較早，在清明前，俗謂『新墳不過社』。（燕都雜詠註）

都門雜詠清明云：『滿懷憂恨鎖乾坤，佳節憑誰記淚痕。只見驅車芳草路，紙錢燒去更消魂。』（見節令門）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卽其節也，前兩日爲寒食節，禁烟火等儀，京皆不舉，惟清明日，婦女兒童有戴柳條者，斯時柳芽將舒，苞如桑椹，謂之柳苟。諺云：『清明不帶柳，死後變黃狗。』其義殊不可曉，或曰：『清明不帶柳，死在黃巢手。』蓋黃巢造反時，以清明日爲期，帶柳爲號，故有是諺也。是日傾城上塚，九門城外，自晨至暮，處處飛灰，其野店荒村，酒食一罄。或云此日有風，則過四十五日始止，諺云：『清明刮了墳上土，大風刮到四十五。』農家猶多占驗。

（京都風俗志）

清明卽寒食，又曰禁烟節，古人最重之，今人不爲節，但兒童戴柳，祭掃墳塋而已。世族之祭掃者，于祭品之外，以五色紙錢製成幡蓋，陳於墓左，祭畢，子孫親執于墓門之外而焚之，謂之『佛多』。民間無用者。（燕京歲時記）

燕京春詠有云：『春店烹泉開錦棚，日斜宮樹散啼鶯，朝來慢點黃柑露，馬上新茶已入京。』故事，茶綱入京，各衙門獻新茶，今尙循故事，每值清明節，競以小錫瓶貯茶數兩，外貼紅印籤，曰『馬上新茶』。時尙御皮衣，啜之，曰『江南春色至矣。』（西河詩話）

清明新茶

清明城隍廟

都門雜詠南城隍廟云：『神廟還分內外城，春來賽會盼清明，更兼秋始冬初候，男女燒香問死生。』（見古蹟門）

有署名慟塵者，著都門清明竹枝詞九首，並加略註，錄之可以概見都門敝俗之一斑。其一云：『真個銷魂是帝京，喜逢上巳恰清明，城隍廟裏南謨拜，一炷馨香玉手擎。丙辰三月三日，值清明節，都門舊俗，例往邑廟拈香，求神庇

頗極一時之盛，而婦女尤誠。『其二云：』十分春色上眉梢，粉面油頭賣弄嬌，跪罷也如西子捧，日成羨煞踏歌曹。粉白黛綠，豔抹濃粧，大有顧影自憐之態，一般登徒子，蜂狂蝶逐，吁俟途旁，逆日橫波，不自知其醜也。』其三云：『紅袖輕盈奠酒漿，迎神何幸近堂皇，張牙舞爪金吾子，不護閭閻護粉妝。進香多良家子女，戎裝叱咤者，保護不遑，緣廟內卽警察署，故取締頗嚴，登殿禮像，鬚眉無分焉。』其四云：『車走雷聲馬似龍，相逢一笑興匆匆，陶然亭上蕭條甚，不及閭羅廟食豐。香車寶馬，絡繹如雲，少艾王孫，多情送盼，而陶然亭相距咫尺，獨無命駕一覽者，俗可知矣。』其五云：『舞蝶紛飛化紙錢，誰家少婦哭墳前，行人輕薄爭相謔，笑謂嚶嚶似杜鵑。時有青年女子，縞裳淡服，泣弔於白楊黃土間者，狂奴見而嘲之，謂爲嚶嚶聲，煞可動聽。』其六云：『老衲南摩貌亦恭，歡迎都爲子孫銅，千聲太太萬聲福，故獻殷勤近玉容。寺僧好貨，見大家婦女至，則合十而前，力求佈施，猥瑣醜態之狀，令人齒冷，而鼠目灼灼尤可怪焉，子孫銅卽迷信家所謂香火資，或周濟貧寒，爲兒孫祈福者也。』其七云：『荒塚纍纍觸眼驚，生芻一束淚盈盈，臨風吊鬼兒何解，翻問阿爺作麼生。邑廟一帶，荒涼寂寞，爲城外義葬之所，斷碑殘碣，臥沒於荆棘泥壤間，在在引人悲邑，而兒童無知，反於此嬉笑跳舞，致掃墓者爲之破涕。』其八云：『香廠蟠桃莫漫誇，黑窰遊履鬪紛華，誰知芳草香妃墓，却在荒涼南下窪。邑廟在南下窪，與陶然亭畔之香妃塚，相去密邇，踏青於此者，竟不知有古跡，良堪浩歎，黑窰廠亦與該處毗連，蟠桃宮在東便門內，近日亦點綴佳節，猶新年之白雲觀也，香廠亦外城賽集之所，今已改新開街矣。』其九云：『社會教休說改良，破除迷信費平章，蒼生不問親神鬼，畢竟春明五色光。京師爲國之首都，種種陋俗，反甚他處，有司漫不加禁，豈改良社會之道耶？』（續都門趣話）

三月初賣藕

上巳迎祥

一歲貨聲：『藕來啉，白花藕來，』註云：『溫泉藕，三月初賣。』（見三可條）

每遇上巳日，令諸嬪妃祓於內園迎祥亭漾碧池，祓畢，則宴飲於中，謂之『爽心宴』。池之旁一潭，曰『香泉潭』。至此日，則積香水以注於池，池中又置溫玉狻猊，白品鹿，紅石馬等物，嬪妃浴澡之餘，則騎以爲戲，或執蘭蕙，或擊球

筑，謂之水上迎祥之樂。（元氏掖庭記）

三日修禊

三月三日，風和景麗，載酒郊遊，有古修禊遺風焉。（輿地記）

三日射兔

遼俗，三月三日，以木雕爲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負者下馬，跪進勝者酒，勝者於馬上接酒飲之。（燕京雜

記）

初三蟠桃宮

京都竹枝詞：『蟠桃宮裏看燒香，（蟠桃宮在東便門內）頑耍河沿日正長，童冠歸來天尙早，大通橋上望糟糧。』（見名勝門）

都門雜詠蟠桃宮云：『三月初三春正長，蟠桃宮裏看燒香，沿河一帶風微起，十丈紅塵匝地颺。』（見古蹟門）

都門贅語蟠桃宮詩云：『暮春天氣最和清，如蟻遊人夾岸行。多少仙姬爭豔冶，不知誰是計飛瓊。』

三月三日，相傳爲西王母蟠桃會之期，東便門內太平宮，俗呼蟠桃宮，所居羽士，修建佛事，自初一至初三日廟市，士女拈香，遊人甚衆，輕浮紈袴之徒，於郊野馳馬驅車，往來衝跑，以誇奇鬪勝爲樂。（京都風俗志）

蟠桃宮，東便門內橋南太平宮俗名，每歲三月初一至初三日有廟市。（京師地名對註）

太平宮在東便門路南，門臨護城河，因廟內有西王母之像，故曰蟠桃宮。每屆三月，自初一起，開廟三日，遊人亦多，然較之白雲觀等，則繁盛不如矣。（燕京歲時記）

太平宮在東便門內，廟極小，歲上巳三日，廟市最盛，蓋合修禊踏青爲一事也。地近河墘，了無市聒，春波瀉綠，輾土鋪紅，百戲競陳，大隄入曲，衣香人影，搖颺春風，凡三里餘。余輿續聆菴遊此，輒歎曰：『一幅清明上河圖也。按查業昌詩有云：『正是蘭亭修禊節，好看曲水麗人行，金梁風景真如畫，不枉元宮號太平。』國初已然矣。（天咫偶聞）

蟠桃宮在東便門內，上巳良辰，傾城士女，鞞擊肩摩，或挾所歡，或偕巾友，小溪左右，聲色頓喧。宮後有廣場，五陵豪貴，畿輔遊俠，咸盛飾名驥，馳逐於香塵軟草間，競誇捷足，博得美人芳彩，未嘗非乘香國中之一段韻事也。（京華春夢錄）

初三栽壺
盧

初四換衣
初旬食榆
夾

十八戲子
會

二十前後
換帽

二十八祭
嶽廟

三月裏三月三，蟠桃宮外好人烟，作買作賣人人亂，各樣玩藝擺的全，冰盤球棒跑旱船，跑熱車，一溜烟，暗看人兒站立兩邊，車上掛着一串大沙雁，揚揚得意跑的歡，車沿上跨着一個小丫環。（北平俗曲十二景）

俗謂栽壺盧者必於三月三日下種，否則積實不繁。（燕京歲時記）

三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羅衣，清明則鞦韆節也，帶楊枝於髻。（酌中志）

三月初旬，榆夾方生，時官廚采供御饌，或和以粉，或和以麩，內直詞臣，每蒙賜食。（入海記）

京都竹枝詞：『都言戲子會（三月十八大會）當看，抬閣中旛也壯觀，（京城大會必有中旛名曰旛鼓齊動）惡少花娘齊亂擠，不與訟獄看來難。』（見遊覽門）

三月十八日，諸旦色賽會迎神，曰『相公會』。（金臺殘淚記）

每至三月換戴涼帽，八月換戴暖帽，屆時由禮部奏請，大約在二十日前後者居多，換戴涼帽時，婦女皆換玉簪；換戴暖帽時，婦女皆換金簪。（燕京歲時記）

換季：白鋒毛後，換灰鼠袍褂，染銀鼠冠，換銀鼠袍褂，氈冠，絨領，白袖頭，換珍珠毛袍褂，骨種羊冠，換綿袍褂，縱線冠，換夾袍褂，絨冠，緞領，章絨，在綿夾之間，換單袍褂，呢冠。每至三月二十前後，換戴涼帽。（春明采風志）

三月二十八日，燕京祭嶽廟，民間集衆爲香會，有爲首者掌之，盛設鼓樂旗旛，戴甲馬，羣迎神以往，男婦有跪拜而行者，名曰『拜香』。（宛署雜記）

二十八日東岳廟進香，吃燒笋鵝，吃涼餅，糯米麩蒸熟，加糖碎芝蔴，即糞巴也，吃雄鴨腰子，大者一對可值五六分，傳云，食之補虛損也。（酌中志）

三月二十八日，東嶽廟帝誕辰，都人陳鼓樂旌幟樓閣亭彩，導仁聖帝遊，帝之遊所經，婦女滿樓，士商滿坊，肆行者滿路，駢觀之，帝遊聿歸，導者取醉松林，晚乃歸。

二十八日東嶽神聖帝誕，傾城趨齊化門，鼓樂旗幟爲祝，觀者夾路。（以上帝京景物略）

三月二十八日，都例禱東嶽廟，在東便門外，乘輿雜出，時不能辨。（查浦輯聞）

二十八日東嶽誕辰，太常寺致祭，民間多結香會，盛陳鼓樂，旗幟前導，亦有裝小兒爲故事，名臺閣者，以彰祭祀之儀，觀者夾路。（康熙宛平縣志）

三月十五日起，朝陽門外東嶽廟，日士女拈香、供獻、放生、還愿等諸善事，及各行工商建會，亦於此廟酬神，蓋此廟水陸諸天神像最全，故酬神最易。至二十八日，爲東嶽齊天聖帝生辰，特建禪糜等會，其遊人與修善事者，較平日稱爲更甚。（京都風俗志）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二里許，除朔望外，每至三月，自十五日起，開廟半月，士女雲集，至二十八日爲尤甚，俗謂之『禪糜會』，其實乃東嶽大帝誕辰也。（燕京歲時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四月都城冰碗凍，含桃初薦瑛盤貢，南寺新開羅漢洞，伊蒲供，楊花滿院鶯聲弄。歲幸上京車駕動，近臣準備鑾輿從，健德門前飛玉鞚，爭持送，葡萄馬乳歸銀甕』（圭齋集）

四月初一日，戒壇開，城中人多往西山，初八日各寺浴佛，十三日上藥王廟，諸花盛發，白石莊三里河高梁橋外，皆貴戚花場，好事邀賓客遊之。（北京歲華記）

四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紗衣，欽賜京官扇柄，牡丹盛後，即設席賞芍藥花也。初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三四寸，闊一寸，味與櫻同也。是月也，嘗櫻桃，以爲此歲諸果新味之始。吃笋鷄，吃白煮豬肉，以爲冬不白煮，夏不燻也。又以各樣精肥肉，薑蒜到如豆大，拌飯，以蒿苣大葉裹食之，名曰『包兒飯』，『造甜醬豆豉。初旬以至下旬，耍西山香山碧雲寺等，耍西直門外之高梁橋，涿州娘娘，馬駒橋娘娘，西頂娘娘，進香。（酌中志）

四月一日至八日，遊戒壇、潭柘、香山、臥佛、碧雲、玉泉、天寧寺諸名勝，爲浴佛會也。十日至十八日，遊高梁橋西頂，

草橋之中頂，弘仁橋里二泗學峰山，爲碧霞元君誕也。（康熙宛平縣志）

燕臺新月令四月云：『是月也，民禁屠，佛豆出，芍藥王於街，茉莉出窰，馬虎賣，戒壇開，酒肆臨池，妓攜伴了愿，蘭蕙來。』（見水曹清暇錄）

四月初一日至十五日，藍靛廠廣仁宮進香，西直門外萬壽寺有廟市。初八日各寺浴佛，人家煮青黃豆結緣，二十八日遊北頂。（天咫偶聞）

四月初一日遊西山，（亦名妙高峯）山有天仙聖母廟，同治間，孝欽后曾爲穆宗祈痘於此，先期預詔廟祝，必俟宮中進香後，始行開廟，謂之頭香。初一日至十五日，藍靛廠廣仁宮進香，遊西直門外萬壽寺，二十八日遊北頂。（北方，必在山極頂，連類而及，故謂廟亦曰頂。）（清神類鈔）

四月初一日起，妙峯山開廟半月。開廟前有雨者，謂之『淨心雨』。香火之盛，甲於天下。廟址雖屬昌平，而平市之往拈香者，昔時真有萬人空巷之勢，今非昔比也。初八各寺浴佛，曰『浴佛會』。佞佛者於是日濟貧放生，並取青黃豆數升，宣佛號而拈之，拈畢煮熟，散之市人，謂之『捨綠豆』。受者亦每食一豆一念佛，謂可結來世緣，他生不爲人所棄。是月也，榆夾生，居民多取以和糖麪，蒸食之，曰『榆錢糕』。又以玫瑰藤蘿等花和糖爲餡，蒸餅食之，曰『玫瑰餅』。『藤蘿餅』。（民社北平指南）

青蒿爲蔬菜，四月食之，三月則採入藥爲茵陳，七月小兒取作星燈，諺云：『三月茵陳四月蒿，五月六月砍柴燒。』（帝京歲時紀勝）

是月榆初錢，麪和糖蒸食之，曰『榆錢糕』。（帝京景物略）

三月榆初錢時，採而蒸之，合以糖麪，謂之『榆錢糕』。四月以玫瑰花爲之者，謂之『玫瑰餅』，以藤蘿花爲之者，謂之『藤蘿餅』，皆應時之食物也。（燕京歲時記）

四月榆錢糕

四月青蒿

四月花事

景陵鍾惺四月三日楊修齡侍御遊宴海淀園詩：『燕地三四月，江南二月時。物色淹春寒，此時花妍淒。豈曰桃李後，遂無鶯花期。所以臨眺事，首夏正攸宜。』（帝京景物略）

四月末，花事將闌，易增惆悵，惟柳陰中鶯聲婉轉，如鼓笙簧，殊有斗酒雙柑之樂，惟月餘則去，不能久住耳。古詩云：『黃栗留鳴桑椹美，』黃鸝既鳴，則桑椹垂熟，正合今京師節候。（燕京歲時記）

四月嘗櫻桃，以為一歲諸果新味之始。取麥穗煮熟，去芒殼，磨成條，食之，名曰『捻轉』，以為一歲五穀新味之始。（樓宮遺錄）

四月中，蘆筍與櫻桃同食，最為甘美，古詩云：『蘆筍生時柳絮飛，紫櫻桃熟麥風涼，』均與今京師時令，最為符合。（燕京歲時記）

櫻桃、朱櫻、蠟櫻。方言謂帶把為櫻桃，無把為山豆。立夏見櫻桃，小滿見山豆。豆出十三陵者色紫味甜，未出北道者色白。（春明采風志）

黎士弘燕京四月歌：『牡丹四月賤如美，十五青銅買兩枝。』（託素齋詩集）

一歲貨聲四月云：『花兒呀，玫瑰花呀，抓玫瑰瓣。』又云：『芍藥來，楊妃來，養牡丹來，芍藥花……』註云：『楊妃，儂白，千葉蓮，南紅。』

京城四月間，芍藥開時，賣花者到處成市。（京師地名對註）

玫瑰，其色紫潤，甜香可人，閨閣多愛之。四月花開時，沿街喚賣，其韻悠揚，晨起聽之，最為有味。芍藥乃豐臺所產，一望彌涯，四月花含苞時，折枝售賣，遍歷城坊，有楊妃儂白諸名色。是二花者，最為應序，雖加以燻熅之力，不能易候而開，是亦花中之強項令也。（燕京歲時記）

玫瑰來自北山玫瑰溝，畏冬風，故種溝中，種平處須冬埋之，四月花開，沿街喚賣。（春明采風志）

四月牡丹
芍藥
芍藥

四月涼炒麵

四月北頂

立夏賣冰

四月麥初熟時，將麪炒熟，合糖，拌而食之，謂之『涼炒麪』。

北頂碧霞元君廟，在德勝門外土城東北三里許，每歲四月有廟市，市皆日用農具，遊者多鄉人。東頂在東直門外，與北頂同。（以上燕京歲時記）

立夏日啓冰，賜文武大臣，編民得賣買，手二銅盞疊之，其聲『磕磕』，曰『冰盞』。冰着濕乃消，畏陰雨天，以棉衣蓋護，燠乃不消。（帝京景物略）

吳偉業冰詩有云：『清濁看都淨，長安喚買冰；見來消易待，欲問價偏增。』（梅村家藏稿）

黎士弘燕京四月歌：『深黃杏子砌雕盤，燭焰青青照酒竿；一簇歌聲催月出，小姑冰盞欲敲殘。』（託素齋詩集）

王士禎都門竹枝詞：『曾向西山見蹙凌，于闐白玉色峻嶒；櫻桃已過茶香減，銅碗聲聲喚賣冰。』（漁洋詩集）

京都竹枝詞：『兒童門外喊冰核，（京師讀其音曰『冰壺』，從方言也，但其聲嬌細可聽。）蓮子桃仁酒正沽，西韻悲秋書可聽，（子弟書有東樓夢中黛玉故事。）浮瓜沈李且歡娛。』（見飲食門）

韻若崑曲，悲秋即紅樓夢中黛玉故事。（見飲食門）

張維屏買冰詩：『底用沖沖鑿？凝然許靜觀。青銅纔入市，白玉已堆盤。漫向夏蟲語，恐驚秋士寒。朱門多酒肉，化臭此神丹。』（松心詩集）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賣冰詞云：『銅盤磕磕玉有聲，寒食街前始賣冰。置君床頭午夢清，牛家賀客凍且死。銀壺

登筵鼓翅起，墨痕點點污窗紙。污窗紙，塵尾揮，冰寒不及重簾垂。』（松風閣詩鈔）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京都夏日，荷花最盛，御溝無處無荷，尤以金鰲玉竦爲勝，不過遙望而已。德勝門內積水潭之荷，則可約客往觀，且有酒家，買荷葉粥，清香可口。宴客之筵，必有四冰果，以冰拌食，涼沁心脾。且冰亦可以煮食，謂之『冰核』。冰核開後，兒童兒賣於市，只須數文錢，購一巨冰，置之室中，頓覺火宅生涼，余嘗戲呼爲水晶山，南

中無此物也。』

初一西頂

冰核：酷暑日貧兒上窖薙冰，沿街賣之，碩亭詩謂『正陽門外喊冰核』，方言也。（春明采風志）

京都竹枝詞：『欲遊西頂（娘娘廟燒香必曰朝頂）順長河（此河通昆一路樓臺點綴多，萬壽寺在長河北岸）前須駐馬，此中山

子甚嗟峨。（相傳張南垣所堆）

張維屏日下春遊詩：『西頂嬉遊盛，經旬與未休；歡聲闐車馬，妙技幻婆猴。地獄從人看，塵心借佛收。困來無健者；虎餓亦垂頭。』註云：『見圈虎。』（松心詩集）

萬壽寺在西直門外五六里，門臨長河，乃皇太后祝釐之所。每至四月，自初一起，開廟半月，遊人甚多，綠女紅男，

聯蹠道路。（燕京歲時記）

初一妙峯山

都門雜詠妙峯山云：『還愿西山去進香，人疑孝子爲高堂，神前禱告低聲語，却是嬌妻病在床。』

都門新竹枝詞：『濁流誰肯挽狂瀾，淫祀多多縷述難，獨有妙峯尤顯應，尿窩都是報恩潭。』（見市井門）

京師西有妙峯山，綿亙數千里，高不可以尋丈計。山腰有廟，路極紆徐，由南而上，計程四十里。廟貌巍峨，金碧輝映。廟供天仙聖母，靈應素著，上而王公，下而士庶，奉之甚虔。每歲四月朔日開廟，望日始閉，半月中進香者，西直門起，終海澱，南至大覺寺，數十里，車殆馬煩，絡繹不絕。山上之路有二：北道距廟較近，徑逼仄，下臨無際，自上而下，壁立千仞，步履固難，由上而下，臨崖勒馬，收束尤不易，偶一失足，粉首碎身，士人以轎椅便客，四人舁之以行，時亦有傾跌之患，然男女老少，來往不息者，固不畏也。其南道則途坦而遠，相距五六里，卽有茶棚小憩，所由上下，而至磨刀石，而雙龍嶺，而仙花洞，而大風口，而磕頭嶺，無不有茶棚淪茗焉。棚內供莊嚴寶相，磬聲清越，凡想頓消。過此，睹廟門，路仍繚曲，往復不可以一蹴幾，檀煙繚繞，楮帛滿積，庭除，香客皆屏足息氣，無敢少譁云。（靈天錄）

京北妙峯山，香火之盛聞天下，陳文伯願道堂集中有詩詠之。山有碧霞元君祠，俗稱『娘娘頂』。歲以四月朔開山，至二十八日封山，環繞三百里間，奔走絡驛，方軌疊跡，日夜不止。好事者聯朋結黨，沿路支棚結綵，盛供張之具，

謂之茶棚，以待行人少息。食肆亦設棚待客，以俸厚利。車夫脚子，竟日奔馳，得備值倍他日。無賴子又結隊扮雜劇社火，謂之趕會。不肖子弟，多輕服挾妓而往。山中人以麥秸織玩具賣之，去者輒懸滿車旁而歸，以炫市人。（天咫偶聞）

四月初一至十五日，京西妙峯山娘娘廟，男女答賽拈香者，一路不斷。由德勝門外迤西松林崗東，搭蓋茶棚，以達山上，曲折百餘里，沿途茶棚，凡十數處。其棚內供奉神像，懸掛旗幡，花紅綾綵，外列牌棍旄旌。晝則施茶，夜則施粥，以備往來香客之欲。燈燭香火，日夜不休。助善人等，於焚香獻供時，或八人，或六人，或四人，皆手提長繩大鑼，約重數十斤，以小棒擊之，其音如鐘，聲聞遠近，在神前起站跪拜，便捷自若，其式同儀，其音同節，亦彼之小技也。至於施粥茶之際，數人同聲高唱：『虔誠太們，落座喝茶喝粥』等辭，與鐘磬之聲，遠聞數里，以令香客知所憩息。而香客多有裹糧登山，不但粥茶憩息得所，及遇風雨，亦資休避。其豪富者，乘車至山下，則易二人肩椅，謂之『爬山虎』。夜間燈籠火炬，照耀山谷。城內諸般歌舞之會，必於此月登山酬賽，謂之『朝頂進香』。如開路秧歌，太少獅，五虎棍，杠香等會。其開路以數人扮蓬頭塗面，亦脊舞叉；秧歌以數人扮陀頭、漁翁、樵夫、漁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鑼，足皆登豎木，謂之『高脚秧歌』。太少獅以一人舉獅頭在前，一人在後爲獅尾，上遮闊布，彩色絨線，如獅背皮毛狀，二人套彩褲作獅腿，前直上，後偃僂，舞動如生，有滾球戲水等名目；五虎棍以數人扮宋祖、鄭恩等相，舞棍如飛，分合中式；其杠香一人扮幞頭玉帶，橫跨杠上，以二人肩抬之，好事者攔路問難，則謔浪判語，以致衆人歡笑。凡此等會，以曾經朝頂者爲貴，外此則西直門外斗府閣之萬壽寺五塔寺等，及西山中碧雲寺諸禪林名刹者，亦同時拈香，遊人麇集於山水林木間，實京都一鉅觀也。（京都風俗志）

妙峯山，京西，山有娘娘廟，每四月初一至十五，晝夜香客不斷。（京師地名對註）

妙峯山碧霞元君廟，在京城西北八十餘里，山路四十餘里，共一百三十餘里，地屬昌平。每屆四月，自初一日開廟半月，香火極盛。凡開山以前有雨者，謂之『淨山雨』。廟在萬山中，孤峯矗立，盤旋而上，勢如繞螺，前可踐後者之

頂，後可見前者之足。自始迄終，繼晷以夜，人無停趾，香無斷烟，奇觀哉！（燕京歲時記）

北平俗曲妙峯山云：「有一位好善的賢良，心中只想把妙峯山上，老娘駕前去進香。清晨起喚海棠：「吩咐來喜與老王，叫他們速去套上車一輛，要大鞍兒搭後轆，套上銀騾子帶着荔枝黃，支上寶藍洋緞的過涼帳，倭緞圍子亮紗窗。」吩咐已畢纔把樓上，淨面巧梳妝。這佳人打扮的齊整，時款相樣，烏雲巧挽，過梁的纂，金耳墜子玉扁方。穿一件綿紗的襯衣是綠色，週圍的繖子把邊廂，上套坎肩是蝦青的線縐，時興的顧繡八吉祥，帶上金刻套的瑤瑯扁，登上薄底兒福字履一雙。海棠回來忙跪稟：「諸樣兒事俱已停當，請問太太往何處逛奴才好去預備行囊，主人施恩賞一個地方。」大奶奶聞聽他心中喜，我許下願朝頂進香快備行裝，惟恐怕外面多寒冷，多帶綿衣裳。早晨的點心也不用，只要一碗燕窩湯。伙食車叫他頭裏走，早齋就在八里莊。丫頭們過來聽吩咐，帶着秋桂與蘭芳兩個老媽足已夠，就是馮嫂兒和老黃。借此爲由我逛一盪，散悶樂非常。」急忙忙步出儀門將車上，頭裏的頂馬在車傍，後面的僕從鬧鬧嚷嚷，蜂擁恰似一窩狼，車原代步如閃電，霎時來至八里莊。遇見了一當兒子弟頑藝，小廣子的花磚與禪子王。村外的茶園都有雅座，款步走進小茶坊。衆僕人纔忙設酒宴，各餚饌擺列成行。用畢之時纔寫上賬，一路走慌忙。不一刻來至了三家店上，丫嬛傳說找地方，大奶奶有話喝乾棹，僕從個個盡着忙，揀了一座清雅的乾淨茶館，預備主人飲瓊漿。迎面來了少林的五虎棍，人烟擁擠，塵垢飛揚，好樂的接住說賞個臉兒，耍的是對棍對刀與對槍。東馬市的獅子又來到，探海棒山帶着躡房。這佳人纔輕舒玉腕慢飲茶湯，眼望着一片汪洋，款步出茶舍，坐在椅子上，別名叫爬山虎，抬的更穩當。剛剛兒纔把浮橋上，「你們聽吩咐，別要走慌忙，今年我頭一盪，這可怕的慌，這河水好似芝麻醬。」過河上了岸，來至陳家莊，路北有茶棚，聲聲兒嚕嚕，道了個虔誠把香降，拿出了萬人緣會頭拜求央，衆人是聖人，行善的姓名香，預備下粥茶接來往，大奶奶善心動，接下了八百張，一個銀一兩。這還不算強，問明了門氏將齋讓，來至西北澗，布施了銀一箱，過了十八盤，陰山要歇涼，水泉的都管齊來看望，桃園走了半晌，過去到南

莊，來往的人不少，個個都請着香，櫻桃溝花炮天天兒放，天氣不早了，不久落太陽，找房歇歇氣兒，肚子裏餓的荒，伙食盒子齊都擺上，飽滾了一頓，復又走慌忙，來到仰山寺，供得是藥王，此處必須將香降，拳膝忙跪倒，求告「老靈光，叩首三進禮，弟子本姓保佑我一生長無恙。」舉步往前走，瞧見事兒一樁，渾身三道鎖，爲母去拜香，孟常嶺不遠真可逛，看見香風嶺，山高路又長，來至澗溝內，松棚要攆香，聽見了秧歌在茶棚裏唱，佳人說：「僧們快着往前走，看一看那熱鬧排場。」只聽見鼓鑼打得是「一等一」，小二哥唱的是喝喝腔，忽聽那邊又來了會，中廡跨鼓合杠箱，這一樣兒我從沒見，騎着竹桿子喜樂非常，手內拿着一柄垂金扇，衙役三班鬧嚷嚷，後面二人抬着木櫃，上面繫着赤金鈴鐺，個個兒好似瘋狂，看罷了一回纔將山上，誠心頂禮去進香，可想着靈官殿上是頭一束，上去再拜老娘娘，來至山門忙下轎，從新復又整梳妝，傅老的槓子也來到，盤的是掖脖子倒掛紫金樑，這奶奶上了丹墀忙跪倒，吩咐丫嬛忙焚香，這一個獻上白檀與紫降，那一個火燃了真藏香，這佳人他忙取籤筒祝告：「娘娘，發慈悲保佑弟子百歲成雙，」求了一支「上上上」，「一世永安康。」（百本張鈔本馬頭調）

善會又名文會，每值妙峯山廟會時，北平慈善家組織大規模之善會，沿路分設下處，以供香客休息之所。善會名目有八九種，茲述如下：（一）粥茶老會，專施粥施茶，所搭茶棚甚多，備香客人等之需要，粥茶棚內供娘娘駕（即布質圖畫），施粥茶者皆身穿黃衣，並呼口號，如「先參駕來，然後再喝粥來，哎！香客入棚參駕後，即隨意取粥取茶食用，作臨時休息，夜間並可住宿。」（二）獻鹽老會，此會備有大批官鹽，在山道各茶棚中，隨時供獻鹽食，以備茶棚中應用，及香客在善會之有施助者，在茶棚中亦可隨時用飯，故此種鹽食，在山道上甚爲需要。（三）拜席老會，此會備有新蓆若干領，施給茶棚，如瞻拜用，香客之睡眠，各棚之貼補等，需用甚廣，有此會則大感便利矣。（四）巧爐老會，此會爲舊京之踞碗的所合組而成者，在山上專修各茶棚之碗具，及各磁器之破爛者。（五）茶葉老會，此會備有大批茶葉，供給各茶棚，以便香客之飲用。（六）盤香老會，此會備有各種大香盤，除自供外，並在

各茶棚懸掛，每盤燃點數日。(七)縫綻老會，此會爲舊京之皮匠所組合而成，在山道傍立候香客之鞋破者，擔任縫補，概不收費。(八)燃燈老會，此會備有大批紙燈籠及蠟燭，除擔任山路之燃燈外，並隨時施給茶棚香客燈籠蠟燭。(九)除以上八會，當年豐的時代，尚有一種饅頭會，似附屬於粥茶棚內，香客入粥茶之時，並施饅頭，任香客取用，惟此會須有較多之資本，皆賴各大善士布施，近年則施主零落，已無此會矣。各善會皆有會規，在山上取合作精神，互助幫忙，於接交之際，各道『虔誠』，每善會俱有會號，如『子孫』、『萬代』、『公益』、『長善』等詞，事雖涉迷妄，然亦未俗中所僅見者歟。(民社北平指南)

中頂、西頂、南頂，皆有祀神之會，而四月妙峯山之娘娘頂，則香火之盛，聞於遠邇，環畿三百里間，奔走絡繹，方軌疊跡，日夜不止。好事者沿路支棚結綵，盛供張之具，以待行人少息，輒奉厚利。車夫脚子，竟日奔馳，得備值倍他日。而鄉社子弟，又結隊扮演燈火雜劇，藉娛神爲名，歌舞於途，謂之『趕會』。會期之前，近畿各鄉城鎮，皆有香會之集團，首事者製本會之旗，繡某社名稱，旗後則金漆彩繪之籠檣，以數人擔之而行，籠上綴彩旗鸞鈴，導以鼓鑼，擔者紮黃巾，衣黃色褂，喧然過市。凡在會之戶，聞聲納香燭茶資如例，首事則簿記之，至期香客入山，各認所隸之旗，趨入隊中，一切瞻拜、休息、飲食、住所，由首事者指導招待，誠敬將事，從無期蒙之弊，故旗字均標明『某某老會』云。凡祭賽事畢，先後散於廟內外肆攤購絨綾花朵，插帽而歸，謂之『戴福』。遙望人羣，則炫爛繽紛，招顛於青峯翠陌間，其風物真堪入畫也。(舊都文物略)

初一 丫髻山

四月初一日，禮神於通州丫髻山。(金臺殘淚記)

丫髻山，京東，山有娘娘廟，每四月初一至十五，香火極盛。(京師地名對註)

髻髻山碧霞元君廟，在京城東北懷柔縣界，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半月，繁盛亞於妙峯，而山景過之，都人謂之東山。(燕京歲時記)

八日食不落夾

先是，四月八日，梵寺食烏飯，朝廷賜羣臣食『不落夾』。蓋綠元人語也。嘉靖十四年，始賜百官於午門食麥餅宴。（燕都遊覽志）

八日趕秋波

朝廷每年四月八日，賜百官午門外食不落夾。曹御史宏云：『是麪食也。』醫官張天民云：『即今之粽子。』（戒庵漫筆）

八日浴佛會

四月八日，燕京高梁橋碧霞元君廟，俗傳是日神降，傾城婦女，往乞靈，祈生子。西湖、玉泉、碧雲、香山遊人相接，又傍近有地名秋波，都中伎女，競往逐焉，俗云『趕秋波』。（宛署雜記）

高梁橋北，精藍棋置，每歲四月八日為浴佛會，旛幢鏡吹，蔽空震野，百戲畢集，四方來觀，肩摩轂擊，浹旬乃已，蓋若狂云。（長安客話）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浴佛日云：『佛本清淨身，土木招埃塵。塵汚土木非汚佛，浴佛奔走尋常人。尋常人，慕元妙，不誦藥師經，空詣藥王廟。藥王廟前桃李開，折花一枝騎馬回。』（松風閣詩鈔）

八日耍戒壇

四月八日，耍戒壇，游香山玉泉，茶酒棚妓棚，周山灣澗曲，聞初說戒者，先令僧了願如是，今不說戒百年，而年則一了願。（帝京景物略）

都中遺老，述萬歷間西山戒壇，四月遊女之盛，鈿車不絕，茶棚酒肆，接於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無名子嘲以詩云：

『高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魚籃，不因說法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參。』（辛齋詩話）

四月八日捨豆兒，曰『結緣』，十八日亦捨。先是，拈豆念佛，一豆號佛一聲，有念豆至石者，至日，熟豆，人徧捨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凡婦了見容於夫姑婉若者，婢妾墮於主及姥者，則自咎曰：『身前世不捨豆兒，不結得人緣也。』（帝京景物略）

京師僧俗念佛號者，輒以豆識其數，至四月八日，佛誕生之辰，煮豆，微撒以鹽，邀人於路，請食之，以為結緣也。

(陳志)

四月八日，都人煮葷，任人掬取之，謂之「結緣」。(查浦輯聞)

京都浴佛日，內城廟宇，及滿洲宅第，多煮雜色豆，微漉鹽豉，以豆籮列於戶外，往來人撮食之名「結緣豆」。

(餘墨偶談)

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黃豆數升，宣佛號而拈之，拈畢煮熟，散之市人，謂之「捨緣豆」，預結來世緣也。

(燕京歲時記)

八日放生

南城憫忠寺，歲之四月八日，爲放生大會，豪商婦女顯官妻妾，凝妝豔服，蜂屯蟻集，輕薄少年，如作狹邪之遊，車擊轂，人摩肩。寺僧守門進者，索錢二百，否則拒之，於是品綠題紅，烏交履錯，遺珠落翠，粉蕩脂流，招提蘭若，竟似溱洧濮上矣。寺僧又於婦女所攜之小兒女，各與一撲滿，誘他帶回，滿載，令明年赴會輸之，以是一日間獲金至數千，其謂放生大會者，僅買數雀放之，實則一無所觀，後有某御史陳奏禁之，遂絕。(燕京雜記)

八日善會

京都竹枝詞：『堪笑時逢芍藥開，上方善會請將來，(豐台芍藥，四月盛開，長老請善會，都於此月，近將爲例。)禪堂酒肉公然吃，(名曰齋，其實則葷菜，燒酒，錢二百，攜去便吃麩矣，名曰會印錢，近日皆呼之爲猴頭，不知何解，可笑。)』(見風俗門)

都門竹枝詞：『善會心憂客不來，寫明三慶與春臺，禿驢那解人難受，也向人前敬一杯。』(見時尙門)

方朔善會戲詩：『新春初屆天氣鮮，會館處處開歌筵。先宴師長後朋友，衣冠揖讓何周全。不謂末流墮淫亂，妖僧邪道借此歛金錢。初探飯莊空，再訪梨園暇。每先十日奔如飛，檀越家家將帖下。相識固爾來優游，因友及友還轉求。最難入座無分判，男婦倡優共一流。始繞闌干問坐次，繼隔几席相遞酬。當其人滿去之遠，此可逃筵彼下樓。鼓聲重，金聲高，目成眉語將心交，絲聲柔，竹聲輕，口講指畫如約成。風狂還有淫哇劇，每到摹微入細絕，似歌而和者幾千人。爾時主人在何所，緇帽黃冠將客數。可憐合掌念彌陀，拜得善男兼信女。座中豈無一二出良家，至此難分潔與瑕。』

含羞縱自抽身早，尾後多隨惡少車。我聞醋醋鼓舞小雅教，酒食禮樂西京詔，勞苦歌詠自有時，善會如斯真可悼。悼不得，樂宜終，有人相背誚冬烘。試看歌舞昇平地，竟有桑間濮上風。」（金瓶游學草）

都門雜詠善會云：『善會年年寺觀開，紅箋請客共施財，住持平日交遊廣，早有娼優湊份來。』

北平俗曲關大奶奶出善會云：『這一天正是四月初八日，庵觀寺院都辦佛事，尼姑廟裏擺席筵，請的是些個大門子，指佛喫飯，賴佛穿衣，叫下了字號徽班兒一臺戲，善會辦的出奇。大奶奶清晨早起，梳洗已畢，換上了出門兒的新衣，先用了些個早東西，問管家「都是派了誰跟去？只要兩個丫頭，四個小廝，」預備帶了去的東西樣樣齊，涼扇打扇，烟袋荷包，檳榔烟料，鼻烟壺兒，牙籤子，手帕絹子，飯單，手盒兒，唾沫盒兒，漱口盂，兩個洋表是一對，對準了的，先送了去的是靠背引枕胖褥子，一大包袱是換替的衣，不過是些雨緞毡毛大小呢，真乃是大家子的勢派，吹口之力，件件都整齊，後轎車早卸在門洞兒裏，僕婦髮髻攙扶上車，去兩三個小廝搭車，穿上搭腰，套上騾子，趕車的拴好了夾板子，跟隨的後面把小車兒上，趕車的拉着小拴兒帶騾子，一邊兒一個是個雙飛雁兒，一炷香風擺荷葉臥腿兒如飛，走的俏皮，一霎時過巷穿街，展眼工夫，前面便是尼姑寺，說「勒住罷，騾子腳急，」大奶奶下車進了寺，尼姑迎接打問心，好規矩，大奶奶忙令交香資，尼姑接過道謝畢，又請大奶奶上殿去，參拜佛像，瞻仰神祇，又給姑子寫了佈施，出來歸座安席，三齣神戲聽畢，早飯吃些，不過是點景而已，漱口喝茶，聽幾齣戲，又到屋裏去更衣，略養一會兒精神，又要梳洗整理，從新入座，擺酒安席，尼姑帶着小孩子，呈上戲單，「求奶奶賞臉點幾齣唱去，要合奶奶的式，承應的好好兒的，」大奶奶帶笑說是「會事兒不當家的，隨便去唱罷我聽着，」那小旦打着千兒總不起，說「奶奶賞個臉兒，奴才們好好兒巴結差使，」大奶奶臉上覺得過不去，「你說叫他們唱一出戲鳳，一出救主，一出佳期，唱好了賞東西，」小旦磕頭，手捧牙笏纔站起，大奶奶說，「好個孩子有出息！又有伶俐，又有規矩，可惜了兒的唱了戲，白長的粉團花兒似的。」叫髮髻把帶來的賞賜，齊理齊理，預備彩桌子。班兒裏見賞先唱點的戲，唱完時，大奶奶吩

十八弘仁橋

附給賞用的東西，家下人搭桌子，各樣尺頭緞子紬子荷包，封兒裏是十幾兩銀子，等着他們謝了賞，然後起席，尼姑相送，丫頭們攙架扶持，大奶奶上車回家去，改日尼姑導之取佈施。」（日本張鈔本馬頭調）

歲四月十八日，弘仁橋元君誕辰，都士女進香，先期，香首鳴金號衆，衆率之如師，如長令，如諸父兄。月一日至十八日，塵風汗氣，四十里一道相屬也。輿者，騎者，步者，步以拜者，張旗幢鳴鼓金者，輿者，貴家豪右家騎者，游俠兒小家婦女步者，窶人子酬願祈願也。拜者頂元君像，負楮錠，步一拜，三日。其衣短後絲緞，光乍襪履。五步，十步，至二十步拜者，一日。至。羣從游間，數吹彈以樂之。旗幢鼓金者，綉旗丹旄各百十，青黃阜綉蓋各百十騎，鼓吹步伐鼓鳴金者稱是。人首金字小牌，肩令字小旗，兒木製小宮殿，曰元君駕，他金銀色服用具稱是。後建二丈阜旗，點七星，前建三丈繡幢，繡元君號。又夸儂者，爲臺閣，鐵杆數丈，曲折成勢，飾樓閣，崖木，雲烟形，層置四五兒嬰，扮如劇演。其法環鐵約兒腰，平承兒尻，衣綵掩其外，杆暗從衣物錯亂中傳，下所見雲梢烟縷處，空坐一兒，或兒跨像馬，蹬空飄飄，道傍動色危歎，而兒坐實無少苦。人復長竿撥餅餌，頻頻啖之。路遠日風暄拂，兒則熟眠。別有面粉墨，僧尼容，乞丐相，逞狡態，憨無賴狀，閭少年所爲，喧闐嬉游也。橋邊列肆，搏麪角之，曰『麻胡錫』和炒米圓之，曰『歡喜團』。楷編盜冠幘，額曰『草帽』，紙泥面具，曰『鬼臉鬼鼻』，串染髮鬢，曰『鬼鬚』。香客歸途，衣有一寸塵，頭有草帽，面有鬼臉，有鼻有鬚，袖有麻胡，有歡喜團。入郭門，軒軒自喜，道擁觀者嘖嘖喜，入門翁嫗妻子女，旋旋喜繞之。然或醉則喧，爭道則毆，迷則失男女，翌日，頗有司審聽焉。

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傾城趨馬駒橋，幡樂之盛，一如獄廟，碧霞元君誕也。（以上帝京景物略）

京都竹枝詞：『西山（天台山與妙峯山）香罷又東山，橋上（宏仁橋俗名馬駒橋，橋頭有娘娘廟，故俗呼爲橋上）娘娘也一般，道個「虔誠」即問

好，人人知是進香還。」（見遊覽門）

二十二日，城內宛平縣城隍神爲出巡之日，官隸迎祭，准令士女拈香，縣役扮判官鬼卒，抬神遊街，故謂之出巡。

二十八樂
王廟

四五月交
賣茉莉

五月全月

或枷鎖紅衣爲罪人者，或露臂掛燈者，或扮馬童者，還愿酬賽，以答神麻者，種種異常，鼓樂笙簧，喧震數武，觀者叢頭，揮汗如雨，竟日始散。二十九，大興縣城隍神亦如此儀。（京都風俗志）

二十八日藥王廟進香，吃白酒冰水酪，取新麥穗煮熟，剝去芒殼，磨成細條食之，名曰『稔轉』，以嘗此歲五穀新味之始也。（酌中志）

長安四五月之交，市上擔賣茉莉，清遠芬馥。冬月盆盪種丁香花，花小而香，結子，雞舌香也。丁香花不甚翦佩，惟茉莉花雅客以點茶，婦人以耀首，爲首百端矣。（舊京遺事）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五月都城猶衣袂，端陽蒲酒新開臘，月傍西山青一插，荷花夾，西湖近歲過蒼雪。血色金羅輕汗塌，宮中畫扇傳油法，雪腕綵絲紅玉甲，添香鴨，涼糕時候秋生榻。』（圭齋集）

五月朔日至旬杪，女兒豔衣，戴花滿頭。五日，民間不得市蘇州席子。端午用角黍杏子相遺。挈酒遊高粱或天壇，壇中有決射者，蓋射柳遺意。薄暮爭門入，無賴子弟，以是日刺臂作字，或木石鳥獸形。民間是日生子，束一木或荆條，祭於堂，斬其木五六尺許，祝曰：『如是止，勿長抵戶。』（北京歲華記）

燕臺新月令五月云：『是月也，靈符發，販祿有稅，天壇摸壁，官捕蟾，城隍廟有市，神盆添水，甜瓜始脆，角黍弄丸。』（見水曹清暇錄）

五月初一日至初五，崇文門外遊臥佛寺。初一日至初十日，都城隍廟廟市。初一日至十五日，南頂廟市。十三日十里河關帝廟進香，月壇外瓜市，至立秋止。沿街賣冰振酸梅湯，至七月。（天咫偶聞）

五月初一日至十五日遊南頂，（即碧霞元君廟，在永定門外。）舊有九龍岡，環植桃柳，南隣草橋河，是日遊人輒就河上葦棚小飲，且有歌者侑酒。初一日至初五日遊崇文門外臥佛寺，初一日至初十日遊都城隍廟，十三日十里河關帝廟進香，遊月壇外瓜市，至立秋止。（清稗類鈔）

五月鱒魚

五月蔬果

五月窰台

五月清玩

五月玉米

甲 五月染指

夏至朝節

初一城隍廟市

何景明鱒魚詩：『五月鱒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應先。賜鮮偏及中璫第，薦熟誰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騎，炎天冰雪護江舡。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筍金盤敢望傳。』（何大復先生集）

京城五月，幅湊佳蔬名果，隨聲唱賣，聽唱一聲，即辨其為何物品，何人擔市也。（舊京遺事）

窰台即窰台，在正陽門外黑窰廠地方，時至五月，則搭涼篷，設茶肆，為遊人登眺之所。

京師五月，榴花正開，鮮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與夾竹桃羅列中庭，以為清玩。榴竹之間，必以魚缸配之。朱魚數頭，游泳其中，幾於家家如此，故京師諺曰：『天篷魚缸石榴樹，』蓋譏其同也。

五月，玉米初結子時，沿街吆賣曰：『五月先兒，』其至嫩者曰：『珍珠笏，』食之法，與豌豆同。

鳳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開之候，閨閣兒女，取而搗之，以染指甲，鮮紅透骨，經年乃消。（以上燕京歲時記）

時記）

夏至日謂之『朝節』，婦人進綵扇，以粉脂囊相贈遺。（遼史禮志）

廟市者，以市於城西之都城隍廟而名也。西至廟，東至刑部街止，互三里許，其市肆大略與燈市同，第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開市，較多燈市一日耳，今廟市以每歲五月初一日至初十日止，非復每月三日矣。（宸垣識略）

京都竹枝詞：『西城五月城隍廟，濫賤紗羅滿地堆，（廟外賣估衣者極多）鄉裏婆娘多中暑，為穿新買估衣回。』（見遊覽門）

都城隍廟在宣武門內溝沿西城隍廟街路北，每歲五月，自初一日起，廟市十日，市皆兒童玩好，無甚珍奇，遊者

鮮矣。（燕京歲時記）

北平俗曲逛城隍廟云：『人心難料，地皮兒消薄，北京城內盡出土包，每逢廟季兒他就髡毛。（過板）（數唱）勾引那少年子弟，不把好學，也只因近來的風氣，愛湊個熱鬧，山廟盛開，次第都接着陪，迨等到堪台關閉，五月節又到

了，城隍廟一開，分外的亂糟，作買合作賣，鬧鬧吵吵，男女混雜，胡鬧糟糕，若問那如何的景況，聽我從頭兒說學。（疊斷橋）
擲塵看過了，嘍咳，初一先把香燒，嘍咳，沐浴齋戒，換上件花梢，這纔是爲還願，必須得起個早，嘍咳，手中香點着，嘍咳，趁勢兒又把籤搖，嘍咳。城隍老爺也太心焦，爲你們過不去節，也向我來禱告，嘍咳。老太太們都來了，嘍咳，小媳婦也跟着，嘍咳，未曾許願，碎嘴子勞叨，受他們一炷香，樣樣兒都得保，嘍咳。王二爺太蹊蹊，嘍咳，賺人的法兒更高，嘍咳，靴帽拐棍兒外帶着挂袍，都說他顯神靈，更比城隍好，嘍咳。（太平年）
過午後，等會暗，遊人來往勢如潮，聽着熱鬧，看着有限，太平年，比上那送殯分外的糟，太平年。駕一到，亂糟糟，勢衆人多不能細暗，最是那婦女不着調，太平年，跨在車沿把眼毒兒招，太平年。有扮鬼，也有插招，披枷帶鎖也都跟着，更有一等不害臊，太平年，得意洋洋把馬童兒學，太平年。繞街走，太招搖，宛平縣的城隍也遶道，一羣老媽兒扶着轎，太平年，好像那嫖嫖把他跟着，年太平。（羅江怨）
也有那拜香隨會，扮像兒更彪，手掣板登兒一步三搖，頭上也把那紅嘍紅絨兒俏。也有那貴官闊老上廟把香燒，方鞵緯帽，補掛長袍，有玷官箴，他還不嘍不嘍不着要。也有那良家的少婦，臉皮兒又薄，未嘗遊慣，心裏發毛，一經人睜，他還嘍還還害臊。也有那浪蕩子弟，擺擺搖搖，打扮得俏麗，爲勾引多嬌，背後抓格兒，他可想嘍想想不到。也有那土豪惡棍，匪類毛包，羊羣狗黨，趁勢兒發彪，既裝雞屎，還爭南嘍南北道。（湖廣調）
燒香已畢，兩廊去歇着，茶桌兒一滿，跑堂兒的調越高，手提着涼水硬把茶葉泡，若要是坐長了，罷嘍咳，定招看坐兒的薄。未從坐定，百樣兒的勞叨，要小錢兒的來往打鼓吹簫，不住的圍着桌子要，你若是給他們錢，罷嘍咳，不穀把神淘。兩旁的玩藝兒，鬧鬧吵吵，傢伙合那鑼鼓，亂打胡鑿，耳邊箱人聲兒是山嚷怪叫，招的那些遊人兒，罷嘍咳，兩眼不穀睛。蜜澱果子，五個老錢一包，裝模做樣，混打胡敲，抽冷子一聲就誑人一跳，不過是爲錢，罷嘍咳，變法兒把人招。百子堂內分外的熱鬧，娘娘殿上供比山高，抽空兒還把那娃娃套，爲的是回家，罷嘍咳，好把差使交。（四川歌紗窗外）
一說去逛廟，小人都要跟着，一進山門內，鬧磨不開交，哭哭喊喊，他睛見甚麼都要，嘍嘍呼嘍呼嘍，嘍嘍呼嘍呼嘍。一聽鑼鼓響，樣樣兒都

要暗，趁着天氣好，買賣調更高，耍貨兒就得好幾吊，咧嗶呼哧呼咳，咳嗶呼哧呼咳。喫食無多少，油香與涼糕，紙花兒合香草，揀樣兒往家裏捎，囉哩囉唆叫人拿不了，咧嗶呼哧呼咳，咳嗶呼哧呼咳。一到初五初六兒，作坊裏放工了，夥計們都逛廟，學徒也跟着，楞楞柯柯胡亂跑，咧嗶呼哧呼咳，咳嗶呼哧呼咳。（歌唱）一到太陽落，晚景兒倒也靜悄，老頭兒都來了，白日裏怕擠着，要買涼糕必須等末廟，咧嗶呼哧呼咳，咳嗶呼哧呼咳。（數唱）這都是廟中俗景，也不過大概說學，若要是盡情描寫，厭而徒勞，且把那逛廟的惡習，再表他一番：（銀紐絲）城內的虛子把兒，趁勢兒鬆了毛，拐騙坑崩也弄上件花梢，一頂香荷帽，兩貼太陽膏，狐朋狗友在一塊兒攪，叫聲老哥兒們，罷啣咳，你我今日把好腦袋找，假充宗室，繫上金腰。屎蛋球瓊，把他托着，自稱是姓趙，綽號叫賽野貓，玩藝兒攤子他懂的不少，若遇着熱，罷啣咳，今日茶錢定把你來擾。京師的婦女也不受教調，年輕幼小，正派不學，說話太張大，打扮又輕飄，一心也要把虛子攪，約會上姐兒們，罷啣咳，結黨成羣都上了廟。大殿之上先把香燒，寢宮以內，定走一遭，倖戲必得看，西湖景也要暗，十不開兒場子弄上一吊，拉住寶玉兒，罷啣咳，對袋烟兒，就把交情誥。（高顯臣書）則見他舉止輕狂，生來的匪氣，自己甘心往下賤裏學，頭攏着青絲髮，髮青絲，青絲高挽元寶簪。身穿着西湖色，色西湖，西湖水染綉羅嬌。手帶着玲瓏玉，玉玲瓏，玲瓏八寶黃鐲。足登着蝴蝶夢，夢蝴蝶，蝴蝶鬧梅瘦底而薄。打扮得上下無非是窈窕，爲的是衆人叢中把他愛暗。（數唱）似這等敗俗傷風，皆因爲少教失調，行香爲好，休把禍招，男女混雜，難免糟糕，奉勸諸君，身分宜高，這是非之地，終不保牢。（曲尾）因此上，前思後想，無法可教，故此纔編就了曲詞，（臥牛）把衆公開導，似這些無賴之徒，一概別學。（百本張抄本牌子曲）

初一預汲

端一端五兩日，內外京城居民，不汲井泉，云避井毒也，日須皆預汲儲。（水曹清暇錄）

初一南頂

京都竹枝詞：『但開南頂（五月初一日）極喧嘩，（統袴少年多）於此地生事）近水河棚數十家，統袴少年歸更晚，天橋南面跑新

車。（見遊覽門）

白喜聞過齋詩稿南頂竹枝詞八首：『紅牆御圍接長渠，隔岸人家盡草廬；一望青帘渾似錦，買春客到總停車。戲水兒童體態輕，鳧鷖隊裏任遊行；忽驚滅頂人何處，突起金錢手內擎。窄窄弓鞋楚楚裳，故將紈扇掩容光；因何不許分明看，半是羞郎半怯郎。淡淡衫披薄薄紗，妝成端不藉鉛華；文君更比相如渴，也向松陰坐品茶。遇春坊裏繡軒排，爭看王孫走馬來；蹇起珠簾呈笑臉，今宵訂下合歡杯。紫貂玉虎號飛鵬，總屬王家一盞燈；上得鞍來爭縱轡，一聲「好」字萬聲應。多少觀優士女來，更從絕頂小徘徊；無端一陣狂風雨，爭脫羅衣衷笠回。歸途暮靄已蒼蒼，馬驟車馳笑太忙；却入禁城城牡下，天街雨過水淋浪。』

都門打油歌南頂詩云：『席棚屋裏沽燒酒，柳樹陰邊嗜冷茶；不比城中貴公子，夕陽歸路跑飛車。』

吳嚴游南頂詩：『柳映紅亭水映橋，碧霞宮殿鬱遙遙；年年五月開香社，大好風光慰寂寥。龍岡委宛似卷阿，披拂者風爽氣多；一帶葦棚臨水岸，酒徒豪飲妓童歌。』

南頂碧霞元君廟在永定門外五六里，西向，左右有牌坊二，左曰『廣生長養』，右曰『羣育滋蕃』，皆乾隆三十八年重修時御書。每至五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十日，士女雲集。廟雖殘破，而河中及土阜上，皆有亭幃席棚，可以飲食坐落。至夕散後，多在大沙子口看賽馬焉。（以上燕京歲時記）

永定門外碧霞元君廟，俗稱南頂，舊有九龍岡，環植桃柳萬株，南隣草橋河。五月朔，游人膺集，支葦爲棚，飲於河上。亦有歌者侑酒，竟日喧闐。後桃柳摧殘，廟亦坍塌，而游者如故。近年有某侍御奏請禁止，遂廢其事，與昔日金魚池相彷彿。（天咫偶聞）

永定門外迤南，有積潦一區，名曰『南汀』，京音訛爲『南頂』，有廟市，每年五月初一日開市，至十五日閉止。市中茶棚節比，履鳥交錯，伊其相譟，比諸溱洧，實誨淫所也。舊有天橋跑飛車之習，近更拓闢廣場，供人跑馬，競誇身手，迭起爭端。（新燕語）

初一城隍
出巡

南汀俗名南頂，在永定門外。向例五月有廟市，自朔迄望，喧異恆時。城中少年，輒多往游，且有天橋跑飛車之陋習。今自汽車通行，舊俗遂不復再舉矣。（京華春夢錄）

四月二十二，宛平縣城隍出巡；五月初一日，大興縣城隍出巡，出巡之時，皆以八人肩輿，昇藤像而行。有捨身為馬僮者，有捨身為打扇者，有臂穿鐵鈎懸燈而導者，有披枷帶鎖，儼然罪人者。神輿之傍，又扮有判官鬼卒之類，彳亍而行。（燕京歲時記）

五月初一日，大興縣城隍出巡，八人肩輿，昇藤像而行，男女因病還愿，有打扇者，扮馬童者，赭衣枷鎖如囚者，臂穿鐵鈎懸燈者，扮一切判官鬼卒者，游觀隨行如堵，繞交道口回署。宛平縣四月二十二日出巡亦同。

初一換衣

五月初一，換實地紗袍褂，再換芝蔴漏紗，便章，著兩截衫，湖色洋縐春羅，土色綿綢，各下襟襯衣也。（以上春明采

風志）

重五射柳

金因遼俗，重五日插柳毬場為兩行，當射者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為負，每射必發鼓以助其氣。已而擊毬，各乘所常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衆為兩隊，共爭擊一毬。先於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為門，而加網為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為勝，毬狀如小拳，以輕韌木枋其中而朱之。（金史禮志）

王士禛都門竹枝詞：『端陽躡柳足歡娛，霧縠新裁勝六銖，愛傍橫塘不歸去，拔釵親市七星魚。』（漁洋詩集）

燕都雜詠：『躡柳過端陽，筵開艾酒香。巧分長命縷，縛得豆兒娘。』註云：『舊俗五日射柳，名躡柳，絹帛縛為人形，以豆為首，為豆兒娘。』（見都城瑣記）

五日艾衣

五月五日午時，采艾摘葉，與棉相和，絮衣七事，遼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渤海廚子進艾糕。（燕北雜記）

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諸王於西華門內，召集各衙萬戶千戶能擊毬者，咸用上等駿馬，繫以雉尾纓絡，繫綴鏡鈴，裝飾如畫。一馬前馳，擲大皮縫軟毬子於地，羣馬爭驟，各以長藤柄毬杖爭接之，而毬子忽綽在毬棒上，隨馬走如電，終不墜地。力捷而熟閑者，以毬子挑剔跳躑於虛空中，而終不離於毬杖，然後打入毬門，中者為勝。（析津志）

京城端午，貴賤人等必買新蒲鞋，穿之過節，歲以為常。（暖姝由筆）

魚藻池在崇文門外西南，俗呼曰金魚池，畜養朱魚，以供市易。都人入夏至端午，結篷列肆，狂歌轟飲於穢流之上，以為愉快。（燕都遊覽志）

金故有魚藻池，舊志云：『池上有殿，榜以「瑤池」，殿之址今不可尋矣。居人界池為塘，植柳覆之，歲金魚以為業。池陰一帶，園亭甚多，南抵天壇，一望空闊，每端午日走馬於此。（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飲金魚池詩：『都人夙昔歌遊地，此際猶然雜管絃；到處風光須共醉，從來得失有誰憐。平池薄暮寒烟起，古殿清秋落日懸；更喜西山出馬上，遙遙空翠落天邊。』（青箱堂詩集）

王鴻緒金魚池詩：『城南魚藻池，一泓蕩清碧；萋萋菰蔺翻，漠漠水雲積；都人競歡賞，絲管恣裙屐。』

又燕京雜詠詩：『金魚池畔豔陽時，夾岸人家颺酒旗；何處香車來女伴，銀箏低唱白翎詞。』（以上橫雲山人集）

劉體仁雜興詩云：『金魚池上柳煙闊，祈穀壇邊松氣高；十里疲驢一放眼，不教顏色對兒曹。肩輿車馬逐朝晴，

徑仄泥深一道爭；履屨摧輪渾見慣，難甘尺寸讓先行。』（七頌堂詩集）

黎士弘燕京四月歌：『金魚會伴約行齊，隊隊紅衫暖碧溪；看岸上人花上豔，更無閒眼放池西。』（託素齋詩集）

五月五日遊天壇松林，高梁橋柳林，滿井藤陰，結伴攜觴者甚衆。近成集於金魚池上，他處皆闕寂矣。（詠歸錄）

都門雜詠金魚池云：『天壇北面水池深，大小金魚映柳陰；曲徑遊人欣玩賞，手持氣凸岸邊尋。』

金魚池，崇文門外西南，畜養金魚，以供市易，都人夏日多轟飲於此。（京師地名對註）

五日走解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於後苑，一人執旂引於前，二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躍蹄捷，人馬相待，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爲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名曰「走解」。（彭文憲公筆記）

重午遊天壇

京師最重午節，天壇遊人極盛，聯鑣飛鞚，豪門大估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爲娛，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野獲編）

五月五日，多集天壇。（燕京雜記）

五日女兒節

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寧，俗呼是日爲「女兒節」。（宛署雜記）

余有丁帝京午日歌：「都人重五女兒節，酒蒲角黍榴花辰。金鎖當胸符當髻，衫裙繡朱盈盈新。長安街道人人趨，三條九陌無斷塵。赤日中天萬戶動，機藤清道騎官從。高肩大轎風奔馳，五侯七貴相迎送。陌上相望不相知，絡繹追尋海子湄。隱隱朱樓圍翠幃，深深金谷駐僮帷。買笑追歡日不足，喧過通衢喧水曲。蹋歸百草毒可饜，繫出五絲命可續。結縷仍將艾葉懸，祓祥却把蘭湯浴。我來咸里列侯家，眩恍疑乘天漢槎。畫壁丹樓池砌白，朱魚翠鳥綺疏斜。竟日淹留天欲暮，紛紛軒駟紅塵度。公子王孫合沓歸，摩肩擊轂忘來路。人生行樂須及時，汨羅之人非所爲。」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五日之午前，羣入天壇，曰避毒也。過午出走馬壇之墻下，無江城繫絲投角黍俗，而亦爲角黍，無競渡俗，亦競游耍。南則耍金魚池，西耍高梁橋，東松林，北滿井，爲地不同，飲釀熙游也同。太醫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蟇，取蟾酥也。其法針棗葉刺蟾之眉間，漿射葉上，以蔽人目，不令傷也。（以上帝京景物略）

五月五日，家懸五雷符，插門以艾，午具角黍，漬蒲酒，闔家飲食之。以雄黃塗耳鼻，取避蟲毒之義也。（輿地記）

五月五日，懸蒲插艾，幼女佩靈符，簪榴花，曰「女兒節」。日午具角黍，漬高蒲酒，闔家飲食之。以雄黃塗耳鼻，避蟲毒。天壇墻下，走馬爲戲。金魚池草橋聚水潭皆樹蔭，可釀飲，相望不絕。（康熙大興縣志）

北平俗曲：『五月五日把端陽慶，節屆天中，蒼蒲艾虎，物阜財豐，其樂太平。玉樓人酒醉雄黃把肩並，臉賽芙蓉，石榴花鬢，斜襯釵頭鳳，血染鮮紅。浮瓜沉李，水閣涼亭，陣陣荷風划龍舟。奪橋競綵相爭勝，鑼鼓叮咚採蓮歌，悠悠颺颺真好聽，燕語鶯聲。』（白雪遺音選）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女兒節云：『女兒節，女兒歸，粟青去，送青回。毬場紛紛插楊柳，去看擊鞠牽裾走；紅杏單衫花滿頭，綵扇香囊不離手。誰采艾裝絮衣，女兒嬌癡知不知。』（松風閣詩鈔）

五月初一日起，爲端陽節，又曰端午，即古天中節也。人家鋪肆，買粽子、櫻桃、桑椹，以獻神佛。買蒲艾插於門旁，貼畫虎、蝎、蜈蚣或天師等圖，揭之楹間，謂之神符，道家亦有書符以送檀越者。人家婦女，以花紅綾線結成虎形、葫蘆、櫻桃、桑椹、及蒲、艾、瓜、豆、葱、蒜之屬，以綵絨貫之成串，以細小者爲最，綴於小兒辮背間。或剪紙，或鏤紙，折紙作葫蘆、蝙蝠、卍字各式，總謂之『福兒』。雜五色綵紙以襯之，總謂之『葫蘆兒』。婦女買通草小虎，彩絨福兒，帶釵簪頭上。至初五日，惟神符福兒留之，其葫蘆等物，盡拋街巷，謂之『扔災』。是日小兒額上，以雄黃畫『王』字，又以雄黃塗小兒鼻耳之孔，謂如此，夏月能辟諸蟲，亦有飲雄黃酒者。此日食黑色桑椹，或云夏月無食蠅之患。富家買糕餅，上有蝎、蛇、蝦蟆、蜈蚣、蝎虎之像，謂之五毒餠，餽送親友，稱爲上品。（京都風俗志）

北平俗曲端陽節云：『五月端午街前賣神符，女兒節令把雄黃酒沽，櫻桃桑椹，糗子五毒，一朵朵似火榴花開端樹。一枝枝艾葉菖蒲懸門戶，孩子們頭上寫個王老虎，姑娘們鬢邊斜簪五色綾蝠。』（百本張俗曲）

五月端陽小孩兒歡，艾葉靈符插在門前，人換衣裳，葫蘆釘在身邊上，石榴顏色櫻桃在佛前，無處找龍船。（北平俗曲十二景）

五月初一至初五日爲端陽節，又稱端午，家家於門前插蒲艾，貼五雷天師符，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劍之遺意也。供角黍（即糗子）、櫻桃、桑椹、五毒餅、玫瑰餅等於佛前，祀祖先亦如之，亦薦其時食之義也，並有以之相餽送

者。巧婦秀女，以綾羅製成小虎、桑椹、葫蘆之類，以綵線串之，懸於鉸頭，或繫於兒背，謂可避鬼，且不染瘟，曰「長命縷」。一曰「續命縷」，又曰「葫蘆」，正午棄之，謂之「扔災」。以雉黃酒書「王」字於小兒之額，或塗其鼻耳，或墻壁，以避毒蟲。又有於是日午時以朱墨畫鍾馗像，以雞血點眼，俗稱「硃砂判」者，懸屋中，謂能驅避邪。亦有納古墨於蟆腹，向日曬之，謂其墨可療疾，故有「癩蛤蟆脫不過五月五」之諺語。此五日中午，居民商肆，皆盛治酒饌，曰過端陽節。夏至日，人家多食麩條，且製糖蒜，以是時蒜適成熟也。又諺稱是月為「惡五月」，「禁造作等事」。（民社北平指南）

端陽捕蝦

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蟆擠酥，以合藥製紫金錠。某張大其事，備鼓吹旗幡，喧闐以往，或嘲以詩曰：「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披莽如虓虎，捉得蝦蟆剜眼睛。」（長安客話）

長安客話載明時太醫院例以端陽遣官於南海子捕蝦蟆，取酥製紫金錠，今端陽節，中官猶於端門嚮內造紫金錠，是其遺製也。（房易錄）

故事，五月五日太醫院官具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蟆，取蟾酥，以針刺其兩眉，蟾多死。吾鄉朱公儒為院使，俾兩眉止刺其一，蟾雖被刺得活，後遂因之。（閩史摭遺）

端午頓賜

端午賜京官宮扇，竹骨紙面，俱畫翎毛，不工。綵緜一條，五色線編者，鬚頭作虎形。綵杖二根，長丈許，五色線纏繞。艾虎紙二幅，方尺許，俱畫虎，並諸毒蟲。（戒菴漫筆）

京朝官端午賜食粽，重陽賜食糕，一費可七白金，食時助以酒脯，取沾賚而畢。諸臣享食之後，長班以餽餘納寶筐籃，與其官長，於寵御路，自皇極門至長安街，馬歸洋洋，尋續不斷。（舊京遺事）

內廷王公大臣，至端陽時，皆得恩賜葛紗及畫扇。（燕京歲時記）

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門兩旁安菖蒲艾盆，門上懸挂吊屏，上畫天師或

仙子仙女執劍降毒故事，如年節之門神馬，懸一月方撤也。（酌中志）

端陽懸符

都門雜詠端陽云：『櫻桃桑椹與菖蒲，更買雄黃酒一壺，門外高懸黃紙帖，却疑賤主怕靈符。』（見節令門）
每至端陽，市肆間用尺幅黃紙，蓋以硃印，或繪畫天師鍾馗之像，或繪畫五毒符咒之形，懸而售之，都人士爭相購買，粘之中門，以避祟惡。（燕京歲時記）

都門習俗，每歲自五月初一日起，各宅結艾蒲於門旁，懸黃紙硃符於門首，其符或繪鍾馗，或繪張天師，或繪五毒蟲，奇形怪狀，極爲可哂，至初六日始揭去。都門紀略詩云：『櫻桃桑椹與菖蒲，更買雄黃酒一壺，門外高懸黃紙帖，却疑債主怕靈符，』蓋譏之也。（新燕語）

五日雄黃酒

初五日中午時，飲硃砂雄黃菖蒲酒，吃糗子，吃加蒜過水麪，賞石榴花，佩艾葉，合諸藥，畫治病符。（酌中志）

王鴻緒五日詩：『長安五日風景妍，蓬萊冠珮齊朝天；朝回邸舍開錦筵，滿庭的的紅榴然。烹鶯裏黍羅豆籩，蒲香雄精銅匣研，和以醇醪流朱泉。』（橫雲山人集）

五日端午案

五月五日，漬酒以菖蒲，插門以艾，塗耳鼻以雄黃，曰避毒蟲。家各懸五雷符，簪佩各小紙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項各綵繫，垂金錫，若錢者，若鎖者，曰『端午索。』（帝京景物略）

端午供佛

一歲貨聲五月云：『供佛的咬桑椹來，大櫻桃來，好蒲子，好艾子，江米兒的小棗兒的涼涼兒的大粽子來，咬，買神符。』

京師謂端陽爲五月節，初五日爲五月單五，蓋端字之轉音也。每屆端陽以前，府第朱門，皆以粽子相餽貽，並附以櫻桃、桑椹、荸薺、桃、杏、及五毒餅、玫瑰餅等物。其供佛祀先者，仍以粽子及櫻桃桑椹爲正供，亦薦其時食之義。

端午插蒲艾

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於門傍，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劍之遺意。

端陽塗雄黃

每至端陽，自初一日起，取雄黃合酒晒之，用塗小兒額及鼻耳間，以避毒物。

端陽彩壺

每至端陽，閨閣中之巧者，用綾羅製成小虎，及粽子、壺盧、櫻桃、桑椹之類，以綵線穿之，懸於釵頭，或繫於小兒之

背。

又端陽日，用綵紙剪成各樣葫蘆，倒粘於門闌之上，以洩毒氣，至初五午後，則取而棄之。（以上燕京歲時記）

端陽節彩壺盧：閨閣剪綾羅做成櫻、棧、扁豆、小兒騎虎、壺盧諸狀，以線穿之，繫於小兒女之胸背，街頭亦有繫於橫竿賣者，又有剪紅紙作花壺盧式，粘於屋門水缸者，皆以避毒物也。（春明采風志）

從前都中最講應時戲，如逢端午，各園必演雄黃陣，逢七夕，各園必演鵲橋會，此亦荆楚歲時之意，猶有古風，自庚子以來，專講新異，此等劇不演者多矣。（梨園佳話）

十一都城隍誕

十一日都城隍誕，太常寺預日致祭，居民香火之盛，不減於東嶽之祀。（康熙宛平縣志）

都城隍位最尊，神又最靈，降祥殃，告吉凶，其應如響。都人士於國家秩祀外，誕辰有進香之會，盛夏又有浴堂換水之會，老幼男女，奔走惟恐後時。（以學集）

十一關帝廟開廟

十里關帝廟在廣渠門外，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開廟三日，梨園獻戲，歲以為常。（燕京歲時記）

十三關帝廟進刀

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刀以鐵，其重八十觔，紙馬高二丈，鞍韉繡文，轡銜金色，旗鼓頭踏導之。（帝京景物略）

十三磨刀雨

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刀以鐵，重八十斤，馬以紙，高二丈許，鞍韉繡文，銜轡金錯，旗鼓前導之。（康熙宛平縣志）

二十三龍兵

五月下旬，則甜瓜已熟，沿街吆賣，有旱金墜、青皮脆、羊角蜜、哈密酥、倭瓜瓢、老頭兒樂各種。京師諺曰：『大旱不過五月十三，』蓋五月十三乃俗傳關壯繆過江會吳之期，是日有雨者，謂之『磨刀雨』。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六月都城偏畫永，轆轤聲動浮瓜井，海上紅樓欹扇影，河朔飲，碧蓮花肺槐芽瀋。綠鬢親王初守省，乘輿去後嚴巡警，太液池心波萬頃，開芳景，掃宮人戶撈魚艇。』（圭齋集）

燕臺新月令六月云：『是月也，儀官浴象，象始交，果子乾成，楨子香，海茄大于盆，蝸始孕，壁虱臭，桃奴出，聞觀菓

六月全月

解。』(見水曹清暇錄)

二十三日，爲馬明王生辰，二十四日，爲關聖帝君生辰，此兩日，官府人家舖戶，多焚香叩祭。迄日。(京都風俗志)

六月初一日，草橋中頂進香，初六日善果寺涼經會，二十四日各關帝廟賽會，二十五日祀馬王。(天咫偶聞)

六月初六日，抖晾衣服書籍，謂可不生蟲蠹，婦女多沐髮，謂可不膩不垢。二十三日祭馬王火神，焚香禮拜，以雞羊麩桃爲祭品，二十四日祭關公，祀品亦如之。入伏亦有飲食期，初伏水餃，二伏麩條，至三伏則爲餅，而佐以雞蛋，謂之「貼伏膘」，諺云：「頭伏餽餽(煮餽餽之簡易稱也)二伏麩，三伏烙餅攤雞蛋。」鄉村農民，則初伏種蘿蔔，二伏種菜，三伏種蕎麥。(民社北平指南)

六月市物

六月，京師中多市麻泥科斗粉煎茄炒韭煎餅，五更汲水，以備合醬之用，或謂此日水與臘水相同，仍以此日晒乾肉，猶臘味也。(析津志)

六月蒸寶

六月賣冰

六月盛暑，食飲最喜清新，京師蓮實，種二，內河者嫩而鮮，宜承露，食之益壽；外河堅而實，宜乾用。(帝京歲時紀勝)

高珩午衢開賣冰者，唱云：「一錢任飲也。」詩：「緇塵不子愁亭午，籃輿負擔同愁苦。鳴蟬嘒嘒柳陰陰，一息停車抵萬金。長安六月無好處，只喜寒冰汲水注；長鯨縱飲只一錢，不羨封侯移酒泉。」(栖霞閣詩)

馮溥詩：「赤烏扇火散雲濤，六月凌陰價倍高；爭說冰寒能救渴，十錢買得似葡萄。」(佳山堂詩集)

燕都雜詠：「磕磕敲銅盞，街頭聽賣冰，浮瓜沈李脆，三伏絕炎蒸。」註云：「夏日沿街賣冰核，銅盞聲磕磕然。」

(見都門瑣記)

六月四瓜

一歲貨聲六月云：「塊又大瓢兒又高咧，月餅的餡來，一個大錢來。」註云：「西瓜。」

又「管打破的西瓜呀吱，」註云：「推車挑筐，整賣，買定後開看。」

六月初旬，西瓜已登，有三白黑皮，黃沙瓢，紅沙瓢各種，沿街切賣者如蓮瓣，如駝峯，冒暑而行，隨地可食，既能清

暑，又可解醒。（燕京歲時記）

一歲貨聲六月云：『老鷄頭，纔上河。』

六月老鷄頭
六月十利

十利海俗呼河沿，在地安門外迤西，荷花最盛，每至六月，十女雲集。（燕京歲時記）

十利海：地安門外迤西，荷花最盛，六月間十女雲集，然皆在前海之北岸。同治中忽設茶棚，添各玩藝及人景。曹

張更於翔鳳別墅之謎社中，談及蓮塘卽事諸詠，惜稿久失，僅記其少半也。蓮塘卽事：『歲歲荷花嬌不語，無端鬪茗

亂支棚；斜陽到處人如蟻，誰解芳心似水清。』什不嫻：『作媚裝腔百樣貧，連敲竹板扭腰身；開言就是蓮花落，落了

蓮花那有人。』酸梅糕：『翠幃車前冰盞鳴，碧油桶上月牙橫；梅糕不解何班次，揀選而今也列名。』賣茶叟：『行步

蹣跚肩膀斜，有人一碰就掛茶；翻來復去塵浮椀，染指徒悲公子家。』托偶戲：『過去場頭云探母，歸時探母又翻新；

洋布坎肩洋布褂，青蓮公主特清貧。』炸糕攤：『老頭小本爲生意，緊靠牆根倒把牢；就怕人多車卸滿，炸糕有信要

糟糕。』四十年復爲臨時市場，何日得往游，爲張叟補足數首以償之耶。（春明采風志）

什利海地接喧市，游踪較便，裙屐爭趨，咸集於斯。長夏夕陽，火繖初斂，柳陰水曲，團扇風前，几席縱橫，茶瓜狼藉，

琉璃十頃，捲浪溶溶，南菖一池，飄香冉冉，想唐代曲江，景亦不過如是。（京華春夢錄）

六月三伏好熱天，十利海前正好賞蓮。男男女女不不斷，聽完大鼓書，再聽十不閑。逛河沿，果子攤兒全，西瓜香

瓜杠口甜，冰兒振的酸梅湯，打冰乍買了把子蓮蓬，轉回家園。（北平俗曲十二景）

六月乃大雨時行之際，凡遇連陰不止者，則閨中兒女，剪紙爲人，懸於門左，謂之『掃晴娘。』（燕京歲時記）

駱駝於暑月出口牧養，以避炎暑，秋涼始歸。（燕都雜詠註）

象房在宣武門西城牆北，每歲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河內洗濯。（長安客話）

三伏日洗象，錦衣衛官以旗鼓迎象，出順承門浴響閘，象次第入於河也，則蒼山之頰也。額耳昂回，鼻舒糾，吸噓

六月掃晴
暑月牧駝
初伏洗象

出水面，矯矯有蛟龍之勢。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其髻，觀者兩岸各萬衆，面首如鱗，次貝編焉。然浴之不能須臾，象奴則調御令起，云浴久則相雌雄，相雌雄則狂。（帝京景物略）

吳偉業題雀青蚘洗象圖詩有云：『京師風俗看洗象，玉河春水涓流潔；赤脚烏蠻縛雙帶，六街士女車填咽。』
（梅村家藏稿）

彭孫貽題洗象圖詩有云：『都中初伏看浴象，士女傾城御河上。羅綺生香大火天，鏡歌部導金吾仗。懸柱龍拖香海翻，鳴雷吼橫波漲。才子爭妍圖詞賦，書師揭本成圖障。』（茗齋集）

六月六日，曬變駕，民間衣物悉曝之。三伏日洗象，變儀衛官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浴響閘，象次第入河，如蒼山之頽也。額耳軒昂，舒鼻吸噓水面，矯若蛟龍。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觀者如堵，浴未須臾，奴輒調御令起，浴久則相雌雄，致狂。是月海淀蓮甚盛，就蓮而飲者，採蓮而市者，絡繹交錯焉。（康熙大興縣志）

吳升東浴象行：『六月望後之四日，天街簇擁行人疾；爭傳浴象御河濱，畫鼓喧闐簫管集。金吾肅領飲飛軍，宣武門東隊隊出。象奴控馭何馴良，屈指約略近五十；來自六詔萬里餘，西南臣服諸邦國。不次恩從格外加，錦繡爲韞金爲飾。月給俸錢向水衡，九重拜爵同官秩；早朝立仗著勤勞，車駕前驅賴驚蹕。以此宜承眷顧殊，殿最無煩分黜陟。當茲盛夏苦炎蒸，塵懷暑氣或相逼。有水一泓澄且清，長流不斷亦不溢；薰風時至生穀紋，安瀾望去徹底濕。青柳綠槐千百株，波光掩映琉璃色。差堪浴爾於其中，如賜湯沐之世邑。三兩成羣逐浪游，深者及肩淺過膝；巨牙利齒各分張，周身舒卷任鼻息。偶然噴沫動成珠，彷彿鮫人夜半泣。踴躍昂首欲長鳴，牝牡追隨自儔匹。聚觀若堵騁縱橫，夾岸紅裙雜選立。笑語沸騰辨莫真，羅衣香汗重重濕。四顧含情最可憐，指點樓頭誰第一？』（芝瑞堂詩選）

王士禎都門竹枝詞：『玉水輕陰夾綠槐，香車箭箠錦成堆，千錢更賃樓窗坐，都爲河邊洗象來。』（漁洋詩集）

京都竹枝詞：『伏頭洗象（變儀衛官員帶領象奴旌旗鼓樂，引象至此。）護城河，宣武門西婦女多，堪笑有情京兆筆，爲他今日畫雙蛾。』

（是日看象，命婦）（見遊覽門）
尤多，故云。

洗象詩，名家集中，歌行詞賦，無美不備，獨漁洋竹枝一絕云：『玉水輕陰夾綠槐，香車笳轎錦成堆；千錢更賃樓窗坐，都爲河邊洗象來。』可作圖畫。（藤陰雜記）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看洗象云：『宣武城南塵十丈，揮汗駢肩看洗象；象奴騎象遊玉河，長鼻捲起千層波。昂頭一歎一天雨，兒童拍手笑且舞。笑且舞，行蹇蹇，日暮歸來洗猫犬。』（松風閣詩鈔）

方朔洗象行云：『六月三日初伏交，傳呼洗象西河坳。方子乘輿出城去，車馬兩岸如風翻。喧囂寂處人爭讓，三匹兩匹迢遞見。壯哉雄物此大觀，立地平山拖一綫。紅旗搖曳征鼓鳴，摧頽蹴踏驅之行。泥深水淺足力重，陡然潮漲東西平。一蠻奴跨方騰越，衆蠻奴搏渾漿躍。雨作濤翻十丈飛，何處蛟鼉掀大壑。前者未起後者趨，水中央上交謹呼。金聲一震波成燄，化出慶兵赤壁圖。蠻奴馴象如調馬，以鈎爲勒隨上下。蠻奴洗象如浴牛，拳毛濕透歸悠游。最憐得潤尤更色，湖石巍峨不斷頭。』（金臺游學草）

六月十日，與紫垣觀洗象於宣武城西，至則遊騎紛沓，列車如陣，如蜂房，如文闌號舍。車中人僮帷半掩，祇露頭面，如牡丹，如繡毬。道中食貨絡繹，百戲如雲，喧擾間，忽見數人高輿檐齊，冉冉前進，衆人左右辟易，有執紅棍者前導，則象奴雄踞象背，邱山不動，次第緩步而來。及河，伏其前足，俟象奴既下，司事者鳴鼓數通，然後入水。計先後二十有四。遊戲徵逐，浪沸波騰，錢塘射潮，昆明習戰，不是過也。洗畢，鳴金登岸，猶以鼻捲水射人，都人知其馴習，昇錢象奴教以獻技，象必斜睨奴，錢數滿意，乃俯首昂鼻，嗚嗚然作聲，栗銅鼓等聲，萬衆闐笑而散。（金壺浪墨）

象房有象時，每歲六月六日，牽往宣武門外河內浴之，觀者如堵。

每至六月，自暑伏日起，至處暑日止，百官皆服葛絲帽，黃葛紗袍。（以上燕京歲時記）

自初伏日，換萬絲冠，葛紗袍，亮紗褂，凡御前差免褂。（春明采風志）

伏日暑湯

伏日，人家有食盛饌異於平日者，謂之『貼伏臆』。或以此日起，有捨冰水者，或有煎蘇葉、葎葉、甘草等湯，於市中捨之，謂之『暑湯』。（京都風俗志）

伏日賜冰

京師自暑伏日起，至立秋日止，各衙門例有賜冰，屆時由工部頒給冰票，自行領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燕京歲時記）

三伏苦熱

王鴻緒三伏歌：『長安三伏苦午熱，日赤塵紅氣酷烈；開曹謝客不出門，汲水磁缸貯清冽。平頭搖扇尚揮汗，一卷橫看肱欲折；五侯潭潭甲第深，湘簾梧檻留濃陰。水晶屏側冰作岫，寒光四射鋒嶽峩；鄰家蒼蠅暗飛入，疑是白蟻可遺跡。鼓翼而上凍欲僵，附炎得冷良何益。君不見暑往秋來事如換，人生涼燠常參半，覆雨翻雲垂古諺。』（橫雲山人集）

初一中頂廟市

中頂碧霞元君廟在右安門外十里草橋地方，每歲六月初一日有廟市，市中花木甚繁，燦如列錦，南城士女，多往觀馬。（燕京歲時記）

六日洗馬

每歲六月六日，中貴人用儀仗鼓吹導引，洗馬於德勝橋之湖上，三伏皆然。（燕都遊覽志）

六月十二日，御廐洗馬於積水潭，導以紅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能先也。（北京歲華記）

歲初伏日，御馬監內監，旗幟鼓吹，導御馬數百洗水次。（帝京景物略）

燕都雜詠：『古潭連內苑，御馬洗清流，夾岸人如蟻，爭看獨角牛。』自註云：『德勝門內積水潭，伏日洗御廐馬，未有獨角青牛。』（見歷代舊聞）

六日晒書

六月六日本非令節，但內府皇史歲晒曝列聖寶錄，列聖御製文集諸大函，每歲故事也。至於時俗婦女，多於是日沐髮，謂沐之則不膩不垢。至於猫犬之屬，亦俾浴於河。京師象隻，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一年惟此一度。（野獲編）

六月初六日，皇史歲古今通集庫曬晾，吃過水麪，嚼銀苗菜，卽藕之新嫩秧也。初伏日造麪，惟以白麪，用菘豆黃加料和成，曬之。（酌中志）

六月六日，曬鑾駕，民間亦曬其衣物，老儒破書，貧女敝縑，反覆勤日光，晡乃收。（帝京景物略）

善果寺在慈仁寺後，完然無恙。山門內左右廊有懸山，大殿頗卑，與藍淀廠廣仁宮相類，疑此皆金元舊宇。每六月六日有晾經會，實無所晾，士女雲集，駢闐竟日而已。（天咫偶聞）

六月六日，佛寺有曬經者，自是出郭遊覽者亦衆，城外一二里，茶軒酒舍，上罩蘆棚，下鋪闊席，圍遮密樹，遠護疎籬，遊人納涼其中，皆覺有趣。而市中敲銅盞賣梅湯者，與賣西瓜者，鏗聒遠近。或深樹坦腹者，或柳陰垂釣者，或浴於溪臥於林者，蓋皆尋清涼而避炎熱也。（京都風俗志）

京師於六月六日抖晾衣服書籍，謂可不生蟲蠹。（燕京歲時記）

王崇簡六月六日詩：『六月六日雲陰岑，感時觸景懷抱侵；此日曝物何所叻，敝裘敗絮豈經心。旁有老人言達理，此事說自先朝始；鑾駕庫內門盡開，錦衣官尉色懽喜。鹵簿大駕倚高纛，香木駕頭金四足；左之右之勤高暉，鸞旗豹尾光相燭。桃弓葦矢避風車，丹鳥白鷺日月旗；金根之制作自商，黃鉞皇皇見周書。綵仗寶蓋燦珠斗，旂旐央央龍蛇走；金蕉葉上水蓮花，飲飛虞候象車首。輝煌陳列向日中，士民至今風俗同。一從賊變已數載，今日徒見雲彌空。高年語多聲帶澁，白首中官聞之泣。』（青箱堂詩集）

六月六日，民間衣服悉曝之。是日海淀蓮盛，采而市於城者絡繹。（輿地記）

六月六，是日抖晾衣物書籍，可去蟲蠹。估衣、皮貨、喜轎等鋪，傍晚吹晾，一切犒勞夥友。（春明采風志）

馬王者，房星也，凡營伍中及蓄養車馬人家，均於六月二十三日祭之。（燕京歲時記）

祭馬王：凡營伍及武職，有馬差者，蓄養車馬者，均於二十三日，以羊祭之。（春明采風志）

二十四祭
關帝

二十五祭
蟲王

夏秋間養
囑囑

六七月間
賣蟹

七月全月

南中於歲之六月二十三日，恆祭炎帝，而都城內外騾車夫，皆釀錢以祭馬王。是日車價昂至數倍，向客婪索，名曰『乞福錢』。其祭品用全羊一腔，不用豬，謂馬王在教，不享黑牲肉也。其像則四臂三目，猙獰可怖，其神牌則書『水草馬明王』字樣。（新燕語）

六月二十四日，致祭關帝，歲以為常，鞭炮之多，與新年無異。（燕京歲時記）

歲之六月二十五日，則為祭蟲王之期，四郊農民，焚香頂禮，受酢飲福，極其虔敬。（新燕語）

京師有草蟲，狀如蟋蟀，肥大而青，生於夏秋間，聲唧唧，甚聒耳，京師人多籠以佩之，佳者十餘金一頭，其籠以小葫蘆去其上截為之，四圍雕花鳥以通氣，精細工絕，價有貴至百金者。八旗滿洲婦人，多有空其鞋底以納之，使其聲與履聲相應，若行肆夏趨采齊者然，俗名此蟲為囑囑。（燕京雜記）

晚秋，少年多畜咕咕，形類螽斯而善鳴，天寒則漸僵，剝瓠藏之於身，得暖，呱呱而啼，飼以銀硃，通體皆紅，爭誇笑樂，竟有能過冬者。（水曹清暇錄）

聒聒，北地多有，好事者率盛以葫蘆，置暖處，可經冬不死。葫蘆長者如鷄心，截其半，嵌以象牙，或紫檀為蓋，其扁者旁拓玻璃窗，以刀刻諸花卉，都下尤貴重之。（螻蛄外史）

雖俗尤好螻蛄，形如絡緯，以羽作聲，飼以丹砂，腹亦有光，能耐寒，恆以葫蘆貯之。葫蘆以色似蜜蠟者佳，雕刻花鳥，精緻絕倫，有貴值數十金者。每當酒熟香溫，諸伶出自繡襦，比較優劣，或口作琤琤細響，螻蛄即應聲歡鳴。（側帽餘譚）

六七月間，滿街賣蟹，新肥而價廉，八月漸稀，待到重陽，幾幾乎物色不得矣。（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七月都城爭乞巧，荷花旖旎新棚箔，龍袖嬌民兒女狡，偏相攬，穿針日下濃妝俊。碧玉蓮房和柄拗，晡時飲酒醒時卯，淋罷麻鞋秋雨飽，新涼稍，夜燈叫買雞頭炒。』（圭齋集）

都中人民，七月祀先，用麻糝奠酒爲誠，買紙錢冥衣，燒化於墳，謂之『送寒衣』，仍以新土覆墓。市中賣摩訶羅巧神，泥塑人物，大小不等。宮庭宰輔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張掛七夕牽牛織女圖，盛陳瓜果酒餅，蔬菜肉脯，邀請女流作巧節會，稱曰『女孩兒節』。覘卜貞咎，飲宴盡歡，次日餽送還家。（析津志）

七夕節，宮中立巧山子，衣鵲橋補，初一至十四日止。中元節食銀苗菜，及水鴨菜，乃藕之嫩牙，鴨乃先一日煮熟，凝成膏，甜食房供佛波羅蜜，西苑作法事，放河燈。（秦徵蘭天啓宮詞註）

七月七日之午，婦女曝水日中，水膜生，投以繡針則浮，視水底針影，巧則喜，拙則嘆矣。十五日諸寺建孟蘭會，夜乃水陸放燈以度鬼，祭掃如清明時，曰秋祭也。（輿地記）

燕臺新月令七月云：『是月也，蟋蟀居於市，金鐘鳴，學堂開，青蒿結，香瓜皮鏤爲燈，砧杵始急，寒衣成。（見水曹清暇錄）

七月七日，俗稱牛郎會織女，閨閣女子，邀請女眷作巧節，曰『兒女節』。是日小女子以碗水曝日下，各投小針（以新篠帚苗折爲小段），浮之水面，徐視水底影，則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麤如椎，因以下女工之巧拙，謂之乞巧，又曰丟針。十三日至十五日爲中元節，俗稱鬼節，祭掃墳塋，一如清明，僧寺設孟蘭會，謂之超度孤魂，糊紙爲舟，長數丈，或丈餘，以鬼王鬼判官鬼兵鬼役乘之，寺僧相對誦經，至夜焚之，謂之『燒法船』。近年軍界超度陣亡將士，多在北海舉行，至夜深，於船上誦經，尤爲熱鬧。小兒則於是夕各執紙製蓮花，燃燭其上，亦有密縛香火於蒿棵之上，或執長柄荷葉，上插以燭而舉之者，繞街而走，羣歌曰：『蓮花燈，蓮花燈，今日點了明日扔，』蓋留之恐不祥也。東便門外二關，亦於中元設孟蘭會，扮演秧歌獅子諸雜技，入暮，河沿燃燈，謂之放河燈。二十九日，相傳爲地藏王誕辰，插香於地而燃之，並有放花燈於河心，任其浮游者。是月也，蟋蟀鳴，人多養而鬥之，曰『鬥蚰蚰』，或以之博錢。遇立秋日，有『貼秋膘』之俗，蓋例於是日食肉或水餃也。（民社北平指南）

七月關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饑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為樂。（長安客話）

是月始鬪促織，壯夫士人亦為之，鬪有場，場有主者，其養之又有師，鬪益筭罐。無家不貯焉。

秋七八月，游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詣藁草處，缺牆頽屋處，輒斃土石堆磊處，側聽徐行，若有遺亡，跡聲所縷發，而穴斯得，乃搯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躍出矣，視其躍狀而往，逐且捕之。捕得，色辨形辨之，辨審，養得其性若氣，試之，試而才，然後以鬪。初鬪，蟲主者各內蟲乎比籠，身等，色等，合而內乎鬪盆，蟲勝，主勝；蟲負，主負；勝者翹然長鳴以報其主，然必無負而偽鳴，與未鬪而已負走者，其收辨，其養素，其試審也。

促織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勝，秋盡則盡。今都人能種之，留其鳴深冬。其法實土於盆養之，蟲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煖炕，日水灑綿覆之，伏五六日，上蠕蠕動，又伏七八日，如蛆然，置子蔬葉，仍灑覆之，足翅成，漸以黑，匝月則鳴，細於秋，入春反僵也。凡都人鬪促織之俗，不直閭巷小兒也，貴游至曠厥事，豪右以銷其貲，士荒其業，今亦漸衰止，惟嬌姘兒女，鬪嬉未休。（以上帝京景物略）

秋後鬪蟋蟀，開場賭彩，街巷或書『某處秋色可觀』（燕都雜詠註）

都門好，蟋蟀鬪，盜盆，燕雀頭，顛徵異種，琵琶羽翼貴兼金，籬豆一鐙深。（望江南詞）

一歲貨聲七月云：『乾火繩啊，』註云：『艾火繩。』

又云：『約芋頭來，約甜葡萄來，脆棗兒來。』

七月，人民多用竹牀露宿。（京兆地理志）

立秋之日戴楸葉，吃蓮蓬藕，曬伏蓋，賞茉莉、梔子、蘭、芙蓉等花。（酌中志）

立秋日戴楸葉，七夕穿針乞巧。（燕都雜詠註）

七月艾火繩
七月食品
七月露宿
立秋戴楸葉

立秋不飲生水

立秋貼秋

盆 七夕五生

七夕乞巧

立秋日，相戒不飲生水，曰，呷秋頭水，生暑痲子。（帝京景物略）

立秋日，人家亦有豐食者，謂之『貼秋臙』。亦有以大秤稱人，記其輕重，或以爲有益於人。（京都風俗志）

七夕前數日，種麥於小瓦器，爲牽牛星之神，謂『五生盆』。（燕石集）

九引堂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采絲穿九尾鍼，先完者爲得巧，遲完者謂之輸巧，各出資以贈得

巧者焉。（元氏掖庭記）

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椀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鍼，浮之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猶如椎，因

以下女之巧。（宛署雜記）

七月初七日七夕節，宮眷穿鵲橋補子，宮中設七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七巧針。（酌中志）

七月七日之午，丟巧針，婦女曝盞水日中，頃之，水膜生面，繡針投之則浮。則看水底針影，有成雲物花頭鳥獸影

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謂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細如絲，直如軸蠟，此拙徵矣，婦或歎，女有泣者。（帝京景物略）

王士禎都門竹枝詞：『七夕針樓看水痕，家家小婦拜天孫，明朝得巧拋針線，別買宣窰蟋蟀盆。』（漁洋詩集）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下巧鍼云：『浮鍼水面，視影百變，如花如雲，如椎如線。七月七日卜聰明，皓腕凝脂搖玉鈿。

曝衣樓頭笑語喧，願乞雲錦裁天孫，天孫巧被燕姬乞，採桑羅敷妒煞人。』（松風閣詩鈔）

七月七夕，人家多談牛女渡河事。或云是夜三更，於葡萄架下靜聽，能聞牛女隱隱哭聲，而穿針乞巧，今皆不舉，

惟六日晚間，設水碗於花下，七日午中，婦女以細紙拋水中，視其影形，以占拙巧，此亦乞巧之別義也。（京都風俗志）

京師閨閣，於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針，浮之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猶如椎，因

以下女之巧拙，俗謂之『丟針兒』。（燕京歲時記）

七夕宮中最重，市上賣巧果，人家設宴，兒女對銀河拜。（北京歲華記）

七夕拜銀河

七夕供牛郎

七夕花瓜

中甸賣菱

十三迎節

十五祭麻

中元孟蘭

十五放河

七夕，各宮供象生牛郎織女，從人麒麟、象、羚羊、海馬、獅子、獬豸、海味、糖果、糖菜，俱用白糖澆成。（光祿寺志）
京師七夕，以瓜雕刻成花，謂之花瓜。（帝京景物略）

七月中旬，則菱芡已登，沿街吆賣曰：『老雞頭，纔下河，』蓋皆御河中物也。（燕京歲時記）

十三日，天子於宮西三十里，卓帳宿焉。前期備酒饌，翌日，諸軍部樂從者，皆動蕃樂，飲宴至暮，乃歸行宮，謂之迎節。

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味爽，復往西方，隨行諸軍部落，大譟三，謂之送節。（遼史禮志）

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節、送節、笑節。（燕北雜記）

七月十五日，燕城鄉民，藟黍苗、麻粟苗，連根及土，縛豎門之左右，別束三叢，立之門外，供以麪果，呼爲『祭麻穀』。

（月令廣義）

中元節前，上冢如清明，各寺設孟蘭會，以長椿寺爲盛。晦日，謂是地藏佛誕，供香燭於地，積水潭泡子湖各有水燈。

（北京歲華記）

歲中元夜，孟蘭會。寺僧集，放燈蓮花中，謂燈花，謂花燈。酒人水嬉，縛烟火作鳧雁龜魚，水火激射，至萎花焦葉。

是夕，梵唄鼓鏡，與讖歌絃管，沈沈昧旦。（帝京景物略）

中元日，各寺院設孟蘭會，燃燈摩經，以渡幽冥之沉淪者。

運河二關，自端陽以後，遊人甚多，至中元日，例有孟蘭會，扮演秧歌獅子諸雜技，晚間沿河燃燈，謂之放河燈，中元以後，則遊船歇業矣。（以上燕京歲時記）

元以後，則遊船歇業矣。（以上燕京歲時記）

七月裏秋爽天，孟蘭會上正好遊玩，玩童最喜黃昏後，點上蒿子燈，鬧了一院子烟，夜深沉，看法船，金橋銀橋，信

女善男，僧道念罷經一卷，超度亡魂早升天。（北平俗曲十二景）

十五日中元，甜食房進供佛波羅蜜，西苑做法事，放河燈。京都寺院，咸做孟蘭盆，追薦道場，亦放河燈於臨河去

處也。是月也，吃鮓魚，爲盛會，賞桂花，鬪促織。（酌中志）

十五日，諸寺建孟蘭盆會，夜於水次放燈，曰放河燈，最甚水關，次泡子河也。上墳如清明時，或製小袋以往，祭甫訖，輒於墓次掬促織。滿袋則喜，秕竿肩之以歸。（帝京景物略）

清宗室文昭京師竹枝詞：『坊巷遊人入夜喧，左連哈達右前門，繞城秋水河燈滿，今夜中元似上元。』（紫幃軒集）

京都竹枝詞：『御河橋畔看河燈，法鼓金鑊施食能，燒過法船無剩鬼，月明人靜水澄澄。』（見遊覽門）

清宣宗中元河燈詩：『萬盞蓮燈水面浮，中元佳夕盪輕舟，繁星朗月光同映，點綴前汀一段秋。』（養正書屋全集）

都門雜詠中元云：『采采蓮燈放滿河，燒船採溺誦彌陀，夜深婦女歸家去，螢火驚飛鬼火多。』（見節令門）

十五荷葉

燕市七月十五夜，兒童爭持長柄荷葉，然燈其中，繞街而走，青光熒熒，若燐火然。（隄志）

查慎行京師中元詞：『萬柄紅燈裹綠紗，亭亭輕蓋受風斜，滿城荷葉高錢價，不數中原洗手花。』（敬業堂詩集）

西華門外又見衆小兒以蓮莖荷葉承燭於上，微風吹動，綠光冉冉，爲南中所未有。（金臺遊學草註）

十五祀先

七月十五爲中元節，時俗多以是日祀其先世。（水曹清暇錄）

十五蓮花

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上塚奠先人，如清明儀。僧家建孟蘭盆會，誦經齋醮，焚化紙船，

謂之『法船』，以爲渡幽冥孤獨之魂。市中賣各種花燈，皆以紙作蓮瓣攢成，總謂之蓮花燈，亦有賣帶梗荷葉者，謂

之荷葉燈。晚間，小兒三五成羣，各舉蓮花荷葉之燈，繞巷高聲云：『蓮花燈，蓮花燈，今天點了明日扔。』或以短香遍

粘蒿上，或以大茄滿插短香，謂之蒿子燈。茄子燈等名目，此燃香之燈，於暗處如萬點螢光，千里鬼火，亦可觀也。（京

都風俗志）

中元黃昏以後，街巷兒童，以荷葉燃燈，沿街唱曰：『荷葉燈，荷葉燈，今日點了明日扔。』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

恍如萬點流螢，謂之蒿子燈。市人之巧者，又以各色綵紙，製成蓮花蓮葉花籃鶴鷺之形，謂之蓮花燈。（燕京歲時記）

中元祭墳

中元燒法船

中元城隍廟祀孤

中元釣魚臺

下旬賣棗葡萄

七八月間金鐘兒

八月全月

八月爆栗

中元不爲節，惟祭掃墳塋。初間，街頭便有以彩紙作蓮花及各種花籃鶴鷺之形賣者，自十五日黃昏後，各巷兒童皆以紙蓮荷葉，燃燈其中，羣行喊之：『荷葉燈，荷葉燈，今日點了明日扔。』衆口一詞。又以巨蒿粘香，徧垂而燃之，如萬點螢。又有好事者，糊棺材，屎桶各燈，假鑼鼓行敲之，有哭舅舅者。（春明采風志）

中元不爲節，惟祭掃墳塋而已。

中元日，各寺院製造法船，至燒焚之，有長至數丈者。

江南城隍廟在正陽門外，南橫街之東，先農壇西北，本朝康熙年建，內有城隍行宮，每歲中元，及清明，十月一日，有廟市，都人近賽祀孤。（以上燕京歲時記）

七月十五日，城隍廟赦孤，釣魚臺看河鏡，各寺燒法船，阜城門內荷花鏡市，兒童點蒿鏡，荷葉鏡，人家上家。

釣魚臺俗名望海樓，卽金代同樂園，又名魚藻池，今爲行宮，每歲中元節日，遊人多聚此，名爲觀河鏡，實無鏡可

觀。（以上天咫偶聞）

七月下旬，則棗實垂紅，葡萄纒紫，擔負者往往同賣。（燕京歲時記）

金鐘兒，續恥庵有齊天樂一詞，序甚詳。金鐘兒，蟲名，出明陵，秋蟲之善鳴者，古無考，僅見劉侗帝京景物略，山中入於七八月間，籠取賣於市，京師人家多喜蓄之，購數頭，貯以瓷瓶，置屏几間，長夜幽揚可聽。（春明采風志）

燕臺新月令八月云：『是月也，彩棚賣餅，人祭兔，鮮果入窩，渾酒熟，焦色炙于爐，蒲桃落架，雙腸貫。』（見水曹清

暇錄）

八月初三日，崇文門外祀竈君廟，十五日晚，祀月，兒童祀泥兔王爺，沿街市者極多，果子市賣諸鮮果。（天咫偶聞）

今燕京市肆，及秋則以錫拌雜石子爆之，栗比南中差小，而味頗甘。（析津日記）

栗稱漁陽，自古已然，其產於畿內者，在處皆美，尤以固安爲上。八月後卽聚鬻於京師，賣栗者炒之甚得法，和以

沙屑，沃以飴水，調其生熟之節，恰可至當。每日落上鐙時，市上炒栗，火光相接，然必營窰門外，致碍車馬，殊不可解也。
(燕京雜記)

朱垓燭栗詩：『臙膊雞生訝一時，懷甘試與撥爐其；黃皮漫笑居隣市，烏角應教例有詩。三寸肉芝須自熟，十年鼎食已先知；騰騰伏火看調御，覓果何嫌彭澤兒。』自註云：『黃皮衝衝糖炒栗。市品之著名者。』(上書房消寒詩錄)

南方栗大而質粗寡味，北方產者形小而甘，此果列加邊，又宜蔬食腥膳。(食味雜詠註)

余來京師，見市肆門外置柴罏，(俗作鍋)一人嚮火，一人坐高几子，操長柄鐵勺頻攪之，令勻徧，其栗稍大，而燭製之法，和以濡餠，藉以粗沙，亦如余幼時所見，而甜美過之。都市街衢，相染成風，盤釘間稱美味矣。(嘯書堂筆錄)

栗至八月後，每將晚，則出巨鍋臨街以糖炒之。(都門瑣記)

初三窰君會

八月初三日，爲窰君生辰，廚行建窰君會，人家鋪肆，酬神亦廣。(京都風俗志)

皂君廟在崇文門外，每至八月初一日起，開廟三日，蓋卽窰君誕日也。(燕京歲時記)

八月初三日，遊崇文門外窰君廟。(清稗類鈔)

八日瘞白犬

八月八日，遼俗屠白犬，於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嘴，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遼史禮志)

八日秋社

京師八日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餽送，貴戚宮院，多切肉和蔬果，鋪於飯上，謂之社飯，人家婦女，皆歸外家，娣舅輒以新葫蘆貽之，云宜外甥。(自得語)

十三四賣果子

一歲貨聲八月云：『今日是幾來十三四來，您不買我這沙果蘋果開香的果來，哎，二百的四十來。』註云：『臨節果攤。』

果子市在前門東，每八月十三四兩夜，列鐙火如晝。出諸果陳列，充溢一市。(都門瑣記)

中秋看月會

中秋月宮符

中秋臨節，街市徧設果攤，雅爾梨、沙果梨、白梨、水梨、蘋果、林檎、沙果、檳子、秋果、海棠、歐李、青柿、鮮棗、葡萄、晚桃、桃奴。又有帶枝毛豆、果藕、紅黃雞冠花、西瓜。（春明采風志）

燕都士庶，中秋餽遺月餅西瓜之屬，名『看月會』（月令廣義）

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宮符像，符上兔如人立，陳瓜果於庭，餅而繪月中蟾兔，男女肅拜燒香，且而焚之。（北京歲華記）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月宮符云：『月宮符，畫成玉兔瑤臺居；月宮餅，製就銀蟾紫府影。一雙蟾兔滿人間，悔煞嫦娥竊藥年，奔入廣寒歸不得，空勞玉杵駐丹顏。嗟兮儻擬紛紛還，羨我阿姨贈爾新荷蘆，不須月下陳瓜果。』（松風閣詩鈔）

閩詩鈔

中秋兔兒爺

京師中秋節，多以泥搏兔形，衣冠跣坐如人狀，兒女祀而拜之。（花王閣燈彙）

道光都門雜咏中秋云：『莫題舊債萬愁刪，忘却時光心自閒，瞥眼忽驚佳節近，滿街爭擺兔兒山。』（道光都門紀略）

中秋街市賣兔兒爺，家家供月紙，畫兔像，名月光紙。（燕都雜詠註）

都下例於中秋，家家祀月中之兔，尊之爲『兔兒爺』。逐利者肖其像如人狀，有泥塑者，布紮者，紙繪者，堆積市上，幾於小山，家人攜小兒女購歸，陳瓜果拜之。（側轡餘譚）

每屆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黃土搏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謂之兔兒爺，有衣冠而張蓋者，有甲冑而帶纛旗者，有騎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餘，其餘匠藝工人，無美不備，蓋亦諛而虐矣。（燕京歲時記）

刮打嘴兔兒爺，其製空腔，活安上唇，中繫以線，下扯其線，則唇亂搗，故以此名。（春明采風志）

中秋日，京師以泥塑兔神，兔面人身，面貼金泥，身施彩繪，巨者高三四尺，值近萬錢，貴家巨室，多購歸，以香花餅

果供養之，禁中亦然。（清稗類鈔）

十五月餅

八月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卽有賣月餅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餽送，西苑躑躅。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餅瓜果，候月上，焚香後，卽大肆飲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於乾燥風涼之處，至歲暮合家分用之，曰

『團圓餅』也。始造新酒，蟹始肥。（酌中志）

都門雜詠月餅云：『紅白翻毛製造精，中秋送禮遍都城，論斤成套皆低貨，餡少皮乾大半生。』（同治都門紀略）

中秋月餅，以前門致美齋者爲京都第一，他處不足食也，至供月月餅，到處皆有，大者尺餘，上繪月宮蟾兔之形，有祭畢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謂之『團圓餅』。（燕京歲時記）

十五祭月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之如蓮花，紙肆市月光紙，續滿月像，趺坐蓮花者，月光徧照菩薩也。華下月輪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搗藥臼中，紙小者三寸，大者丈，緻工者金碧繽紛。家設月光位於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則焚月光紙，徹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月餅月果，戚屬餽相報，餅有徑二尺者，女歸寧，是日必返其夫家，曰

『團圓節』也。（帝京景物略）

八月十五日祭月，祭用果餅，剖瓜如蓮花，設月光紙，向月而拜，焚紙撤供，散家人必遍。（輿地記）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用果餅，剖瓜瓣如蓮花，設月光紙，向月而拜，焚紙撤供，散家人。（康熙大興縣志）

中秋人家賀月宮，圖中繪兔，人立，男女陳瓜果，拜兔爺。（燕京雜記）

十五日謂之中秋節，人家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前三五日，通衢大市，搭蓋蘆棚，內設高岸盒筐，滿置鮮果瓜蔬，如桃、榴、梨、棗、葡萄、蘋果之類。晚間，燈下一望，紅綠相間，香氣襲人，買果者高聲賣鬻，一路不斷。而日間市中，以土塑兔兒像，有頂盔束甲如將軍者，有短衫擔物如小販者，有立起舞如飲酒燕樂者，大至數尺，小不及寸，名目形像，指不勝數，與彩畫土質人馬之類，羅列高架而賣之，以娛小兒，號爲『兔兒爺』。至望日，於月下設鮮果月餅雞冠花黃豆

枝等物，人家婦女拈香先拜，男子後拜，以婦女爲屬陰，故祭月先之，此取義之正也。禮畢，家中長幼咸集，盛設瓜果酒肴，於庭中聚飲，謂之『團圓酒』。（京都風俗志）

京師之曰八月節者，卽中秋節也。每屆中秋，府第朱門，皆以月餅果品相餽贈。至五月圓時，陳瓜果於庭，以供月，並祀以毛豆、鷄冠花。是時也，皓魄當空，彩雲初散，傳杯洗盞，兒女喧嘩，眞所爲佳節也。惟供月時，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師諺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竈。』

凡中秋供月，西瓜必參差切之，如蓮花瓣形。（以上燕京歲時記）

北平俗曲中秋節云：『荷花未全卸，又到了中秋佳節，家家戶戶把月餅切，香蠟紙馬兔兒爺，慶中秋，美酒多歡樂，整盃盤，猜拳行令同賞月。』（百本張鈔本岔曲）

八月中秋月光圓，供月須當對廣寒，女拜迴避男，果品要周全，家家都赴團圓宴，男女老少打個圓盤，喝五又呼三，行令又滑拳。（北平俗曲十二景）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爲中秋節，俗呼爲八月節，街市繁盛，果攤泥兔（俗呼兔兒爺，範泥爲之，人身兔首，其衣冠施彩色，或坐或立，或担擔，或擡杵，或騎各獸，皆貫角於頭頂，大者背插旗傘，小兒買之以爲玩物。）攤所在皆是。十五月圓時，設月光馬（上繪太陰星君，如菩薩像，下繪月宮及執杵作人立形之搗藥玉兔，大者三四尺，小者尺餘，工緻者金碧輝煌。）于庭，供以瓜果、月餅、毛豆、雞冠花、蘿蔔、藕、西瓜等品，惟供月時男子多不叩拜，諺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竈。』供月畢，家人圍坐，飲酒賞月，謂之『團圓節』。又將祀月之月餅，按人數切塊分食，謂之『團圓餅』。亦有留至除夕而食者。商家亦於是夜設宴，並招隣店之人，延之同飲。（民社北平指南）

中秋猶賬
中秋送節
禮

都門雜詠擗賬云：『中秋佳節月通宵，債主盈門不肯饒，老幼停杯聲寂寂，團圓酒飲在明朝。』（同治都門紀略）
中秋，大家互送禮節，送館師節敬，放學三日，賞奴僕錢，鋪肆送賬帖，每節如此。（春明采風志）

九月全月

九月，御前進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吃花糕。宮眷內臣，自初四日換穿羅，重陽景菊花補子蟒衣，九日重陽節，駕幸萬壽山，或兔兒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兔，飲菊花酒。是月也，糟瓜茄，糊房臄，製諸菜蔬，抖曬皮衣，製衣禦寒。（酌中志）

燕臺新月令九月云：『是月也，青蠅癡，染坊賑乞，花糕樹幟，婦歸必返，酸棗搗爲糕，西風夜吼，地皮白，炕火復燃。』（見水曹清暇錄）

重陽前後，內官設宴相邀，謂之『迎霜宴』，席間食兔，謂之『迎霜兔』，好事者繞室列菊花數十層，後者軒前者輕，望之若山坡然，五色絢爛，環圍無隙，名曰『花城』。（秦徵蘭天啓宮詞註）

棗花寺三月牡丹，閔忠寺九月菊花，皆極盛，以寺僧禁酒，故無醉臥綺雲香雪下者，然斑駁則亦駸駸矣。（金粟殘淚記）

一歲貨聲九月云：『栽九花來。』註云：『菊花俗呼九花，以九月可開。』

九花者，菊花也，每屆重陽，富貴之家，以九花數百盆架度廣廈中，前軒後軒，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積者曰九花塔。（燕京歲時記）

都門菊花種類頗多，滿街高呼，助人秋興，然稱其名曰『九花』，殆以菊至九月盛開故耶。（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九月食迎霜兔。（燕都雜詠註）

霜降日，或云是日必見冰，蓋此日去初伏一百日也。或於菜蔬上稍見冰凌，即爲證驗。（京都風俗志）

九月食迎霜兔
霜降驗冰
初七埋白牛

燕京雜詠：『移帳近深秋，遺風瘞白牛，夜涼看露鼻，如喘月當頭。』註云：『遼俗，九月初七日，屠白牛埋之，露其鼻，越八日，移寢帳其上。』（見歷代舊聞）

九日打圍

遼俗，九月九日打圍，賭射虎，少者爲負，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飲菊花酒，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醬拌

食之。(燕北雜記)

九日花糕

九月九日，都中以麪爲糕，餽遺作重陽節，亦於闌閣中箴箴蘆蓆，叮賣如七夕午節，市人又多以小扛車上街沿
叮賣，士庶官員亦以追節爲貴，往還燕禮，如常故事。(析津志)

都門雜詠花糕云：『中秋纔過近重陽，又見花糕各處忙，麪夾雙層多棗栗，當筵題句傲劉郎。』(同治都門紀略)

重九日，人家以花糕爲獻，其糕以麥麪作雙餅，中夾果品，上有雙羊像，謂之『重陽花糕』。亦有攜榼於城外高
阜處御酒食肉者，謂之『登高』，亦古人之遺俗也。(京都風俗志)

花糕有二種，其一以糖麪爲之，中夾細果兩層，三層，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餅之上，星星然綴以棗栗，乃糕
之次者也。每屆重陽，市肆間預爲製造以供用。(燕京歲時記)

文昌雜錄記唐人歲時食物甚詳，今惟端午饅，重陽糕，尙存，餘者竟無一在。(天咫偶聞)

九日眞覺寺

九日集無定所，而阜成門外眞覺寺金剛寶座，遊人爲多，市上賣糕人，頭帶吉祥字，霜降後鬪鶴鶉，籠於袖中，若
捧珍寶。(北平歲華記)

九日登高

九月九日，載酒具茶壺食榼，曰『登高』。香山諸山，高山也，法藏寺，高塔也，顯靈宮報國寺，高閣也，釋不登，賃園
亭，闌坊曲爲娛耳。麪餅，種棗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標綵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來食花糕，或不
得迎，母則詬，女則怨詔，小妹則泣望其姊妹，亦曰『女兒節』。(帝京景物略)

九月九日，麪餅綴棗，曰花糕，聚類攜尊，登高適興，其有女者必迎歸。(輿地記)

九月九日，載酒具茶爐食榼，尋園榭丘阜爲娛，曰『登高』。麪餅嵌棗栗爲花糕，父母家必迎女歸，亦曰『女兒
節』。(康熙大興縣志)

節。(康熙大興縣志)

黑窑廠與陶然亭接壤，都人登高，多往遊焉。(水曹清暇錄)

彭蘊章幽州十風吟賣糕人云：『菊花酒，鹿舌醬，九日登高卓卓帳。幽州古俗重圍場，雕弓射獵西山上。時平久覺猛虎馴，馬上健兒多好文。今日登高遇佳節，去尋市上賣糕人。』（松風閣詩鈔）

京都竹枝詞：『土城關上去登高，載酒吟詩興致豪，遙望薊門烟樹外，幾人惆悵尙題糕。』（見名勝門）
窰臺在南城黑窰廠，地窪，多生蘆葦，近地壇後野鳧潭，都人多於此登高。（燕都雜詠註）

都門新竹枝詞：『楓林一望雨來殷，秋後風光爲解顏，重九登高先定約，飛觴最好九龍山。』（見游賞門）
京師謂重陽爲九月九。每屆九月九日，則都人士提壺攜榼，出郭登高，南則在天寧寺，陶然亭，龍爪槐等處，北則薊門烟樹，清淨化城等處，遠則西山八剎等處，賦詩飲酒，烤酒分糕，洵一時之快事也。（燕京歲時記）

天壇之東有法藏寺，浮圖十三級。登之，所見甚遠，都人以重九登高於此。

九月初九日游法藏寺，登浮圖，齊化門外土城登高。（以上天咫偶聞）

白塔寺在平則門內，以塔得名，九日登高，士女雲集，不見一題糕載酒者。（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九月初九日爲重陽節。居民率多提壺攜榼，出郭登高，如釣魚臺（俗呼望河樓），陶然亭，龍爪槐，天寧寺，薊門烟樹，清淨化城，以及西山八大剎等處，皆遊觀之所也。近年多至北海公園之白塔山上，天朗氣清，登高遠眺，洵一時之快事也。是日居民多食羊肉火鍋，又食花糕，蓋以麥粉爲糕，置棗栗糖果於上者也。父母必迎其出嫁之女同食之，故亦曰『女兒節』。是月也，菊花盛開，巨室每陳花作山形，或綴成吉祥字，招邀戚友，把酒賞菊，中等之家，則栽花於盆，階下案頭，以時觀賞，近則中山、北海各公園，及西郊之萬牲園，類皆舉行賽菊大會，亦盛事也。（民社北平指南）

重陽鬧染房

重陽，乞丐向染坊訛索，名『鬧染坊。』（燕都雜詠註）

重陽賽馬

釣魚臺在阜城門外三里許，有行宮一所，南向，每屆重陽，長安少年，多於此處賽馬。

重陽酒果

重陽時以良鄉酒配糟蟹等而嘗之，最爲甘美。良鄉酒者，本產於良鄉，近京師亦能造之，其味清醇，飲之舒暢，但

畏熱不能過夏耳。鴨兒廣，梨屬，形如木瓜，色如鴨黃，廣者，黃之轉音也。柿子山裏紅，其用甚多，皆京師應序之物也。
(以上燕京歲時記)

都人重九，喜食蒸蟹。(天咫偶聞)

重九蒸蟹
十五財神廟

財神廟在彰儀門外，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開廟三日，祈禱相屬，而梨園子弟與青樓校書等爲尤多，士大夫之好事者，亦或命駕往觀焉。(燕京歲時記)

晦夕驗風

賣皮貨客，每於九月晦夕聚飲，候至宵分交子之時，占驗西北風急，則冬令必嚴寒，皮貨希，得善價，交相酬酢，歡呼達旦。(水曹清暇錄)

秋末冬菜

燕都雜詠：『幾日清霜降，寒畦摘晚菘，一繩檐下掛，暖日曬晴冬。』註云：『秋末冬初，白菜嫩心，椒鹽蒸熟，曬乾，可久藏至遠，所謂京冬菜也。』(見都城叢記)

十月全月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十月都人家，旨蓄霜松雪，韭冰蘆，煖炕煤爐香豆熟，燔獐鹿，高呂家賽羊頭福，貂袖豹祛銀鼠，美人來往甌車續，花戶油牕通曉旭，回寒燠，梅花一夜開金屋。』(圭齋集)

燕臺新月令十月云：『是月也，歷乃頒，鶴鷄居于蒲，簾在戶，羊始市，咭咭入于懷，僧道課經，豆腐凍，山兔化爲猫。』

(見水曹清暇錄)

十月擲貝石

是月羊始市，兒取羊後脛之膝之輪骨，曰『貝石』，置一而一擲之，置者不動，擲之不過，置者乃擲，置者若動，擲之而過，勝負以生。其骨輪四面兩端，凹曰真，凸曰詭，勾曰騷，輪曰背，立曰頂，骨律，其頂歧亦曰真，平亦曰詭，蓋真勝詭負，而騷背開，頂平再勝，頂歧三勝也，其勝負也以貝石。(帝京景物略)

十月射獵

十月玩蟲

張來詩云：『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風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見錄水亭雜識)

油葫蘆市，并賣蝓蝓蝓，十月盛行，以竹筒貯之，納入懷中，聽以鼠鬚，探之即鳴，蝓蝓與使抹之，以銅渣和松香

爲膏，點鏡上，振羽卽帶銅音，出賣者以針插帽爲標記。（道光都門紀略）

京師五月以後，則有話兒，沿街叫賣，每枚不過一二文。至十月則難熅者生，每枚可值數千矣。七月中旬，則有蝓蝓兒，貴者可值數金，有白麻頭、黃麻頭、蟹脰青、琵琶翅、梅花翅、竹節鬚之別，以其能戰鬥也。至十月一枚不過數百文，取其鳴而已矣。蝓蝓兒之類，又有油壺盧，當秋令時，一文可買十餘枚，至十月則一枚可值數千文。蓋其鳴時，鏗鏘斷續，聲顛而長，冬夜聽之，可悲可喜，真閒人之韻事也。（燕京歲時記）

十月食品

一歲貨聲十月云：『秋的來紅海棠來，沒有蟲兒來，黑的來糖棗兒來，沒有核來。』

又云：『栗子味的白薯來，是栗子的味的白薯來……』

京師食品，亦有關於時令，十月以後，則有栗子白菽等物。栗子來時，用黑砂炒熟，甘美異常，青燈誦讀之餘，剝而食之，頗有味外之味。白菽貧富皆嗜，不假扶持，用火煨熟，自然甘美，較之山藥芋頭，尤足濟世，可方爲樸實有用之材。中果南糖，到處有之。薩齊瑪，乃滿洲餽餽，以冰糖奶油合白麪爲之，形如糯米，用不灰木烘爐烤熟，遂成方塊，甜膩可食。芙蓉糕與薩齊瑪同，但面有紅糖，豔如芙蓉耳。冰糖壺盧，乃用竹簽貫以葡萄、山藥豆、海棠果、山裏紅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涼，冬夜食之，頗能去煤炭之氣。溫朴，形如櫻桃而堅實，以蜜漬之，既酸且甜，頗能下酒，皆京師應時之食品也。

十月玩瓜

十月間，冬筍銀魚之初到京者，由崇文門監督，照例呈進。與三月黃花魚同。

每至十月，市肆之間，則有赤包兒、門姑娘等物。赤包兒，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紅，柔輒可玩。門姑娘形如小茄，亦如珊瑚，圓潤光滑，小兒女多愛之，故曰門姑娘。海棠木瓜，大者二寸，青而不黃，較之南來木瓜，其香尤烈。溫朴，形如橘柚而堅實，性如木瓜而有毛，以之薰衣，香可經月不散，亦應時之物產也。

十月禽鳥

禽鳥之來，最關時令，京師十月以後，則有梧桐鳥等。梧桐者，長六七寸，灰身黑翅，黃嘴短尾，市兒買而調之，能於

十月兒童
玩物

空中接彈丸，謂之打彈兒。交嘴者，長四五寸，嘴左右交，以別雌雄，有紅黃二色，馴而擾者能開鎖啣旗。祝頂紅者，小於家雀，而紅其頂，技如交嘴，而靈巧過之。老西兒者，形如梧桐而黑嘴，技同而價賤，饕餮之輩，亦有食之者。燕巧兒者，形如燕子，亦能於空中接彈丸，而飛騰尤速，此皆京師之時禽。至於秋天鴻雁，社日烏衣，則有月令在。

兒童玩好，亦有關於時令。京師十月以後，則有風箏、毬兒等物，風箏即紙鳶，縛竹爲骨，以紙糊之，製成仙鶴、孔雀、沙雁、飛虎之類，繪畫極工，兒童放之空中，最能清目，有帶風琴、鑼鼓者，更抑揚可聽，故謂之風箏也。毬兒者，墊以皮錢，襯以銅錢，束以雕翎，縛以皮帶，兒童踢弄之，足以活血禦寒。琉璃喇叭者，口如酒盞，柄長二三尺，哱哱噎者，形如壺盧而長柄，大小不一，皆琉璃廠所製，兒童呼吸之，足以導引清風。太平鼓者，係鐵圈之上，蒙以驢皮，形如團扇，柄下綴以鐵環，兒童三五成羣，以藤杖擊之，鼓聲擊擊然，環聲錚錚然，上下相應，卽所謂迎年之鼓也。空鐘者，形如車輪，中有短軸，兒童以雙杖擊棉線播弄之，儼如天外晨鐘。

十月以後，寒賤之子，琢石爲球，以足蹴之，前後交擊爲勝，蓋京師多寒，足指痠凍，兒童踢弄之，足以活血禦寒，亦蹴鞠之類也。（以上燕京歲時記）

立冬食齋

一日轉生

明日上家

初一頒曆

十一月立冬日，或有食齋麪等物，謂能益人。（京都風俗志）

燕市賣轉人，以十月一日爲轉生日，供具祭之，以其陰晴，卜一冬寒燠。（苑畧雜記）

十月朔，上家如中元，祭用豆泥骨宋。（北京歲華記）

十月初一日，頒曆，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紵絲，吃羊肉、炮燭羊肚、麻辣兔、虎眼等，各樣細糖。凡平時所擺玩石榴等花樹，俱連盆入窖，吃牛乳、乳餅、奶皮、奶窩、酥糕、鮑螺，直至春二月方止。是月也，始調鷹，收獵，鬪雞。（酌中志）

十月頒曆以後，大小書肆，出售憲書，衢巷之間，亦有負箱唱賣者。（燕京歲時記）

十月頒曆，在官皆領，以後書肆出售，街巷亦有負箱唱賣者。又有賣春牛圖者，牛兒芒兒，一文錢兩張，謂之小黃

曆。又逢奇怪事。有賣鬪兒者，行喊其事。（春明采風志）

十月一日，紙肆裁紙五色，作男女衣，長尺有咫，曰『寒衣』，有蔬印緘，識其姓字輩行，如寄書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門曰『送寒衣』。新喪白紙爲之，曰，新鬼不敢衣綵也，送白衣者哭，女聲十九，男聲十一。（帝京景物略）

十月一日，裁五色紙作男女衣，曰『寒衣』，修具祀其先，持紙錢焚之，曰『送寒衣』。新喪白紙爲之，或有祀於墓者。是月天始寒，里中父老，多捐資濟貧，轉相勸募，就寺廟施粥，施湯，施綿衣。（輿地記）

十月一日，裁五色紙，作男女衣，曰『寒衣』，修具祀其先，持楮錠焚之，曰『送寒衣』，或有祀於墓者。天始寒，里中父老，多捐資勸募，就寺廟施粥，施湯水，施綿衣。（康熙大興縣志）

燕都雜詠：『鬼也寒衣送，霜風十月交，紙灰飛不遠，門外見燒包。』註云：『十月朔日，人家祭祖，送寒衣，燒包袱，多在家庭，不皆墓祭。』（見都城瑣記）

十月朔日，人家奠先人於墳墓，或剪彩紙，如人衣狀，及楮錢等物，焚之，謂之『送寒衣』。諺云：『十月一，送寒衣，』卽斯時也。嚴寒將來，送衣於祖考，不忘本也。（京都風俗志）

十月初一日，乃都人祭掃之候，俗謂之『送寒衣。』（燕京歲時記）

十月初一日爲市民祭掃墳塋之期，俗謂之『送寒衣。』寒衣者，以五色紙剪之爲衣袴，長不滿尺，外有紙襪盛之，上書祖先爵秩名號及年月日，下註後裔某某謹奉，焚之於家上，亦有於家中焚之者。又平市居民，例於是日添設煤火，至翌年二月一日撤火，今日各公署學校，及一切公共處所，類皆沿之，類以是時爲平市氣候最寒之時也。（民

社北平指南）

朔日賜衣

京朝官過十月朔，傳旨賜貂，東貂紫，西貂青，然以金貂爲貴，金貂黃，非上不御也。

京軍每年以十月朔頒給袴襖，袴襖取諸東南外廡，費官帑銀不知幾十萬。（以上舊京遺事）

一日城隍
出巡

門)

京都竹枝詞：『十月城隍又出巡，（清明十月一日兩次出巡）旌旗蔽日少風塵，可憐多少如花女，愛作披枷帶鎖人。』（見遊覽

十月初一日，城隍廟厲壇，人家上冢。（天咫偶聞）

朔日生火

京師地氣苦寒，向於每歲十月朔生火，至二月朔，然遇極冷之日，雖火不溫。（風月餘談錄）

京師居人，例於十月初一日添設煤火，二月初一日徹火，火爐係不灰木爲之，白於礬石，輕煖堅固。（燕京歲時記）

京師居人，例於十月初一日添設煤火，二月初二日撤之，爐多用不灰木者，以其四圍皆煖也。爐中用其小者，矮而肥，謂之小胖。小子寒家以花盆乘之，小者葺之，省而耐久，近歲有薄鐵做成者，輕而便。（春明采風志）

十五下元
節

十五日爲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或有持齋誦經者。（京都風俗志）

十五合操

仰山窪在安定門外正北十里，有將台一座，每至十月十五日，八旗合操，演九進十連環，前鋒護軍統領，跑交冲

馬，已成俗例，太寒之歲，兵丁有凍斃者，故非豪俠少年，不能往觀也。（燕京歲時記）

十一月全

歐陽元功漁家傲詞：『十一月都人居暖閣，吳中雪紙明如粟，錦帳豪家深夜酌，金雞喔，東家撒雪西家噓。纖指

柔長宮線弱，陽回九九官冰鑿，盡道今冬冰不薄，都人樂，官家喜愛新年朔。』（圭齋集）

十一月，人家瑾戶藏花木於窰，食免羹，女子嫁者多歸寧，爲母浣濯，曰『報娘恩。』琢石如彈丸，置於地，童子以足送之，前後交擊爲勝。始擊羯鼓，鼓用鐵爲圍，單皮覆之，每十人五人聚擊，女子亦然。（北京歲華記）

十一月，是月也，百官傳戴煖耳。冬至節，宮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畫『綿羊引子』畫貼。司禮監印

刷九九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纔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諷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耳，久遵而不改。近年多易以新式詩句之圖二三種，傳尙未廣。此月糟醃豬蹄尾，鴨脆掌，羊肉，包扁食餛飩，以爲陽生之義，冬筭到則不惜重價買之。是月也，天已寒，每日清晨吃辣湯，吃生燻肉，渾酒以

禦寒。(酌中志)

燕臺新月令十一月云：『是月也，滑擦聚冰，拖床爲渡，黃芽菜皮剝，鹿角解，遼貨集，土有禁，苦菜食其根。』(見

水曹清暇錄)

冬月糊窗

京師冬月，既以紙糊窗，格間用琉璃片，畫作花草人物，嵌之，由室中視外，無微不矚，從外面觀，則無所見，此歐陽

楚公十月漁家傲詞所云：『花戶油窗』也，蓋元時習俗已尚之。(穗數詞話)

冬月昭君套

冬月閨中以貂皮覆額，名『昭君套』。

冬月施衣粥

五城普濟堂功德林，冬月發帑散棉衣，施粥。(以上燕都雜詠註)

冬月打滑

禁中冬月打滑撻，先汲水澆成冰山，高三四丈，瑩滑無比，使勇健者着帶毛豬皮履，其滑更甚，從頂上一直挺立

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爲勝。(郎潛紀聞)

冬月糕

一歲貨聲冬月云：『粘糕豆糝糕。』註云：『粘加棗，糝加棗泥。』

冬月糖

一歲貨聲：『白糖餠，灌餠的糖，嘜……嘜。』註云：『挑擔，前設方盤，有鳴小鑼者，自冬賣到二月初間，紅白

人參糖、鹿筋糖、薑絲糖、玫瑰糖、酸糕、雞骨糖、白蘇花、灌餠糖。近歲有擔兩筐，上設玫瑰匣者，糖雜梨糕，多非舊品。』

冬月領貂掛銀

每至冬月，凡乾清門侍衛，及大門侍衛等，均由本管支領貂掛銀子，人各數十金。(燕京歲時記)

冬至拜賀

冬至日，太史院進歷，回回太史進歷，又進畫歷，市即有賣新歷者，宰相於至日，親率百辟恭賀，遞手帕，隨貢方

物。士庶人家，並行賀禮。(析津志)

京師最重冬節，不問貴賤，賀者奔走往來，家置一簿，題名滿幅，自正統己巳之變，此禮頓廢。(孤樹叢談)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賀冬畢，吉服三日，具紅箋互拜，朱衣交於衢，一如元旦，民間不爾，惟婦製履鳥，上其舅姑。

(帝京景物略)

冬至候日
刺繡
冬至九九

刺繡亭，冬至則候日於此，亭邊有一線竿，竿下爲緝袞堂，至日命宮人把刺，以驗一線之功。（元氏掖庭記）
日冬至，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有直作圈九叢，叢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述其寒燠之候。歌曰：『一九至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籊籊。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家堆籊虎。六九五十四，口中咽暖氣。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單。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要伸脚睡，蚊蟲躑蚤出。』

楊允孚雜詠詩：『試數窗間九九圖，餘寒消盡暖回初，梅花點遍無餘白，看到今朝是杏株。』（以上帝京景物略）
每年長至節，司禮監刷印九九銷寒圖，宮眷黏之壁間，每九繁以一詩，皆淺鄙者。（秦蘭閣天啓宮詞註）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朝賀畢，退祀其先，具刺互拜，如元旦儀。俗畫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盡，則春深矣。（康熙宛平縣志）

冬至日，俗謂之屬九，或畫紙爲八十一圈，每日分陰晴圖一圈，記陰晴多寡，謂之九九消寒圖，以占來年豐歉。（京都風俗志）

消寒圖，乃九格八十一圈，自冬至起，日塗一圈，上陰下晴，左風右雨雪當中。（燕京歲時記）

十一月通稱冬月，諺謂『冬至餛飩夏至麪』者，蓋是月遇冬至日，居民多食餛飩，猶夏至之必食麪條也。有於是日作消寒圖者，圖以一紙繪九格格繪九圈，凡八十一圈，自冬至日起，日塗一圈，其法上陰下晴，左風右雨雪當中。圈圖盡，則九九畢。風雅之士，則繪素梅一枝，梅瓣八十一，亦分別陰晴風雪而日染一瓣，則較前法爲雅矣。（民社北平指南）

冬至南人
祀先
冬至食餛飩

燕俗不重冬祭，南人官於京者，設筵祀其先人，邀鄉親飲之。（燕京雜記）
冬至，郊天令節，百官呈遞賀表，民間不爲節，惟食餛飩而已，與夏至之食麪同，故京師諺曰：『冬至餛飩夏至麪。』

冬至打冰
冬至玩具

冬至三九則冰堅，於夜內鑿之，聲如鑿石，曰打冰。三九以後，冰雖堅不能用矣。（以上燕京歲時記）
冬至月數九天，當頭月兒圓，風箏帶風琴，鑼鼓響連天，怕的是在空中抽咕冷子斷了線。踢毬抖空鐘，琉璃喇叭歡，手打太平鼓，口琴滿街串。買米的走馬燈，點上滴溜轉。（北平俗曲十二景）

初一開爐

每年十一月初一日，宮中始燒煖炕，設圍爐，舊謂之『開爐節』。（人海記）

初一翻褂

冬至月初一日，臣工之得着貂裘者，均於是日一體穿用，謂之『翻褂子』。（燕京歲時記）

十五月當頭

冬月十五日月當頭，如遇望時，則塔影無尖，人影亦極短。小兒女之好事者，必無睡以俟當頭，臨階取影以驗之。

（燕京歲時記）

十一月十五日，看月當頭。（天咫偶聞）

十二月全

歐陽元功漁家傲詞：『十二月都人供暖簾，宮中障面霜風獵，甲第藏鈎環侍妾，紅袖攬，笑歌聲送金蕉葉。倦客

玉堂寒正怯，曉洩金井冰生鬢，凍合竈瓢餒一椀，吳霜鑷，換年懶寫宜春帖』。（圭齋集）

臘月，諸物價昂，蓋年景豐裕，人工忙促，故有『臘月水土貴三分』之諺。高年人於歲逼時，訓飭後輩，謹慎出入，

又有『二十七，平搶平抓』之諺。（帝京歲時紀勝）

十二月初一日起，便家家買豬醃肉，吃灌腸，吃油渣，滷煮豬頭，燴羊頭，爆燻羊肚，燻鐵腳小雀加雞子，清蒸牛，白酒，糟蚶，糟蟹，燻銀魚等，魚，醋溜鮮鯽魚，鯉魚，飲賞臘八雜果粥米。是月也，進煖洞薰開牡丹等花，初八日吃臘八粥。先期數日，將紅棗搥破，泡湯，至初八早，加粳米、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佛聖前。戶牖園樹井竈之上，各分部之。舉家皆吃，或亦互相餽送，誇精美也。廿四日祭竈，蒸點辦年，競買時興綉緞製衣，以示侈美豪富。三十日歲暮，守歲，乾清宮丹墀內，自二十四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每日晝間放花炮，遇大風，暫止半日一日。（酌中志）

十二月一日至歲除夜，小民爲疾苦者，奉香一尺，宵行衢中，誦元君號，自述香願，其聲烏烏惻惻，曰『號佛』行

過井，過寺廟，則跪且拜而誦，香盡尺乃歸。（帝京景物略）

十二月八日，先期鑿冰，納窖中，以豆果雜米爲粥，供朝食，曰『臘八粥。』二十四日祀竈，與古禮祀於夏者不同。三十日，懸先像拜祀，長幼詣諸尊長家拜之，曰『辭歲。』立桃符，貼春聯，門神掛錢，插芝蔴，燃松枝於庭，撤祀餘，闔家飲食之，曰『守歲。』（康熙大興縣志）

十二月擊羯鼓，或謂之臘鼓，又謂之迎年鼓。初八日，累米果至百，煮粥。二十四日，刻竈馬祀竈，以板印竈神於紙，謂之『竈馬』，祀後焚之。（燕京雜記）

燕臺新月令十二月云：『是月也，莽式演於庭，牕眼出，皮毬踢，太平鼓，伐，餽枝登架，造化吃戲園，剪庖丁爲上客。』（見水曹清暇錄）

臘月裏，整一年，封印後官事完。掃房與祭灶，多忙亂，百般樣東西子全得買，貼門神，掛對聯，紙馬香鏢佛前獻。（北平俗曲十二景）

北平歌謠：『老婆老婆你別饑，過了臘八兒就是年，臘八粥幾天，滴滴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兒粘，二十四掃房日，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燉羊肉，二十七殺公雞，二十八把麪兒釀，二十九蒸饅頭，三十兒晚上熬一宵，大年初一去拜年。』『您新禧，』『您多禮。』『一手白麪不撓你，到家給你父母道新禧。』（北平歌謠集）

十二月通稱臘月，初八日啜粥，曰『臘八粥。』蓋雜各色米、豆、及菱角、芡實、棗、蓮子諸物，熟煮以爲糜。外以染有紅色之桃仁、杏仁、花生、瓜子、葡萄乾、青紅絲、黑白糖等點綴之。五更即煮之，先祀祖供佛，後餽戚友。送粥時佐以各種蒸食及小菜。家畜之猫犬雞雛，亦皆飼以粥。牆壁樹木，有以粥抹之者。又有於是日以蒜浸醋，封而藏之，至次年新正啓食者，曰『臘八蒜。』又曰『臘八醋。』過臘八則掃房，蓋亦實行大掃除之一道也。二十三日祭竈，供以糖餅、糖瓜、黍糕、胡桃等。又備草料涼水，謂用以秣竈君之馬。祭時必使爐火熾盛，以糖餅置爐口，亦有緣而塗之者。相傳竈君

朝天，將人家善惡白於玉帝，以行賞罰，故置糖爐口，意以性有粘質，口粘不復能語。然後焚神紙時，必祝曰：『好話多說，不好話少說。』迷信之深，洵可笑也。祭畢，以糖果與家人食之。自是以後，即預備過年矣。賣年畫者，賣花者，賣門神掛錢者，賣松柏枝芝麻秸者，賣陶器者，叫呼絡繹，不絕於門。街市則春聯攤，年糕，饅頭，雞鴨，魚肉，花木，果品，一切年貨，無不俱備。商家居民，各於門前，紛貼掛錢對聯，凡几案銅錫各器，必拂拭一新，而沽酒市肉，以治肴饌，大有日不暇給之勢。先除夕一日，則曰『小除夕』，家置酒宴，往來招邀，曰『別歲』。又曰『辭歲』，亦有於除夕行辭歲之禮者。除夕夜，多不寢，曰『守歲』。以芝麻秸散置庭中，往來踐踏之，謂之躡歲。婦女多戴紅石榴花，上綴小金元寶，則取吉祥發財之意也。又特於一罈中滿盛大米飯，上插松枝小元寶，繫以紅線，串以制錢，并置棗栗荔枝等品於飯上，供於神前，謂之『年飯』。取年年有飯吃之意也。市中更有貧兒，于除夕夜，持財神紙馬，分送商店住戶，呼曰『送財神爺來啦』。主人必接受之，與以賞錢，大率四五枚，以取吉利也。如已接受而繼續來送者，則曰『接啦』。未有直言『不要』者，以下均係民戶習慣，自動爲之。（民社北平指南）

臘月火花

京師隆冬，有黃芽菜，韭黃，蓋富室地窖火炕中所成，貧民不能辦也。（五雜俎）

臘月束梅於盎，匿地下五尺許，更深三尺，用馬通然火，使地微溫，梅漸放白，用紙籠之，鬻於市，小桃郁李迎春皆然。（北京歲華記）

京師花卉瓜果之屬，皆穴地煨火，而種植其上，不時澆灌，無弗茂盛給實，故隆冬之際，一切蔬果皆有之，每正旦進牡丹芍藥，自歷朝以來，沿爲舊例，今上惡其不時，概從禁絕，惟冬月所藏蘋婆葡萄，尙如故也。（玉堂書記）

京師冬月，養花者多鬻牡丹芍藥紅白梅碧桃，探春諸花於廟市，其法置花樹於暖室地炕，以火逼之，猶癸辛雜

識所記馬廐塘花之類。（居易錄談）

宋時武林馬廐藏花之法，紙糊密室，鑿地作坎，覆竹，置花其下，糞土以牛溲硫黃，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候湯氣薰

蒸則扇之，經宿則花放，今京師園丁亦然。（香祖筆記）

京師馬膽鬻花，往往發非時之品，早放者名唐花，蓋以火烘之而生，然開不耐久。（海南日抄）

方朔花洞詩：『掘地五尺承以茅，紙糊泥塞風不捎。向南一門接晴旭，門一啓處花成巢。夏可使冬冬使夏，桃蓮菊梅同一架。正訝冰條比晶堅，忽見牡丹如斗大。其餘棠桂雖不研，微馨亦可敵水仙。是何術技至於此，嗟哉人力能同天。相傳其法亦不詭，熏以馬通噴以水。水火氣得陰陽調，遂使四時都一體。我聞李三郎，羯鼓催將柳杏芳；又聞殷七七，九日杜鵑開頃刻。若教百花涼燠盡如常，對此應皆減顏色。花心湛湛成露鋪，花葉冉冉疑雨餘。惜哉花質似剪綵，幸哉花瓣如畫圖。燕山自昔寒多苦，騶子律吹溫立聚。試問今朝洞裏花，可似當年谷中黍。挽回陽氣須從寬，西北而今未畏寒。儻令籬水都宜稻，或者談天可並看。看花何必生長嘆，花下主人多笑粲。君不見京城南北買花家，幾日凋殘幾日換。』（金臺游學草）

十二月陽球
是月小兒及賤閒人，以二石毬置前，先一人踢一，令遠，一人隨踢其一，再踢而及之而中之爲勝，一踢即著焉即過焉，與再踢不及者，同爲負也。再踢而過焉，則讓先一人隨踢之。其法初爲趾踵苦寒設，今遂用賭如博，然有司申禁之，不止也。（帝京景物略）

十二月擊羯鼓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擊羯鼓云：『玉面童，雙文鳥，石彈丸，隨轉側；鐵圍皮，羯鼓擊。是時黃昏東壁中，家家墀戶爐火紅，紅爐煮得兔羹熟，替娘濯衣女歸宿。』（松風閣詩鈔）

十二月賞麀鹿

十二月藏冰

每至十二月，分賞王大臣等麀鹿，屆時由內務府知照，自行領取，三品以下不預也。（燕京歲時記）
都城內外，如地安門外火神廟後，德勝門外西，阜城門外北，宣武門外西，崇文門外東，朝陽門外南，皆有冰窖，以歲十二月藏冰，來歲入伏頒冰。（天咫偶聞）

三九冰堅，各處修窖存冰，以鐵錐打冰，廣尺許，長二尺許，謂之一方。詩所謂『納於凌陰』者，即收冰入窖也。按

八日臘八粥

舊俗傳聞，臨凍，各宰賄囑昆明湖提閘放水，須一元寶（五十二兩），冰始能厚。（春明采風志）

是月八日，禪家謂之臘八日，煮紅糟粥，以供佛飯僧。都中官員士庶，作朱砂粥，傳聞禁中亦如故事。（析津志）

十二月八日，賜百官粥，民間亦作臘八粥，以米果雜成之品，多者爲勝，此蓋循宋時故事。然宋時臘八，乃十月八日。（燕都遊覽志）

八日，先期鑿冰方尺，至日，納冰窖中，鑑深二丈，冰以入，則固之，封如阜。內冰啓冰，中涓爲政。凡蘋婆果入春而市者，附藏焉。附乎冰者，啓之初，摘於樹，離乎冰，則化如泥。其窖在安定門及崇文門外。是日，家效菴寺，豆果雜米爲粥，供而朝食，曰『臘八粥』。（帝京景物略）

十二月八日，先期鑿冰方數尺，納窖中，封如阜，是日循臘祭遺風，以豆果雜米爲粥，供朝食，曰『臘八粥』。（康熙宛平縣志）

清宣宗臘八粥詩：『一陽初復中大呂，穀粟爲粥和豆煮；應節獻佛矢心虔，默祝金光濟衆普。盈几馨香細細浮，堆盤果疏紛紛聚；共嘗佳品達妙門，妙門色相傳蓮炬。童穉飽腹慶昇平，還向街頭擊臘鼓。』（養正書屋全集）

臘八粥，一名八寶粥，每歲臘月八日，雍和宮熬粥，定制，派大臣監視，蓋供上膳焉。其粥用粳米雜果品和糖而熬，民間每家煮之，或相餽遺。（光緒順天府志）

十二月八日，人家煮雜米豆，和胡桃、榛、松、棗、栗之類作粥，盛碗中，上鋪乾果色糖，謂之『臘八粥』，以獻神佛。富室競侈，其果糖皆極美飾，盛以哥汝瓷甌，配以諸般糕點，餽送親友，僅供一啜而已。黃衣僧寺，亦多作粥，施粥之廠，加棗栗，亦與平日不同。是日以蒜瓣投醋中，密封之，俟除夕啓食，其蒜青翠可愛，醋味甚美，謂之『臘八醋』。（京都風俗志）

臘八粥者，用黃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紅江豆、去皮棗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紅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

穰、松子、及白糖紅糖、瑣瑣葡萄、以作點染。切不可用蓮子、扁豆、薏米、桂元、用則傷味。每至臘七日，則剝果滌器，終夜經營，至天明時，則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餽親友，不得過午。用紅棗、桃仁等製成獅子小兒等類，以見巧思。

大白菜者，乃鹽醃白菜也。凡送粥之家，必以此爲副。菜之美惡，可卜其家之盛衰。

雍和宮喇嘛，於初八日夜內，熬粥供佛，特派大臣監視，以昭誠敬，其粥鍋之大，可容數石米。（以上燕京歲時記）

都門風土，例於臘八日，人家雜諸豆米爲粥，其果實如榛栗菱芡之類。矜奇鬪勝，有多至數十種，皆漬染朱碧色，糖霜亦如之。釘餛飩內，閨中人或以棗泥堆作壽星八仙之類，交相餽遺。（天咫偶聞）

臘八蒜亦名臘八醋。臘日多以小罈貯醋，剝蒜浸其中，封固，正月初間取食之，蒜皆綠，味稍酸，頗佳，醋則味辣矣。（春明采風志）

十五
賣年

京都竹枝詞：『西單東四』（東四牌樓西單牌樓皆極熱）書棚全，（臘月十五日搭畫棚，至封印前後始開全。）處處張羅寫對聯，手摺燈籠齊討賬，大家收拾過新年。（見遊覽門）

十五日以後，市中賣年貨者，綦布星羅。如桌几筆墨，人叢作書，則賣春聯者；五色新鮮，千張炫目，則賣畫幅者；及蘆棚鱗次，攤架相依，則佛花供品，杯盆杵臼。凡祭神日用之物，堆積滿道，各處皆然。人家舖肆，擇日擲掃房屋，謂之掃房，整頓內外一切什物。買蘇楷、柏枝、米、麪、菜蔬、果品、酒肉、雞魚，凡食用之物，置辦一新，以備過年。二十前後，官府封印，學子離塾。（京都風俗志）

每至臘月，繁盛之區，支搭席棚，售賣畫片，婦女兒童爭購之，亦所以點綴年華也。（燕京歲時記）

畫棚：畫出楊柳青，屬天津，印板設色，俗呼衛抹子，早年戲劇外，叢畫中多有趣者，如雪園景、園景、漁家樂、桃花源、鄉村景、慶樂豐年、他騎駿馬、我騎驢之類皆是也。光緒中錢慧安至彼，爲出新裁，多擬典故及前人詩句，色改淡勻，高古俊逸，惜今皆不存，徒見俗鄙惡劣之一派也。

凡年終應用之物，入臘，漸次街市設攤結棚，謂之躡年。如臘八日前菱角、米棗、栗攤。次則年糕、饅首、乾果、葉菸、麪、乾、粉、香乾、菜乾、乾葱、瓣蒜、綠盆、糙碗、平舖、木枝、芝麻、門神、掛錢、字畫、對聯。又有稜絹、佛花、鞭炮、衛畫、蜜供、元宵、魚蝦、野牲各類，皆棚也。琉璃、鐵絲、油彩、轉沙、碰絲、走馬、皆燈名。風箏、毬毛、口琴、紙牌、拈圓棋、障官圖、江米人、太平鼓、響壺、琉璃喇叭，率皆童玩之物也，買辦一切，謂之忙年。（以上春明采風志）

北平俗曲打糖籮云：『正月裏的銀子臘月裏就關，二十一、二孩放黃錢。賣香爐蠟燭臺兒的滿街上叫喚，畫兒棚子搭滿了街前；神紙攤子擺着門神掛錢，湯羊和那鹿肉野雞，呌喝新鮮。關東魚凍豬野貓堆在街前，爆竹床子佛龕和灶王龕，佛花供花兒，磁器也出攤。祭灶的關東糖，賣到二十三。元寶、阡張繞街上串，沒折兒的先生寫對聯。家家戶戶都要過年，請香請蠟，蜜供、南鮮、粘糕、饅首、蒸食買全。祭神的豬頭、羊頭，包餛飩的白麪、豬羊牛肉，年例長錢。三十兒晚晌，煮餛飩捏完，火鍋子裝上，等着新姑爺拜年。躡歲的芝麻、棧兒，院子裏撒嚴。小兒們磕頭，爲的是弄錢；壓歲的老官板兒，小抽子兒裝圓。喜歡的個個跳跳躡躡；接神的鞭炮響聲兒震天。初一、一早都出去拜年，家家戶戶把門來關。有來的要見節，就說出去拜年；不到的又是挑禮，俗了個非凡。旗下爺們見面，有把滿洲話翻。無非說的是新喜，吉語吉言。買賣爺們見了面也要拜年，把磕膝蓋兒一拱，亂打鄉談；說的是新春大喜，大發財源。賣瓜子兒的小兒們，衙衙兒串灣；打糖籮兒的也開了市咧，也要弄錢，打着一面糖籮兒，滿街上叫喚。』（百本張鈔本趕板）

每歲十二月十六日以後，選日用白黑羊毛爲線，帝后及太子，自頂至手足，皆用羊毛線纏繫之。坐於寢殿，蒙古巫覡念呪語，奉銀槽貯火，置米糠於其中，沃以酥油，以其煙薰帝之身，斷所繫毛線，納諸槽內。又以紅帛長數寸，帝手裂碎之，唾之者三，併投火中，卽解所服衣帽付巫覡，謂之脫舊災迎新福云。（元史祭祀志）

每至十二月，於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期，照例封印，頒示天下，一體遵行。封印之日，各都院掌印司員，必應邀請同僚，歡聚暢飲，以酬一歲之勞。故每當封印以畢，萬騎齊發，前門一帶，擁擠非常，圍館

十九以後
封臺

十九以後
放學

下旬射草
狗

二十三祀
竈

居樓，均無隙地矣。封印之後，吃丐無賴，攬貨于市肆之間。毫無顧忌，蓋謂官不辦事也，亦惡俗也。

封印之後，梨園戲館，擇日封台，八班合演，至來歲元旦，則賜福開戲矣，亦所以歌詠昇平也。（以上燕京歲時記）

封臺：早先崑、弋、秦、徽各戲班於都內外各戲園，皆四日一轉出箱，至歲終，次第集於一園演唱，為八班合演，然後

封臺。（春明采風志）

兒童之讀書者，於封印之後，塾師解館，謂之『放年學』。（燕京歲時記）

放年學：私塾封印放學，至明年開印上學，專館則除夕上元各放數日而已。（春明采風志）

歲十二月下旬，於西鎮國寺內牆下，灑掃平地，束程草為人形一，為狗一，剪雜色綵段，為之腸胃，選達官世家之

貴重者交射之，至糜爛，以羊酒祭焉。祭畢，帝后及太子嬪妃并射者，各解所服衣，俾蒙古巫覡祝讚。讚畢遂以與之名

曰『脫災』，國俗謂之『射草狗』。（元史祭祀志）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射草狗云：『束草程，射草狗，草狗爛，祭羊酒。圍場紛紛祈脫災，可惜健兒好身手。南山有貌，

北山有熊，爾何不彎百石弓？一發長嘯生雄風。牆邊草狗射何用？玉勒珠鞭成一閔。』（松風閣詩鈔）

京師居民祀竈，猶仍舊俗，禁婦女主祭，家無男子，或迎隣里代焉。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戶，則用二十四

日，為劉侗所稱也。（日下舊聞考）

歲除祀竈，南北俗無不用饊，又加糯米糰子，大小戶皆然，云以之粘竈神口，則不於玉皇前言人罪惡。（食味雜詠

註）

北平俗曲云：『臘月二十三，呀呀喲，家家祭竈，送神上天，祭的是人間善惡言，一張方桌擱在竈前，阡張元寶掛

在兩邊，滾茶涼水，草料俱全。糖果子糖餅子，正素兩盤。當家人跪倒，手舉着香煙，一不求富貴，二不求吃穿，好事兒替

我多說，惡事兒替我隱瞞。』（霓裳續譜）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焚竈馬云：『焚竈馬，送紫官，辛甘臭辣君莫言，但言小人塵生釜，突無煙，上乞天公憐。天公憐，錫純嘏，燔熊豕，充庖廚，烹豆年年飼君馬。』（松風閣詩鈔）

二十三日，人家市肆祀竈，謂之『祭竈』。以膠牙糯米糖，謂之『關東糖』，胡麻糖片，胡麻條，及糯米細糖，梨糕等糖，總謂之『南糖』。又糖瓜糖餅等糖爲獻，方圓形相，殊多品目。是日晚間，於供桌設竈神紙像，或有二像者，謂之張竈李竈，其一又曰燒竈。祭時男子先拜，婦女次之，諺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竈。』蓋竈神爲一家之主，故以家長先拜，亦禮之宜也。祭畢，焚像於燎爐，或以所供之豆，投於爐中，次晨覓豆食之，或云可怯牙痛。自此，街坊貨物雲屯，商賈輻輳，尤勝。中旬，人家換桃符，門神，鍾馗，福祿天官，和合，及新樣字畫諸圖，春聯，春帖，掛錢等物，粘貼於門楹庭壁間。無論天街僻巷，皆點染年華，光飾門戶。僧道作交年疏，異品素食，以送施主。醫家製益人藥物，以送常所往來者。富室親友，競相厚餽。（京都風俗志）

二十三日祭皂，古用黃羊，近聞內廷尙用之，民間不見用也。民間祭皂，惟用南糖，關東糖，糖餅，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馬也。祭畢之後，將神像揭下，與千張元寶等，一併焚之，至除夕接神時，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極多，俗謂之『小年下』。（燕京歲時記）

十二月初八日，寺觀人家煮臘八粥。二十三日送竈，供餽。是日貼對聯門神，歲暮上家辭歲。（天咫偶聞）

祭竈：二十三日夕，禁婦女，以糖瓜，南糖，關東糖供神，以草節，料豆，清水供馬，初更後揭神像，焚錢糧，燃爆竹，送神上天也。癸卯，是日夜歸，行見家院中一亮送聖也。因有句云：『芻豆纔陳爆竹飛，家庭院弄輝輝；竈王一望攢眉去，又比昨秋糖更稀。』以慨風景蕭條也。（春明采風志）

北平俗曲門神灶王訴功云：『年年有個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當中擺上一桌供，兩邊配上兩碟糖，黑豆乾草一碗水，爐內焚上一股香。當家的過來忙祝贊，祝贊那灶王老爺降了吉祥。』（故宮藏鈔本大鼓書）

二十四送
竈神

舊都祀竈，每於歲臘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等日行之。其供品則惟一以糖爲主，而「竈糖」則爲專用之名詞。其糖之形式，如瓜如藕，其質脆而不粘，爲食物店臨時之營業。自舊歷十二月望後，陳肆售賣。逾二十五，則無人問價矣。（舊都文物略）

京師舊俗，歲終二十四日，謂諸神上界，其夜家人設祭，遣奠致詞，且有遏惡揚善之屬。（秋澗集）

燕俗，圖竈神，鉞於木，以紙印之，曰「竈馬」。士民競鬻，以臘月二十四日焚之，爲送竈上天。別具小糖餅奉竈君，具黑豆寸草爲秣馬具。合家少長羅拜，祝曰：「辛甘臭辣，竈君莫言。」至次年元旦，又具如前，爲迎竈。（月令廣義）

二十四日，以糖劑餅、黍、糕、栗、胡桃、炒豆祀竈君，以槽草秣竈君馬。謂竈君翌日朝天去，白家問一歲事，祝曰：「好多說，不好少說。」記稱竈老婦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婦女見之。祀餘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曰：啖竈餘，則食肥膩時口圈黑也。（帝京景物略）

二十四以
後設燈

十二月二十四日，乾清宮廷前，設萬壽燈，八仙望子四架。二十六日，各宮殿俱掛門神對聯。二十八日，宮中及甬道東西兩廊，設五色羊角燈，此歲例也。（人海記）

二十五接
玉皇

二十五日五更，焚香楮，接玉皇，曰：玉皇下查人間也，竟此日無婦嫗冒聲。（帝京景物略）

除夕前宮
門掛對

禁中歲除，各宮門改易春聯，及安放絹畫鍾馗神像，像以三尺長素木小屏裝之，綴銅環懸掛，最爲精雅。先數日各宮頒鍾馗神於諸皇親家，並品方葷素卓楹，皇親家矜其天寵，又分餉京朝貴官，貴官之家，招諸名士賞讌賦詩，太平相樂，長安之春滿千萬戶矣。凡卓楹中果子仁及榛栗之類，皆以茜染之，色如濃桃，用羊脊筋去膏如管，擣灌肉泥，層疊堆放，頗費庖人之手焉。（舊京遺事）

國朝向例，除夕前數日，工部堂官，委司員滿漢二人，進大內照料，懸掛對聯，其對皆係白綾白絹，多半楷書，掛用銅絲，拴緊於上。（水曹清暇錄）

小除別歲

先除夕一日曰小除，人家置酒宴，往來交謁，曰「別歲」，焚香於戶外，曰「天香」。凡三日止。帖「宜春」字，小兒女寫「好」字。（北京歲華記）

歲除鍛磨齋

都下寺院，每用歲除鍛磨，是曰作鍛磨齋。（僧園逸記）

三十守歲

燕遊吟長安守歲詩：「長安萬戶夜生烟，子夜便稱是歲前；喜起拜稽占鳳闕，文明垂象在龍田。梅花陟放疑催臘，柏酒停斟欲待年；報說庭燎光燭斗，趨趨恐後不成眠。」

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竈君下界矣，插芝麻糍於門簷窗臺，曰藏鬼糍，中不令出也。門窗貼紅紙葫蘆，曰收瘟鬼。夜以松柏枝雜柴燎院中，曰燒松盆，爐歲也。懸先亡影象，祀以獅仙斗，糖蔗花，餛枝，染五色葦架竹罩，陳之家，長幼畢拜，已各自拜，曰「辭歲」。已，藜坐食飲，曰「守歲」。（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守歲詩：「夜久憐春逼，開樽不欲眠；今宵尙今歲，明日即明年。萬古推遷夕，千門宴樂天；爆聲聽不斷，遠近鳳城邊。」（青箱堂詩集）

二十四日祀竈，與古禮祀於夏者不同。三十日，縣先亡像，染五色葦架，蔗花餛枝，編竹罩，諸果以祀，長幼畢拜。詣諸尊長家拜之，曰「辭歲」。立桃符，貼春聯，門神掛錢，插芝麻糍，燃松枝於庭，薰蒼朮於室。撤祀先之餘，闔家飲食之，曰「守歲」。爆竹聲達旦。（康熙宛平縣志）

除夕焠歲

明邱瑜長安除夕詩：「帝城圍鼓迎年急，鄰院松盆焠歲明。」（見麗藻齋錄）

宮中除夕，以門檉跌地，名「跌千金」，百合柿餅釘盤，名「百事大吉盤」，燃火照耗，又焚柏枝，名「焠歲」。

（燕都雜詠註）

歲杪放紙鳶

歲杪，兒童始放紙鳶，至來春清明乃止。（燕京雜記）

除夕寫春聯

都門竹枝詞：「國恩嘉慶寫春聯，綸綍醍醐幾萬千；近日這般都漸少，千支冠首換年年。」

道光都門雜詠春聯云：『市廛春對作來工，號記編頭到處同，未解搗詞徵本色，聊將字樣寫興隆。』

道光都門雜詠寫字棚云：『體非唐漢又非顏，劣態塗來力太孱，茶館酒樓糊白壁，對聯盡是馬蓬山。』（以上道

光都門紀略）

光緒都門紀略書春詩：『教書先生臘月時，書春報貼日臨池，要知「借紙」原虛語，祇爲些許潤筆資。』（見

時尙門）

京官家每歲易桃符，多書『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十字，內城滿洲宅子，尤比戶皆然。（郎潛紀聞）

一歲貨聲：『街門對，屋門對，買橫皮，饒福字。』註云：『木紅紙，萬年紅，裁寫現成各對聯，在各城門臉裏外賣，四

箇大錢一付。』（見臘月）

春聯者卽桃符也，自入臘以後，卽有文人墨客，在市肆簷下，書寫春聯，以圖潤筆。祭皂之後，則漸次粘挂，千門萬

戶，煥然一新，或用硃箋，或用紅紙，惟內廷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紙，緣以紅邊藍邊，非宗室者不得擅用。（燕京歲時記）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畫書春者詩：『春帖元來照樣謄，今冬紙價却微增，還須攔筆思何事，代寫家書我亦能。』

（北晨畫報）

擺對攤：塾師學長，多賣對聯者，預先貼報，『書春墨莊』『借紙學書』『點染年華』等語，於舖肆前，高桌紅

氈，炭盆墨棧，縱筆大書，門聯橫披，抱柱斗方，春條佛對一切。大凍十天，未必剩錢。秀遠峯文興齋之稍有名者，則紙多

早送，入臘忙起。聯紙舊用順紅、梅紅、硃箋、擦油土箋、木紅、萬年紅紙、內廷白宣鑲邊，廟宇黃紙。（春明采風志）

燕都雜詠：『油花窗紙換，掃舍又新年，戶寫宜春字，囊分壓歲錢。』註云：『紙繪人物，油之，翦貼窗上，名『窗花』。

或以陽起石揭薄片，繪花爲之，家家換春聯，除夕，小兒女分壓歲錢。』（見都城瑣記）

以綵繩穿錢，編作龍形，置於牀脚，謂之『壓歲錢』，尊長之賜小兒者，亦謂之『壓歲錢』。（燕京歲時記）

除夕壓歲錢

壓歲錢：以紅繩穿錢作龍形，置於牀脚。又凡尊長賜小兒者，亦謂之壓歲錢。各錢舖年終特開紅紙零票，以備此用也。（春明采風志）

除夕飄兒

除夕，以瓢置釜中，視柄所向，往聽人言，以卜吉凶，名「飄兒卜」。又有「走過三橋，百病全消」之諺。摸城門釘爲宜男。（燕都雜詠註）

除夕討賬

都門雜詠除夕云：「爆竹千聲歲又終，持燈討賬各西東。五更漏盡衣裳換，賀喜拈香倩侍童。」（見節令門）又塘眼云：「神紙黃錢鳳尾鞭，置來魚肉其乾鮮。夜深不管渾閒事，檢點衣裳且過年。」（見時尙門）

歲暮打莽式

本朝歲暮將祭享，選內大臣打莽式，例演習於禮曹，其氣象發揚蹈厲，蓋公廷萬舞之變態也。王公貴戚，於新正競引之，以相戲樂。其態婉變柔媚，或令婦女爲之，此又莽式之一變耳。（郎潛紀聞）

除夕晒歲

一歲貨聲：「養白玉的關東糖，松木枝，芝蔴藉。」註云：「祭神晒歲用之。」（見臘月條）除夕自戶庭以至大門，凡行走之處，徧以芝蔴藉撒之，謂之「晒歲。」（燕京歲時記）

晒歲：除夕自戶庭至街門，行處，徧撒芝蔴藉，踏之有聲，謂之晒歲。（春明采風志）

除夕先熟果

一歲貨聲「葶薺果」註云：「聞早年必於除夕晚間，先賣此果，僅賣初間數日，然後待夏纔賣，謂之「先熟果。」蓋取必齊之義。夏令以三寸矮廓桶盛水，生熟兩樣分賣。」（見除夕條）

除夕接神

除夕，人家或有祀先，或焚冥錢。早晨，官府有謁上司之儀，謂之「拜官年。」都人不論貧富，俱多市食物。晚間舖肆，燈火燭天，爛如星布，遊人接踵，歡聲滿道。人家盛新飯於盆鍋中，以儲之，謂之「年飯。」上簽柏枝、柿餅、龍眼、荔枝、棗、栗，謂之「年飯果。」配金箔元寶以飾之。家庭舉燕，少長歡喜，兒女終夜博戲玩耍。婦女治酒食，其刀拈之聲，遠近相聞。門戶不閉，雞犬相安。或有往親友家拜賀者，謂之「辭歲。」夜靜更深，則爆竹之聲漸起，是即接神者。而昇平之世，於斯可見其概也。（京都風俗志）

京師謂除夕爲『三十晚上』。是日清晨，皇上陞殿受賀，庶僚叩謁本管，謂之『拜官年』。世胄之家，致祭宗祠，懸挂影像。黃昏之後，合家團坐以度歲。酒漿羅列，燈燭輝煌，婦女兒童，皆擲骰鬥葉以爲樂。及亥子之際，天愈黑，鞭炮益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合衣少臥，已至來朝。旭日當窗，爆竹在耳，家人叩賀，喜氣盈庭，轉瞬之間，又逢新歲矣。

除夕，接神以後，卽爲新年，於初次出房時，必迎喜神而拜之。（以上燕京歲時記）

除夕，上陞殿受賀，庶僚叩諸本管，爲拜官年。世家祭宗祠。縣影，家家佛前神主上供，守夜接香，兒童呼盧鬪葉，分歲敍禮，飲酒，子時接神。門前貨聲，粥，酪，饅首，硬麵，餛飩，餛飩，慈菇，荸薺，蘿蔔，糖壺，盧車，乾果子，挑至。交拜年，鋪戶索賧，行人燈籠，一夜不斷。（春明采風志）

除夕元旦風景，凡繁盛處所，大略相同。除夕之日，街市商店，交易輒至天明。游者，採辦年貨者，至是更擁擠。及夜，寺廟之禮神者，車馬往來，幾不能過，而乞丐之集於道旁者尤夥。至買賣之盛者，爲香燭店，年畫鋪，風箏紙鳶店，玩物攤。其他如茶食店，廣貨鋪，雜貨鋪，茶葉店，首飾店，典質鋪，人亦擁擠。惟戲園則先數日而已綴演。時至中夜，多爆竹聲，蓋比戶已迎竈君下界矣。（清稗類鈔）

除夕天地桌

每屆除夕，列長案於中庭，供以百分。百分者，乃諸天神聖之全圖也。百分之前，陳設蜜供一層，平果，乾果，饅頭，素菜，年糕，各一層，謂之『全供』。供上籤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寶等，謂之『供佛花』。及接神時，將百分焚化，接遞燒香，至燈節而止，謂之『天地桌』。（燕京歲時記）

人家元旦，陳几於庭上，列素肴乾果之屬，名天地桌，或五日而撤，或半月始撤，內城家家如是，不知何所起，或卽遶金拜天禮歟？（天咫偶聞）

天地桌：除夕中庭列案供百分諸天神聖全圖也。前設蜜供，平果，乾果，饅首，素菜，年糕各一層，謂之『全供』。上籤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寶等，謂之供佛花，接神時焚化百分，接遞燒香至燈節止，謂之『天地桌』。（春明采風志）

除夕辭歲

凡除夕，蟒袍補褂，走謁親友者，謂之「辭歲」。家人叩謁尊長，亦曰「辭歲」。新婚者必至岳家辭歲，否則爲不恭。（燕京歲時記）

除夕掛千

辭歲：凡除夕蟒袍補褂走謁親友者爲辭歲，家人叩謁尊長亦然，新婚者必至岳家，否爲不恭也。（春明采風志）
掛千者，用吉祥語鑄於紅紙之上，長尺有咫，粘之門前，與桃符相輝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懸也。是物民戶多用之，世家大族，鮮用之者。其黃紙長三寸，紅紙長寸餘者，曰小掛千，乃市肆所用也。（燕京歲時記）

掛千，一作掛錢，吉語鑄紅紙尺餘，門前貼之；上有八仙人物者，佛前用也；其黃紙三寸，紅紙寸餘者爲小掛千；黃紙倒印西字者爲倒西兒，皆市肆用也。（春明采風志）

除夕藏香

所謂藏香，乃西藏所製，其味濃厚，得沉檀芸降之全。每屆歲除，府第朱門，焚之徹夜。檐牙屋角，觸鼻芬芳，真香中之富貴者也。

除夕紅票

錢肆取錢之帖，謂之票子，每屆歲除，凡富貴之家，以銀易錢者，皆用綵箋書寫，謂之「紅票兒」，亦取其華美吉祥之意。

除夕搖錢樹

取松柏枝之大者，插於瓶中，綴以古錢元寶石榴花等，謂之「搖錢樹」。（燕京歲時記）
年飯：用金銀米置黑磁盆中，上插松枝掛錢，下着年果、棗、栗、龍眼、荔枝、柿餅之類，供於堂上，破五始撤。（春明采風志）

志

婚喪

火葬

王樞論中都喪祭禮事狀：『竊惟送終，人子之大事，今見中都風俗薄惡，於喪祭之禮，有亟當糾正者。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爲當然，習見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又無問貴賤，多破錢物，市一切紙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不惟生者虛費，於死者實無所益，亦乞一就禁止。』（烏臺筆補）

聖高麗女

祁宮亦多畜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爲名家。高麗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正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時風氣，豈偶然哉？（庚申外史）

元人殮葬

凡宮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爲二，剝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靴襪，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爲之。殮以金壺瓶二，蓋一，碗，碟，匙，筯各一。殮訖，用黃金爲箍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爲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爲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開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復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則遠置他所。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飯致祭，三年然後返。（元史祭祀志）

元人無陵，遇大喪，棺用南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爲棺，置遺體其中。殮用皮襖皮帽，靴襪，繫腰，盆盂，俱用白粉皮爲之。殮以金壺瓶二，蓋一，碗，碟，匙，筯各一。殮訖，用黃金爲箍四條以束之，送至直北園寢之所，深埋之，用萬馬蹴平，候草青方已，使同平坡，不可復識。（春明夢餘錄）

今人有喪，翦帛以授弔客，謂之發孝，大抵京師人家發孝，主於勾引祭賻之貲。

發孝

京師婦女嫁外方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易之，名曰『戳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拏殃兒』。（以上菽園雜記）

京師奸詭百出，外省人買妾，常有飾佳麗以替代，及洞房則面目全非者。更有洞房之夕，乘人睡去，盜其貨，深夜逃去，欲追問所從之處，則徒已多時。（燕京雜記）

外省人來京，不可聽德惠買人，買成日久，必然潛跑，彼以爲家規嚴謹，殊不知門前作小生意者，就是女之親故，買鍼線時即會面矣。夜間暗號一舉，就有人接去，謂之『放鷹』。（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笙歌依舊入蘭房，秋後黃瓜味亦香，席捲一空無覓處，有名打虎賺新郎。』（見市井）

燕趙佳麗，自昔著稱，仕宦京朝者，輒於都中納妾，毛西河所娶姬人曰曼殊，爲豐臺賣花翁女，卽其例也。然都人狡獪性成，每以婦女爲市，慣作戳包兒拏殃兒之伎倆。戳包兒者，初看之人，如西施王嬙，及入門，則無鹽媼母矣；拏殃兒者，雖有金屋，不能深藏，蓋信宿卽逸，人財兩空，俗所謂捲逃者是也。（清稗類鈔）

娶京妾

縉紳纈宦都下，及士子卒業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婦女，以伴寂寥。（野獲編）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饑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罄資斧以供口腹，敝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撒潑求離，父母兄弟，羣然囂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五雜俎）

黃淳耀燕姬詩引云：『北人多蓄女子，飾其妾首，教以歌舞，彈碁，陸博諸雜技，仕宦者以多金買爲侍兒，兒或不樂其主，輒用祕術殺之，因轉而之它。』

又詩云：『燕中姘女顏如玉，腰素盈盈纔一束，翠翹寶鬢試新妝，皓齒青蛾矜豔曲。十斛明珠許換歸，初言松柏比心期，流蘇帳開珠箔掩，破盡工夫與畫眉。何知覲面成捐棄，只買朱顏難買意，北邙蕭瑟白楊風，一半春宵酬祕戲。』（以上陶菴集）

古稱燕多佳人，故今宦遊京師者，輒以娶京妾爲美談。（燕京雜記）

京師喪禮，殯不逾時，殯三日具祭墓所，曰『煖墓』，亦禮『虞祭』遺意也。

合婚得吉，相視留物爲贄，行小茶大茶禮。娶前一日，塔備物往女家，曰『催妝』。新婦及門，塔以馬鞍置地，婦跨過，曰『平安』。婦進房，陰陽家唱催妝詩，撒諸果，曰『撒帳』。婦家以飲食供送其女，曰『做三朝』，『做單九』，『做雙九』。（以上萬曆順天府志）

婚禮：古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朱文公家禮止用納采、納徵、親迎，以從簡要。丘濬謂問名附於納采，納吉、請期、附於納徵，六禮之目自在焉。鄉紳士民，悉準行之。納采曰行小茶，納徵曰行大茶。納徵日夫家爲新婦冠髻，幣用色繒以及釵釧羊酒果實之屬，貧富隨宜，咸以受財爲恥。間有競尙侈靡，類多出於市井，而敦禮之家，惟崇雅黜浮焉。娶前一日，女家送粧。娶之日，鼓吹親迎，行合巹禮。次日廟見，女家設筵於婿家，以示中饋之始。新婦隨夫拜舅姑，敘次，闔門長幼，各以禮相見，宴親戚，曰做三朝、九朝、雙九、對月，乃擇日歸寧。（輿地記）

舊式婚禮，男女成年（廿歲左右）由戚友執柯（俗曰說媒），亦曰『保親』。有所謂『媒婆』者，大率爲老嫗，專任撮合，兩家既允，先過門戶帖，兩家各書姓名、籍貫、三代、名號、官職於帖上而交換之，訪詢屬實，再過八字帖，上書男女兩造生年時刻，各請星命家推勘，是謂『合婚』。合則先放小定，後放大定，其禮物爲首飾戒指如意等，女家答以靴帽文具。迎娶前二月，須行通信禮，男家書娶期於龍鳳帖，送女家，并送以鵝酒衣衾首飾各物，及龍鳳餅茶菓果品等，女家則以靴帽文具及糕餅答之。前一日，女家請男賓四人、六人或八人送妝，男家亦請人迎妝，物以拾數計，中等之家，大半爲二十四拾，三十二拾，四十八拾，富者則自數十拾至百餘拾不等，貧者則十六拾，十二拾，再次則僅備女子常用之物若干，僱扛肩人送去，不上抬，若拾數多者，妝奩前導以鼓樂，男家迎以鼓樂，然近亦有於娶日送妝者。婚嫁之日，男家請女賓一人，男賓二人、四人、六人或八人，赴女家迎親，女家亦請女賓一人，男賓二人、四人、六人或

八人送親，喜轎往還，輔以鼓樂儀仗，新郎往拜女之父母，謂之「謝親」，謝畢即歸。新婦下轎，即由兩家迎親送親之女賓，導之與新郎拜天地，行合巹禮，庭中奏樂，禮畢，新郎退，新婦坐於新房，曰「坐帳」。漢俗且撒果於帳中，曰「撒帳」。次晨爲雙朝，舉行賀紅，新婦盛妝，出拜祖先及翁姑，閤家均按長幼拜見，然後拜親友，惟必夫婦同拜，謂之「雙禮」。是日男家備帖請女家會親，互相拜見，張筵不食，新郎則跪拜敬酒，迎送亦如之。自過妝迎娶以至會親，共須三日，搭棚結綵，置酒設饌以待親友之慶賀，近亦有於一日中行之者。新婦三日行廟見禮，（亦有於回門或對月後行之者），無家廟則拜墓，四日或六日後，女家接婦歸寧，婿亦隨往，謂之「回門」，然必侵晨而往，當日即回，此後九日，十二日，十八日，女家必餽食物於女，謂之作單九，雙九，十二天。娶後一月，婦歸母家，一月始返，（間亦有不住一月者），曰「住對月」。此後每於年節，接女歸寧。（民社北平指南）

平市現在通行之婚姻形式，自由戀愛以至自由結婚，爲一事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謂父母包辦之舊式婚姻，又是一個事實。在取得自由形式之男女常稱「花好月圓」或抬高價值而云「愛的團結」。而由於第三者所撮成之姻緣，亦稱之爲「天作之合」。在「鐘鼓樂之」之下，也會完成婚姻之使命。茲將舊式女子出嫁必經的過程和儀式，錄誌如左：

小定禮：一對不相知的男女（或許相知），經過媒人的提議，又得男女雙方父母家人之同意，認爲「門當戶對作親家」之後，再經過星相家的占卜，認爲男女水火不相衝突，免狗不相殘害之時，姻緣即算妥善。接着納小定禮。小定禮，僅男方送給女方一金屬戒指，使當事者之女子帶在手上，表示「羅敷有夫」之意。但不規定何時迎娶之吉期。

大定禮：又名通訊過禮。男女規定迎娶之期，即納大定禮。用食盒兩架，第一架之上層，裝龍鳳婚書，及活鵝一隻或兩隻。龍鳳書表示「龍鳳呈祥」，而活鵝即古禮贄雁之意。第二三層，則裝衣服首飾之類。第二架之上層，則裝以

蒸食及肉食品，如龍鳳餅及肘子（豬腿）之類。第二三層，則裝水菓，乾果，各四盤。如棗兒，栗子，代表早兒立子。花生，則代表先生子，後生女，或子女雙生。柿子表示事事如意。蘋果，表示平平安安。藕，則表示藕斷絲連之意。

謝親與謝粧：在迎娶之日，新郎乘車到女方，向新娘之父母各一叩首，謂之謝親。於是新婦隨後乘轎而來，並懷抱兩蘋果，表示一路平安也。謝粧又名爲催粧，乃男方先派人到女方催促梳粧，催粧則不謝親，兩者不得併行。

拜堂：俗名拜天地，在天地全神之位前，設有弓箭盜瓶，香斗之物。當新娘之轎入門之際，新郎即以該弓箭向新娘作射擊狀，謂之桃花女破周公。其故事甚長，茲不述。新娘在轎內，有娶親太太爲之開臉，擦胭脂，緣此後即由少女變爲少婦也。並給以盜瓶懷抱，瓶內滿以五色穀粒，而後新娘始珊珊而行，過鞍子（表示平安）走火盆（燒去一切不吉利的東西）最後，即拜堂成親。

坐帳：拜堂之後，將新娘抬進洞房，端坐帳中。新郎前來扯開新娘之紅色面巾，謂之初會，俗稱爲露臉，並摘下新娘頭上戴來之絨花。此花，新郎可任插一處。俗傳：插於上方生子，下方則生女。

子孫餽餽長壽麵：坐帳之次，接着則是新郎新婦同吃子孫餽餽（女方預備）和長壽麵（男方預備）。取子孫萬代，長生不老之意。

交盃酒：喝交盃酒時，以紅繩繫兩酒盃，娶親太太送給新郎，送親太太送給新娘，各飲半盃，而再互換。此所謂千里姻緣一線牽也。

團圓飯：又名擺圓飯。新郎新婦坐於首席，娶親和送親太太奉陪。如吃饅頭，則爲滿口福。吃九子，則爲團圓。四喜肉，則爲喜喜歡歡。

拜祖先定名分：新娘不拜祖，則不算男方家族之嫡派人物，故拜祖亦是要事。定名分，俗稱認大小，即認識夫家之長幼尊卑也。對於長者，各叩一首，平輩者一揖。惟對於大姑子（即夫之姊）則叩首，謂之高見禮。

吃喜酒：一名會新親，且有當日酒與兩日酒之別。是時，新娘姑娘舅外祖外母，齊集於男方。對新郎之父母，說些客氣之談，爲新娘免災。吃酒時，一人一席，至多兩人一席，但必須二人作陪。如是，女方來十位賓客時，而男方必需二十人作陪也。此時，新郎向女方之來賓行禮，來賓即贈以帶子（表示生子）扇子（表示生個善子）和錢袋。袋中有錢一吊者，爲當朝一品，二吊者爲和合二仙，三爲三台子貴，四爲四季平安，五爲五子登科。以至於七八九十，也都念念有詞。

回門：喜酒之次日，新娘之家，前來接親，俗謂姑爺認門。

單九雙九：回門歸來，九天之後，女方之親屬又來看新娘，謂之過單九。但通俗謂「單九不算走，雙九才算走。」走者，走親之意。乃單九走了，而雙九亦不可忽視而不去。

接新娘：雙九過後，女方來接新娘回家一視，但不許過夜。蓋習俗不允一月之內，男女空房，必雙飛雙宿。實蜜月內特殊之規定。

回拜：最後，新娘領着新郎回歸母家，答謝親友，所帶禮物甚多。約每女方之親友，都是答謝雙份禮物。至此一場頗富戲劇色彩的終身大事，才告閉幕。（世界日報）

送妝

嫁娶之時，男家爲新婦上髻，女家爲新婿冠巾，先期備禮送其家。（萬曆順天府志）

都門雜詠：『婚嫁幾家忙，迎妝更送妝，江南風俗異，更與閩蠻娘。』註云：『嫁女之家，親友隨奩物至婿家，名「送妝」，婿家迎之名「迎妝」，又有專習南禮之女媪，名「老蠻」。』（見都門瑣記）

花花孝

京師期功以下服，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朵，曰『花花孝』。（露書）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花花孝云：『清明中元十月朔，短轆轳車上塚哭紛紛，陌上紙錢飛，豆泥骨朵沿風俗。前朝此地尙火化，近來比戶牛眠下；牛眠下兮馬鬣封，銘旌五丈凌蒼穹。猩紅一點風吹帽，孫曾還是花花孝。』（松風閣詩

禁棺入門

寄柩

喪事耗財

改號娶小

送葬

代哭

出殯

鈔

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餘皆不禁，大明門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昇人。（稗史彙編）

江南之以名利來京師，卒而未能歸者，柩寄寺，有歲例，每柩僧月收錢五十文。（天慵子文集）

數年來在都門見喪事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毀，生不為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婆娑跳神，不厭數四。（兼濟堂文集）

集

昔吾友張受先采，崇禎戊辰舉進士，時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箇號，娶箇小。』

喪葬之儀，人子不忍儉其親。如非禮之舉，不獨耗財，亦且傷化。如都下俗尚延僧，盛作佛事，及送葬用扒竿，走馬，高橋，烟火之類，何關於孝徒為有識者所笑。（以上冬夜筆記）

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蕭菴閒話）

京師喪家出葬，浮費最多，一喪車或至百人舁之，銘旌有高五丈者，纏之以帛，費百餘疋，其餘香亭幡蓋，儀從之屬，往往越分。又紙糊方相，長亦數丈，紙房累數十間。集送者張筵待之，優童歌舞於喪者之側，跳竿走馬，陳百戲於道，尤屬悖禮。（薊邱雜抄）

京師出殯，最為虛費，一棺舁者百人，少者亦數十人，銘旌高至四五丈，舁者亦數十人，以帛纏之，至用百餘疋，幡蓋儀從等物，指不勝屈，無不見耀奪目，夫役人等，至有千餘，其棺襲執事之屬，皆賃於市店，用之半日，價費千金。（燕京雜記）

京師殯出至街，焚紙錢，以穉穉紮方架，寬五六尺餘，高六七尺，遍粘以紙錢，臨起大槓時，舉火一焚，弮弓一斷，噴出無數紙錢，火借風勢，愈飛愈高，上冲霄漢，凝然不動，渺若羣星，令人昂頭注視，咸贊工匠之巧焉。（道光都門記略）

北京漢人出殯，有種喪鼓鑼鼓，名為小人兒行，配上官鼓大號，就叫乾三件兒，凡是用十六槓的小家主兒，都得

要他，彷彿滿洲所用兩根門簾，八根兒曲摺，一把映日傘，一乘小轎兒似的。往往三半堂兒裏，也有用小人兒行的，不過顯著貧的慌。這個買賣兒，北京還是獨行，別處兒還沒有。只要槓房一傳，總是兩樣兒併行的時候兒多。按規矩說，喪鼓這班兒，是十一個人，四傘（代背鼓），鸚鵡，功布，四個人打鼓，一個人打鈸，那班兒十翻兒，應當七個人（不算抬鼓的），單皮堂鼓，大小鑼兒，七鈸，水鈸，挑子，衣裳有新有舊，價錢也有高低。（燕市積弊）

都中富人出殯，兒棺夫有多至六十四，或七十二人者，槓之巨亦無倫比，蓋以表示其闊也。（清稗類鈔）

喪禮

喪禮稱家有無，葬不逾時，哀而不文，猶稱近古。自疾革以至成服，大約俱遵文公家禮，長子或長孫專奉饋奠，曰「喪主」，延親友一人，專典賓客禮，曰「主賓」。延親友知禮者一人，凡喪事皆聽其處置，曰「相禮」。其附於身附於棺者務從厚，餘悉遵家禮。至於營葬之費，則不憚竭力盡情，設齋堂以候會葬者。古禮既葬，日中而虞，今葬三日具祭墓所，曰「暖墓」，亦虞祭之遺也。葬畢，孝子踵諸弔者門拜謝，雖至愚劣，不敢踰禮。惟是飯僧誦經，動費什佰，貧家亦強爲之，守禮者不取焉爾。（康熙大興縣志）

喪禮：歛稱家有無，葬不逾時，哀而不文，猶稱近古。疾革，遷居正寢，戒內外勿驚擾，書遺言於昏，撤去舊衣，加新衣，置新綿於口鼻間，以驗氣絕，曰「屬纊」。既絕，舉哀易服，諸子被髮徒跣，三日不食，男女哭僻無數，長子或長孫承重，專奉饋奠。喪主延親友一人，專典賓客禮，曰「主賓」。延親友知禮者一人，凡喪事皆聽其處分，曰「相禮」。治棺務從厚，樽稱之。訃告於親戚僚友，乃受吊。自初喪時，孝子夜寢屍旁，籍藁枕塊，男女異處，置靈座，奉養之具，皆如生前。設魂帛銘旌，親戚之人皆入哭。二日小斂，絞布不掩面，猶俟其生。三日大斂，子孫婦女及侍者，共舉屍於棺，實齒髮，塞空缺，乃召匠加蓋下釘，憑棺而哭盡哀。有服之人，各服其服，就喪位，舉哀相弔。營葬之費，不憚竭力盡情，盛設齋堂，以候會葬者。古禮，既葬，日中而虞，今葬三日，具祭墓所，曰「暖墓」。猶虞祭之遺也。葬畢，孝子踵諸弔者門拜謝。其五服之制，率皆奉文公家禮，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雖至愚劣，不敢踰禮，惟是飯僧誦經，動費什佰，貧家

亦強爲之。(康熙宛平縣志)

舊式喪禮，人死更衣，(小衣之外，男棉袍補褂，女蟒袍霞帔圍玉冠鳳，近有男着長袍馬褂，女着襖裙者，俗重衾物，少則三鋪三蓋，多則九鋪九蓋，數各用奇，而貼身一層，必鋪黃蓋白，取鋪金蓋銀之意。)停屍於床，闔家舉哀，焚紙鏢，曰『領魂紙』，牀前燃燈，曰『引魂燈』，富者延僧誦經，謂之『倒頭咒』，焚紙糊車馬，謂之『倒頭車』，請陰陽生開殃書，以定入殮，出殃，發引，破土，下葬之日時，及一切忌犯，然後赴告戚友，親近者奔往探喪，哭於屍側，既殮成服，各如其制。死三日爲接三，門外設鼓樂立旛，(男左女右)或銘旌，隨滿漢而異，戚友悉赴奠，夜延僧唵經，送紙糊車馬，積箱於相近之曠地而焚之，曰『送三』，送時孝子及晚輩自靈前號啕痛哭，沿街呼叫，戚友則舉香提燈，分列隨行，及返，孝子復哭於靈前，闔家亦號泣，至夜僧入棚放焰口，孝子按時跪靈舉哀，自此以後，唵經三日，爲一棚或三棚，或五棚，亦有按七日唵經者，僧道番尼無定，有同時並舉者，曰『對臺經』，普通皆用僧，以其價廉耳，每棚經畢，必送聖一次，屆時紛擊法器，間以音樂鼓手，以爲前驅者，漢俗則助以喪鼓，親友皆隨孝子送焚樓庫，紙鏢，衣服，器用，花盆，尺頭，桌子等類，至中下之家，大半唵經三日，或一日，亦必送聖，焚化樓庫紙鏢各項，出殯前一日爲『伴宿』，又曰『坐夜』，是日戚友赴奠唵經者，多於此日行之，貧者多不唵經，甚且無伴宿者，既接三，卽於五日或七日出殯矣。出殯日期無定，通常於死後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行之，富者則停柩三七或五七。出殯時刻，率於清晨行之，孝子以新箕帚掃棺上浮土，傾於炕席下，謂之『掃財』，又墊一銅元於棺之一角，曰『掀棺』，乃行辭靈禮，柩出堂，孝子手執紙旛導於前，諸晚輩隨之，均齊聲號哭，及外門，上小槓，至大街，上大槓，上大槓時，孝子跪捧喪盆，(形如扁缶，底正中有一孔，置磚上，磚糊以紙，作書套形，捧時必使紛碎。)既起槓，復號哭如前，戚友之送殯者，男步行在孝子之前，女乘車在柩後，所用儀仗，滿漢不同，柩至塋地，下窆奠祭，孝子則叩謝送殯戚友，戚友隨即脫孝而歸，惟無論喪眷戚友，均磨刀於街門外之水盆中，始入，漢俗更焚草於門前，每人給冰糖一塊而舍之，跨草而入，意避外鬼也。葬三日祭墓，

曰「暖墓」，俗謂之「圓墓」，三七日，五七日，七七日，六十日，及滿月日，均往祭，亦有在家燒紙者，而五七日必燒傘，六十日必燒船橋，富者且唸經，貧者亦放焰口，若釋縞素之服，有六十日或百日者，亦必祭墓，或在家焚化紙鏢，其謁謝戚友，在暖墓日後，或釋縞素服後，始舉行之。（民社北平指南）

舊都民間風俗，自入民國後，改革者固屬不少，而婚喪節儀，照樣保留着前代老樣式，有錢階級之闊老，表現得尤其不憚煩，而認爲「當大事」之喪，自從死的那一時期起，至葬埋的那一天止，至少要如下面這樣辦理。

轉咒：病者停止最後的一呼吸，其家人必須緊急辦理的，就是所謂轉咒一事，請和尚、道士、喇嘛、尼姑等，大誦經卷，爲死者作免罪安魂之舉，並且焚化領魂幡，使死者得隨之而安然的走到現實人間「陽」的另一面云。按轉咒一詞，純就宗教而言，若對死者而言，亦可稱作「轉運」，蓋流俗認爲現實之肉體，是萬種罪惡之根源，故有重視靈魂之宗教哲學上的學說，的軀殼停止一切罪惡的活動之後，靈魂還是存在着，是故死，乃由罪孽之運命而轉入好的善的運命而已。但恐眞善美之靈魂受了肉體染漬，所以必須爲之洗滌而超渡之，否則恐怕再投胎人間作馬牛羊雞犬豕之畜類，和更卑賤之物。

轉空：死人所必要的（除了水葬和火葬之外）就是棺木，本來在習慣上不足奇異，但一名爲轉空，則有可研究的必要了。假如棺木是從市街上之鋪中購買而來，其中當然是空空如也，但一般人之觀念，是不允許空的棺木進門一步的，必得事先放進些許的灰炭，五色雜糧和銀錢等物，而後才抬進家中，把死者殮藏起來，俗名之「入殮」者是。至於爲何不許空棺進門，由於事先放進去的什物可以推測十之七八，那些什物差不多是日常生活物質上所必需的物品，如此則空棺進門至少是對於家族的財富有吉利之影響，或意外之損失，所以事先要充實一次。

入殮：或稱爲「入木」，即將死者安置在棺中，這時候死者的家人子女或親屬要實行所謂「親視含殮」，不消說要將死者活在時所愛好的玩藝都放在裏面，以安慰死者，還有在棺之底用銅錢（當中有空的制錢）擺成

北斗七星形式。把死屍放好之後，再摸出幾枚來，據說這幾枚給小孩帶在身上，膽量會大，有說準可以成人，至於是否有效，則不敢定，然而一般人都這樣說。又有『經被』之名，就是把金鋼經印在一張大的紙上，當作死者之被，而且這『經』是孝子跪着誦讀，其意義與轉咒同，不過孝子賢孫進最後一次孝道而已，如斯則人之一生便到了蓋棺論定之一幕。

開殃：殃或作樣，把死者的降生之年月日時，和死的年月日時，當中活了多少年歲，都開列在一張白色的紙上，貼在門口，表示『寒門不幸』之意。誰來開殃呢，是陰陽先生，北平市之陰陽先生，要受公安局考試，合格立案而專營斯業。他知道和管理以下這幾事：（一）何時入殮，如入殮不得其時，則犯重喪，或犯天火（火燒棺材）。（二）安葬。（三）出殯後淨宅。（四）點穴，破土。（五）規定辦理喪事一切的時刻。有人謂當陰陽先生遲早是要瞎眼睛，因為他能看透入地三尺，豈其然乎？

接三：死者死過三天之後，有如流俗所傳，要登在望鄉台上望家鄉一番，或者真的親臨作第二次的訣別，因此有接三之舉。這時候，家人送給他（死者）盤費和衣食住行必需的東西，或是想像着他需要的玩藝，無所不備，亦重要之一事也。

作七和作夜：接三之後，接着就是作七，在時間上有七天，九天，十一天，或三個七天，和五個七天的，這一層完全以當事者的經濟情況而定。如果有錢的話，延長到一百個七天也不為法律所限制，並且在作七之時，照樣請宗教者流誦經以超渡死者，每三天一班，一班念完時，要焚化樓庫，以及現代的新式飛機汽車之屬，只要當事者有錢，會要樣式，而冥衣鋪之紙匠，都能裱畫得玲瓏盡緻，與真物無二。作夜是埋葬之前夜的事情，當事者要大會親友，和文武大祭的隆重典禮，其情況非此短篇文字所能詳述。

槓夫：槓夫本來不屬於當事者的範圍以內，然而若非他們，便不足達到最後之目的，入土為安，所以特別提出

記述。槓夫是槓房營業的雇用階級，通常以八人拾爲最少，以六十四人拾爲最多，如果大換班的人，則人數加倍。他們分爲：（一）作活槓夫。（二）出堂槓夫。（三）下葬槓夫。（四）打尺槓夫。（五）抬靈槓夫，五種。其餘如執松獅，松亭，鶴鹿同春，黃鶯細狗，金瓜銀斧者，亦爲槓夫之一種，一個富人的葬禮，需用槓夫不下數百餘人。他如棚鋪，亦爲幫忙表現技巧之機會，並且還要勞駕消防隊警察來維持安全。據云在民國之前，槓夫所穿嫁衣的顏色，花樣，人數都與死者之地位有關，今已打破此紀錄矣。

下葬：俗名『登坑下葬』，即最後之一幕，其煩瑣更甚，茲省略之。（北平晨報）

僧之畜妻，雖不敢顯置寺中，而於寺之前後，別營一室，雇一車夫，挂名門牌，僧寢食其間，宛如民間夫婦。

女子十三輒嫁，三十則形容枯槁，薜花豔發，易開易落。（以上燕京雜記）

京都竹枝詞：『喪事時興作細棚，（京師棚匠之巧，當爲天下第一，以盧厝做成玲瓏齋橋，舍字牌坊，無不逼真，可稱妙手。）靈前無物不求精，與其易也寧哀

戚，說盡千年以後情。』（見風俗門）

京師搭蓋喪棚，工細絕倫，點綴有花木鳥獸之形，起脊大棚，有瓦隴、柁頭、穩獸、螭頭之別，以及照牆、轅門、鐘鼓樓、高插雲霄。（道光都門紀略）

滿洲婚禮

滿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男女家始相聘問。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贈如意或釵釧諸物以爲定禮，名曰『小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戚友，同新婿往女家問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曰：『某家男某，雖不肖，今已及冠，應聘婦以爲繼續計，聞尊室女頗賢淑，著令名，願聘主中饋，以光敝族。』女家致謙詞以謝，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既進茶，女家趨右位，男家據賓席，或設酒宴以賀，改月擇吉，男家下聘，用酒筵衣服綢緞羊鵝諸物，名曰『過禮』；女家款待如儀，男家贈銀於婦家，令其跳神以誌喜焉。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贈妝奩嫁資，視其家之貧富，新婿乘騎往謝，五鼓，鼓鑿鑿

婦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響房」。新婦既至，新婿用弓矢對與射之，新婦懷抱寶瓶，入坐，向吉方，及吉時，用宗老吉服致祭於庭中，奠羊酒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詞焉。禮畢，新婿新婦登牀，行合卺禮。男女爭坐被上，以爲吉兆，因交媾焉。次早五鼓興，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禮如儀，其宗族尊卑以次拜謁。三日或五日，婦歸省父母，婿隨至女家，宴享如儀，滿月期，婦復歸，宿女家，數日始返，然後婚禮畢焉。（曠亭雜錄）

曼殊震鈞滿洲婚禮合儀禮考云：「若婚禮，則媒氏執男女二家之年庚三代，互易之，儀禮之「問名」也。既主婦至女家視女，儀禮之「納采」也。既定，則男家以如意納之女家，儀禮之「納吉」也。婚前二月，具羊豕鵝酒，服飾采帛，以書將之，納於女，并告婚期，儀禮之「納徵」兼「請期」也。婚期以夜，「日入三商爲婚」也。奩具既入門，婿往女家拜於堂，「親迎」也，而今訛爲「謝奩」也。其娶也，輿前導以角鐙數十，儀禮之「執燭前馬」也。婦至，布席於室中地下，不設几，陳羊豕黍稷，夫婦相向坐，儀禮之「對席」也。御者以二盞，互飲其夫婦凡三，儀禮之「醮」也。質明以質見舅姑，儀禮之「厥明見於舅姑」也。并拜於家廟，儀禮之「廟見」也。」（天咫偶聞）

北平俗曲鴛鴦扣記相親云：「老太太大喜說：『如此還是煩你去，知會他下月初三的日子是個成，叫我們大奶奶前去相看，我老了兩眼昏花看誤事情。』」媒婆告辭那家通信，到了初三天氣清明，女家請了本家的女眷來陪客，這裏就是大奶奶一人帶着僕從。且說那佳人二八就喪了母，隨老父操持家務甚精明，明知道婆子說親人家是來相看，少不得故意裝做不知情。午正時家人報進說來了，見一位年青的奶奶走進屋中，口裏說：「張媽常提我特來奉望。」衆女眷連忙讓坐笑相迎。這大奶奶坐下留神將佳人細看，只見他盤膝穩坐不動身形，粉頸低垂含嬌帶愧，香腮上一陣子白來一陣子紅。大奶奶看罷暗暗誇獎，腹內早已就應承。又只見三間大房十分的潔淨，銀花糊棧耀眼明，西炕上金漆大櫃把皮箱擺，明柱上挂着洋來水法鐘，雖是個武職人家倒也文雅，老派兒佛滿洲闊哩甚實恭。臨起身搭訕告別就與佳人拉手，爲的是看他的春筍把玉腕擎，指頭兒又尖又長手兒定巧，笑着說：「妹妹的花

樣兒想來定精，「硬拉起他的長衣瞧瞧鞋樣，看了個意滿心足纔站起身形。」

又記插戴云：「敝不及僕婦家人先道喜，單說那佳人之父休致的老爺，自然也要相相女婿，果真的一箭上墜甚簡絕，應許下擇日磕頭只管插戴。這不忙壞了男家那位大爺，張羅叫裁縫做衣打扮兄弟，早定下線纓緯帽與新靴，首飾樓打造金簪換寶釧，好容易諸般事兒妥妥貼貼，又請下六眷的男親陪伴新婿，親族的女眷插戴姐姐。廚子們落作整忙了半夜，第二日天纔大亮門前就車馬不絕，先來的是穆昆薩，都哈拉後到，旗下人最重的是姑老爺，其次是姑爺與兩姨姑表，四門兒親家還有舅老爺舅爺，平輩兒的都到房中與太太道喜，晚輩的打仔道喜誰敢諛諛？男客到齊堂客陸續也到，聽見那香車寶馬僕婦們就傳報接待不迭。先接進姑姑姨娘與外祖母，親家太太姑奶奶更當接，本家兒的大娘孀子也言不盡，姑姥姥舅母還有姑舅姐姐，大爺的連襟大奶奶的姐妹，當家爾的嫂子小孀爾到有好些，未出閣的姐妹姪女雖然不去，也跟來道喜要看看這簇新的姑爺，一陣陣香風都到上房歸坐，一聲聲環珮搭着笑語不歇，一個個盡誇賢慧說天氣好，一句句都弄啣撥嘔鬪二爺，天將飯食諸親纔齊到，廚房內打滷下麵爲的是簡絕。不多時太太傳話說叫擺飯，那些個家人僕婦就奔走不迭，先端上八碟熱菜請吃喜酒，然後是吃麵的小菜到有好幾十碟，螃蟹滷雞絲滷隨人自便，以下的猪肉打滷沒甚麼分別。裏外用完手下人也都吃畢，纔叫人預備車馬又打扮姑爺。太太們珠翠盈頭上車先走，齊全人簪匣捧定又用紅袱嚴遮，飛沿轎車倒有十數多輛，不多時香塵碾起街道就占了半截。老爺們吃過了香茶也就不好久待，亂烘烘接鞭上馬齊奔了長街，有的是花紅亮藍水晶頂戴，飄搖着花翎線翎在腦後輕旋，朱爾憨的三親絕無起花的金頂，烏個孫的六眷都是四個開襖兒的黃爺，俱各是蟒袍補褂把朝珠帶，枯忒勒雕鞍駿馬也是絡絡不絕，簇擁着紅纓白馬的新嬌客，到女家未曾下馬就有人接。進門來許多的親朋全都說是久候，亂烘烘一齊都趕着拉手讓進不迭，外面是清話清語齊翻多熱鬧，裏邊的太太們先到更鬧撇些。只講的口燥舌乾女家偏不把茶倒，一邊是虛情哀告，一邊是假意捏訣。好容易說開才把奶茶

獻上，纔令人外面傳話請進了姑爺。男客們圍隨家人抵留着坐褥，祖宗拜過又拜過佛爺，自然是姑爺姑姑雙雙受禮，推辭了「阿哥養女我們受着也不迂貼。」老爺不肯每位前磕頭三個，其次該舅舅舅母還有爺兒爺爹，衆人不依強把老爺按住，老人家喜極生痛就忍不住啞啞，想起那養女之心中傷感，拭淚說：「勞駕咧起來罷姑爺。」然後才姑舅兩姨挨次兒磕過，本家的叔叔嬸嬸還禮不迭，大姨兒連襟與阿哥嫂嫂，吃虧是小姨小舅不能巴謁。只磕得阿哥渾身汗都濕透，好容易親戚拜畢算是斂了斂情節。磕罷頭男親要走，女家留着將茶獻，說是老爺不飲看渴壞了我家的姑爺。衆人說：「既疼女婿另日教他來領。」說着就走臨出門又拉手兒作別，言不着男客上馬先回家去，太太們趁着磕頭都要看看姐姐。原來那佳人躲在裏間屋裏，衆新親方纔下炕，僕婦就把簾揭，進房來見他含羞面向裏坐，雖然是愁眉淚眼却長了一個一絕。這太太看見媳婦兒眉歡眼笑，從小兒的插簪口裏還弄撇些。笑說：「見我們不理回去與你女婿算賬，別哭了你的婆婆像個佛爺。」大奶奶湊趣說：「妹妹也不理我。」衆僕嘔鬪就叫二奶奶不迭。嘔了回又獻清茶從沒有裝烟的俗理，太太們不好久坐一霎時也就要分別。轉家門未從歸坐先道喜，衆堂客吃茶問話就贊美不絕。姑太太說：「妹子有福好一個侄兒媳婦。」老姥們說：「姑娘大喜絕俊的位外甥姐姐。」姨娘舅母姐姐們也都誇好，嬌子大娘妯娌們也喝采不絕。這阿哥耳內留神心裏是歡喜，張羅着擺酒就設下了果碟，兩攢頭的酒菜十分的齊整，冷熱吃兒慢上小餚餚兒相接。本家又端盅來把乏道，新女婿裏外敬酒才使壞了二爺。僕婦們嘔說：「二爺也該出身汗，娶這樣的奶奶明日要發呆。」阿哥謎謔傻笑甚實的得意，一家人歡天喜地還有甚麼吝嗇？晚飯是五碗四盤把諸親待，手下人更要款待免的他背念子曰：「

又記迎妝云：「初一日先就搭棚廚子來將作落，西廂房收拾潔淨早已裱糊，鋪上了新毡房中却無擺設，爲的是嫁妝來到免誤工夫。着己的親朋頭兩日就來幫助，攛掇着阿哥沐浴好結花燭。言不着預備喜筵男家的事，那女家十分忙亂又不輸服。張羅着治辦妝奩圖的是人家歡喜，還帶着父女難離不住的哭，終日價碌碌忙忙直到晚，好

容易諸般置妥又氣長出，只說委屈了姑娘阿媽再補，似這等極深恩真正也報不足。頭兩日先進嫁妝房中堆滿，綵綉貨下又僱定了人夫。四季的衣裳摺疊在箱內，中衣兒紅綠圍腰兒單夾俱足，他的母半世辛勤作下許多鞋腳，親戚們添箱的鞋襪就難論精粗，佳人梯己的鞋襪是送婆婆嫂嫂，六隻箱登時裝滿又開了櫃廚，背人的東西藏在連三桌內，姑娘的錫罐還有姑爺的尿壺，抽屜內各樣的餽餽防他捱餓，葉子烟手紙也不敢疎忽，匣子裝荷包平抽俱是內造，香囊香串都綴着流蘇，藍白的棉線還有包頭手帕，汗巾兒絲線腿帶也就預備了個足，懶梳妝臙脂宮粉也言不盡，絨花通草首飾盡是金珠，緊櫃裏數串黃錢怕他受驚，抽屜藏銀子幾錠祝他多福，頂櫃中塞滿棉花願他榮華長遠，裏兒栗子取的是兒女盈屋，忙了一天方才諸事完畢，添箱的親戚散去早又日落了金烏。次日催轎人夫吩咐教早送，扎縛停妥然後纔擺上了長途。先走的青衣纓帽人兩對，拿定那兩紅帳幔綉的是滿床笏，後跟着桃紅緞門簾綠走水，一樣的銀鈎倒控墜定流蘇。次後來便是嫁妝與什物，玉屏風廣箱鈿盒也就配了個十足，上面安斗大的鏡袋蟠龍飛鳳，另有個把兒鏡袋綉的更有工夫，皮箱三對都搭着徽鎖，楠木匣六個雕摳的清楚，椅子兀子一樣的銷金椅墊，飯桌子錫蠟油點兒全無。緊跟定衣架玲瓏與銅盆架，飄搖着大紅綾袱倒也不粗俗，上面拴鞋拔鞋刷與蠅拂毛撻。緊接着翹頭大案皮箱桌也有櫃廚，連三的被窩桌兒兩人拾定，圓盒內銅盆大小還有梳子錫壺，錫器是燈台蠟台粉粧兒茶罐，磁器是花瓶茶瓶油盒兒大小俱足，吐沫盒蓋碗俱各是成雙作對，插着那綾花奇巧恰配着花燭。一樁樁耀日生光朱繩牢繫，一處處果子亂撒紅紙平鋪。兩家的被褥無非是粧緞閃緞，枕頭內裝草也未必輸服，車褥坐褥紅毡子俱是娘家贈送，姑爺的衣服靴襪都包着包袱。後面是楠木包鑲的頂櫃，淨面兒天圓地方也就不俗，俱各是焦黃的銅鎖把紅絨繫，到婆家方才搭緊也費工夫。好些個頂子領子騎着馬送，黑鞭子八把爲的是擋狂徒。衆家丁新帽新衣來回的照應，車兒上搽胭抹粉抱着包袱。這樁事原來熱鬧旁人的眼，點頭說：「這個人家也算是富足。」一言不着路上的行人齊注目，一抬抬轉灣抹角也不大的工夫。遙望見結綵的門樓重復收拾，他

家是迎妝的轎子敢躊躇，吹打着迎來抬入棚中放下，衆親戚下馬進內把洞房撲，看着釘好了帳竿把簾幔挂上，一樁樁搬進霎時就擺滿了金屋。疎遠的親朋事畢先往外跑，貼進的面見太太道了虧負，「諸事包涵」嘴內說着也就要走，這壁箱挽留不住只得留下家奴，款待了筵席然後放賞，銀封兒十個還有十串青蚨。嫁妝上是另外不許他喧嚷，念喜歌兒的又把二爺呼。鬧哄了半天女堵就去謝針線，衆親眷男男女女就擠滿了新屋。年青的拿起錫瓶就倒茶葉，年老的抓起果子把兒呼，啣撥的只說櫃中有錢響，離戲的嚷配鑰匙鬧雁兒孤。這太太上房設席把僕婦待，臨行說「親家費事」倒臊殺了吾，「叫你們老爺放心姑娘有我疼熱，什麼是媳婦我養他要比女兒足。」

又記迎親云：「不多時阿哥回家看着心中甚喜，牛桌上這才送到克什蒙烏，張羅作裏外把果酒擺，諸親六眷都暢飲歡呼，用過晚飯又款待了衆鼓手，轎子是上夜也就打發了轎夫，燈籠上的吃完洞房也響罷，滿棚中燈光照耀就品起了絲竹。吹的是寄生草與合歡令，拿天鵝不要爲的是喜事花燭，唱幾齣賜福封相的坐腔戲，天交二鼓又把酒席來呼。只吃得上下內外人人歡喜，娶親的是嫂嫂重新又把頭梳。雞子粉湯要去的盡皆用過，喇嘛麪一頓又吃飽了家奴。聽了聽夜已三更就叫人收拾，分派了毡子火把不許疎忽。滿天星包兒俱各是早已備下，轎子用藏香薰過坐褥是雙鋪，吹鼓手奏樂燈籠上俱都給蠟，娶親的小叔侄兒早已把門出，轎夫們抬出了大門吩咐且慢，太平車女眷坐好才同上了長途，前後的火把點起照如白晝，羊角燈八對恰似不夜的明珠，猩猩毡的官轎走的十分平穩，壓轎的童子打沉駒，百子的蓋頭後邊車上拿定，紅毡子遮攔井口兇煞全除。一路上細樂笙吹馬蹄兒亂響，臨近時一聲掌號就驚了送嫁的衆親族。韻悠悠橫笛雲籬來切近，慌張張雙扉緊掩敢逡巡，鬧嚷嚷轎馬人夫門外站，笑嘻嘻許多奴僕暗中蹲，亂紛紛外面求親裏邊把包兒來要，忙碌碌裏邊梳洗外面怎敢開門。羞答答佳人此際倒難說話，淒慘慘心頭鹿撞險些兒斷了芳魂，一則是難捨嚴親又想起了慈母，免不得啼濕紅袖淚流痕。衆女眷勸解姑娘說是不吉利，攛掇着將頭梳好又換了衣衿。好半晌怕誤吉時才將門放，滿天星一把撒在了埃塵，亂烘烘火把燈

籠一齊擁進，大奶奶有人攙架先進了屋門，帶笑說：「我來求親接我的妹妹，算命的說我很對才可人的心，我與你一見就如親骨肉，別哭了！你們從此是一家人。」衆太太見他嘴乖俱各誇獎，佳人聽着也暗暗的歡忻。女眷們讓他上炕就將茶獻，送親的相陪敘話就到了時辰。穩轎錢早已打發怕，是喧嚷，傢伙都藏過只留下筷子二根，取吉利的親朋連忙掖起，阿哥兄弟重復又把轎子薰，直抬到上房門口來預備，迴備了毛女孕婦半邊人，大奶奶親取蓋頭把新人遮好，忙出去坐上車輛就先轉家門。這方才趕散了閑人來上轎，諸人不對厄吃各抱起了佳人，輕輕的放他坐好，吩咐且慢，轎簾兒放下轎子才離了埃塵。他的父不由的心酸又怕忌諱，扶轎竿聲聲的囑咐他，也未必聽真，搭出了大門吩咐叫收拾停妥，只聽得一聲鑼響就歎壞了他的天倫。點頭說：「人家生女原來如此，眼睜睜父南女北，怎不傷心？」沒奈何拭淚又把送親的囑咐，到那裏多坐一會兒伴伴他身，送親的答應上車阿渾兜也騎馬，轎夫們起一霎便離了家門。自然是一路喧闐來回都把包兒接，單是那女家清冷虎喇巴就短了一人。到婆家娶親的爺們也將門閉，本爲是叫人吹打好熱鬧街鄰，關了會說是磨性也就開放，把轎子抬起棚內迴避了閑人。旗下禮不興寶瓶，只把紅毡來倒，娶送的兩旁攙定慢移身，進洞房未曾歸座大奶奶先就說話：「請二爺來挑蓋頭，他不要假斯文。」二阿哥手拿秤竿輕輕的走到，把蓋頭款款的挑去面生春，不好觀瞧怕的是新親笑話，出房去佳人纔坐，下面衝着喜神。僕婦沏茶款待那房中的堂客，男親們並不歸座就各轉家門。丈人家包來的餚餚交與廚役，賞封兒一個，知他是幾分銀。不多時下好端來把銅盆合放，請二爺雙雙享用就饑壞了親人。侄兒說：「厄吃各少吃，休忘了我。」兄弟說：「阿哥你留點我也嘗新。」亂闐闐擠在窗前不肯散去，阿哥他進房坐下就暗留神，燈兒下見那新人對面坐，雖然說前番見過到底不比這番真，四個瓣兒的盤頭面上也無脂粉，只這種羞眉淚眼也就慣引人魂，身穿着大紅襯衣兒取的是吉利，低頭兒端然穩坐不敢瞧人。僕婦們端上了餚餚送親的就讓，先說「姑爺請用」然後纔讓佳人，「你昨日水米不沾用些兒纔好。」怎當他十分害臊那肯沾唇？勉強的咬點邊兒仍然吐掉。阿哥他嚷是「生

「就笑壞了旁人，大奶奶笑罵：『猴兒！你怎麼好？快吃了不要胡說，那就是兒孫，多吃些。五男二女累你這業障。』他果然吃了一碗才肯抬身，本來是借此爲由觀看玉貌，吃完了不好再坐，只得出門。」

又記坐帳云：『言不着衆人搶奪分去享用，吉時又到就忙壞了娶送的佳人，先絞了三線明一日才開臉，盤頭改換鈿子是簇新，戴上那富貴絨花同心如意，裝新的衣服換遍了渾身。外面把羊鳥又羊腿都煮好，肉絲兒倉米乾飯爲的是祭告諸神。銀執壺銀杯俱用紅絨對繫，小桌兒迎門放好就去攙起了新人，阿又布密的兩夫妻在紅毡上拜倒，差車密的片肉是白效殷勤。告過天地然後纔交盃合卺，推盃換盞不過是略略的沾唇，肉絲兒倉米飯俱各佈到，僕婦們展開衾褥伺候着新人。合卺已完連忙的攙起坐帳，搶襦頭雙雙並坐衆人就退出了房門，大奶奶親掩亮榻笑着囑咐：『猴兒！你若還錯過就誤了時辰。』』

入記開臉云：『通報說梳頭的太太們將車下，大奶奶出去迎接佳人又不得相隨，獨坐在房中心裏不免淒慘，沒片刻娘家的女眷都進了朱扉，見面拉手兒佳人就落淚，太太們也覺傷感打那喜內生悲，到底不比他的親娘十分親熱，也不過暫時悲慘一霎時就展放了愁眉。大奶奶讓坐裝烟來敘話，僕婦們銅盆取水伏侍香圍，洗淨了花容三姓人先絞九線，然後把寒毛絞淨又用雞子輕推，生成的四髻只用鑷子兒打掃，開臉已畢又改換了蛾眉，未施脂粉早已容光飛舞，衆女眷人人誇獎就擠滿了房幃。且說那太太起來先將佛念，放下了素珠就去把茶催，吩咐教送進新房把新親款待，衆親戚不好再睡也就把衣披。姑太太姥姥墊着新人先要去觀看，姨兒舅母姑姥姥也就相陪，年青的姑奶奶分外的要走，大娘孀子嫂子們只得跟隨。惟有那小孀兒們避嫌不好同去，這些人不顧梳妝就來會蛾眉，進房來同見新親拉手兒問好，晚輩兒站立尊長就坐下相陪，太太也跟來把媳婦觀看，聽着那衆人誇獎滿臉兒把笑堆，有的說：『頭髮很長生成的四髻，』有的說：『寒毛不重長就的蛾眉，』你言我語都圍着新人稱讚，惟有那阿哥在外他是不住的來回。』

又記拜堂云：「會親的筵席早已都齊備，叫下了曲兒兩檔慶賀下飛。馬鞍子腰刀只等着臨時安放，八根柴紅絨捻定候着蛾眉，等夠多時女眷們又去觀看，才報道梳頭已畢不久就要出房幃，這方才點上蠟燭把紅毡鋪下，二阿哥褂子穿好專等香閣，好一會綉簾高挑香風纔飄蕩，衆人簇擁就出了朱扉，娘家的婦子嫂嫂左右攙定，一步步含羞靦覷只把頭垂，慢慢的走到棚中站在紅毡上面，許多人偷睛觀看就臊壞了蛾眉。只見他鈿子時興却用縐綉包定，滿頭上翠鈿金鳳還有珠串相圍，紅青緞的大褥釘着團龍八個，鑲領袖的袍子窪杭兒只露些微，打扮的鮮明模樣兒又十分標緻，分明是海棠一朵顛巍巍，男客們不好觀睛只偷眼看，衆女眷雖然看過也懶把頭回。自然是阿哥拈香新人隨拜，兩口兒雙雙叩首謝了神祇，然後抱柴把皂王參見，大鍋台雖然打掃也得撩衣，祖宗上磕頭夫妻同拜，壓神的鵝黃緞子整整的一疋，次後來禮拜佛爺保佑他百年偕老，諸事完畢又要參拜親戚。姑老爺最尊自然該先受，姑太太受禮已過就忙取首飾，說是：「窮姑姑沒甚東西你戴着玩耍，」就與他插在雲髻也不必推辭，次後讓姥姥受禮是外祖母，姑姥姥先受因他是老爺的連枝，姨兒磕過就輪着舅舅母，却只爲太太未受他們就苦苦的支持，只得讓姐夫姐姐雙雙受禮，兄弟媳婦兒磕也是該的，也因他父母未來推說改日，只拜了表叔表嬸，老輩兒的親戚本房的大爺大娘頭也磕過，輪該那太太受禮就難免悲恸，想起那阿哥的天倫與撫孤的苦楚，今日個見兒娶婦自然動了悲啼，含淚道：「夫妻要和順我今年老，久以後弟兄妯娌千萬要同居，斷不可因爲成家就人大心大，媳婦兒我看着賢慧只要你能把家齊，」說的那大爺夫妻淚珠兒在眼中亂滾，二阿哥也覺淒慘答應着把頭低，拜過高堂又拜了叔叔嬸嬸，都是至親骨肉也就沒甚麼推辭，長輩兒磕完平輩兒是大爺居長，灣着腰兒受禮氣也長吁，說是：「家計艱難兄弟你也知曉，這樁事諸般將就老二切莫要委屈，阿哥是個窮瞎未免照應不到，小嬸兒既已娶過就仰仗你夫妻，老二要巴竭二奶奶幫着你嫂嫂，一家兒只要和美孝順可不要差池，」說着話頭已磕完就該是嫂嫂，大奶奶不肯受禮他又有言辭，笑說：「別惱姐姐，妹妹咱們只順着老母，頭雖磕過妯娌二字再也休提。」然後

是表兄表嫂因爲比大爺都小，當家兒的哥嫂也得屈膝。衆女眷都有拜錢簪環也不少，分大小兒已畢就先讓新作的親戚，僕婦裝烟新人挨次兒遞過，小姑兒雖少也得給他吃。裝烟已畢站着要克遵婦道，娘家人來請洞房裏又設下了筵席，未敬新人先就與太太擺飯，長兄長嫂有席也是該的，但只是略獻一獻就令人撤過，女兒女婿却得認真的吃，阿哥倒依實佳人却十分害臊，免不了新人的常態淚珠滴。」

又記會親云：「安放了桌子太太們連忙讓坐，前後炕坐滿都是新舊的親戚，曲兒們進來座子都在門外，絲絃響曉大家就靜聽歌詞，主人家預備碎銀用碟兒盛定，新親是自己放賞怎肯歛了面皮？輪到他姑舅小姑爾備要混點，擁紅綾一曲打趣他夫妻，唱到那一「昨夜晚的風情」他就打綵，回頭來瞅着表嫂笑謎謎。唱了一回僕婦們連忙上菜，曲兒出去衆女眷復又安席，先擺上整雞整鴨與釀肚，四拾盤內中有尾絕大的鮮魚，然後是海參燕窩五碗南菜，水晶饜沙兩樣兒蒸食，旗下禮娶親也用拉拉飯，嘗湯已過銀封兒賞了廚子，不住的讓菜新親他到底作假，硬米飯吃了半碗就等着把席離，吃畢茶搭訕要走又到新人屋內佳人跟定爲的是好訴衷腸。剛坐下就問老父與他的兄弟，衆女眷回說都好放心罷姑娘，長輩兒就勸佳人少要傷感，明日飯後我們就來開箱，你阿媽說是明早准來看你，這佳人雖然答應他到底淚難藏。不多時下人吃完就叫將車預備，免不了留戀果酒又擺在了上房，主人家不肯教走只得又將席坐，男女都敬酒末後纔是新郎，不好沾唇只聞聞兒就是。曲兒進來又改換了新腔，太太們不等席終站起來就要走，留他不住這纔痛壞了新娘，不得相送含着淚瞧他出去，新女婿攔門下跪又敬霞觴，太太們說：「遵命女婿的須要吃透，」年尊的接過年小的脚步兒慌忙，手扶着僕婦溜出去先將車上，迎門盒又敬酒苦苦的相央然後上車，男家的爺們也就幫着抬起，寒溫幾句這才離了門旁。」

又記回門云：「言不着婆家次日清晨起，只不過先出傢伙後拆棚，只不過剩菜打發衆乞丐，只不過新親來看女顏紅，就便父女重逢悲又添，到底是相別未久也沒甚衷情。這回書按下開箱多少事，單講那四日回門事一宗：頭

一日着己的親族先來幫助，張羅作殺豬作菜鬧烘烘，裏外打掃到處裏都收拾潔淨，諸事完妥爲的是早早兒消停。廚子把東西下箱也都散去，衆家人將肉煮好燒的也用火烘，原說是諸事停當次日要很早，又誰知亮鐘接去只等到日頭紅，却原來太太隔夜先就囑咐，催他們早睡別要磨稜，老規矩回門不見娘家的瓦須得早起，斷不可弄到大天明。只爲貪歡就失了曉，娘家人進來呼喚他還是睡朦朧，好容易請他起來一同梳洗，這佳人裝烟先走早已天明。這壁廂廚子都來收拾菜，陪侍的三親六眷也到門庭，他的父出來進去油澆火燎，只抱怨家丁誤事在路上磨蹭，直等到紅日三竿才報說姑娘至，老人家雖然不悅只得去把他迎，眼看他下車走進心中又慘，手拉着手兒同進了房中，讓他上炕在居中坐下，老達子沒好誘氣哼哆家丁，「叫你們早去還弄到這般時候，一定是路上捱磨不肯快行。」佳人慈善笑說「他們去的倒早，却是我一時乏困就睡到日發紅，慌忙的起來連頭也未會梳好，上了車簡直的就走他們那敢消停？」老爺說「好孩子有了婆家就不念父，難爲你竟不牽望就睡到天明，可憐我自你去後幾曾合眼，昨日一天今日又一個五更，只說你墊着阿媽必然早到，罷了麼？這是我養女生兒落下的後程。」說的個佳人抱愧就低頭落淚，他的父看着不忍又安慰親生，含笑道「阿媽性急姑娘不要傷感。」衆人說「進門就搽杠他怎不傷情？姑娘是一時睡着他心中豈不記掛？別哭了！看你女婿前來心裏各盈。」正勸着兩個兄弟又來把姐姐呼喚，這佳人十分難忍，更外的眼圈兒紅。衆女眷正勸姑娘圍着敘話，人報說姑爺下馬老爺就迎出門庭，接進上房佳人也連忙站起，讓他上炕並坐在居中，老爺裝烟親戚們陪着閒敘，吃烟已畢連忙的獻上茶羹，先端上烏叉叫給親家太太送去，這阿哥替母致謝又欠了身形，說道「阿媽費心，」老爺回答「是大禮，必須如此你兩口兒吃着這才安生。」說着就放桌子先上碗菜，哈拉吧一樣一個都用大盤盛，餘外是鹿獐兒釀腸諸般雜碎，小桌兒抬到當地還熱騰騰，老爺吩咐檢好的就片，枯忒勒打千兒跪片他的手就不停，席面上兩個冰盤不住的添肉，老爺他讓了愛婿又讓嬌生，說是「姑爺請用只怕不大可口，姑娘你自己家裏如何筷子也不通？」衆親戚跟着也讓不住的佈菜，新女婿從

喪家請客

紅白事知單

選秀女

娶吳女

槓頭站童

小三天

不動酒只飲湯羹，餚餚吃完京米飯故意的不送，再三讓過才叫人盛，這佳人自不作假又偷把郎看，只愁他吃的不飽又不好只聲。不多時杯盤狼籍夫妻都用畢，佳人他就下地自去闌行，叔丈裝烟大舅子忙將茶遞，大夥兒陪着姑爺敘親情，整桌子抬到外邊款待跟役，衆男女磕頭謝飯都是笑盈盈，只吃的酒醉飯飽老爺又親身來讓，爲的是買服人心好服侍他的親生，手下人吃完阿哥就辭先走，老爺他送出女塔又來攆娉婷。說是「初次回家別教你婆婆不喜，老科例未交晌午就要回程。」這佳人不好就走故意的圍贈，催促了幾遍他才肯動身形，重復的整理斂環然後把車上，老人家看着他走也暗傷情，霎時間車走輪飛佳人也心中傷感，到婆家下車進去就笑盈盈，見面請安又替父親致意，裝烟已畢又站着訴講閑情。自然是嫂嫂帶定把諸親拜，不覺的迅速光陰又是一月零，這佳人滿月回家理應住下，看着夫塔獨歸他倒煩。」（以上百本張子弟書）

尤西堂云：『喪家請客光陪，白衣冠滿座，遂成嘔噦之場，更覺可笑，惟京師治喪猶爲近古。』接近亦漸染風氣，當日必不如是。（嘯書堂筆錄）

道光都門雜詠知單云：『家居不易是長安，儉約持躬稍自寬，最怕人情紅白事，知單一到便爲難。』（道光都門紀略）

凡選秀女，八旗王公，下至軍校，女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皆與挑選，車前懸雙鏡，送入內，選者或爲嬪妃，或爲皇子諸王福晉，餘當差十年，放歸。」（燕都雜詠註）

都門好，篷室娶吳喬，弱比蜻蜓蓮瓣窄，豔於蠅蝶杏腮嬌，香夢海門潮。（望江南詞）

都門雜詠青蛇白蛇云：『喪葬奢華理自然，槓頭何用兩嬋娟？白蛇笑倚青蛇立，想必亡人是許仙。』註云：『青

蛇白蛇卽槓頭站童。』

都門雜詠小三天云：『娶親若怕費多錢，舊有章程下馬筵，莫怪近來年月緊，一天竟叫小三天。』註云：『昔日

娶親風俗，頭日迎妝，二日娶親，三日會親，今改爲早晨迎妝，上午娶親，下午會親，一日辦三日事，故曰「小三天」，實省減之妙法，奇絕！」（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近今嫁娶亦通融，兩事都歸一日中，送到粧奩天尙早，綵輿即刻走如風。』（見風俗門）

舊俗，初日迎妝，正日娶親，次日全親，今併爲一日，故有「小三天」之目。（京北地理志）

肉屏風

都門新竹枝詞：『素知年少惜顏紅，納寵翻教是老翁，髮已斑斑情更切，牀前立有肉屏風。』（見風俗門）

白棚聚賭

又：『白棚聚賭亦尋常，遮掩搖貪夜未央，所爲打頭油水大，卽今恨不遇親喪。』（見市井門）

接三

又：『喪事遭來已不堪，無錢急得眼睛藍，由來舊例知難按，曲巷都稱大接三。』（見風俗門）

北京風俗，遇有喪事，接三、做七、出殯，無不延僧誦經，放餞口，以超度亡靈。從前花費無多，現在行市大漲，直同買賣，凡飯食、鎮壇、交湯、紅綠布、墩燭、錢糧、餈餅、香斗、老米、解結、散花、點心、臺面、挑兒，以及雙分襯錢，一切增加數倍，夜間施放瑜珈餞口，金鏡法鼓，直到天明始止。（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伶人娶婦

出師後，厚積餘資，則娶婦不容緩也。同類自爲婚姻，可謂門當戶對。間有脫然畦封，竟以厚幣聘小家碧玉者。親迎之日，鼓吹喧闐，香車寶馬，爛其盈門，所費或過中人產。風流喜事者，釀金集飲其家，方談笑間，玉人雙雙出拜，金玉鬪錦，各有所贈。（側帽餘譚）

娶親

光緒都門紀略娶親詩：『鼓樂旌旗輦路開，大紅官轎坐徘徊，門前車馬闐如許，也學官家大樣來。』（見風俗門）

北平歌謠：『小姑娘十幾呢，婆婆家要娶呢，一對龍，一對鳳，金瓜鐵斧朝天蹬，綻兒粉，棒兒香，棉花胭脂二百張，虎皮椅子象牙牀，大紅綉鞋堆滿箱。』

又：『娶媳婦的門口兒過，宮燈戳燈十二個，旗羅傘扇站兩旁，八個鼓手作細樂，轎子抬着姑娘走，抬到婆家大門口，進門口兒入洞房，去會小新郎，過了三年並二載，丫頭小子沒處兒擺。』

又：『二姑娘二，二姑娘出門子給我信兒，搭大柵，貼喜字，取親太太大拉翅，八圍褂子大開襟，四輪馬車雙馬對，箱子匣子都是我的事兒。』

又：『大姑娘大，二姑娘二，小姑娘出門子給我信兒，搭大柵，貼喜字，牛角燈二十對兒，娶親太太兩把頭兒，送親太太大拉翅兒。』（以上北平歌謠集）

滿俗喪禮，輕於漢人，斬衰止百日，期服六十日，大功三十五日，小功一月，緦麻廿一日，較之古禮，似不及遠矣。然其居喪也，衰服不去身，不聽樂，不與宴，居室皆用素器，木几素席，以終三年，期功各以其等降，相率行之無敢逾。若戚友家喪，有服者如其服，無服者男去纓，女去珥，喪主人奉男腰經，奉女首經，拜而進，受者亦拜。

八旗人家生子女，例須報明本旗佐領，書之於冊，及長而婚嫁亦如之，又必須男女兩家佐領，互出印結，謂之圖片。（以上天咫偶聞）

中國舊俗，凡婚姻嫁娶，必用喜轎，早年有洋轎，官轎，是星官之名。近來窮極奢華，越講究越闊，又興出平金加綉鑽石的轎圍。一切旗鑼傘扇，都遍鑲玻璃鏡兒，直頂到抬轎的人夫，都要普立見新。如遇賃用之家，可分兩等賃法，其中有飛來號，字號鋪兒之說。字號鋪兒價錢雖大，可透著齊整；飛來號亂無秩序，可是省錢。然既圖省錢，自不能求全責備。就以字號鋪兒說，而今也怕日子太忙。向來這個買賣，要忙是忙個死，要閒是閒個死，俗言說得好，『吹鼓手命窮，——好日子重（重念崇）。』現在一立教養工廠，游民習藝所，貧民院等等，真要這行兒的命！遇見這天要應幾夥轎子，簡直的沒處兒去找人，也搭着因事所偪，鬧得字號鋪兒也生出弊病。居然也會八面鼓裏，倒塞上五隻牛，（不會打充數兒的鼓手叫作牛，）前頭四個淨背着不打，後邊的四個只有三個『同同同。』清音是一管笛掌缸，那一管湊合事，有當沒七鉞，還往腰子上鑿。扛著『肅靜』，帶着清道，一個人能打兩扇紅牌。向來本家兒是忙，萬沒工夫跑到頭裏看，娶送親的是外親友，誰肯去招這宗說呀？

壽衣

哄神賺鬼的買賣，莫過於壽衣鋪，所賣的物品，雖是真的，也跟冥衣差不多，甚麼陀羅經被咧，如意花壽枕咧，男子的靴帽朝服咧，女子的檀香首飾咧，衣裙襪子，一概俱全。這行買賣兒，大半出於外行所幹（半壁街才是內行哪），不是江湖之輩，就是市儈之徒，沒事弄倆錢兒，或在家，或設鋪兒，淨冤外路到兒，弄點子破綢片子，爛衣裳面子，用醬子一糊，就賣大包的銀子。

嫁妝

凡聘姑娘（即嫁女）的主兒，不論大家小戶，貧富不等，但有一綫之路，都得賠送點兒嫁妝。滿禮是男家糊好了屋子就得，一切陳設，桌椅板橙，直到炕蓆毡條，都歸娘家這頭兒賠送。漢人淨管棹面兒上的擺設，不管棹椅木器，所以漢人的嫁粧，比滿洲省倆錢兒。（以上燕市積弊）

賠奩，舊俗都市誇數百拾，充溢街巷。（京北地理志）

北平歌謠：『月亮月亮，光照東街，張家的姑娘好嫁粧，金皮櫃，銀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錠兒粉，棒兒香，棉花蘸脂二百張。』（北平歌謠集）

京北婚喪

京兆尹治京師東北隅，及西北隅，故家遺俗，多循前清八旗之舊，婚喪崇尚儀式。如迎婚必用花轎，導以全副執事，民國以來，惟減去官銜馬牌而已。送葬則以僧道鼓樂，其諒封且大書前清官爵焉。都人或借飯莊作壽，或借古廟開弔，若外縣則都在家庭舉行，喪家作道場三日，或五日，七日。（京北地理志）

開殯榜

京師人家有喪，無論男女，必請陰陽生至，令書殃榜，蓋為將來尸柩出城時之證也，陰陽並將死者數目，呈報警廳。

婚事宴客

滿族婚事之宴客，飲至半酣，婦女出而敬酒，以大碗滿斟，跪於地奉客，必俟飲盡乃起。

八旗喪禮

八旗人死，停屍於正屋之木架，曰太平牀，不在炕，所衣必棉，其數或七，或九，蓋凶事尚單，故皆用單數也。既殮之三日，喇嘛誦經，曰接三，以死後之第三日必回煞也。接三者，迎接魂魄也。柩停於家，多則三十一日，少則五日，開弔發

引，一如漢人逢單七，輒招僧諷經，雙七則否，五七則焚帛之舉，至六十日則燒船橋。橋有二，一金色，一銀色，船橋供其冥渡也。喪三年，守禮之孤子，束薪臥柩側，饋粥蔬食，猶有古風。（以上清稗類鈔）

下定

北平歌謠：『小姑娘作一夢，夢見婆婆來下定，真金條，裹金條，紮花兒褂子，綉花兒襖。』（北平歌謠集）

新式喪禮

新式喪禮，含殮殯葬，與昔無異，惟不延僧唸經，不焚化芻靈車馬樓庫等物，親友弔唁，多贈花圈、輓聯、祭帳、喪家撒孝，不用孝帶，改以白紙花頭，形似菊，男喪備於左胸，女喪佩於右胸。出殯日僅設鼓樂，不用儀仗，即將輓聯花圈之類，羅列柩前，葬後一切祭祀禮節，亦與舊同，但不焚傘及船橋，其能注重公共衛生者，則數日即葬，另擇日於飯莊或會館開弔，門外設鼓樂，庭設繡花寶蓋，靈前紮素綵如龍，弔者多三鞠躬，（間有跪拜者，）富者更於門外紮花牌樓，喪家素服，大都沿用舊制，間有不著縞素而臂纏青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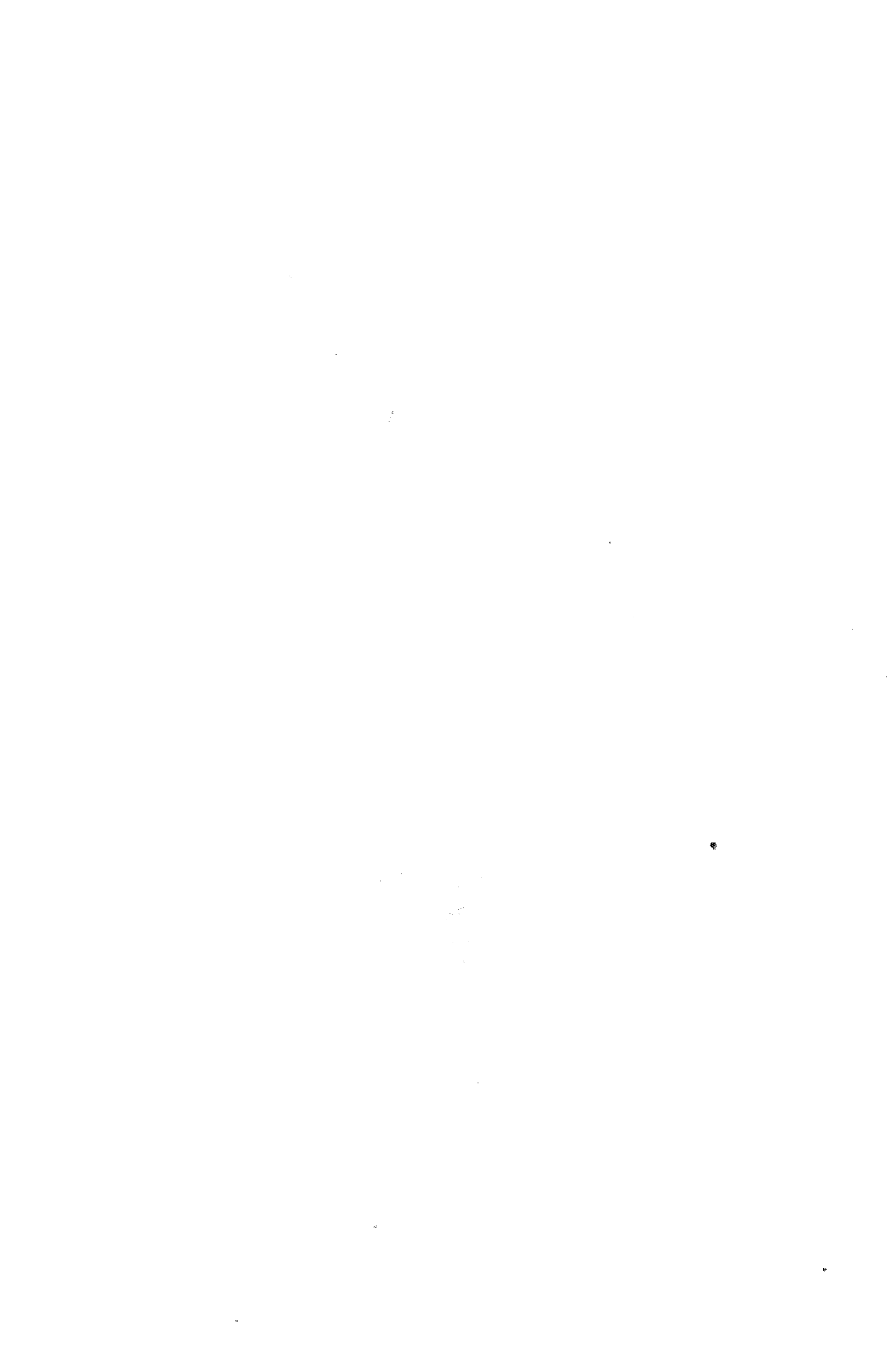
新式婚禮

新式婚禮，新婚禮較舊為簡，結婚之前，男女換戒指，即為定婚證物，（亦有於集婚日交換者，）娶時多在公園會館飯莊等處，門前懸旗結綵，富者更有花坊，庭設禮案，新郎新婦與主婚、證婚、介紹各人，音樂部及來賓均有一定席次，迎娶不用喜轎儀仗，改以花車，（即以馬車結綵，）間有輔以軍樂者，其儀式由導引贊禮各員依規定禮次，循序行之，如婚書戒章，新郎新婦相向行禮，致證婚詞，訓詞，來賓致頌詞，主婚人答詞等，新人謝主婚、證婚、介紹人，及親族尊長等，行三鞠躬禮，（間有用跪拜者，）並通來賓行一鞠躬禮。（以上民社北平指南）

時尙新談結婚詩：『妾身祿斂綺霞綉，郎襟花球香半開，寶馬一雙車似水，路人豔說結婚回。』

帶子會

人民互助，有所謂帶子會者，（見枝巢子舊京瑣記，）入會者率為工業平民，或自顧衰老，或家有老親，月納微資，猝有死亡，報之於會，則斂事畢備。至於鼓樂棚槓，以迄庖茶奔走，皆會員也，人各繫一白帶，故曰帶子會。近來又有壽緣會之設，會址規章，均經官府立案。其法以千人為一組，每月若有在會會員死亡，則其餘之會員，各納幣三角為賻，而喪家可得三百元之賻金。凡納賻金，附納幣六分，以為會中辦事之費。（舊都文物略）



職業

函

燕無函，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周禮考工記）

農業

燕代田畜而事蠶。（史記貨殖傳）

民務農桑，士習詩書，無強暴相凌之風，有寡求不爭之習。（方輿勝覽）

南西門外多農。（春明叢說）

史典

予頃備員臺侍時，凡撥到辦事吏典，除呈印送印報朝隨朝，此外更無別項遣用，如私舍間有供事，須預省知，且有飲食之犒，彼方樂用。今則不然，出而訪客，則隨馬挈衣；入而在家，則守門接帖，此在堂老尚有不忍，若是其遇者，彼

方甘焉，此雖吏役之貴賤，亦可以占世道之輕重矣。（公餘日錄）

負債

京師西郊多貧民，每晨入傭，取直資養，迄暮歸。（蓬齋類記）

算命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市井官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甲、皆具。（甲乙剩言）

湯顯祖都下看替嫗弦子唱命者詩云：「聞來不是百章歌，強合宮商可奈何？合眼琵琶說官品，洪州初有阿來

婆。」（玉茗堂詩集）

道光都門雜詠子平云：「子平推算值多金，品格高低妙細尋，貴戚爭傳陸心鑑，果然盲目不盲心。」（道光都門

紀略）

士大夫喜算命談相，京師遇有此輩，或小有應驗，趨之如鶩，其實皆江湖遊客，藉覓衣食耳。（風月談餘錄）

一歲貨聲『替目算命』註云：「或彈弦，或吹笛，或擊鼓，帶唱曲。」（見工藝條）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畫遊街者詩：『一竿細竹一銅鈺，回首茫茫說與卿，且抱三弦上街去，老夫爛熟百年經。』
(北晨畫報)

算卦的（沿街算卦，以瞽目人爲多，或以竹板打小竹棍，或打小銅鑼。）打竹棍者，其聲『勺尤儿，勺尤儿；』打小銅鑼者，其聲『勺尤儿，勺尤儿。』（民社北平指南）

都人生子，往往閹割，覬爲中官，有非分之福。或投爲軍或畜緣入廠衛，穿白韉刺事。又或十五結黨，橫行街市間，號爲『鬪將』。其遊手不自給者，目曰『閒的兒』。遇人移居，貨運家具，而長班一項尤多見。士子入京進取，輒隨之，釋褐後，往來挾刺交謁，匪惟熟識紳邸舍，并嫻習各衙門相見儀，以是仕者便之。然門生屬吏修謁，必鑿其欲而後許之入見。始進者未嘗不以爲憾，及爲達官，居要路，則每倚之爲耳目腹心矣。（白頭閒話）

黃尊素長安竹枝詞：『四民到此盡無分，半作長班半作軍；鄰媪生兒齊下祝，他年跟得一官員。』（黃忠端集）

京師長班，最爲奸惡，平日結黨廠衛，脅比縉紳者，皆此輩也。（諷聞續筆）

馮溥詩：『窮民無靠喜投身，一入豪門氣倍振；滿路乞錢贖婦女，繁華不戀總癡人。』（佳山堂詩集）

嘲京署長隨詩一，『手捧書函腰屣跣，宅門得進沐恩多。見官穀棘磕三響，入隊齶嘈擠一窩。無事賭錢消白晝，有緣饜飯唱清歌。新衣着括當差使，滿口京腔打什麼。』二，『麀皮靴子畫眉籠，羅帳高懸滴水紅；擺款頭歪顛縉帽，裝腔手搖架煙筒。咱們臉面幫官府，你老糊塗鬧相公。翻轉馬徽騎馬去，打跽回話本來工。』三，『飯店初逢滿面灰，而今立幕儘堪哀；衙門冷淡歪錢少，官府酸寒甲榜來。臭蒜嚼光盤剩骨，行衣典盡被留胎；不如且逐公車去，打點須將夾帳開。』四，『看來本事只平常，喫飯穿衣是所長。行二呼皆哥弟叔，名陞姓半李張王。幾身修到堂官大，今日方知內使香。馬廠纔完漕米上，爭看喝酒養婆娘。』（文章遊戲初編）

京師各會館，各科分，均有長班，凡同鄉同年有宴會及紅白事，則傳而指揮之，亦卽奴僕也。（清碑類鈔）

右安門外草橋唐時有萬佛寺，寺廢而橋存，天啓間建碧霞元君廟，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種花爲業。冬則蘊火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

京師右安門外十里曰草橋，居人以花爲業，都人賣花擔，每辰千百，散入都門。（以上帝京景物略）

豐臺種花人，都中目爲花兒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車載雜花，至槐樹斜街市之。桃有白者，梨有紅者，杏有千葉者，索價恆浮十倍，日昃則雖不得善價亦售矣。（六街花事）

京師鬻花者，以豐臺芍藥爲最。（香祖筆記）

出南西門外數里，曰豐臺，居民咸以種花爲業，四時紅白相間，芬芳襲人，而惟春夏時之芍藥爲最盛，連畦接隴，一望無際，皆婪尾春也。（春明叢說）

豐臺在右安門外八里，前後十八村，泉甘土沃，養花最宜，故居民多以種花爲業，而花又以芍藥爲最。（鴻雪因緣

圖記

右安門外豐臺十餘里，各村皆藝花爲業。（燕都雜詠註）

光緒都門紀略賣鮮花詩云：『風流子女喜相逢，耳鬢摩挲笑語濃，袖手旁觀真羨煞，幾生修到賣花傭？』（見人事門）

今草橋居人種花爲業如舊，惟梅花無大本，僅置盆中，爲几席玩。

花市今在上斜街土地廟，逢月之初三、十三、二十三日，草橋居民，肩擔而市。（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芍藥皆豐台種，花時擔入城賣之以插瓶。（都門瑣記）

草橋，右安門外十里，衆水所歸，種水田者資以爲利，居人多以蒔花爲業。

豐臺，右安門外十八里，居民皆以藝花爲業，豐臺芍藥最著名。（以上京師地名對註）

京師蒔花人，以時送花，立券而取其值。（天咫偶聞）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畫賣花翁詩：「一肩生意萬家春，老作園丁不怨貧，別有遙情凝立久，待分錦繡與何人？」

（北晨畫報）

京師右安門外十里草橋，居人以植花爲業，梅無大本，僅植盆中。（京兆地理志）

清代宮中陳列鮮花，對午一換，勒爲定制。各府邸及各宅第亦皆僱有花匠，四時養花。因是有開設花廠，以養花爲營業，或以時向各住宅租送，或入市叫賣，或列置求售，中亦不乏能手。北平舊稱花匠爲「花把式」，平西藍靛廠之扞子劉，係以善藝扞子菊（菊之單莖獨朵者曰扞子）而得名，東直門外之接手胡，係以善接各種花木而得名。更有以善烘放非時之花及菜蔬，稱爲「熏貨」，相矜爲巧得者，卽古所謂唐花。則多由豐臺土著，傳習而來。花業家數，崇文門內與東西四牌樓以及東城隆福寺，西城護國寺，宣武門外下斜街土地廟，約有三十家之譜，散在城外四郊，與豐臺十八村一帶者，爲數在百家以上。（舊都文物略）

市婆

閩爾梅京師雜咏：「京城內外市婆娘，雕鞞文綉彩帆帳；長褶貂緣紅小襖，高靴麕嵌綠斜皮。聯椎膏沐髮鬆辮，充耳璫鬢上下綏；歌笑無端還痛哭，滿頭薪水夜分旗。」（閩古全集）

京師有抱物登門賣者，俗名之曰「賣婆」，珠翠滿箱，遨遊貴宅，常得其婦女歡。如欲奇難寶物，皆可立致。蓋市上商賈，利其易售，無不樂與，彼亦從中獲利，多有致巨富者。（燕京雜記）

京都竹枝詞：「纏脚梳頭僱六婆，賺錢還讓惰民多；（惰民婆卽賣婆也）珠翠翠飾爲長業，全仗青年話語和。」（見婦女門）

世上有種女界的生意，俗呼爲「賣花婆」，美其名曰「客人」，張的張客人，李的李客人，其中有好有歹，可是流品不一，也有孀婦無依，藉此謀生，好撫養兒女成人，以接繼自己的桑榆暮景，就有男人在家，開著納福，叫女的出

去滿市非冤人的，在古時這種賣買，原是在下街，而今講究自己入內。（燕市積弊）

北平藥婆，爲三姑六婆中之一，早年間，藥婆專走動闊宅門，以售藥爲名，而暗中行使其鬼蜮之伎倆，作惡多端，婦女中受其欺騙者，頗不乏人。此類藥婆，近雖已不再見，可是社會人士偶然道及，猶深恨之，爰就採訪所得，略誌於次：藥婆多屬半老徐娘，身穿藍布褂，青布裙，衣衫樸素，故作老成。日常手提藍布包袱，內裝各種藥品，最貴者無非羚羊角，及人參鹿茸等，最普通爲保赤散萬應錠之類，皆藥舖售餘貨物，可是據藥婆自稱，俱係極道地而極精緻，索價殊昂，自非貴族門第，無力購買，平常中戶人家，不特難於問津，抑且不足以邀此輩藥婆之一顧也。早年風氣閉塞，婦女外出時間極鮮，尤以貴族人家太太姨太太小姐們，素日大門不出，二門不去，與外間頗少接近，彼時藥婆等窺透一般婦女之心理，以售藥爲名，暗中以言語挑逗，迨至勾起太太姨太太小姐們之隱情，以心腹相告，則必大包大攬，爲之一手承辦，而乘機需索鉅量酬資，辦成與否，姑不具論，但是一經委以心腹，則把柄永爲藥婆抓住，從此予取予求，再也不能拒絕。總而言之，藥婆不過以賣藥爲名，究其實際則陰謀百出，殊有防不勝防之概。藥婆不僅售藥，並且兼帶爲人治病，尤其遇有貴族人家之太太姨太太們希望得子心切，求其醫治，最爲歡迎，應允包辦事常有之，而胡亂給以草頭藥方。此外如婦女與人私會，珠胎暗結，與其墮胎，亦復樂於接受，兩項所需索之代價，往往爲數極鉅，至於殘害生命與否，藥婆則毫不計及。又如貴族婦女於外間結有男性知交，而無從接近，或貴族子弟看中某女性，寤寐以求而無從達到，藥婆亦均願爲之奔走接洽，藉以從中取利。緣曩時貴族人家，或日夕趨朝，或伺候權門，家庭隱秘，容未盡知，即使偶然睹及藥婆出入宅中，又因其身爲女性，與同性偶然接近，諒無妨礙，而孰知隱患之伏，正出於意料之外。（朝報）

黃淳耀賣棗兒詩引云：「北棗味佳，北人顧嗜南棗。有點者，取北棗製以爲脯，詭曰，「此南棗也，」北人售之，其價什倍北棗。」（陶庵詩集）

十作

販酒

担水

廚人

木作、石作、土作、漆火藥作、婚禮作、搭作、東行漆作、西行漆作，是謂十作。（秦徵蘭天啓宮詞註）

錢謙益飲酒詩：『羊羔產汾州，葡萄釀安邑；刁賣主人名，桑落應候出。一一走京華，種種煩置驛；肩荷類顛躓，車馳或汎溢。抱攜如懷紉，登頓敢奔汨。一夫致一罌，一石數金直。愛惜鬪馨香，收藏辟風日。封題復再拜，輦輸權貴室；貴人多不省，累置似搏埴。寂寥楊子雲，扶疏守玄默；徒然頰鷓夷，者酒何繇得？』（初學集）

京師担水人，皆係山西客戶，雖詩禮之家，担水人皆得窺其室，是以遇選采宮人，大興宛平二縣，拘水戶，報名定籍，至今著爲令焉。（舊京遺事）

京都竹枝詞：『草帽新鮮袖口寬，布衫上又着磨肩，（挑水人所穿半臂名曰磨肩）山東人若無生意，除是京師井盡乾。』（京師

俱山東人）（見商賈門）

京師筵席，以蘇州廚人包辦者爲尙，餘皆紹興廚人，不及格也。（舊京遺事）

司烹飪者謂之『廚子』，每日二簪，定以菜品，限錢若干，名曰『例菜錢』，買至賤之物，僅足其數而已，卽雜以惡草具，主人不傳而問也。至開筵宴客之日，不須常饌，亦必索例菜錢，以爲應得云爾。（燕京雜記）

飯莊子跟廚行相表裏，沒有廚、茶、油三行，沒有飯莊子，所以他們用人都得在口子上去叫。後來買賣越來越大啦，才有各抱各莊眼兒之說，凡了作兒，瞧窩的，都是本地人經營，慢慢兒油夥兒偷手藝，而今才有山東人。

人間如有喜慶宴會，以及紅白大事，都得用酒席，所用的酒席，分爲兩種：一是莊眼兒，一是散包兒。莊眼兒雖說用的多了，有點兒弊病，究竟還差不了多少，能多賺幾個錢的地方，就在乎『蘿卜快了不洗泥』。惟獨這散包兒酒席，可跟莊眼兒大相徑庭，又沒有金匾，又沒有鋪子，就仗著耍人兒。凡用散包兒的主兒，必在廚行裏，有個三親兩厚，未從要辦事之先，必得把這位熟朋友（廚師傅）讀到他家，預先說明，有多少號人情，得用多少桌菜，早晌用甚麼，晚晌用甚麼。要究其真來，並非是人家散包兒跟他鬧鬼，只要本家兒一說怎麼省怎麼好，那就掉在他的網兜兒裏

啦。不怕開好了菜單，也就是早晌看四桌前臉兒，一到後來，是有甚麼是甚麼啦。（如攢絲不擺頂馬兒，攢盤兒改炒肉之類。）（以上燕市積弊）

北平俗曲廚子嘆云：「自古庖人讚易牙，到而今傳留行次有廚茶，飯莊食店非他不可，吉日良辰不可少他。活計的忙閒在人自做，當行的伙伴仗藝抑壓，舖面的勞金好些吊，日夜的工錢數百錢，五味調和酸甜苦辣，百人偏好涼香木麻，正用的東西豬羊菜蔬，配搭的樣數魚蟹雞鴨，應時的美饌燒燉蒸羹，對景的佳餚煎炒烹炸，手藝刀勺分南北，生涯晝夜任勞乏。開單子一兩就夠了，必開二兩，約夥伴兩個人的活計要約薩，懂局兒的人家兒廚師傅替省，四桌可以把六桌拉，飽飽滿滿真裝樣，揀揀挑挑再打發。生氣時不拘好歹都折雜會，只因爲東人怠慢他混充達。檳榔烟酒本家兒的外敬，零星的肉塊暗地裏偷拿，大腸頭掖在腰間送妻兒他就酒，小肚兒帶回家去請孩子的媽媽，藏海味忙時候預備包席面，換燕窩碰巧兒貨賣與東家。不少的吃喝要酒醉飯飽，大百的青錢往腰櫃裏藏。老年時米麥豐收歌大有，地皮兒鬆動世界繁華，整擔的雞鴨挨擠擠，滿車的水菜壓壓攢，糙糧雜豆堆堆垛，南鮮北果綠綠花花。娶媳嫁婦會親友，窩子兒行日夜奔忙不顧乏。先年時羊肉準斤六十六個，肥豬一口二兩七八，大碗冰盤乾裝高擺，肘子稀爛整雞整鴨，羅碟五寸三層兩落，活魚肥厚鮮蟹鮮蝦，買的也得買做的也得做，親朋也歡喜臉面也光華。這如今年年早潦飛蝗起，物價兒說來把人笑殺，斗粟千錢斤麪半百，羊長行市豬價扎啦，一個大錢買干葱一段秦椒一個，八九十文買生薑一兩買韭菜一搭，辦事的將將就就膽擱着辦，事完慢慢的再嚼牙，嫁娶的筵席都是湯水菜，家家錢緊不敢多花，紅湯兒的是東蘆，白湯兒的片笋，肉名兒的丸子，團粉末兒的疙疸，攛口的葷腥是炖吊子，油炸的焦脆是粉糊渣，東坡幾塊臙皮臘炒肉，多加嫩麥芽，任憑東家的魚肉少，綁着鬼有精緻的塊兒也要藏，他歇工零碎熬青菜，強似香油炒豆芽，大人孩子吃饑了嘴，街頭家內花慣了的錢，越沒錢兒哭女叫要吃糖豆，湊趣兒坑人的爐子火偏乏，地皮兒緊誰家無故邀親友，盼兩天娶嫁筵席剩點子錢，買些個煤炭油鹽熬歲月，等一個

專門名家

豐當年成再起家，近前來生意蕭條，豈但廚子，那一行興騰熱鬧會把錢抓？（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京市都城，昔日如勾欄，衛衙何闌門家布，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黨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趙家葷酒，順城門大街劉家冷陶麪，本司院劉鶴家香，帝王廟街刁家丸藥，皆著名一時，起家鉅萬。至抄手衛衙辛家專煮豬頭，內而宮禁，外而勳戚，皆知其名。薊鎮將帥，置走馬傳致，亦見當時太平勝概。（菊隱紀聞）

市上專門名家者，指不勝數：如外城日儉居之熟肉，六必居之豉油，第一處之酒，同仁堂之藥，李自實之筆；內城長安齋之韃，啓盛之金頂，皆致巨富。（燕京雜記）

凡列市籍，各以其業自占，而人旌其善以名其家者，其見於今，鑷子張、梭布劉、檳榔陸，名亦噪於京師者也。（證俗文）

酒肆飯館，所在多有，然烹調之法，各有特長。若泰豐樓之清燉燕菜，鍋燒鴨，燴爪尖，醒春居之粉蒸肉，糟熘魚片，致美樓之紅燒魚翅，四炸鯉魚，致美齋之燴鴨條，紅燒魚頭，及蘿蔔絲餅，天和玉之軟炸雞，鍋貼，金錢雞，百景樓之軟炸鴨腰，燴肝腸，萬福居之高鷄丁，桃李園之鍋燒鴨，羅漢齋之生扒魚翅，正陽樓之烤羊肉，東陞樓之醬汁活魚，小有天之炸胗肝，高麗蝦仁，賓宴春之辣子雞，浣花春之川筍湯，便宜坊之掛爐鴨，南味齋之糖醋黃魚，蝦子蹄筋，頤和齋之紅燒魚唇，燴海參，通商飯莊之蝦子筍，杏花春之燴鱗片，東興樓之清蒸小鷄，同福館之紅燻豕蹄，四喜丸子，皆膾炙人口者也。而山陰人所設杏花春，頤和齋之紹興花雕，味擅上林，口碑尤勝。年來頗有仿倣西夷，設置番菜館者，除北京、東方諸飯店外，尚有擲英、美益等菜館，及西車站之餐室，其菜品烹割雖異，亦自可口，而所造點餽物，如布丁、涼凍、奶茶等品，偶一食之，芬留齒頰，頗覺耐人尋味。（京華春夢錄）

北平昔爲皇都，豪華素著，一飲一食，莫不精細考究。市賈逢迎，不惜盡力研求，遂使舊京飲食，得成經譜。故挾烹調技者，能甲於各地也。平市著名食物，如月盛齋之醬羊肉，六必居之醬菜，王致和之臭豆腐，信遠齋之酸梅湯，恩德

元之包子，穆家寒之炒疙疸，灶溫之爛肉麵，安兒胡同之烤牛肉，門框胡同之醬牛肉，滋蘭齋之玫瑰餅，同和居之大豆腐，二妙堂之合碗酪，新豐樓之芝蔴元宵，都一處之炸三角，正陽樓之螃蟹，東來順之涮羊肉，西來順之炸羊尾，蘭華齋之蜜糕，金家樓之湯爆肚，便宜坊之烤鴨，致美齋之蘿蔔絲餅，福興居之鍋貼，蝦米居之兔兒肺，聚仙居之灌腸，沙鍋居之白肉，冬日之菊花鍋，夏日之冰盤，均極膾炙人口，喧騰一時。（舊都文物略）

京師學究，大書其門曰：『秋爽擇日來學。』（說臚）

五月二十二，朝內遇譚祖豫，言近日京師尋館者之多，但知臨淵羨魚，不知退而結網，可歎！（三魚堂日記）

京師蒙館外，有招榜，大書一『學』字，旁書『秋爽來學』四小字，來學必以秋爽，不知何義？（燕京雜記）

都門竹枝詞：『盤費全無怎去家，窮愁潦倒住京華，逢人便說留心館，房飯錢多不肯賒。』（見教館門）

又：『一月三金笑口開，擇期啓館託人催，關書聘禮何曾記，自僱驢車搬進來。』（同上）

又：『偶爾賓東不合宜，頓思逐客事離奇，一天不送先生飯，始解東君館已辭。』（同上）

道光都門雜詠教館云：『漫將教館作生涯，溺愛人多又喜誇，若欲處長徒哺啜，先求合式女東家。』（道光都門

紀略

燕都雜詠：『訓課童蒙早，春風義塾開，夕陽催散學，總角抱書回。』註云：『城內外設義學，訓課童蒙。』（見都城

瑣記

都門雜詠教館云：『蒙館吾耕不自由，讀書人到下場頭，每逢年節先生苦，親去沿門要束修。』（同治都門紀略）

北平俗曲先生嘆云：『只落得半途而廢將京上，廟宇中設帳教書度晚年，連一個「經文書館」都貼不起，也

不過是「童蒙任附」學報子高懸，就有那方近兒童將書念，束修少每月無非四五百錢，念的是三字經兒百家姓，若要是教到論語我就難。每到那朔風凜凜三冬景，吩咐那徒弟都攢煤炭錢，夏日炎炎當永日，搭天棚也是公中大

衆攢，更有那丁祭之期多快樂，除剩錢外帶還吃肚內圓。終日裏教書寫做把兒童訓，操心費力外帶難纏，遙念中秋節又至，學生們家中都要送節錢，得些個新鮮果品燒黃酒，到了那十五良宵我吃個圓，沉醉書窗須盡興，那管那日教書那些急與難，這如今俗名叫做「教書匠」，反惹他人作笑談。」（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小奴僕

元朝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家僮必得黑廝，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貴家，必賣腴韃子小口，以多爲勝，競相誇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京師偶記）

司關

都門新竹枝詞：「奴僕由來半僱工，京師偌大已風成，跟班弱齒尤難得，不惜傾貲覓短童。」（見風俗門）
僕役有司關者謂之「門上」，其價倍於常僕，其惡亦倍於常僕。遇有徒行客，薄其窮酸，竟不傳刺。又或客稱有事欲面語，彼懶於伺候，主人，在家亦說外出。至修門生屬吏之禮者，必先饜其所欲，然後始通始得見。

凡有興作及置物等類，多由司關之手。司關先定賄於市人，使昂其價值，然後引之進門，倘主人斥去，令改招別處，雖易數家，其價遞倍，主人無奈，卒依初價。（以上燕京雜記）

打鼓

都門雜詠門政云：「小小威權也自由，客來投刺被淹留，勸君休要施冷寵，還有尊人在上頭。」（道光都門紀略）
有荷兩筐擊小鼓以收物者，謂之「打鼓」，交錯於道，鼓音不絕，貴家奴婢，每盜出器物以鬻之。打鼓旋得旋賣，路旁識者，至以賤價值得宋元字畫，秦漢器皿。（燕京雜記）

都門新竹枝詞：「爲貪小利苦奔馳，打鼓營生賤可知，不道書生同闖老，也從小市覓便宜。」
一歲貨聲「打鼓挑兒」註云：「擔二筐，前晾，後以布覆，收買一切衣物，有岔眼，物藏入後筐，黑早上南北曉市便賣，行攜甌口大小迸鼓，擊之，人謂其「賣死人，買死人。」」（見商販條）

京師細民，有以打鼓收買敝物爲業者，持小鼓如盞，擊之，負箱籠巡行街巷中，無論破敗殘缺之物，苟有所用，即以賤值買之，而轉售諸肆，可得微息。然都中風多巨室，所藏珍物，每爲奴婢所竊，更有世家中落者，不知愛惜，急於易

錢，舊書古器，塊金礫珠，時或出售。打鼓者往往以薄值而得至寶，故京師語云：『怕甚苦，且打鼓；怕甚餓，日檢貨。』蓋相傳操是業者，歲必有一暴富者也。（清稗類鈔）

收買什物的，（俗呼打鼓的，）專收買各巷貧戶之什物，或換取燈（火柴）者，打小鼓，其形圓，直徑不足二寸，以小軟竹棍打之，其聲『ㄅㄅㄅ，ㄅㄅㄅ，ㄅㄅㄅ。』（民社北平指南）

北平的一切的確有許多地方與別處不同。這大概是因為北平是從前的京城，皇帝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一切都特別一點。不但是偉大精緻的花園，富麗輝煌的故宮，在別處是沒有，就是打小鼓的這一行買賣，在別處也幾乎可以說是沒有。打小鼓的就是收舊貨的。這種名稱的由來，大約是因為他們出來做買賣的時候，手裏拿着一面小鼓。這面小鼓只比洋錢大一點。當他們知道誰家有東西賣的時候，就到那家的門口或是胡同的附近，囁的敲起鼓來。打小鼓的一共分兩種：一種是打硬鼓的，一種是打軟鼓的。打硬鼓的本錢比較大，同各個古玩舖都有相當的往來，他們自己也開着小舊貨舖，專門出售他們所收集來的舊東西。他們的眼光很稅敏，口齒也很靈利。無論是一路路的貨色，那一種的東西，他們都分別得很清，貨色的行市價錢也看得很準。他們靠了一張靈敏的嘴，可以估很多的便宜；他們把你所要賣的東西，說得一錢不值，放在那兒白佔地方，有害無益。但是等到那東西到了他們的手裏，就成了「無價之寶」。不論是買進或是賣出，只要一經過他們的手，東西的價錢一定要貴上一倍。打硬鼓的專門收買珍珠寶石，金銀翡翠等的首飾，紅木紫檀的家具，以及破的書，爛的畫，他們都很歡迎的。在表面上，他們與打軟鼓的並沒有什麼分別，只是穿得比較乾淨，手臂底下挾着一個小青布包兒。頂窮的人家，他們是不去的，因為在那種地方，他們是找不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打軟鼓的正與打硬鼓的相反，他們專到窮人的家裏，小的胡同裏去收買破舊無用的東西，無論是破鞋子，破瓶子，或是破洋鐵盒子，他們都要的。他們的本錢極微小，穿得也很窮苦。他們肩上挑着一個小担子，担子的兩頭放着買來的東西。因為他們的認識力比較小，所以不敢上富貴的人家

去。一則怕本錢小，買不起什麼東西；二則怕自己不誠實，上了當，反叫人家笑話；三則因為大戶人家的豪奴麗僕們的架子太大，要底子錢的本事又利害，所以這些打軟鼓的也只好在貧苦的人家買一點破東西。（打小鼓的）

醫生
京師醫生，不言謝金，不言藥資，惟說車馬錢耳。醫生車馬錢，各有定價，視其醫之行否以為豐吝。價一定，雖咫尺之路不為減，十里之遙不為增。其有盛名者，家累巨萬，雖大醫院不及也。（燕京雜記）

光緒都門紀略行醫詩：『滿牆貼報博聲名，世代專門寫得清。德惠親朋送匾額，封條也掛御醫生。』（見時尙門）
現在的醫家，只要念過一部湯頭歌兒，半本兒藥性賦，就稱國手（如八珍四物參蘇飲白虎柴胡建中湯之類）。不過是腰疼加杜仲，腿疼加牛膝，頭疼用白芷，疾盛瓜蒌皮。假如這個病人，渾身作燒，骨節酸痛，舌苔又黃，眼睛發努，拿筆就開羌活、葛根、牛蒡子。要是脾膚枯瘦，乾嗽無痰，盜汗自汗，胃口不開，一定是青蒿、鱉甲、地骨皮。婦人調經養榮，小兒清熱化痞，真正的拿手，就叫賺事大吉。不信一個病人請十位先生，脈案准是十樣兒，往往真能大差離格兒，所以能夠賺人者，就在不能得病就死，即便死活各半，十個人之中，還有五個掛匾的哪。所以而今的醫家，真不可勝計啦，大小胡同兒，無處沒有掛牌行醫的。（燕市積弊）

時尙新談行醫詩：『報告撒單播聲名，世代專門寫得清。德惠親朋送匾額，脈牌也掛考取生。』

潑水卒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潑水卒云：『城內天街淨如拭，老兵潑水有常職。軟塵不飛帶餘潤，風伯揚之無氣力。汛掃反道見禮經，負土抱籌兼守吏。司寤掌夜比都候，宵行夜遊分以星。街心除掃如鏡平，驅馳但許官車行。微風細雨真堪樂，坐對軍持怕久晴。』

估衣
又唱估衣云：『古廟官街各成市，估客衣裳不在筭，包囊網載重如山，列帳當衢衣滿地。數人高立聲嘯呵，唱衣價值如唱歌，相誇奇服極意態，千衣百裳身上過。手足將疲唇舌燥，欲賣還看衣帶票，短長寬窄稱其身，絺繡文章從所好。衣新衣舊閱人多，人往人來取衣較，形骸土木原可憐，牛馬襟裾或相笑。我聞東南蠶荒絲貴人又飢，機杼倚墜』

織女啼，眼前道殣盡裸葬，令我對此愁眉低。」（以上忠雅堂詩集）

都門好，店是估衣忙，棚下雪縈銀鼠袖，街頭風暖紫貂裳，富貴帝王鄉。（嘉江南詞）

都門雜詠估衣攤云：「裙衫袍褂列成行，布帳高支下月涼，急事臨身多繞路，怕聽爭問買衣裳。」（同治都門紀略）

估衣舖每天打開包，總得把所有的估衣，吆喝一過兒，聽，甚麼「買了吧，瞧瞧吧，買這個，五吊八。」趕到未從吆喝價錢的時候，他必得翻過底襟瞧瞧碼兒，假如上面號著是十吊，還得打過算盤來，才能吆喝的出來，爲甚麼瞧著碼兒這樣費勁呢？皆因他們都講對折下幾的，現今譬如明明寫的是十吊，這家要是對折下五的規矩，那就是四吊五，也有對折往上加的，並且他們本行人的暗坎的，都叫作「筆」，甚麼「老渾筆」咧，「柳字筆」咧，「桃字筆」，「番字筆」咧，直頂到「杓子筆」算完，就是由一至十的數兒，還是這行生意，天下通行，可是本京人照顧他的很少，淨等那四鄉八鎮老鄉親來了，硬往裏拉，別聽他說言不二價，滿錢包錢，其實淨冤鄉下腦瓜子。（燕市積弊）

堆子兵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堆子兵云：「街心巷口屋一椽，鎗挺插架弓矢懸。地分營哨碁局布，法本亭候背指連。老兵佩刀兀然坐，坐倦頽然枕刀臥。反裘執鞭亦壯哉，色動九門提督來。朝來愁雨復愁雪，鏟削塗泥入雙轍。晚來戴露還戴霜，敵裘風透寒莫當。煤車過處兵相笑，稅之一撮非爲暴。市人爭聞兵解之，彈壓行路守伏尸。轉更聚喊發高唱，擊柝吹螺遙守望。千門萬戶熟睡肢體舒，獨有堆子之兵如鯨魚。」（忠雅堂詩集）

京都竹枝詞詠步甲云：「由來步甲絕堪哀，長夜無眠仗酒盃，雪大風寒翻戲笑，明早準備上瀛台。」（掃雪有賞故云）

（見兵丁門）

京師街巷，皆有堆舖，若干堆總以官廳，立一官司之，凡有水火盜賊，及人家細故之或，須聞之官者，皆可一呼即應。法至善也，乃日久弊生，始而捕盜，繼而諱盜，終且取資於盜，或代盜償其直。街間小竊，俗號「小擄」者，儻被其竊，

縫窮婦

苟鳴之官廳，三日之內，無不返者，返則重賞酬之，使非與之因緣，何能如是？（天咫偶聞）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縫窮婦云：『獨客衣單襟露肘，雪中凍裂縫裳下，檐風吹面身坐地，兒女爭開嘔笑口，夫難養婦力自任，生涯十指憑一鍼，狂且或動桑濮想，蕩子戲擲秋胡金，君不見紅粉雲鬢住深院，雙手不親鍼與綫，笑他女兒性癖習女紅，窮人命薄當縫窮。』（忠雅堂詩集）

京都竹枝詞：『縫窮少婦最輕狂，也學青樓墮馬妝；傍晚歸來皆中酒，爲誰補綴舊衣裳。』（見市井門）

搖鈴卒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搖鈴卒云：『衆卒守夜如鰈魚，一卒擊柝巡街衢，破帽籠頭冰滿鬚，敝裘反穿折腰軀，臂後挂鈴牛鐸如，一步一搖還一趨，以柝按節聲疾徐，二鼓將盡三鼓初，人家開門笑盧胡，半夜嚴飈透肌骨，忍寒出看搖鈴卒，一回跳盪與一錢，柝聲鈴聲共狂顛，兒童笑倒籠鏡邊，可憐昏夜營求之態亦辛苦，不如白晝人前八風舞。』（忠雅堂詩集）

雅堂詩集）

朝市叢載更棚呼喚詩：『定更擊柝響連連，東應西呼似磨旋，傳說老爺將此到，兵棚守望便相聯。』（見風俗門）

毯業

昌平之南沙河城內，康熙年間設立氈作局，製造上用及官用氈片，其匠役均在沙河居住，世習爲業。（日下舊聞考）

考）

地毯以棉綫、羊毛、顏料三項爲原料，其作法：一、製放圖樣，先製精細圖案，再按物之尺幅放大。二、配染顏色，使其合法。三、整理原料，去羊毛穢物脂肪，並加以梳櫛撕彈。至織造係用木機，其次序：一曰『掛經』，以棉綫爲經綫，圍繞於機之上下兩橫木，謂之掛經。二曰『畫經』，按照放大之圖樣，畫於經綫上。三曰『打底』，在經綫下面將緯綫與經綫繫緊，用鐵扒加重其力，令其底堅固。四曰『拴頭』，用毛綫一條，在毯末寒於前後兩經綫之間，用拴頭之法，由左而右，打成一結，第一排緯綫上各結打成，再拉第二排緯綫而塞入之。五曰『綫結』，用各色毛綫按照花樣在經綫上如法打結，隨手以刀截斷。六曰『過緯』，每次綫結一層完畢，將拉交向前一拉，經綫互分爲兩層，以緯綫過之，

謂之過緯。七曰『平活』，綫結結成，用剪剪平。八曰『下活』，毯織成後，由機取下。九曰『剪花』，花樣中各部分均須使之呈露，其旁之枝節，盡行除之。十曰『掃邊』，各綫法完成，邊有不齊，即行掃齊。地毯作業，現有二百五十餘家，以開源、仁立、燕京三廠，規模較大。（舊都文物略）

造紙

白紙坊居民，今尚以造紙爲業，此坊所有名也。（日下舊聞考）

白紙坊，廣寧門內，元於此設稅使，今居民猶以造紙爲業。（京師地名對註）

畜金魚

魚藻池俗稱金魚池，其民仍畜金魚爲業焉。（日下舊聞考）

魚藻池在今崇文門東，即俗呼金魚池，居人界池爲塘，歲種金魚以獲利，內庭池沼臨幸，則取給焉。（水曹清暇錄）

京師金魚池，相傳士人以市金魚爲業，魚種不一，只可畜以爲玩，生擣服解生鴉片毒。（光緒順天府志）

賣菊

市賣盆菊，多用艾根所接，頗有細種，以及異樣變種之花，然不能茁，良可惜也。（水曹清暇錄）

趕車

京都竹枝詞：『堪笑驢車懼遠程，順天府（在鼓樓東路北）去當離京，問伊何事加餐飯，畜小全憑人力行。』（見市井門）

商賈

又商賈云：『赫赫聲名各各行，高車駟馬也經商，休忘客貨難消售，四季標期（客貨按季歸銀曰附標）恐斷腸。』

老媽

京都竹枝詞：『脚下鮮明布褂藍，女奴多半是京南，「老媽」稱謂何曾老弱齒無非廿二三。』（見婦女門）

都門新竹枝詞：『老媽絕妙屬三河，解語花香又若何，但得驢車兩相易，大爺安用淚痕多。』（見風俗門）

女僕曰：『老媽，』京都有所謂『上炕老媽』者，年率二十許，旅京久縲者，以薄值雇用，（用約十餘金）訂立契約，日間操作，夜則侍寢，期滿即歸，絕無依戀。京中竹枝詞云：『粉面油頭青布衫，女奴多半是京南，老媽稱謂何曾老弱齒無非廿二三，』即詠此，此蓋同光以前之習慣也。（清稗類鈔）

通草花

聞長老言，京師通草花甲天下，花市之花又甲京師。每天欲曙，赴者熙攘，博致肩頭，日間聆深巷賣花聲，清揚而遠聞，胥是物也。余雖習聞久，以其爲兒女之所用，不足觀。市旬而集，例以四日。（曝書堂外集）

燕都雜詠：『姪紫嫣紅映，花枝愛像生，髻邊嬌欲語，活色畫難成。』註云：『花兒市街，在東城，像生花用通草染作，精巧絕倫，海內所無，亦有刮絨片爲之者。』（見都城瑣記）

都門贅語花兒市詩云：『紙裁剪草名通，着手生春傲化工，莫怪佳人偏愛此，由來色界總成空。』

光緒都門紀略：『花兒市以通草爲婦人頭上之花，買賣皆集於此，故名。詩云：「梅白桃紅借草濡，四時插鬢豔堪娛，人工只欠迴香手，除却京師到處無。」』（見市廛門）

一歲貨聲『賣綾絹花嚙』註云：『舊用二尺許如摺扇面樣之紙匣，中貫扁杖，肩扛，又有挑兩落綠紙方匣者，有背一落方匣者，各種綾絹、燈草、紙臘、細花帶、銅鐵針，又有蝴蝶絨球，大小各式。光緒十年後，輿出隨時折枝，照眞花做，色色逼真。』（見臘月條）

花市，崇文門外，逢四有集，一切綾、絹、通草、蠟瓣、紙花出此，亦發外莊。染花舊用中國顏色，紅藍水色，甚不易製，紅則紅花，店製膏汁零售，其招牌云『水作花紅』，藍則藍之二藍，一廟中製而零售。做花活人家用，時以盞往售，至今呼爲『藍湯老爺廟』，今用洋色，恐失傳，故誌之。（春明采風志）

造花之原料，大別爲二：曰絹類，曰紙類。絹類中有綾、絹、緞、綢、絨之分，紙類中有羊毛、太粉、連通草、及隔背之分。其造法有用模者，有用杵者，有用麻繩者，分功作業，有作葉子與作花頭之分，又有作花與攢花之別。作花者，指作葉與作花頭而言；攢花者，指各鋪零星買來花葉花頭，攢合成品而言。又分粗細二派，作細花者，意匠經營，崇外花市一帶，自東便門內起，住戶多以造花爲業。最近統計各街市花莊，及住家營花業者，約在一千家以上。（舊都文物略）

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履園叢話）

成衣

車夫

車夫：帽戴長纓，足登快鞋，身束短襖，御輪如飛，有『風擺荷葉』『一炷香』之名，並有用『雙飛燕』者，陋習，挺身直走，不准回頭。

轎夫

轎夫俱係年輕力壯，腿健如飛，上身不動，穩而且快，陋習，一遇前後來轎，與人牽擁擠處，更要加緊直走，上轎時尤勇，以人馬趕不上者爲能。

走堂

走堂：市廛茶館酒肆，俗尙年輕，向客旁立，報菜名至十數種之多，字眼清楚，不亂話，不粘牙，後堂一喊，能令四座皆驚。（以上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吹氣如蘭齒帶香，年交十四入茶坊，招來主顧如蜂蝶，獲利時行小跑堂。』（見風俗門）

番菜館裏豎在桌上的整份菜目單，雖極精雅；南菜館的掛在壁上菜目價表，雖用玻璃鏡框裝橫得像名人字畫一般，但在老飯館皆無所用之。因爲菜的名目樣數，都記在走堂的腦中，都掛在走堂的口中。客人入座，走堂的則板其身，垂其手，和其顏，悅其色，揚其聲曰：『請老爺們想菜。』於是，客人依序而想出所欲之菜名，（大抵以座之首二三四爲序走堂的能按其序而叩之。）彼乃一一應之。例如首座要醬汁中段，彼亦隨應一聲『醬汁中段』。次座要鍋場豆腐，彼亦應之曰『鍋場豆腐』。其聲凝重而堅切，全席所要之菜名，即隨此聲而一一印入走堂之腦中。彼退出後，自能一一傳宣，依次而進，不紊亦不串焉。（舊都百話）

置房爲業

道光都門雜詠富宦云：『解組歸來買宅忙，親朋欣慶碧華堂，看他營造看他賣，多少官居積宦囊。』註云：『京師富宦，以置房爲業甚多。（道光都門紀略）』

有閒錢的人，在都會地方置房產營利，自然是便宜事。地價房價，逐年增高，愈置得早，愈得法。前清時代，幾百兩的小房，到民國十年左右能值幾千塊，房租不但貴而且年年要貴。大約自民國初年起，房東的預算，不是一年得租價二百元，十年得二千元。乃是第一二兩年得四百元，三四兩年得五百元，五六兩年得六百元，七八兩年得七百元，九十兩年得八百元。這樣十年便可得三千元。但房客亦有一種習慣上的保障，即除非房客欠租，或房東典賣，不能無故下逐客令。斯時房東之刁惡者，必設種種方法，迫房客搬家，舊房客搬家之後，後租者照例要比舊租大昂而特

昂。且在彼時，決不愁無人出重價；故房客租住稍久，雖月月按時付錢，房東的面孔還是愈來愈難看，好像白往他的一般。因為他們的預算是「累進」的，不加租，或加租不如其預期之數，就是妨害他的權利。所以民國十五年以前，可以說是北京有房產者的黃金時代。（舊都百話）

近來京城內外，多有開設被局以謀生理者，其局非若市肆鋪戶，立有牌匾字號，不特在街市開設，即幽僻小巷，住戶廟宇，皆可隨便私自設立，以貸被爲名，巧於盤剝，遇有貧乏之民，無處告貸，覺得保人，即可向該局貸被數床，當錢使用，將當票交還該局收存，每日給貸被錢文，又給質當利息，日積月累，遞相加增，何止倍蓰？間有告發到官，按其貨被取償，與贖當給利，皆有應得，無罪可科，盤剝之巧，莫此爲甚。（金吾事例）

余煌賣餠餠詩：『賣餠餠，攜柳筐，老翁履敝衣無裳；風酸雪虐凍難耐，窮巷踟立如蠹僵！賣餠餠，深夜喚，二更人家燈火燦，三更四更睡味濃，夢裏黃梁熟又半，數文交易利幾何？家有妻母弟與哥，一夜街頭賣不得，歸去充飢還自吃。張燈忽見朱門開，一聲高喚老翁來；中堂杯盤饌狼藉，主人門前正送客。』（京師新樂府）

賣圖

新聞編爲唱本，售於街市，本上有的人物像，名『賣圖』。（燕都雜談註）

一歲貨聲：『娶個和尚的圖兒，一箇大錢兩張。』註云：『早年有新聞則編曲賣圖，今有報，無需矣。』（見不時錄）

繡工

都門好，鍼黹巧思成，刺繡荷包雲爛熳，穿珠葵扇雪玲瓏，妙手奪天工。（望江南詞）

盤頭作

盤頭作：凡爐、瓶、盆、景、棹、面擺設，及戲房切模，各樣希奇玩物，皆以紙爲之，其手藝精妙，可蓋天下。

冥衣鋪

冥衣鋪：凡喪事所用之車、船、轎、馬、冠袍、帶履、又樓庫、童人等物，無不精妙，與真的無二，非他處可比。

演禽

都門雜詠演禽云：『百鳥占來勝六壬，疑疑問難值多金，而今睡蝶人爭道，名目相傳是演禽。』

相面

又相法云：『與君對面語平和，先問年庚是幾何？談相全憑青白眼，評量眞善閱人多。』（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全憑口齒作經營，摸骨多時妄品評，下筆立成螃蟹體，非僧非道徧都城。』（見市井門）

世上有種相面，調坎兒說叫『餞盤兒』，以北京而論，凡是山場廟際兒，以及天橋兒，無處不有，只用一支破筆，一個大的手紙片兒，淨等哈喇孫（切人兒），只要你從他跟前一過，他就得把你點住（就是叫住），衝著你說：『尊公！臉上氣色雖旺，心中動止不安。』您想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一聽這兩句話，覺着很是靠邊兒，焉有個不動心，只要你把脚略微一停，他伸手就把你揪住，聽破，甚麼五官咧，三才咧，五嶽咧，四瀆咧，苦這們一說。說是：『欲知流年氣運行，男左女右各分清，天輪一二初年運，三四周流至天城。』大哥！您貴甲子呀？假如你說二十八，他趕緊就說：『噯呀！二十六走丘陵，二十七走墳塚，二十八歲正走印堂，相書說得好哇，「八歲十八二十八，上至山根下至髮，有無生氣兩頭兒消，三十印堂休帶煞，」要按您這天中、天廷、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壽上、准頭、人中、水星、承漿、地格，全都不錯，惟您的這額無主骨，眼無神，鼻無樑柱，嘴無唇，應該幹東東不着，幹西西不順，幸而您一生嘴直心快，不好不壞，吃得虧，讓得人，別看現在受點兒磕碰兒，將來老運一定亨通。』您想既被他點住，不是求財，就是找事，不是看月令，就是斷終身，（失物、尋人、問病的從不相面），不論你說那樣兒，他跟你陪那套，反正求財謀事說日子，月令終身說後來，把你拍個勢不有餘的，還得餽杵（送錢），想想這筆錢花的冤不冤哪？（燕市積弊）

卜卦

按摩

小押

小營生

典當

都門新竹枝詞：『輕搖卦盒與頭顱，茶潤喉嚨吐一壺，更有烟筒香吸盡，漫談河洛是狂奴。』（見風俗門）

又：『按摩治病假仙姑，嬌豔頰凝塞上酥，別有真傳通脈理，教人暢快軟如蘇。』（見閨閣門）

又：『重開小押竟頻年，暫救飢寒亦可憐，忍氣吞聲憑變價，到頭終賸幾何錢？』

又：『世家強半久虛空，借貸無門到處同，小押錢來方糴米，早餐餓到夕陽紅。』

又：『饑寒交迫苦難名，況乃錢糧放四成，欲效首陽殊未得，旗人都作小營生。』

又：『西商妙算果通神，典當重開用現銀，就便親爹能出世，三分一律不饒人。』（以上見市井門）

典當一業，與平民有密切關係。最近之北平，據調查共有當舖四五百家之多，其内幕異常複雜，茲爲使一般社

會明瞭起見，特將各種情形，探誌如後：

據『老北京』談，最先開典當者，原始於某囚徒，所以至今當舖之欄櫃與門柵，彷彿監獄形式。緣在某朝，有罪犯王某，經刑部科得永遠監禁罪名，在囹圄中熬得散拿散放，可以管轄許多犯人，王遂在監獄中勒索銀錢，買賣食品百物，復令衆犯賭博，輸錢者以物向之抵款，日久王積資頗多，遇赦出獄後，即開「小押當」，門前大書「指物借錢，無論何物均可抵押，物值十而押五，坐扣利息，幾個月爲期，限滿不贖，即變賣折本。」最後生意發達，遂逐漸擴大，乃成爲一種營業，此說不知確否。其他小押當收進當貨，有轉送其他當舖間接押款者，更名爲「轉當局」。現在此種營業雖然取消，四鄉各鎮，却依然不少。前清光緒年間，舊都當舖不過二十家左右，因須有官發「當帖」，每年提交當稅若干，故此項營業，又類似半官營業。舖中夥計，均是神氣十足，不若其他各業夥友之滿面和氣也。當時並有藉仗官勢，欺壓平民者，以致時常與一般平民結下仇怨，每遇事變發生，即有多數流氓，集夥大搶當舖。在「鏟碗釘」一劇中，即有此項故事之描寫，當時情形，可見一斑也。當票式樣，係用中國皮紙，上印藍色模糊字跡，其填發此項當票時，所寫之字，亦係一種專門草字，局外人頗難認識。據個中人談，凡初入舖之學徒，必首先練習此種怪字。又故意降低原物之成色，如新衣必寫「油舊破孔」，或「油舊破補」，皮服必爲「光板無毛」，「缺襟短袖」，呢絨衣服，必爲「呢布大襖」。無論金銀手表，必寫「銅馬表」，玉器必寫「假石」，硬木梨檀，必寫「柴木」。且其所寫之字，皆僅寫一半，如衫爲「彡」，襖爲「天」，棉爲「帛」，皮袍爲「毛天」，凡此種種伎倆，皆含有神祕性質在焉。該業內部組織，與他種營業迥不相同，其經理人不稱舖長，而稱「當家的」，與廟宇中之和尚同一稱呼。在當家的以下者，稱爲「頭櫃」，「二櫃」，又有稱爲「包袱搭」者，更有稱「管庫」者，其主腦人則稱爲「朝奉」。北平當舖內收當規則，至今仍用銀本位，所爲拐零抹底，原物能當一元者，僅寫五錢六錢，以至六錢五，其能寫八錢者，亦不寫元。又如當時每銀一兩合銅元五百枚，贖時則須合五百二十枚，押當者因亟於用款，不暇較量，只可聽其任意折合。更

畜蜂

賣菜

賣書

賣口琴

賣布

賣扇

賣盆

有一種不講理者，合銅元時，合入爲九八，回贖時則收滿錢，每月利息三分，朝當夕贖，亦須扣息一月，至月過五日，則加利一月，二十四個月爲滿，至時不能贖出，即被當舖變賣，其有包袱者，包袱即爲當舖所有。且當舖中多數用徽話，如數字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彼等即呼爲「搖、按、瘦、掃、尾、料、敲、奔、角、杓」，如一吊錢，則稱「搖的齊」，又如人稱「饒」，姑娘稱「官姐兒」，老太太稱「勒特特」，東西稱「端修」，甚麼東西爲「楊木端修」。如有某老婦當物，經甲夥看過，言定寫洋一元，老婦要求多寫，如此交易不成而去，苟該婦換另一人再持物往當，此時原物上已被甲作有暗記，甲當即以徽語告乙，「照個勒特的端修搖款齊」，乙卽了然爲何事，於是只寫六錢，最多仍是一元，決難再加分文。典當營業以秋冬兩季爲最佳，其行中有「春添本，秋回利」之說。蓋股東皆於春季入本，至秋冬兩季卽可得利，蓋春夏當皮棉，當本勢在必多，秋冬單絨，其本必少，故北平俗諺有「皮頂棉，倒找錢，棉頂夾，倒找錢，夾頂單，倒拐灣，單頂棉，須加錢，棉頂皮，乾着急」，此乃當舖中常年之法訣。（大公報）

蠶，今作蜂，成蜜者爲蜜蜂，有家畜以釀蜜者。（光緒順天府志）

朝市叢載推車賣菜詩：『菜蔬不用擔來挑，兩手推車去路遙，茄子黃瓜雲扁豆，菲芽乾細似燻焦。』（見食品門）

又鉛板書詩：『鉛板經綸偏皇都，書林處處憶歸途，時光遷變無生意，攜向小寓哄寒儒。』（見市廛門）

一歲貨聲：『唱本兒看書啊，』註云：『背負書箱，賣一切石印、鉛印、小說、唱本、戲本、黃曆。』（見通年條）

又：『口琴來，賣口琴來，』註云：『明賣口琴，暗賣骰子、紙牌、骨牌，各種賭具。』（見元旦條）

又：『湯布、冷布，』註云：『搖長把小盞賣零尺。』（見五月條）

又：『賣蒲扇，賣毛扇，』註云：『挑擔大小羽扇，多鵝雁翎。』（同上）

一歲貨聲註云：『有人賣盆，則學一陣老鸛打架，先叫早，後爭窩，末像羣鴉對談，嬉笑怒罵中有解和意，無不笑者。』（見二月條）

賣檳榔

一歲貨聲『賣檳榔』註云：『揸大元寶篋，搖八楞鼓，各格各種檳榔糖類，帶夾剪。』

賣糕

又『大塊切糕』註云：『在先背架，方如桌形，上攤糕，支住而已，故桌不穩者，謂之「切糕架子」，近多推車。』

(以上見通年條)

小爐匠

又『小爐匠』註云：『挑擔，前箱上來銅鐵絲片，中匣藏各種傢具，旁挂弓鑽等物，後帶風箱、爐，上架懸小銅鉦，銅墜，行則自擊，俗以多用其鍋碗，蓋謂之鍋碗的。』(見工藝條)

鐵匠

又『鐵匠車』註云：『三四人推一蓆箕小車，載風箱、炸煤、打鐵、各具，街巷鄉村，到處以錘敲礮，有爛鐵者，命其打各種常用鐵器。』(同上)

染行

又『染庵網緞來喇，染庵好綢子好緞子來喇。』註云：『挑顏色箱，染鍋，染後以長竹竿，搖之即乾，與洋顏色，始有此行。』(同上)

賣畫

又『畫咧，賣畫』註云：『賣楊柳青大小張畫，俗呼「衛抹子」，以葦箔夾之，肩負。』(見臘月條)

賣碗

又『換茶碗咧，飯碗哪』註云：『整挑各種瓶壺盤盞細磁，紅繩絆繫，以各種衣物相換，專向大宅，亦有半挑，代換大小綠磁盆者。』(見商販條)

賣兒童食物

又『捏江米人』註云：『負長架小箱，以各色麩，捏各人物蟲鳥。』(同上)

又『吹糖人挑擔鳴鑼，以熱糖捏吹各種玩藝，或用模。』(同上)

補鍋匠

又『收拾錫拉傢伙，銅漏鍋喇』註云：『有銅者扛回鋪中，次日送還，亦有挑擔立銅者，近又能鍋盆換底。』(見工藝條)

工藝條)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畫補漏鍋詩：『檢取殘鏹破勺來，箝錘爐臺早安排，諸公莫笑非良冶，總惜人間有棄材。』

磨刀

一歲貨聲『磨剪子，磨剪子，戩剃頭的刀子。』註云：『負板橙，上置粗細磨石，早年代洗銅鏡，有攜一串鐵片行敲者，近多推車，有吹喇叭者。』（見通年條）

磨刀剪的以鋼鐵片連成五頁，隨行隨振動，其聲『嘩啦嘩啦』，或有以號筒吹之者，其聲為『唔呱哈哈。』（民社北平指南）

修脚匠

一歲貨聲『修脚匠』註云：『雙小木梆，帶把，夾一手指間，行擊之。』（見工藝條）

修脚的以形似半析之小木板二個，二安木柄，一手持震之，其聲『勺儿，勺儿。』（民社北平指南）

搖鐘鼓

一歲貨聲『搖鐘鼓兒』註云：『背箱賣一切梳、篦、骨簪、刷、頂針等物。』（見通年條）

賣梳妝品的，（俗呼搖鈴鼓的），以發鼓一具，上安小鑼，搖之，『勺儿，勺儿』作響。（民社北平指南）

賣絨

一歲貨聲『賣絨綾』註云：『或背方竹筐，上落數層紙斗，竹蓋，以寬皮條背之，搖長把鼓，或上帶小鉦，賣一切絨綫，或挑擔搖鉦，或推車，上置二箱。』（見通年條）

賣絨線的（俗呼搖鈴的）以小銅鑼，照發鼓之形式搖之，『勺儿，勺儿』作響。（民社北平指南）

木匠

一歲貨聲『收拾桌椅板凳』註云：『在行者背荆筐，帶小傢具者會雕刻，其器統括二十八種，象二十八宿，其外行者背板匣。』（見工藝條）

木匠（背負木工器具，沿街吆喝，張羅工作，俗名為收拾桌椅板凳的），吆喝聲，『板凳……』間有吆喝『收拾桌椅板凳』者。（民社北平指南）

粘扇子

一歲貨聲『粘扇子』註云：『搽小匣，上懸小鈴數串，粘一切折紙扇。』（見五月份條）

粘扇面的，臂跨小箱，上以綫繩繫小鐵鈴數串，行時擺動，使之『嘩唧嘩唧』作響。（民社北平指南）

賣野藥

一歲貨聲『食積，奶積，大肚，痞積，腰疼，腿疼，偏腦頭疼。』註云：『搖鐵串鈴，或負藥箱，或背布囊，賣各種藥。』（見

通年條)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畫賣野藥詩：『百病能醫技已神，膏丹丸散總隨身，倘疑甚藥葫蘆裏，到處何妨說向人。』

(北晨畫報)

賣野藥：門戶兒雖然不一，性質卻是一樣，有拿著串鈴兒下街的，有扮成兵勇的樣兒出賣的，有印點子傳名單兒滿市井撒散的，有在各茅廁尿池黏貼報子的，有坐鋪出攤兒帶賣鋼的，（就是連批帶講，）有拿把戲場圓年兒的，甚至有以刀刺腿，挑光子兒的，（就是賣那點兒血，）甚麼百步止嗽，甚麼吃了就好，以及春方兒打胎，長陽種子，瞧香看病，總名都叫老合（生意，）雖說哄人倆錢兒，實在與衛生有礙。（燕市積弊）

打糖鑼

一歲貨聲『打糖鑼挑子，』註云：『敲小銅鑼，專賣各種小玩藝，糖瓜、糖餅、人參、鹿筋、蕨花、死棍、菱角、各糖、金錢不落地、小兒鑽鑼子、花棒、播鑿、婆婆車、設機、安紙鼓、行則、擊木、長蟲變八卦、七巧圖、吹筒箭、萬花筒、陸官圖、圍旗、紅魚六地、骨牌、小弩弓、泥骰、寶盒、江米團、白石球、馬尾、蝦蟆、蒼蠅籠、瓦鍋子、泥盒子、鴿子窩、琉璃泡、西湖景、琉璃小水煙袋、小風箏、沙燕、八卦門帘、鬼臉、大禿和尚、柳翠、布老虎、泥美人、小胖小子、泥馬、泥人、模子、假鬍子、霸王鞭、小鞭、匣炮、起花地老鼠、滴滴金、黃煙炮、手擎花炮、打燈、菱角鞭。』

北平俗曲打糖鑼云：『打糖鑼兒的也開了市咧，也要弄錢，打着一面糖鑼兒，滿街上叫喚，賣的東西聽我念念，他倒說，「買我的酸棗兒咧，炒豆兒咧，玉米花兒咧，小麻子兒咧，冰糖子兒咧，糖瓜兒咧，糖片兒咧，白糖棍兒，芝麻棍兒，豆擰棍兒，紙箱子兒，紙櫃子兒，紙花籃兒，紙扇子兒，沙燕兒，風琴的紙風箏兒，亞腰葫蘆兒，花棒兒，木頭勺兒，木頭碗兒，鞭桿兒，它鑼兒，小哨子兒，皮老虎皮猴兒，播榔鼓兒，皮耗子兒，泥人兒，泥馬兒，泥泥刻兒，泥盤兒，泥碗兒，泥球兒，大頭和尚鬪柳翠，老頭兒背着個小媳婦兒，鐮兒，毛鬼臉兒，圍棋兒，琉璃喇叭，噴燈兒，馨香爐，馨蠟臺，馨人兒，馨馬兒，馨廟兒，錫蠟桌子兒，錫蠟椅子兒，錫蠟板凳，錫蠟杌子兒，錫蠟房子兒，錫蠟籠子兒，刀鎗劍戟，胖小子兒，大肚子兒，高

剃頭匠

帽子兒，黑鬍子兒，拿線兒，拉着個玲瓏塔。」（百本張鈔本）

一歲貨聲『剃頭匠』註云：『挑擔，前小紅油圓籠，中藏炭爐，坐水鍋上，置盆，旁豎棋杆刁斗，後挑紅櫃，可坐，中匣藏梳篦刀，手執鐵喚頭，行刺之，惟入市則換小木梆。』（見工藝條）

俗謂剃頭為『做活』，剃頭錢因名為『活錢』，如到鋪中剃頭，必須給活錢外，另給酒錢，方不至草草了事，緣活錢為鋪掌例得，酒錢歸剃頭匠自有，牟利之法，可謂一舉兩得。（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剃頭棚兒，當初本是官差，所以沒有准價錢，不定剃的多疼，這才備出酒錢來（頭錢就是酒錢）而今頭錢之外，又給山兒錢，向來沒有鋪子，不過湊幾副挑兒，搭個布帳子，故名剃頭棚兒（現在天橋一帶就是）不然暗坎兒用『溜月汪齋中，中興張愛居』呢。（燕市積弊）

剃頭的打喚頭，（以鐵為之形如巨鑷，）其聲『ㄅㄅㄅ』（民社北平指南）

京師暑伏以後，則寒賤之子，擔冰吆賣曰『冰胡兒』，胡者，核也。（燕京歲時記）

京師有三種手藝，為外方所無：搭棚匠也，裱糊匠也，札彩匠也。（天咫偶聞）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畫箍桶的詩：『底脫圍崩直此時，縱饒斧鑿已難施，祇應宛轉成全後，秋燥春潮備莫遲。』

又磨鏡者詩：『看花霧裏恨模糊，磨拭青銅青欲無，明日曉粧開笑口，方知此老細工夫。』

又鋸碗者詩：『也知墮甌莫回頭，補湊鑽營事可羞，絃外有心誰領會？瓦全我正為人謀。』（以上北晨畫報）

鋸碗的肩擔一挑，挑一端繫一小銅鑼，鑼之前後，各懸小鐵錘一，隨行隨搖動，其聲為『叮ㄅㄅㄅ』，噹ㄅㄅㄅ，叮ㄅㄅㄅ。（民社北平指南）

劉景晨舊都生活畫補鞋匠詩：『刀錐砧棹利全收，足抵三分亮也謀，真個王侯如敝屣，賴渠成就是王侯。』（俗語）

小皮匠抵得一個諸葛亮。（北晨畫報）

照像館

翎子舖

釘鞋的用鐵錘敲鐵器，其聲『刁九九，刁九九。』（民社北平指南）

照像盛行，各館林立，門前高挂放大像鏡，或爲政界偉人，或爲花叢名伎，任人觀覽，以廣招徠。（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翎子這行買賣，向來是山西人所作，以北京而論，共四十餘家，其性質也算是一種生意（有暗碼兒），並且又算是手藝，專跟官迷打交對。先前有海軍的時候，買賣稍見起色，後來一開賑捐，二百銀子就戴一枝，這行買賣兒可就發財啦。

確房

北京老米確房，都是山東人所開，相沿已久，原不奉官，據理而斷，當初必是不准車驟裝載，每逢送米，總是用人工扛，無論多闊的確房，也不敢使驟馬，假如硬改改樣，這就許犯私。山東人賦性樸實，原不會奸巧滑壞，惟獨這行，偏有許多毛病，內城叫作確房，又稱爲山東百什戶（當初只准串不准賣故名確房），名爲賣米，其實把旗人收拾的可憐，只要一使他的錢，一輩子也逃不出他的手。

扛肩

北京有種賣力氣的人，看著實在近於把持，由來已久，直彷彿奉官，雖不算甚麼社會之害，究竟看著不近人情，往往見各糧食店，卸貨的時候，把車攔在門口，巡警直闖，他是一死兒不敢卸，必得滿街上嚷嚷，下肩呀，下肩呀，就便喊不着，他自己也不敢卸，可也難說，你自己要卸下來，也得照樣兒給他們錢。還有南下窪子，東大市，兩處的桌椅舖，不論誰買桌椅，總得叫本地人扛（櫃上有成頭），不信要由別處找個扛肩兒的（他也不敢去），任你有多大勢力，也扛不了走（得用擔子挑着才行）。所以說他們不近人情者，就在這層。按這類事，既不奉官所差，又不是經紀牙帖，推其把持之理，實由於紅白口子，在兩縣有應差之說，賣力氣的，同是這類人兒，難免以勢仗事，相傳日久，簡直的成了把持行啦。

念喜

念喜差不多兒還都有門有戶兒哪，這類人，大半都是打大板兒蓮花落的居多，不論娶媳婦，聘姑娘，生日滿月，掛匾開市，豎柱上樑，他拿著時候兒，跟你來搗亂，你一嫌麻煩，自然就快快兒的給錢吧。不管甚麼喜事，老是那一套，

摘頭換尾，各安各轍，假如『一進門來喜氣洋』，一定是『娘家賠送好嫁粧』，要是『一進門來喜氣沖』，哪，必是『八抬大轎滿天星』，妙處就在煞尾幾句，別管甚麼事，也歸到『（正念喜，抬頭觀，空中來了福祿壽三仙，增福仙，增壽仙，後跟劉海兒灑金錢，金錢灑在寶宅內，富貴榮華萬萬年，）幫一個吧老財主。』

北京的槐廠，就是棺材舖，這種買賣兒，利大無窮，櫃上買材料，單有手藝人去，或京把兒，或直隸把兒，名叫了作兒的，吃櫃上的飯，作活可是料件子，以棺材大小，定他的工錢，不論多少工錢，可是外有拉線兒錢兩吊，所爲不給人糟蹋材料。他們的做法，可不一樣，京把兒管好看，直隸把兒管結實，材料向分兜子，枋子，柏木，花板，普通的棺材，叫作杉木十三元兒，（外省叫作桤木。）這種杉木，買來的時候兒，每根一丈四，一截兩半兒，粗的叫根截兒，細的叫稍截兒，應當一口棺材，照例六根兒半（十三元兒嗎，）甚麼銀錠扣啦，不見釘子啦，全叫瞎說，如果要吧弊病抖露出來，六天都說不淨。

北京俗呼御者爲『把式』，南邊人叫他們車夫，要據我看，叫他們爲把持，倒是名副其實。魚有魚把持，鳥兒有鳥兒把持，頂難用的，就是車把持。這行人通通沒有一位好惹的，諺云：『跟誰不對，勸誰拴車走會。』雖是這麼說，只要一敷餘倆錢兒，先就得講究拴車，不知『一家拴車，三家吃飯』（把持夥計店，）要不認頭咬苦子，除非你老去僱車。若論拴車的難處，六天也說不盡，不過擇其大概，略微的說說：要按玩車馬兒的派頭兒，向分三等，有耍車兒，坐車，買賣車，先拿耍車兒說吧，未從拴車，必然先得找把持嘍（從這兒認命起，）凡一切打車，罩圍子，墊子褥子，甚麼夾板兒鞍子，套包搭腰嚼帽兒，後鞦肚帶攆繩等等，先得叫他倒爬溝（跟各舖子往回裏要錢，）然後再說買牲口，先由賤的買起，自然是不受使，你打算賣了再買，那算沒聽見提，有個頂高的法子，就是你跟人家換，每換一回，他剩一回錢，（由一百銀子的牲口能換到五百，）只要你錢折的夠數兒啦，就是個磨轉兒，都算是好快走兒，套著套著，再夾幘你買駒子，你再認頭，這才算吃准了你，也不論行家，力笨兒，花脖子，他們是相空（念控）一齊拿，立刻就三

個人排，五個人溜，除去飯賬之外，那位都得帶倆錢兒。譬如一百五買個騾駒子，淨排排就得四百五，不定多磨排好，才請大爺閉眼吧。（坐車。）寬綽地方兒慢慢兒的走，（快了也不顯，）越是小胡同兒越要走車，（顯快豁著幹，）故意唏哩嘩啦，一路亂撞，（大爺賠的起，）這盞要平平安安兒的回家，就念『彌陀佛』。從此大爺可就別想坐啦，不信要套車，把持是一定找不著啦，（壓騾子呢。）預先他還告訴明白你，不准堂客坐，一來牲口怕車轆子，二來又怕吓着小孩兒，淨等山場廟際兒去露臉，（不怎麼樣。）及至下道一看，連蹦帶跳，把持還覺著得意洋洋，（這倆錢兒就值，）若是平常坐車的找項，左不是釘掌，挑鋼換傢伙，給牲口嘴上抹點兒黃醬，（就算灌藥，）店裏的乾草，七斤算十斤，如果要坐的起就坐，坐不起可想著把他連鞭兒遞（就是賣。）要讓他拉買賣，可不如白送給他，別聽說明三七，暗四六，那還是行家行兒的事，外行不過三錢兩吊的零交。他們繞人的法子，就在淨交車分兒，老不跟你提喂養，趕到多磨一算賬，刨去這個車，還得找給他錢。現在馬車與陽兒，人力車又沿街塞道，眼看著這碗飯兒，就要吃不成啦，細細兒的打算打算吧，哦嘿！

瓦作

瓦作雖是個粗魯行當兒，可又算是極細的手藝，凡一切高樓大廈，亭台園林，無不是瓦木而成。近來各式洋樓，奇巧古怪，全都能造。這行人，專有一門畫圖學，只要是畫的出來，就能夠做的了，不然前門樓子，蓋的復舊如初呢。以北京的瓦匠而論，細洋樓，實不如南邊的手藝，但是砌碎磚頭兒牆，可稱絕倫。早年大工兩吊四，小工一吊六，後來囉過一重，都齊行長錢啦。按這種手藝，只可做包工，萬別叫他作卯子，（自己的材料叫他做，）一做卯子活，專能欺負外行，假如砌一堵小牆兒，萬不能不用灰料，那怕三尺多高兒的牆，淨泡灰也得一天，早晨上工要茶，晌午出去吃飯，（三點鐘的工夫，）做不了多少，又得喝晌茶，（兩點鐘，）趕到吃喝一畢，再耽誤一會兒，韓麻子又腰，這就要錢。

餛飩舖的買賣，櫃上原沒手藝，所學不過就是包包兒，裝匣子，打打蒲包子，所有的貨物，都歸紅爐做，不管多闊的餛飩舖，離開紅爐就算不行，（沒的賣。）這種手藝，早年每月才掙大杆兒錢，二十來吊，後來齊了會子行（念杭，）

餛飩舖

裱畫

才掙個二兩來銀子（還得說掌案兒的。）所用的材料，雖不開白油蒸麪，有做酥的，有不做酥的，如芙蓉糕薩其馬等等，可不用小糖兒，都是自己炒料子，所以各樣糕點之外，直到南糖都歸這一行。

裱畫兒的手藝，以琉璃廠為最高，向分蘇裱行裱兩種，蘇裱結實，行裱含糊，價錢也不一樣。要應人是甚麼裱兒，就是甚麼裱兒，從沒欺過人，所以裱畫兒，都講究琉璃廠手藝好，跟廊房頭條的畫一比較，可大大不同。頭條是取其賤，琉璃廠是取其好，所有托心子覆藉，都用綿連架連，一至捨捍兒的繖子，天地捍兒，軸頭兒的包首，提絆兒，無一不實在，價錢雖貴，可比行裱強的多。

刻字

刻字的手藝，本來甚苦，年歲或老或小的人，全都吃不成，每刻一板，分兩道手，有伐刀挑刀的分別。伐刀管刮板上樣，拉綫等事，把字的正面伐好，交給挑刀去挑，挑刀把反面兒挑得，外帶鏟空（就是沒字的空格。）亂先每百宋字，才掙五百當十錢，頂好的手藝，才能了零碎兒（如名戳票板花信箋之類。）反正也掙不了多少錢。早年有鄉會試的時候兒，指著應點硃卷，刻刻闌墨，甚麼窗課咧，詩詞文集，混個嚼穀，再不然刻點子善書，也可賺倆錢兒吃飯。

介紹所

京城專有一種媒人，也算是一行生業。要按古人說，三姑六婆，就叫不是好人，但分有點規矩的人家兒，不叫他們進去，可是你要上個老媽子，離開他又不行。這路人兒，大半四鄉人寄居京城者居多，不是冠兒李，就是大腳王，不然就是小蕭兒，小趙兒等等名目，賃所房子，雜湊而居，遇有由鄉下午上來的女僕，先得在他這兒掛號，量材器使，他能給找活，假如會做針線，就任針線事，要是雛巴虎兒，只好找個一人班的地方兒去打雜兒。在未上活以先，他可以墊火食，每天按多少錢，上了活一塊兒創，外帶着上活的時候有上賬，下活的時候有下賬，平常日子打抽豐（俗說秋風。）三節要節錢，要照這們一說，他直是拏人用錢的。（以上燕市積弊）

『舖工介紹所』俗謂之『老媽作房』各城介紹所，所在多有，尋找亦甚方便，住戶及各省新來之紳商，雇用男女僕役，多假手於『老媽作房』以為介紹，又謂之『媒人』此項『媒人』多為婦女老嫗，一經委託，即介紹前

往，前三日謂之試手，彼此合意，先開工資，主人不到一月而辭僕役，工資例不找還；若僕役辭主，則當按日退還工資。媒人於頭月工資內，支使小費四角，以後每遇大節（午節、中秋節、年節），則向主人索取酒錢，此為固定之例。時風不古，此項『老媽作房』，有時竟涉無賴，開燈供客，聚賭賣淫之類，時有所聞，前警察廳恐其傷風敗俗，舞弄是非，嚴行取締，着取三家連環保，方准掛牌，故其牌文有『警廳批准傭工介紹』等字樣，蓋防其藏污納垢，或不知底蘊，妄自介紹，致損僱主而滋意外也。（民社北平指南）

供給太太小姐役使的女僕，在平津一帶稱為「老媽」，上海則呼之為「娘姨」，南京或稱「老太」，亦有稱為「老婆」、「用人」者。各地名稱雖異，但她們同是經濟壓迫下出賣勞力的傭傭者。所謂酒色財氣的故都，包含兩種生活極端不同的人羣，一方面是度着悠然自在生活的大學教授、文人、學者、政客及一切高等華人；另一方面則是挨着窮苦的人力車夫、老媽及一切受着窮苦的人們。前者如尊之為「有閒階級」，那末後者當然可算是「勞苦大眾」。這兩種生活不同的人羣，在兩極端相對的發展。因為「有閒階級」欲使其充分的「有閒」，則必攬奪他人的勞力供其驅使；窮苦的人們迫於生活窘困，不得不為人奴僕，所以平市老媽之多，實冠於其他各處。貧苦無知的婦女，多半以充當老媽為婦女職業的大宗，北平老媽的來源有三種：第一是落魄了的旗人婦女，丈夫沒有相當職業，全家生活無着，不得不出來為人傭工。第二是北平附近的農村婦女，因為年來天災人禍，農村經濟破產，她們迫於飢饉，不得不出外謀生，這是「鄉下老媽」。此類老媽，又分常年及短期兩種，常年的老媽，有的家中田無一隴，房無一間，真正赤貧者，她們須常年在外為生活掙扎，或者有的被丈夫遺棄，婆家虐待的鄉村婦女，私自逃出來，常年不敢回去，也有在外傭工多年，安於城市好吃懶做的生活，或在外別有所戀，竟而流連忘返；至於短期老媽，每於秋收冬藏之後，田中所獲，不足溫飽，暫時來平謀生，到了耕種期，再回家種田。第三如陝西、河南、東北各災區難民，逃來故都，無以為生，不得不踏進傭工的一途，是謂「外鄉老媽」。此類老媽為數甚少，因為當老媽的手

續也甚複雜，必具有妥實的舖保，傭工介紹所才能收留，難民人生地生，誰肯具保？總括這三種老媽，以「鄉下老媽」占最多數。在北平老媽的數目，頗難統計，因為她們失業的既沒有總組織，在業的又都散處在僱主家中。記者曾赴社會局調查女傭介紹所的數目，據云亦無確切統計，大約全市有千餘家之多，該局正在辦理登記，但來登記者殊屬寥寥，因為她們多不明白登記意義，恐怕藉此加捐。按北平女傭介紹所竟達千餘家，每家現至少住有十人，以此推算，可知現北平失業的老媽將近萬人，至於在業老媽，更是不計其數了。女傭介紹所者，俗稱「老媽店」，其中黑幕重重，對於老媽，更是層層剝削，凡失業者，或願當老媽者，均須寄居店裏，等候職業，此種介紹所組織極簡單，任何人租兩間破屋，找三家連環舖保，經社會局批准之後，在門外掛上一個「傭工介紹所」的招牌，即可收留失業女傭，大做其剝削窮人的買賣。傭工介紹所大多介紹女傭，亦有介紹男傭者，但不許寄宿所內，老媽住在那裏，必須有舖保才肯收留，自己攜帶行李，每日付銅元六枚或八枚，作為房錢，水火可借用，吃飯自備。普通介紹一個女傭，老媽店主人須剝削女傭第一個月工資三分之一，此外並向僱主索取賞錢，每年按節與女傭分節賞，數目以女傭所得多少為標準。同時又向僱主索取節賞，此種勒索，直到女傭被解僱之後才罷。尤有甚者，失業的女傭，如欲急謀職業，必須賄賂店主，所以比較有點錢的老媽，方從張家下來，便能送到李家。那些窮苦無錢的人，在那裏住上半年載，也會無人過問。此外還有更傷風敗俗的黑幕，如拐騙婦女，販賣人口，以及拉皮條等等。因門上掛着「傭工介紹所」的招牌，婦女出入，不會惹人注意。況衆人雜處，分子複雜，不免鬧出許多流弊。關於傭工介紹所的情形，差不多都是兩間破陋不堪的小屋，住上七八人或十餘人，據她們說，有時還住二三十人。有一個大坑，每人的被褥捲作一捲，牆上掛着每人的衣包，人多地狹，空氣惡劣，光線黑暗，生活其間，無異置身牢獄。記者藉僱女傭為名，入內觀看，傭工介紹所的主人首先問：『您要什麼人做飯呢？打雜呢？做針線呢？』然後引入屋裏去挑選，儼然是出售勞動力的市場，有的白髮婆娑，彎腰駝背，年過五旬的老嫗。有的服裝整潔，二十上下的少婦，有的面黃肌瘦睡在坑上，有的愁眉不

展在做針線。她們見有僱主進去，都很駭異的站起來，準備受人檢閱。記者一一和她們談話，有的說家裏田地收穫不好，有的說人多地少養不了家，有的說丈夫死了出來謀生，總之不外一個窮字。她們多半是平東平西的人，尤以三河通州爲最多，裝束多半梳着頭，藍布衫，鄉下老媽還是三寸金蓮，走起路來，扭扭捏捏，旗人則多天足。她們的工資，普通三元至四元，（先付工資後作工，未滿一月，如被僱主辭退，則工資不退還，如她們自辭僱主，則必退工資。）每屆年節賞錢，此外還講究有零錢，（即常打牌或親友酬酢等。）僱主小孩多的，及零錢少的，她們不願意去，但爲了生活的壓迫，也不得不在僱主家中委曲求全，聊以偷生了。（大公報）

收生婆

北京管著收生婆呼爲姥姥，其實正名兒就是穩婆，門口兒掛着個小幌子，上寫『快馬輕車，某氏收洗』。一般無知的愚人，信如天神，細一問他，連達生編都沒念過，（不認字）那種野蠻舉動，實在叫我難說，只好說說洗三這天吧：姥姥一進門兒，就要挑臍簪子，圍盆布，缸爐，小米兒，金銀鏢子，（如沒有用黃白首飾，）甚麼花兒，朵兒，升兒，斗兒，鎖頭，秤錘，鏡子，刷牙子，刮石子，青布尖兒，青茶葉，梳子，籠子，胭脂粉，茶盤子，葱，薑，艾球兒，烘籠兒，香蠟，錢糧，娘娘馬兒，床公，床母，生熟雞蛋，棒錘等等，槐條蒲艾水，是早就熬得啦，餘外要涼水一碗，喜菓兒若干，樣樣兒預備停妥，這再聽他造謠言，先把孩子抱起，請本家兒添盆，所爲給來的親友們，作個領袖，本家兒得子的高興，自然是多添錢啦，親友忍著肚子疼，也得隨喜，聽破，你往盆裏攪甚麼，他有甚麼詞，你要添涼水，他說『長流水，聰明伶俐，早兒立子，（栗借音）連生貴子，枝元桂元，連伸三元，』等把親友的錢擠對乾啦，拿棒錘往盤裏一霍弄，一邊霍弄着一邊說：『一攪二攪連三攪，哥哥領著弟弟跑，七十兒，八十兒，歪毛，淘氣，希里呼魯都來啦。』不管多冷天，把孩子打開苦這們一洗，孩子難受一哭，名爲嚮盆，（可憐，）必得『先洗頭，作王侯；後洗腰，一輩倒比一輩高；洗洗蛋，作知縣；洗洗溝，作知州，』（沒有那們些缺，）等把孩子弄個半死兒，還得炙腦門兒，又甚麼『三梳子，兩籠子，長大了，戴紅頂子。左描眉，右打鬢，尋個媳婦就四襯。鷄蛋滾臉，臉似鷄蛋皮兒，柳紅似白兒的。刷刷牙，漱漱口，跟人說話免丟醜。』把孩子

細好，用葱往身上三打，說『一打聰明，二打伶俐。』然後把葱扔在房上，拿起秤錘，說『秤錘兒小，壓千勛。』用鎊頭三比，是頭緊，腳緊，手緊，（我都不信服，就信服手緊，不然，我這輩子爲甚麼老沒錢花。）又把孩子托在茶盤兒裏，（不結實就擺弄死啦，）說『左掖金，右掖銀，使不了，賞下人。』拿鏡子『照照定，白天拉屎黑下淨。』再把花朵兒擱在烘爐裏一篩，說『枝子花兒茉莉花，桃杏玫瑰晚香玉，花癩豆疹，稀稀拉拉的。』全都生意完啦，把所有的東西，歛把歛把，兜在一塊，剩下這床公床母他沒用，把他一燒，說是『床公床母本姓李（多嚕哪，）孩子大人交與你，多送兒，少送女。』這才討賞要錢。中國人最愛說瞎話，大概就許是從小洗三之過。此種野蠻現象，怎麼人人會深信不疑呢？怪道！（燕市積弊）

舊式產婆，隨地皆有，凡住戶門上懸有小木牌，上書『吉祥收洗』或『快馬輕車』字樣者皆是。請其收生者，通例約在產婦臨蓐前三四星期，謂之認門，認門時亦有費用，惟無一定，目下情形，中常之家，須給一元左右，至臨蓐時，再請其來家接生，其費用亦須一元左右，富足之家，亦有與以數元者，無定例也。（民社北平指南）

槓房的營生兒，跟喜轎鋪相等，可是比較起來，槓房的價值稍廉。假如八抬官轎，二十四槓，人數兒自是差遠啦，出殯的執事還多些個旛傘兒。不信去講，跟轎子的價錢差不了許多，也搭着抬轎抬槓，掙項不一樣，還是出殯那天都可娶媳婦是要紮堆兒（好日子。）要說起城裏城外的作法，向來是兩樣兒。彼此把界線守了個很嚴。城裏頭槓房，不置城外頭的口兒；城外頭槓房，也應不了城裏的事情。（燕市積弊）

京師有所謂槓房者，卽儀仗店，專辦人家舉殯之事者也。（清稗類鈔）

凡昇禮輿及喪車之人，皆由槓房承僱，其人平時均有訓練，認爲專業，非尋常售力者所能勝任也。出殯之前，槓房視賃價之高下，陳列其彩繡之亭槓於喪者之大道邊，而昇槓者，或百人，或六十四人，先昇亭試行，於槓杆上置盂十餘，滿盛水以昇者，則羣昇速行，時而換班，時而降落，要使盂穩置不墜，水無涓滴溢出，斯爲稱職，蓋取其步法平勻，

槓房

雖地有坎坷，路有曲折，而靈輿決無欲側之不安，此其特技也。

槓房與木廠梳廠皆有連絡，而槓房則所備者均髹漆彩繡之喜輿喪車，以及儀仗鼓吹，一部服物，既皆出貨，其執事人夫槓夫，則由槓房代僱。槓夫各有其固定之街口茶館，集合待僱，曰『口子』，而界限極嚴，槓房如非人不敷用之時，不得赴其他口子僱人，他口子之槓夫，亦不敢應僱。其執事苦工，則亦有一定之小客店包僱。此種客店，均在天橋及關箱之外，平日住店，數十人一長土炕，人納宿資三文，且可記賬，早出夜歸，在店主儼為指揮，一切槓房僱人，與店主接洽，萬無一失。（以上舊都文物略）

論商界名望最大，舉動兒款式，莫過於金店。其中可分為金捐兩行，金店向不懂捐櫃的事，偶有一二前櫃帶後櫃的，亦必有一樣兒不精。要說金櫃呢，不過是學化金，賣包頁，收買紅貨金珠，包打簪鐲首飾，沒甚麼多大意思。所以能賺錢的，就仗著後櫃辦捐。前幾年這行買賣，跟吏戶兩部的書吏都有來往，櫃上單有跑衙門的，不到文選司，就上捐納房（即而今的核捐處），不是查條兒，就是趕片子（可以二八餘潤），甚麼註冊咧，核准咧，取結換照，交庫上兌，外帶著包攬，驗放上班。就盼著各省一開賑捐，比甚麼都合算，既不十成部庫上兌，豈非由性兒繞捐。省錢合例一切虛銜頂戴，以及雙月實官，各項升階，很有大賺。趕到真要用著的時候兒，還得補交三班（雙月單月雙單月）假如補交留省銀兩，或捐免保舉等項，例銀有一定准價兒，加平可是隨便兒說說（不是說賺錢是應當一律）。不信力笨兒去問，這家每百加九兩五，那家就許十兩零幾錢。近年吏部一裁書吏，更省事啦，不必往衙門去跑，坐在櫃上一等，就有人來幫忙兒。細想這行買賣兒，最講應酬，先前櫃上多預備大烟，往往還待承客飯，所以指使這些碎催，都愛給他們跑跑顛顛的話。雖如此，還真有巴結不上的哪，您說這是怎麼回事兒？（燕市積幣）

都門金店，皆筭捐納銓選等事。（梨園佳話）

京兆地方，距京師愈近者，需用蔬菜愈多，是以附郭蔬圃，比農田尤多，每菜園一畝，其價值十倍於薄田，其蔬產

賣扒糕

賣扒糕的（以蕎麥麪爲糊，涼之成糕，拌醬油醋食之），吆喝聲，『筋豆酸辣來……一大盃來……一大一盃來……兩塊來。』

賣西瓜

賣西瓜的（切塊零賣）吆喝聲，『吃來……弄塊嘗啊……甘蔗的味兒來兩箇來大……兩箇大錢來。』

標局

標局以保護行旅爲業，局中僱有善擲鑣之壯士，謂之鑣客，亦稱鑣師，專門護送行旅，以防盜賊，攜重金於未通鐵路所者，猶僱用之。

繙手

介紹買賣，典質房地，租賃房屋之人，謂之『繙手』。此項人素無正業，每日出入飯館，內外城各大小茶館，均有此項人足跡，專爲訪問何人欲買房，何處有房出售，稍知門徑，即自行尋去，擔任撮合者，俗稱爲『拉房繙』，實亦中人之意，終日代人奔走，辛勤倍至，（故又名跑繙）。更有見房產久閒之家，伊等竟勸導出售，遇有辦喜喪大事之家，竟敢勸其賣房，冀希一旦成功，以博些許中費，故有『十繙九空，拉着就不輕』之諺。蓋平市繙手通例，置產者出中費百分之三，讓業者出中費百分之二，（俗云成三破二），均以產業之賣價爲標準，若賣價萬元，中費可得五百元，爲數愈巨，中費愈多，若雙方均有僕人，亦當許給繙費一分，更有此繙手正在撮合之中，另一繙手從旁加入，此謂『躓繙』，亦有由甲繙手久說無成，再找乙繙手加入，成功後中費由兩人或三人同享者，視繙手之多寡而定，有一交易而繙多至八九人者。買賣兩方，明知拉繙人從中使錢，然而又非用之不可，蓋因買賣兩家，各不相識，無中人說項，似不能對面講說，且此項繙手，於買房人實有利益，如某處房不淨，某處房有糾葛，非此等人莫知其詳，且房產交易後，繙手可代換轉移憑單、立案、投稅、領契等事，較買房人自己辦理，尤妥，亦常辦熟習之故也。租賃房屋，與買賣不同，俗有兩份三份之說，兩份者，即所租之房，初遷入時，一起交租金兩份，又名一茶一房，意即一份爲租房，一份爲茶錢，（作爲打掃費之意），如欲遷移時，可停付房租一月，謂之住茶錢，其中費由租房人酌給繙手（數約房租之半），其三份者，除一茶一房外，餘歸中費，惟繙手撮合買賣，租賃各事，於雙方成立契約時，須負中人之責，簽名畫押。

堪輿與陰陽，本爲兩途，平市之業堪輿者，大都兼業陰陽，以起龍穴選擇趨避（合婚嫁娶之選擇另有星命家）爲號召俗以死者安葬爲陰宅，墳營房屋爲陽宅，亦均關係輩之隆替，故業此者，門前恆書『地理風水陰陽二宅』字樣，迷信者佞其說，奉爲金科玉律。人死後開死者之生年月日，謂之『開殃書』又名『殃榜』，書上率爲『擇於某日時入殮，停柩，某月某日安葬，並禁忌某相，（即屬相，例如忌馬則屬馬者于死者棺殮時不可在側，否則有種種災殃發生，迷信之深，可笑亦復可憐，）親丁不忘。』又云：『停柩幾日犯火期（即火災也，）幾日犯重喪，』不經之談，官廳雖知之，然亦未曾取締，前警察廳因利用其親視死亡之人，故對其營業，予以特許，命名爲『陰陽生』，市民之死亡者，無其殃書，則官方不發死亡葬埋執照，意即利用偵查死者，有無別項情形（如服毒身死等，）否則陰陽生例不開寫殃書，注重民命，是或一道也。惟弊隨利生，貧民之苦惱，亦因以起，昔時之陰陽生，與人開殃書，本無定價，今則藉口官廳特許，（殃書官賣，）率皆規定價目，一般平民，則大感死不能葬之苦矣。極貧之戶，平時本難糊口，一旦遭喪，棺衾無著，停死待殮，殃書費用，何由而出？生者含悲無告，死者豈能瞑目，此種情形，屢見不鮮。（以上民社北平指南）

舊都的工商兩界，數百年來，幾乎全是山東和山西人的勢力，勞工以山東爲多，買賣則山西較盛。山西的大字號匯兌莊，偏在前門以東打磨廠，山東的大字號綢緞店，偏在前門以西大柵欄，亦趣事也。（舊都百話）

北京號爲首善之區，人文宜盛，而以土著科第起家者極罕，大宛兩縣，巍科之士，類係僑寓入籍者。蓋書吏一途，爲之易而得錢多，遠勝仕宦，故土著入塾讀書之人，多趨於斯，不肯治舉業以博難得之科第。其舍名取利，就物質上言之，固不可謂非得計也。（凌雲）（土隨筆）

北平之玉器古玩二業，性質相近，不知者以爲同業，其實各有行會，各不相謀也。蓋古玩商品，以磁器爲大宗，金石書畫次之，瓦器木器又次之。玉器商品，以珠寶玉器爲主，瑪瑙、翡翠、珊瑚、水晶等屬焉。古玩器多爲人造品，玉器則

爲天然品，古玩器以年代久遠爲貴，玉器則純以物之本質高下爲衡，此其大較也。

瑱瑯爲礦質，以鉛丹礪砂玻璃粉等，和以顏色，鎔製而成，卽爲瑱瑯顏料。其施於器皿者，製造之次序：先製胎，屬之銅業專行，選用紅黃二種熟銅，以紅銅爲最佳。次搯絲，法將壓扁之紅銅絲，剪成小段，蘸以白芨汁或膠水，黏於器面，圍成各樣花紋，並於黏處塗以錐藥，燒之，使緊錐於器面。輪廓既成，卽將各色顏料，按花樣色彩，徐徐填入，以至凹處與銅絲相平爲度。顏料填妥，置通風處，俟其陰乾，入爐燒之，此火候最要，器之良否，悉繫於是。經燒後，銅絲及顏料悉與胎骨鎔合，然後施以錯工，使其粗平，加以磋磨，使其光潤，而製品成矣。景泰瑱瑯之業，現平市約有七八十家，以老天利中興二家較大。開設年代最久者，則爲德興成，天瑞堂，全興成等家。

雕紅漆器，因漆中和有硃砂，故色爲鮮紅。俗稱雕漆爲『硃砂漆』，或『北京漆』，間亦有黑色者，但甚少。其種類計有瓶、盤、箱、盒、罐、几、杖、造像、文具、玩物等。瓶類爲銅鐵質，箱、盒、盤、罐、几、杖，多木質，或用銅鐵質，文具玩物，多爲土質。其製作次序：先製胎，按其銅、鐵、土、木等質，各歸專行製造。次打底，就製成之胎，用磚灰、豬血、柏油，混合而成之膩子，敷於胎面，令其平勻。打底乾透後，略施石磨之功，卽上漆，層層加漆，多者上至百餘層，少亦數十層。每一層，必俟其乾，約需兩晝夜，加以他種工作，故一器之成，有費時數月或一年以上者。層次上足後，趁其尙未乾透，卽開始雕花，用墨筆或粉筆，鈎在漆面，再以鋼刀從事雕鏤。最後置通風處，令其乾透，施以磨光，卽用石和水磨之，此種石名曰『漿石』。復以香油和粉敷上，用布磨擦之，於是製品全部完成。現平市雕漆作業，有字號稱作坊者，約十餘家，和合雕漆局最著。散居鄉鎮，領活單獨作工者，約有數十家，吳瀛仙雕人物山水極爲精妙，蕭樂庵專畫雕漆及描金，亦著聞。

木雕屬於小器作，往時貴盛之家，陳設物品，幾無不有架、格、盒、座、托、框之裝潢，其雕刻精巧，悅目怡情。清時曾有高姓匠人，刻寸餘長之小獅，小獅足下又踏兩極小之獅，獅之眼球，能在眼窩內流轉活動，身上毛紋，皆係銀絲嵌成，栩栩欲活。又有在寸木上雕樓臺殿閣，或於桃核上刻出十八羅漢，形神各異，鬚眉畢現，此爲著名之能手。現有張恆

瑱瑯

雕漆

木雕

源設廣源小器作，英秉申設廣興順小品作，均初學木工，後乃雕鏤，雖極小能分陰陽凸凹，神意生動，兼能繪古代圖案，不用器械，信手揮來，無不中矩，亦難得也。（以上舊都文物略）

北平號稱文化之區，固由於學校林立，各科學者大師盛出其間，然一般書賈爲書籍之轉運，流傳，譯作，於文化之傳播實亦與有功焉。從事書業者，有走江湖之流浪者，有珍藏古板絕本之老板，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師，並普通之書商。其人品至爲複雜，故其所販者自低級趣味之書報以迄專門學科之名著，無所不有，品種繁多，洋洋乎蔚爲大觀。所謂流浪江湖之書賈，多身背木箱，穿行街市，至年關兼營販賣「歷書」，故平人多呼之爲「賣憲書的」。所出售之書籍多屬封神演義，劉公案等小說，間亦有古文觀止，東萊博議等古文讀本。是書多來自上海敝舊書店如廣益書局，掃葉山房。其板本多爲光紙銅版印刷，字極小，兒童多喜購讀其小說，因之目力深受其害。自一折八扣書出，此輩營業爲之一跌。珍藏古籍商人之大本營多在和平門外琉璃廠一帶。彼之店名多以殿閣或齋字。一入其室則線裝，紙作土黃或黑黃色，所謂明版宋版之文籍琳瑯滿目，極盡古色古香之大觀。與之交易者多屬昔日貴冑遺老之有閑階級並文學教授等。點者固可以低廉代價購得善本；而外行者則每爲所騙，是亦事在人爲也。近年平城景況蕭條，彼輩營業亦極不振，惟外籍商人常以善價購我絕本，致使我古代文化遺作流於外國，良可慨已！而彼輩書商惟利是視，極喜與外商接近，是有待於當局之取締也。至一般大學教授教師等所組成之書業社，多從事西歐原文著作之翻版影印，及譯作等；而半從事供給高中大學之原文或其譯作之數理課本。良以吾國著作界對於高中大學所需之是類課本著作無多，不足以應其需要，只可用西書暫代也。然移橘而枳，其不合吾國國情乃勢所必然。現此等書社成立者約有師大附中教師同人所組之算學叢刊社，高佩玉等所組之北平科學社，北大同人之大學出版社及文化學社等，其所影印之西文書較原版者廉及十倍，譯本亦幾於信、達、雅，誠便利學子非淺也。其普通之書商則運銷各書局之書報雜誌，代銷各書社之影印西文書籍或其譯本，其營業場之分佈區域爲東安市場內之

丹桂商場，西單牌樓之西單商場及前門外勸業場，每當春秋二季學期開始時，學生絡繹於途，場爲之塞，商人有應接不暇之勢。蓋商人平時兼收買已經用過之課本，而於斯時以廉於其定價之值出售以居間得利焉，故欲得書者以金往，欲得金者以書往，而商人乃大得其利焉，嘗見貧困無告流落北平之客籍學生，每罄其書篋，藉得其回鄉之資矣。（大夏晚報）

飲食

棗椹爲糧
魚之做法

幽州歲不登，人以棗椹爲糧，穀一石十萬錢。（漢末英雄記）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山谷別集）

魚之做法最多，致美齋以四做魚名，蓋一魚而四做之，子名萬魚，與頭尾皆紅燒，醬炙中段，餘或炸炒，或醋溜，糟溜。若專有者，則福興居之吳魚片，廣和居之潘魚，辣魚，色目之佳者，曰芙蓉鯽魚，河南厚德福之蘿蔔魚亦新味，全魚向祇紅燒、清蒸，廣東醉瓊林則有五溜魚，西湖魚。考西湖魚之製，宋南渡時所遺，海銀魚長八九寸，魚冰鮮及黃花魚皆先由崇文門進御而後入市。（都門瑣記）

金瀾酒

燕山酒頗佳，館宴所餉極醇厚，名『金瀾』，蓋用金瀾水以釀之者。（北轅錄）

舌羹

宮中以玉板筍及白兔胎作羹，極佳，名喚舌羹，備載尤良名饌錄及高迪詩笈。（元氏掖庭記）

菘菜

菘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方種之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也。此說見蘇州志。按菘菜卽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比屋醃藏以禦冬，其名箭幹者，不亞蘇州所產。（菘園雜記）

施閨章黃芽菜歌：『萬錢日費齒菘兒，五侯鯖美貪饕輩。先生精饌不尋常，瓦盆飽噉黃芽菜。可憐佳種亦難求，安肅擔來燕市賣。滑翻老米持作羹，雪汁雲漿舌底生。江東蓴膾渾閒事，張翰休含歸去情。』（愚山先生詩集）

菘園雜記載蘇州志云：『菘菜，北方種之，一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猶橘之變於淮北』云，此說大謬，今京師以安肅白菜爲珍品，其肥美香嫩，南方士大夫以爲渡江所無，不知蘇志何據云然？（居易錄談）

白菜一名『菘』，北方多入窖內，不見風日，長出苗葉，皆嫩黃色，脆美無比，謂之『黃芽』，乃白菜別種。（廣羣芳譜）

食味雜詠北味黃芽菜注云：『菜之秋深而熟者，黃芽實甲天下，而安肅所產，尤爲肥大。』

清宣宗晚菘詩：『採摘逢秋末，充盤本窖藏。根曾滋雨露，葉久任冰霜。舉筴甘盈齒，加餐液潤腸。誰與知此味？清

趣愜周郎。』（養正書屋全集）

黃芽菜爲菘之最晚者，莖直心黃，緊束如捲，今土人專稱爲白菜。蔬食甘而腴，作鹹齏尤美，其根宿在土中，至春續生苗，土人謂之唐白菜，蔬食亦佳。（光緒順天府志）

京師黃芽菜亦甚佳，而不及山東河南之巨，市菜者以刀削平其葉，置之案，八人之案，僅置四棵耳，可稱碩大無朋矣，以此菜醃作冬齏，頗脆美。（清稗類鈔）

銀魚

寶坻銀魚，都下所珍，北人稱爲『麵條魚。』（燕門叢錄）

王鴻緒燕京雜詠：『吳儂只慣憶蓴鱸，豈曉甘珍滿帝都。入饌遼魚飛白雪，盈尊羔酒滴紅酥。』（橫雲山人集）

黃鼠

北方黃鼠，味極肥美，元朝恆爲玉食之獻。（霏雪錄）

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蜇舌，千方一味，南人嗤之，張汝弼謂之『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得其方者，亦不能似也。（麗堂詩話）

京師老酒家，有能造廊下內酒者，每倍其值。相傳明代大內御酒房後牆，有名『長連』者，閱三十一門，其前層『短連』閱三門，共三十四門，並在元武門東，名廊下家，凡內宮答應，長隨，皆於此造酒射利，其酒殷紅色，類上海琥

珀光者。（西河詞話）

料物

都下庖製食物，凡鵝鴨雞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濃，已失本然之味。（清異筆談）

蘆筍

京師無筍，以蘆芽爲筍。（排悶錄）

蘆，按春初採其芽，可爲茹，土人呼爲蘆筍，其根入藥，其花名芳，可取以爲帚。（光緒順天府志）

菓餅

醒物

菓餅

非時之物

水菓

燕地蘋婆果，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采蘭雜志）

京師蛙、鱉、鰻、蝦、螺、蚌之屬，予幼日未經見，今腥風滿市塵矣，皆浙東人牟利，堰積不毛之地，瀦水生育，以至蕃盛。穆宗仁儉性成，嘗思食果餅，詢之近侍，俄頃，尚膳監及甜食房各開買辦松、榛、棗、糧等物，值數十金以進，上笑曰：

「此餅只需銀五錢，便可於長安大街勾欄衙衙買一大盒矣，何用多金耶？」（以上野獲編）

京師大內進御，每以非時之物為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謂二月中旬進瓜，不足道也。其他花果，無時無之，蓋置坑中溫火，逼之使然，然經年樹即枯死，蓋其氣為火所傷故也。至於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忍見聞。夫以供至尊，猶之可也，而巨璫富戚，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為意。

北人雖有梨而不甚珍之，且畏其性寒，多熟而啖，昔人謂得哀家梨，亦復蒸食者是已。至於菱藕之類，亦皆熟食，山檀彌滿山谷，什九為童稚翫弄之具。（以上五雜俎）

都門市中水菓，味之美者，桃有八種，而肅寧最佳；梨有五種，而大谷最佳；栗有三種，而盤古最佳；葡萄有六種，而馬乳最佳；棗有五種，而密雲小者最佳；李有五種，而麝香最佳；瓜有九種，而蜜瓜最佳；柰有二種，而綠柰最佳；菱有三種，而小紅最佳；杏有三種，而黃杏最佳；菜有天壇龍鬚，尤鬆脆可口；至於蘋婆，文官果，西山之白櫻桃，雖浪得名，殊無足取也。（水曹清暇錄）

嚴緝生憶京都詞註云：「京都多佳果，如夏之火裏冰，小於蘋果，大於花紅。冬之雅兒梨，水葡萄，皆南中所無，而桃為最。來自深州者較大，然以董思慕所產為最，比滬上之水蜜桃，殆勝百倍。董思慕，前明內監也，但非樞臣相識者，未易得食。」

北地產果，畿輔為最。凡市園所有，曲院罔不羅致，若杏、若桃、若蘋果、若葡萄、味雋沁脾，美逾瓊葩，澄紅酒綠間，解

渴醒醒，品誠無上也。西瓜出通縣，霞梨出天津，（北音霞字與雅字近似，故南人稱爲雅梨，然以霞字爲準。）爽冽甘美，妙味各擅。而沙田之柚，閩粵之橘，臺灣之蔗，適於時令，彌不畢陳，恣客啖嚼，足潤燥吻。即海南鮮荔，亦以輪軌利便，探供甚易，有楊太真癖嗜者，不慮佳果之遲延矣。冬令，雪深街頭，小販擔筐，多有呼售鮮蘿蔔者，甘冽之餘，微含辣性，然爽脆異常，較霞梨爲勝，且值爐炭般紅之際，偶啖一二片，可解除餘毒，則尤不僅以味擅美也。惟青蓮雪藕，以都門素鮮荷池，求過於供，價值乃昂，暑筵初列，盛以晶盤，出諸瑤席，老饕鮮有不攘腕而爭取者矣。（京華春夢錄）

棋炒

棋炒，嘉靖三十年，戶部行宛大二縣，領太倉銀三千，散給各燒餅舖戶，每銀一兩，上棋炒一石，其法用白麵少和香油芝蔴，爲棋子塊樣，炒熟，工部送至行軍處所支用。（宛署雜記）

麵食

水淪而食者皆爲湯餅，今蝴蝶麵、水滑麵、托掌麵、切麵、挂麵、餛飩、合絡、撥魚、冷淘、溫淘、禿禿、麻失之類是也。水滑麵、切麵、挂麵，亦名索餅。籠蒸而食者皆爲籠餅，亦曰炊餅，今畢羅、蒸餅、蒸卷、饅頭、包子、兜子之類是也。爐熟而食者皆爲胡餅，今燒餅、麻餅、薄脆、酥餅、髓餅、火燒之類是也。（長安客話）

刁酒

傅振商過南和詩：『長安高讌重刁酒，臨夷遠載呼紅友。爭傳清聖誦崑崙，桑落蘭生皆下走。誰知醞造冠寰瀛，病葉殘花從此生。』（愛鼎堂集）

長安御酒，掌之內局，法不傳於外。燕市酒人，獨稱南和刁酒爲佳，蓋因賈人之姓而得名也。（初學集詩注）

不典之物

內臣又好吃牛驢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則牝具也；曰『挽手』者，牝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卵也；至於白牡馬之卵，尤爲珍奇，曰『龍卵』焉。

北方食物

北方食物，有南方所未有者，如臘八粥，水餃子之屬，又以麵裹榆莢，蒸之爲糕，拌糖而食之；以豌豆研泥，間以棗肉，謂之豌豆黃；以黃米麵合小豆棗肉，蒸而切之，名切糕；以糯米飯夾芝蔴糖爲涼糕，丸而餡之爲窩窩，即古之『落夾』是也。

苦水

京師井水多苦，而居人率飲之，茗具三日不拭，則滿積水蠙。(以上酌中志)

燕中有甜苦水之別。(擬故宮詞四十首註)

王士禛都門竹枝詞：『京師土脉少甘泉，顧渚春芽枉費煎，只有天壇石磴好，清波一勺買千錢。』(漁洋詩集)

京師之水，最不適口，水有甜苦之分，苦固不可食，即甜者亦非佳品，賣者又昂其價，且畫地爲界，流寓者往往苦

之。(燕京雜記)

吃蟹

凡宮眷內臣吃蟹，活洗淨，蒸熟五六成，羣攢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臍蓋，細將指甲挑剔，蘸醋蒜以助酒，或剔蟹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式巧焉，食畢飲蘇葉湯，用蘇葉等件洗手，爲盛會也。(酌中志)

嚴縉生憶京都詞註云：『都中蟹出最早，往往夏日已有，故余詩有「持螯北地翻佳話，卻對荷花背菊花」然賞菊時間亦有之，特不多耳。』

田雀

京師田雀，以四月肥，背有黃羽，與江鄉純色者別，而以江南食法製之，亦甚腴美，蓋江南黃雀所食者稻，疑北地以食麥而肥也。(小丹邱客談)

鐵雀色黑而肉腴，有似江南黃雀，然無人用糟製者，前明盤饌已尙之，見酌中志。(水曹清暇錄)

洗心糖

茅地經冬，燒去枝梗，至春取土中餘根，白如玉者，搗汁煎之，至甘，可爲洗心糖。(幽燕紀異)

酒之種類

錢謙益飲酒詩有云：『長安多美酒，酒人食其名；酒旗蔽馳道，車鼓相摩爭。刁酒非沿水，味薄甜如錫；易酒釀天壇，市沽安得清。魏酒銷芬芳，勁正乖典刑。』(初學集)

酒、白甘最烈，玫瑰露味酣而香，茵陳色淺碧，五加皮酒極醲濁，與茵陳皆帶藥氣，紹興酒本以京莊爲上，然真陳年者亦不易得，席間所用酒，祇此數種。有所謂都一處者，專賣酒，酒品極多，非真能飲者，不敢入其座。若食蕃菜，則用外國酒，亦惟葡萄酒、啤酒、進之則香檳、白蘭地而已，啤酒爲小麥及槐花所製，宜暑時飲之。(都門瑣記)

北地馳名之酒，紹酒而外，惟有汾酒，產於山西，今舊都海味店，家家有塊『代售真正老汾酒』招牌（因海味店都是山西老板）。此中風味，作何比較，想喜歡喝幾盅的先生，必能細細品題。（舊都百話）

京師食醬，取給於海岱門外彌陀寺，城中西北隅，取給於郭外酒醋店。

刑部街田家溫麵，出名最久，廟市之日，合食者不下千人，亦緣壟斷得地，街前後有鐵匠手帕等衙衛，皆諸曹邸寓，廟市之日，五方飢渴，飲食之場，人所驚也。內官家人呼爲『貓食店』，南方糖果，諸出崔貓食店，市利與田家等。（以上舊京遺事）

狗肉

京師人不解食狗。（識小錄）

白羊羹

都門雜詠狗肉云：『新添無數狗湯鍋，大酒缸前幾度過，非但傷生求利薄，逾牆穿壁此中多。』（同治都門紀略）

青門瓜

申涵光燕京卽事詩：『地爐朝進白羊羹，處處霓裳聞錦箏；賜得紫貂新暖帽，御橋霜冷駱駝聲。』（聽山集）

葱蒜

高珩暑日途中詩有云：『青門瓜種故侯良，綠玉爲膚紅雪瓢；帝城日積如堵牆，行人不願去揚揚。』（栖雲閣詩）

彭孫貽帝京十二詠蒜詩：『蒜本出胡中，遂汗諸夏口。南中噉不無，北客殮必有。皇都五侯鯖，此味首盤缶。搗泥或乞醯，擘片先下酒。豪談觸鼻至，湊氣鄰坐走。吮箸驚廁籌，殘羹疑渤澥。安得萬斛泉，雞舌煎百斗；一滌京僮吻，庶堪同飯餽。』（茗齋集）

清初女子邵飛飛燕台詞云：『炎天斗室臭難聞，燒酒生葱盡日薰。』其惡之斥之，可謂極肖極盡矣。吟香書屋筆記云：『南人惡食葱蒜，北人好食葱蒜，雖曰風俗，由土性然也，而葱蒜亦以北產爲勝，直隸、甘肅、河南、山西、陝西等省，無論富貴貧賤之家，每飯必具。歐北詩鈔有旅店題壁詩云：『汗漿迸出葱蒜汁，其氣臭如牛馬糞。』蓋亦深疾之也，今都中猶有喜食葱蒜者，故即秀麗女子，偶一吹氣，不可嚮邇，頗有西子不潔之歎，或叩以故，則曰：『北地多蠟子，食葱蒜則可以辟之。』理或然歟？（新燕語）

饅饅

北人好食葱蒜，而葱蒜亦以北產爲勝。（清稗類鈔）

彭孫貽帝京十二詠饅饅詩：『金臺上客供，每具必胡餅；隨地無不然，侯門及市井。無餛中復籩，振齒咽易鯁。堅如煮鑛石，醜類隨胡瓠。羣僧相啖噉，風捲在俄頃。馬騶珍裹糧，黃口爭引領。惟殺諸吳兒，忍飢終見屏。』（茗齋集）

北地盛行餠餠，沿途買賣，行者可免裹糧，居者可不火食。塘始入都時，小者錢一文，亦名曰『火燒』，大者二文，至三四文。亦有面糝脂麻者，名脂麻餠餠。數年以來，比前俱小十分之四五，由麵已貴三倍也。初士大夫家或自爲之，近時巨室餅師，製造益精，中州之麥既良，而選擇至純，淘洗至潔，磨礱至細，幹造至薄，餛則松子、豆沙、桂醬、棗泥，或以冰糖豕膏，入口融釋，餛問珍之，蓋非初造餠餠之意矣。（食味雜詠註）

升庵外集：『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按今京中書爲餠餠，有硬麵餠餠、發麵餠餠、槓子餠餠、簞子餠餠、實子孫餠餠等名。又新歲用水煮食，若南人所謂餃子者，曰『煮餠餠』。（竹葉亭雜記）

印面餠餠，無餛，以麵和糖爲之。壽意餠餠，式樣不一，送壽禮用之。層臺餠餠，本土喪人設座，座前用此，如寶塔然，有高至十二層者。片兒餠餠，其薄如紙，兩片合成。（光緒順天府志）

王鴻緒燕京雜詠：『易酒當壚斗十千，南人下馬口流涎；儘教李白思吞海，況有燕姬誇數錢。』（積雲山人集）
饅餅，始自昌平，用豕皮切至細如龍鬚菜，合以飯糜瓜子仁，納橡葉中，包之，外襲以竹葉，經霜輒有橡葉香。今都門稱勝，而本州不聞矣。

白土

白土，似粉，入錫和麵不糝，可食，京師售以春米助色。（以上昌平州志）

太倉米

馮溥詩：『太倉紅粒蒸腐泐，官俸支餘底饒；對半春來消暑氣，健脾猶勝好長□。』（佳山堂詩集）

北人不好食稻，每云食之病熱，然都城百萬戶，糴太倉稻米，食者甚多，未見其病。（日下舊聞考）

梨花春

京師酤酒，最下名梨花春。

窩絲糖

梁尚書上元席上，出窩絲糖供客，其形如扁蛋，光面，有二塔，若指搭者，嚼之粉碎，散落皆成細絲，座客無識者，尚書云：『此崇禎末宮中所製，今久無此矣，惟西山淨室有老宮人爲比丘尼，尚能製此糖，每歲上元節，必以銀花碗合子相餉，』真罕物也。（以上西河詞話）

山藥

北方山藥，產於采塔者，爲天下最，常於朱竹垞檢討席間食之，真瓊糜也。

早蔬

漢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晝夜蘊火，待溫氣乃生，事見漢書召信成傳，今都下早蔬卽其法，明朝內豎，不惜厚值以供御庖。

蒲筍

北方無筍，惟冬筍用茅竹筒封貯，從江南馬上販鮮，十餘日到京，每斤價直四五百錢，春夏之交，食蘆葍蒲芽，總名爲筍。（以上上海記）

蒲，按亦可作扇，作席，其嫩苗春初采之，可充蔬，土人呼爲蒲筍。（光緒順天府志）

殺牛

京師殺牛驢者，最爲殘忍，予爲中丞時，嘗諭五城痛禁殺驢者，而殺牛皆回回人，雖以世祖章皇帝之誠諭，不能禁也。

異味

近京師筵席，多尚異味，予酒次戲占絕句云：『深鯽黃羊滿玉盤，菜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間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以上居易錄談）

鹿尾

今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唇駝峯，未足爲比。（香祖筆記）

近時宴席不甚重熊掌，猩脣，而獨貴鹿尾，一頭全鹿，不過數金，而一尾等之。蒸熟片食，飭盤甚微，形似豕脂，惟味

稍帶甜爾。（水曹清暇錄）

都門好，食品十分精，鹿尾羊羔誇北味，魚鬆鱸麵勝南京，煎炒問東興。（望江南詞）

棗栗

蘇秦謂燕民雖不耕作，而足於棗栗。（析津日記）

葡萄

葡萄，北方天寒，初冬草裏，埋地尺餘，春分後取出，數日架起，子生，去繁葉，使露風露，則結子肥大。（廣羣芳譜）

京城葡萄，遠勝他省，而馬乳者尤佳，乃自回部入版圖，而彼中之種植於上苑，其實圓小，纔如薏苡，皮極薄而無核，洵珍果也。（食味雜詠註）

蒲桃聞有十餘種，而市中只三四樣，餘皆充貢。（水曹清暇錄）

奇石蜜食，回語綠葡萄也。今本土有形長而綠，味甘無子，俗呼爲牛奶葡萄。自從回部移植京師，物遂其生，民間遂得增果實之利。（光緒順天府志）

食麥

北地燥，冬多雪，春少雨，麥晝花，薄皮多麩，食之宜人，陳者更良。（廣羣芳譜）

大麥，麩麥，皆春種夏收。本草『麩麥似大麥皮厚者』陶注『此是馬所食也』今本土有黃大麥米大麥之分，云米大麥可食，然多用以作火酒，黃大麥形似米大麥，皮厚難脫，人不堪食，用以餵馬，一如本草說。其呼黃大麥者，黃麩聲近也。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中和之氣，性厚宜人，礮末作麵，成醬，作餅餌，最爲日用所需，土人喜食麥，故種之最廣，其莖可織扇。（光緒順天府志）

北人之飯，主要品爲麥，屑之爲麩，次要則爲成條之麵。

北人之飯，以麥爲主要品，若不食麩而食麵，亦皆陳列肴饌，藉以助餐，惟其麵率爲白水所煮，將進麵時，卽有生蔬如豆芽、黃瓜絲之類，數小碟，陳於几，曰『麵馬』，意以此爲前馬之導也，餐時卽和以調料，而加於麵，食竟，乃各飲煮麵之原汁，謂可不至飽脹也，若患口渴，可飲白開水少許以解之，惟不可飲茶，飲茶則愈飲愈渴也。（以上清稗類鈔）

京師餽遺，必開南酒爲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瓶頭、紹興、金華諸品，言方物也。（在園雜志）

南酒

王士禛詩：『京師最重灤河餽，侯鯖下箸矜膚腴。』（漁洋詩續集）

環餅

貴戚遇喪葬款客，必供各色環餅，用牛羊乳酥爲之，不下二十餘種，凡作全料環餅，價值三十餘金。

食草子

北地有草子，凶歲以為食。

海茄

京師海茄如斗大，又白茄色如玉，名水茄，北人生啖之，如嚼哀梨也。（以上京師偶記）

冰角子

冰角子，以麵裹冰為小角，沸水煮之，內冷外熱，亦甚適口。

蔬菜

京師蔬菜甚賤，惟來自南方者貴耳，生薑、荸薺、冬笋之屬，非燕地所產，故價踰珍錯。至如菠菜、白菜，數錢即可滿筐。煮白菜者，僅取其心，而棄甲於外，每逢冬季，狼藉道上，乞丐猶不拾。

海錯

京師飲食豐美，南邊海錯，無物不有，亦無時不具，冬月則山珍如山兔、麋、麕、鹿、山狸、野雉之屬，在處皆然，惜無活者。

雞

雞之味不及南方，價頗賤，極肥者亦百餘錢耳。

鷓鴣

鷓鴣之大者至有十餘斤，人不常食，惟有凶事者用之。

湯羊肉

都中以綿羊為賤品，宴客無不入饌者，去皮者謂之冒羊，不去皮者謂之湯羊，味較勝，價比冒羊倍之。（以上燕京雜記）

雜記

湯羊肉：六七兩月前門外深溝市湯羊肉，購食者爭先恐後，蓋一日祇需半日也，連皮而烹，爛而不羶。（春明采風志）

志

猪肉

豕少肥重，奔突之速，逾於猛犬，味亦不減南方，惟皮韌如牛，臟腑蹄足甚賤，一足僅數錢耳。（燕京雜記）

「歲貨聲『肥猪肉』註云：『肉賤則挑槓下胡同賣。』（見不時條）」

腌白菜

以鹽灑白菜上壓之，謂之腌白菜，逾數日可食，色如象牙，爽若哀梨。（燕京雜記）

食味雜詠北味酸菜註云：『寒月取鹽菜入缸，去汁，入沸湯淪之，勿太熟，即以所淪湯浸之，挾旬而酸，與南中作黃齏法略同，而北方黃芽白菜肥美，及成酸菜，韻味絕勝，入之羊羹，尤妙。』

韭黃

薺菜遍生野外，窮民採之，清晨載以小筐，鬻於市上，味甚甘脆，詩云：『其甘如薺，』信然。冬月時有韭黃，地窖火炕所成也，其色黃，故名，其價亦不賤。（燕京雜記）

京城市韭，其黃芽肥嫩者，多從京外來，土產則圃人以麥種之，蒜畦，芽出割之，氣味居然韭也，此法晉人已有之，然而瘦硬寡味。（食味雜詠註）

冬天芽韭，乃從糞料蒸鬱而成，食之損人。京廚香餡，雜以麥苗，不盡用韭也。（禮書堂筆錄）

紹興酒

高粱酒謂之乾酒，紹興酒謂之黃酒，高粱飲少輒醉，黃酒不然，故京師尚之，宴客必需。（燕京雜記）

土醞，舊稱苳酒，雙塔寺趙家所造最佳，又有金瀾酒，蓋用金瀾水所釀者，今皆不行，時尚惟紹興老酒，良鄉高

梁燒酒。（水曹清暇錄）

京師酒肆中，亦以越釀為重，朋友蟲飲，日在醉鄉，然求所謂『女兒酒』者，不可多得。（夢園叢說）

光緒都門紀略酒樓詩：『陳紹斟來色似茶，高樓午酌勝仙家，藕心蓮子冰初侵，嚼得寒香沁齒牙。』（見食品門）

炙鴨

京師美饌，莫妙於鴨，而炙者尤佳，其貴至有千餘錢一頭。（燕京雜記）

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竹葉亭雜記）

都門雜詠肉市詩：『閒來肉市醉瓊酥，新到尊鱸勝碧廚，買得鴨雛須現炙，酒家還讓碎葫蘆。』（同治都門紀略）

燒鴨子，按即用填鴨子，故極肥脰，以片兒餡餡夾食之。

野鴨為臆，家鴨為鶩，本土鴨之肥大，勝於他處。有填鴨子之法，取毛羽初成者，用麥麵和硫黃拌之，張其口而填

之，填滿其嗉，即驅之走，不使之息，一日三次，不數日而肥大矣。（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嚴緝生憶京都詞註云：『京都填鴨之法，南中不傳。惟聞張蘭沚中丞官閩藩時，有庖人傳其法，故今閩有填鴨。

然以口腹之欲，而苦累衆生，亦所不取。其製法有湯鴨、肥鴨之別，而尤以燒鴨為最。非特燒手迴絕，其片法亦迥異。以

利刃割其皮，小如錢而絕不黏肉。滬上現有仿製者，而片法則不及也。」

北方善填鴨，有至八九觔者，席中必以全鴨為主菜，著名為便宜坊，燴鴨腰必便宜坊始真，宰鴨獨多故也，尤以挂爐燒鴨為長。（都門瑣記）

活魚

京師最重活魚，鯪魚一斤值錢三四百，至小鯛及烏魚黃鱧之類，雖活亦賤，其價有下於南方者。（燕京雜記）

嚴緝生憶京都詞註云：『京都雖陸地，而多諸陶朱種魚術，故魚多肥美，不徒恃津門來也。酒肆烹鮮，先以生者視客，即擲斃之，以示不竊更。肆中善烹小鮮者，可得厚俸，謂之掌勺，故人爭趨焉，南中無此妙手也。』

近來黃花海鮑灌粉子，倒沒那個事啦，可是活魚裏頭單有一種活漂魚（死魚會張嘴兒的叫活漂兒），小飯館子的溜魚片兒常用。（燕市積弊）

白鱸

鱸以白者為尚，黃者之值，不敵白之十一，宴客用白者，誇為盛饌，用黃者皆為不敬。（燕京雜記）

京師最重白鱸，一頭直數緡，潞河鯉魚，灤河鯽魚，價亦不賤。（京塵雜錄）

京席尚白鱸，即江上白鰻也。（真州竹枝詞）

餛飩

京師前門有隙地，方丈許，俗稱為『耳朵洞』者，雍正間，忽來一美丈夫，服阜衣，不知何許人，於隙地築樓，市餛飩，味鮮美，雖溽暑，經宿不敗，食者磨至，得金錢無算。（飲綠軒隨筆）

都門雜詠致美齋餛飩詩：『包得餛飩味勝常，韶融春韭嚼來香，湯清潤吻休嫌淡，噉後方知滋味長。』（同治都門記略）

一歲貨聲『餛飩開鍋』註云：『前鍋竈，後方櫃，賣雜麵元宵，煮炸貨類略同，偏於晚間賣，或趕或當，以其擔設攤。』（見通年條）

門記略

南方煮飯，以米入竹籬，至水次淘之，以手揉搓，屢滾之，糠粃淨盡，少選，入鍋，掩蓋，爨以稻草，米脹水收，沸甚停火，

北地作飯

京米

俟米伸腰，逾刻，再舉火，不過一二秉程，謂之還火。飯香從鍋蓋出，鍋底微有爆聲，鍋底者南方謂之飯滯，北方謂之鍋巴，鑊食之，香燥，和以糖，可作糗糧，老幼皆宜，此煮飯良法也。而北地少水，煤火性烈，無另竈燒草，作飯但以米入滾水，謂之泡米，米泡軟，瀝出其汁，以代漿粉，滌衣衾，老米固然，即玉田米亦然，米之善華，不在飯內矣。

(以上食味雜詠註)

近京所種，統名京米，而以玉田縣產者為良，粒細長，帶微綠色，炊時有香。其短而大，色正白不綠者，非真玉田也。

高粱

食味雜詠北味高粱註云：「田家以紅黃二色者，去殼作飯，並作粥，為漿餼，亦任造酒醪，為餅餌，其青黑者粗劣，碾之，秕殼不下，但可牲畜耳。高粱稈任結籬薄，佐薪柴，北地無竹，此物頗利用矣。」

掛麵

北地麥麵既佳，而掛麵之入貢者更精善，乃有翻嫌其太細者。

打滷麵

南方食麵，雖雞鴨汁，必取清澄，故有提湯之法，宜細麵，北俗多尚滷麵，必以濃汁，謂之打滷麵，細亦非所貴。

火腿

火腿配紹興酒，以為慶餽之禮，南北成俗，其實金華酒勝紹興而不至，京城火腿，則亦北方所造也。(以上食味雜

詠註)

燒小豬

食味雜詠北味燒小豬註云：「燒炙，古制也，載在詩禮，火化之始，法良味真，燒、燔、烹、炙，盡之矣。南人不習為之，市脯則不精。其出自巨室家庖者，遠勝南肴，而燒小豬為最。」

冰雞

關東野雞之來京者，尤以冰雞為勝，土人云，非極肥者，不以作冰雞，故不易得。

野雞

北京法，削野雞薄片，置火鍋肉汁酸菜羹中，色既白，食之味極佳矣，尚不如炭火上生炙之，既以清醬醃物，蘸食

更佳。(以上食味雜詠註)

子蟹

食味雜詠北味子蟹註云：「形極小，纔大於螿蟻沙狗耳，臘盡冰堅，凍僵泥中，漁者撈得之，多團臍，滿腹皆子，謂之「子蟹」，以作羹湯，極鮮美，寒月煖鍋，此一味獨絕，作蟹譜者所未嘗也。」

南中活蝦三十年前，每斤不過十餘文，時初至京，京中已四五倍之。近日京城活者，須大錢三四百文，其不活而猶鮮者，以用者多，亦須二百左右，然大率撈之濁水中，其生於清水者，更不易得。

『南茶北酒』此語自昔傳之，蓋茗多產南方，而穀米獨蕃北地。南酒惟糯稻爲之，北酒實繁，爲酒爲醴，見之雅頌，皆言黍稷，則自古未嘗重南釀矣。近時動稱南酒，幾若北地無酒，不知北方所造，皆有真味，不似南中作偽，其甘者調以錫糖，其冽者湛以灰信。南酒行於京，而俗尙紹興，味本帶微酸，肆中知爲京城應酬，相率爲偽，米粒日減。近畿之酒，頗有佳品，而耳食者悉置之矣。（以上食味雜詠註）

奶茶

食味雜詠北味奶茶註云：『煎牛乳入茶，煎和之，氣味甚醇，風韻尤勝，解渴和中，與茗飲各擅其妙。』

奶餅

又奶餅註云：『以奶皮和成之，可按酒，可療饑。』

脂麻醬

又脂麻醬註云：『燭脂麻熟時加水磨城醬，香潤有味，以調肴蔬，清而且腴，又以沸湯沖之當茶，最宜冬日，名脂

蘇茶，以和茗飲，亦佳。』

臭豆腐

臭豆腐，南人多嗜此，北人則否。

坡梨

南方之梨無佳者，至北而漸美，在京城各郡，多產此品，而以坡梨爲最上。

杏梅

北地無梅，昔賢以爲變爲杏，今俗猶呼『杏梅』，猶橘之爲枳也。

新棗

新棗：家鄉新棗，淡而無味，色青白，微帶紅點，俗名白蒲棗，甑後乾之乃甘，京中新剝者獨佳，王楨農書謂『南棗

堅燥，不如北方肥美』，蓋亦指新棗而言也，然北產但宜生噉，不中作脯，其種大小尖圓不一，良楛亦殊。

窠瓜

窠瓜，北方之名也。南人名之曰飯瓜，亦曰南瓜，北產遠勝南種，關外者尤大而佳。

旨蓄

京城田家，於瓜茄熟時，縷切作條，懸暴之，以爲旨蓄。

山裏紅

山裏紅，卽山楂別種，北地二名並稱。山查入藥，消肉食至效，而味酸澀帶苦。山裏紅味兼甘酸，市人以作查糕者

也。

山裏紅，村童賣者，穿之以線，周身盤繞，口唱「山裏紅。」

李薺

李薺亦名鼻臍，又名地栗，京城俱呼「鼻臍。」

今京城稱南鼻臍，一枚須二三文。

李薺，京師凡公宴，加籩中，必有此品。

菠菜

北方菠菜，春暮長大，鄉人以葦作籬扶護之。

菠菜，京城三月黎明時，城外肩挑入市者接踵，比他菜多數倍，以其值賤於豆腐，故貧富家家需之。

哈搭菜

哈搭菜，俗名也，蓋與蔓菁同類，而又似芥，其根有甜辣之異，北人又稱爲芥菜踏踏。臘月內，鹽製之，與白菜同功

而更耐久。（以上食味雜詠註）

食味雜詠北味踏踏菜註云：「俗以凡人之難與交，及事之不妥貼者，率名之爲「踏踏。」又人身肌膚或結塊，

亦有此名，此菜結根成，形尖圓，味甘辣，實副此名。」

高苣菜

又生菜註云：「即高苣菜，此種堪生食，其抽心似筍者，別自一種也。」

苣，即今高苣菜，今京師呼此名。（曠書堂筆錄）

擘蘭

擘蘭，北人本呼擘辣，亦有呼擘蘭者，音之轉也，類蘆菔而非一種，宜生食，以作醬蔬亦肥美。（食味雜詠註）

擘藍，根如葵，土人醃藏之，四時常食，其臺亦可充蔬，辛味。（光緒順天府志）

豇豆

囊帶豆，即豇豆，北方呼爲「江豆。」（食味雜詠註）

豇豆莢有白色、紫、赤斑駁數色，長者至二尺。今京師呼嫩者爲菜豆，言可充蔬也；老者爲豇豆，或稱豇豆，莢長，雙

結下垂，故又稱裙帶豆，亦可澄沙作餡。（光緒順天府志）

燒酒

古無燒酒，李時珍本草云：『始自元代。』凡五穀之米，皆可蒸燒，以其燒費民食，故私燒有禁，惟以造酒之糟作之，則酒極佳而不耗米，他省所燒，不如京城，以各處多以大麥，而京城則以高粱，麥不如高粱之甘也。（食味雜詠註）

燒酒，按皆麥燒。本土造酒家，稱爲『大酒缸。』燒酒以乾燒爲最，又玫瑰燒，用玫瑰花熏蒸，香味極美，又茵陳燒，佛手燒諸種，又花露。（光緒順天府志）

酒肆

海岱門外燒酒市，列肆賣酒，巨賈掌之，皆巨缸盛之，若小砂壺所盛，僅二三兩，山農野老，從小肆買之，便於攜持也。（食味雜詠註）

京師酒肆，有三種酒，品亦最繁：一種爲南酒店，所售者，女貞、花雕、紹興、竹葉青之屬，肴品則火腿、糟魚、蟹、松花蛋、蜜糕之屬；一種爲京酒店，則由左人所設，所售則雪酒、冬酒、凍酒、木瓜、乾榨之屬，而又各分清濁，清者鄭康成所謂『一夕酒』也；又有良鄉酒，出良鄉縣，都中亦能造，止冬月有之，入春則酸，即煮爲乾榨矣，其肴品則煮鹹栗、肉乾、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棗、山查、鴨蛋、酥魚、兔脯之屬，夏則鮮蓮藕、榛、菱、杏仁、核桃，助以冰，謂之冰盤；別有一種藥酒店，則爲燒酒，以花蒸成，其名極繁，如玫瑰露、茵陳露、蘋果露、山查露、葡萄露、五加皮、蓮花白之屬，凡有花果，皆可名露，售此者並無香核，又須自買於市，而諸肆向不賣，飲畢亦須向他肆另買也。（天咫偶聞）

故都酒肆，頗占有相當之歷史，士夫騷人，每以此爲留連之樂境。其風清季爲尤盛，其別亦有可志紀者：一曰『南酒店』，所售大約爲女貞、花雕、紹興、竹葉青之屬；一曰『京酒店』，所售爲白燒、凍酒、木瓜、乾榨等；乾榨由良鄉酒所製，良鄉酒止冬月有之，入春則酸，即煮爲乾榨黃矣。別有藥酒店，所售如玫瑰露、茵陳、五加皮、蓮花白；此種藥酒，皆以花果白酒製成，業之者多本京人。故都酒店，以柳泉居最著，所製色美而味醇，然向不售碗酒。至若北酒店，更設有餚品，如糟魚、松花、醉蟹、肉乾、蔬菜，下逮乾鮮果品悉備。而以特味專長者，有蝦蟇居之兔脯，于家店之鹹肉，楊家小樓之小什錦，咸著名焉。都中人民，嗜飲，每日入市，呼酒具蔬，據席暢談者，不外茶經酒志之月旦而已。予嘗謂故都酒

黃瓜

店買醉，儼若置身宋唐之當壚間，蓋其何應規例，猶彷彿夢華錄所云也。（陋聞曼志）
王瓜，或云以先諸瓜生，故名王瓜，猶鮪魚稱王鮪耳。京城出尤早，今南人皆呼王瓜，北人皆名黃瓜，王黃音近，南人不分，傳訛既久，遂不能改。

北俗尚食新王瓜，初出，急以售之，貴人亦以先嘗爲豪，不待立夏。其最早出者，雖不佳，可以兩條易千錢。
（以上食味雜詠註）

京都竹枝詞：『黃瓜初見比人參，小小如簪值數金，微物不能增壽命，萬錢一食是何心？』（見飲食門）

胡瓜卽黃瓜，今京師正二月有小黃瓜，細長如指，價昂如米，凡宴貴客，用以示珍也，其實火迫而生耳。（光緒順天府志）

蠶豆

蠶豆，近來京城亦漸有種者，然遷地弗良，味薄而澆，反不如豌豆。（食味雜詠註）
蠶豆，京師於甫合漿時卽食之，其老者亦可煮爛作餛。（光緒順天府志）

秦椒

京師八九月間，多秦椒，草本，蔓延結實，色正赤，有長筴者，有圓球者，土人謂長者雄，圓者雌，雌者辣，雄稍平，京中呼爲柿子椒，似南中牛心柿，鮮豔可愛。秦椒細切和醬，生食，辛香爽神，以醬雜他味聚之，名辣醬，亦佳。（食味雜詠註）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醃醬二物，爲烹調所必需，天下皆醃淡醬濃，獨京都以黑醋白醬油爲貴。味特鮮美，東坡所謂「嗜好與俗殊酸鹹」也。又南中辣椒有皮無肉，京產肉甚厚，外去其皮，內去其子，專以肉搗成醬，而和以錫鹽，拌入他菜，其妙獨絕。』

乾菠菜

菠菜，南中亦於冬月蕃生，然細而瘠，僅長二三寸，卽已漸老。北方所產肥大，自冬至春，正甘美，春暮，殆高二尺矣，於涼燥處乾之，亦絕似南方菜花頭。（食味雜詠註）

北京的乾菠菜，都是四鄉人賣，量道路的遠近，定價值的高低，大半是越近越貴，越遠越賤，別看買賣兒不大，從

中也有毛病，凡是帶著黃土全都打了糍兒的，纔是地道乾菠菜哪，要是干干淨淨，挺支楞，就是泡過水的。更有一個風俗，說起來可笑，不差甚麼的人家兒，都要晾點兒乾的，（老本京的規矩，）必得第二年正月，拏他包餃子，所為又苦又澀好費油，細想怎麼個好法呢？不過吃個塵土味兒吧，咧，並且晾他還得找陰涼兒，一晒就不綠啦。（燕市積弊）

脂麻油

食味雜詠北味香油註云：『脂麻油也，燻脂麻磨之出油，食咸賴其用，在南中，值較貴，名麻油。』

菜油甚少，惟婦人市以潤髮，餘皆脂麻油。（光緒順天府志）

沙雞

半翅，即突厥雀，又名沙雞，爾雅云：『鷄鳩冠雉』是也，大如鴿，形類雉，鼠脚歧尾，後指則無，京師宴客亦用之，產

盤山者更佳。

蘋果乾

京師蘋果乾，天津蟹臘，雖能行遠，殊失本來風味。

關東來物

冬時關東來物，佳味甚多，如野鴨、鱈魚、風乾鹿、野雞、風羊、哈拉、慶豬、風乾兔、哈實臺、遇善庖手，調其五味，洵可口也。其他石花魚、灤河鮑、寶邸銀魚，更不勝縷指矣。（以上水曹清暇錄）

京都竹枝詞：『關東貨始到京城，各處全開麪鹿棚，鹿尾鱈魚風味別，發洋水土想陪京。』

又：『內城果局物真賒，兼賣黃油哈密瓜，我到他鄉猶憶食，山查糕與奶烏他。』（即酥酪也，烏他係清語，叶韻而已，並非本字，不為出韻。）

果局

又：『奶茶有舖獨京華，乳酪（奶茶舖所賣惟乳酪可食，其餘以奶為茶曰奶）如冰浸齒牙，名喚喀拉顏色黑，（拉讀平聲，蒙古語）

也。一文錢買一杯茶。』（以上見飲食門）

都門雜詠荷包巷奶酪詩：『閒向街頭餽一甌，瓊漿滿飲潤枯喉，覺來下咽如脂滑，寒沁心脾爽似秋。』（同治都

門紀略）

越縵堂日記：『同治三年，正月初十日，早起，吃牛乳一器，北地得此頗難，惟夏間盛飲冰酪，而餘時無人知者。』

牛酪，按用牛乳造之。造法，將乳入釜，熬以冰糖，攪之，乃傾出，罐盛，待冷，面結浮皮，如豆腐皮然，撈取，用冰置罐外，

漸漸凝成矣，味甘而涼，其浮皮，土人和棖餅食之。（光緒順天府志）

一歲貨聲『酪』註云：『間賣一年，擔二木桶，層層設碗，帶奶捲，夏用冰振，暗帶假博。』（見除夕錄）

酪二曰山查酪，色紅；杏仁酪，色白。解暑則冰梅湯，若炒冰尤食之奇者。（都門瑣記）

燕都小食品雜詠牛奶酪云：『鮮新美味屬燕都，敢與佳人賽雪膚。飲罷相如煩渴解，芳生齒頰潤於酥。』註曰：『以牛乳合糖入碗，凝結成酪而冷食之，置碗於木桶中，挑擔沿街叫賣，味頗美，製此者爲牛奶房也。』

市肆亦有市牛乳者，有凝如膏，所謂酪也。或飾以瓜子之屬，謂之八寶，紅白紫綠，斑斕可觀。溶之如湯，則白如錫，沃如沸雪，所謂爛茶也。炙爛令熱，熟捲爲片，有酥皮火皮之日，實以山查核桃，雜以諸菓，雙捲兩端，切爲寸斷，爛捲也。其餘或凝而範以模，如棋子，以爲餅，或屑爲麵，實以餡而爲餠，其實皆所謂酥酪而已。（東華錄）

酪者，製牛乳和以糖使成漿也，俗呼奶茶，北人恆飲之。（清稗類鈔）

酪：在牛奶裏加上白糖，再滴入幾滴白乾酒，牛奶便凝成一種凍子似的東西，這就叫做酪。據說這種製法是由蒙古人那裏傳來的，而最嗜吃酪的是旗人。酪舖在北平很多，較大的酪舖除了門市售賣之外，還派許多人挑着兩個大木桶，桶裏放着冰，冰上放着一碗一碗的酪，沿街去賣。賣酪的人除了成碗的酪外，還帶賣奶捲和酪乾，奶捲是一種用乾牛奶製成的帶餡的點心，酪乾是一種用酪炒成的不規則的塊狀物。（北平的巷頭小吃）

餠餠泉

京都竹枝詞：『滿洲糕點樣原繁，踵事增華不可言，惟有莫張遺舊制，（莫張，即餠餠子也，舊時旗禮，一切婚喪，俱有莫張，今漸無矣。）』幾同告朔餼羊存。（見飲食門）

滿洲筵宴，以餅餌爲尙，按樓攻媿北征行紀謂遼宴使臣，茶食以大柶陳四十碟，此似今之餠餠桌矣。（蘿摩亭札記）

北京有種至上當的玩藝兒，莫過於餠餠棹子，皆因這種東西，關乎滿洲的禮俗，遇著白事，不能不如此。這個意

思，也就跟掛幃子差不多兒啦，（同是廢物，）所以內城的滿洲餛飩鋪纔有呢。其中分多少節，有五節的，有七節的，甚麼十一節，頂多十三節，（跟玲瓏塔一樣。）有用花糕的，有用七星點子的，至好不過叫作官三節，不論那路，向分頂子的好歹，貴的用鮮菓子，（跟大蜜供頂兒同，）有用大麵鮮的（賤，）並有甚麼橘子麻柑兩塊兒的。餛飩不論好歹，棹套可得新鮮好看，未從要定之先，也得驗驗材料（彷彿轎圍子罩片兒，）多少錢的圍子，若遇夏天有雨時候，餛飩鋪還得跟着去照應，（怕懣了圍子，）論到價值，有十四兩，有十六兩，有十八兩，還有二十多兩的，細想究竟有甚麼益處？又不好吃（生的，）也沒甚麼好看，不過大家看著的，確是花了這麼些錢。（自然好看）（燕市積弊）

南菜

京都竹枝詞：『華筵南菜盛當時，水爆清蒸作法奇，食物不時非古道，而今古道怎相宜？』（見飲食門）

館餐

都門竹枝詞：『京城各種稱南式，珍錯烹調味足嘗，大蒜胡椒都不用，於今一樣要清湯。』（見服用門）

檳榔

又：『誰道館餐太不豐，兩盤旁列碗當中，酸湯白菜飄羊肉，老米澆來粒粒紅。』（見教館門）

燕窩

又：『口袋搭連滿滿裝，縮砂蘆子雜檳榔，胡麻黑胖般般有，也自親含豆蔻香。』（見服用門）

酸梅湯

燕都小食品雜詠檳榔膏云：『小羅一面任情敲，膏合檳榔色似膠。陶母留賓曾截髮，而今髮竟爲糖拋。』註曰：

『以飴糖合檳榔屑，熬之成膏，攤成薄片，分塊而售，云可消食消水，售者多以膏易人家之亂髮，故詞中云云。』

蕎麥

蕎麥、萋蒿也，今京師人以二三月賣之，卽名萋蒿，香脆可啖，唯葉不中食。

酸梅湯

歲寒漿，今京師人以充茗飲，可滌煩熱，故名寒漿，其味微酸，故名酸漿矣。（以上爾雅義疏）

今人煮梅爲湯，加白糖而飲之，京師以冰水和梅湯，尤甘涼。（證俗文）

郝懿行都門竹枝詞：『底須曲水引流觴，暑到燕山自解涼，銅碗聲聲街裏喚，一甌冰水和梅湯。』（曝書堂詩鈔）

京師夏月，街頭賣冰，又有兩手銅碗，還令自擊，泠泠作聲，清圓而瀏亮，嚮酸梅湯也。以鐵椎鑿碎冰，攪入其中，謂

之冰振梅湯，兒童尤喜呷之。（曝書堂筆錄）

都門好，甃洞九龍齋，冰雪滌腸香味滿，醍醐灌頂暑氛開，兩腋冷風催。（望江南詞）

都門雜詠西甃城梅湯詩：『新搏江米截如肪，製出涼糕適口涼，炎伏更無虞暑熱，夜敲銅盞賣梅湯。』（同治都門記略）

酸梅，按用杏子青者，浸爛，去核及滓，和以糖，加以冰塊，土人謂之『酸漿水』，亦有將浸爛杏子，撈取略乾，模作餅，可水化食之，暑天食最宜。（光緒順天府志）

一歲貨聲：『又解渴，又帶涼，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鬧碗嘗一嘗，酸梅的湯兒來，哎，另一個味呀。』註云：『自立夏賣到西瓜季。』

酸梅湯以酸梅合冰糖煮之，調以玫瑰、木樨、冰水，其涼振齒。以前門九龍齋及西單牌樓邱家者為京都第一。

（燕京歲時記）

燕都小食品雜詠酸梅湯云：『梅湯冰鎮味甜酸，涼沁心脾六月寒。揮汗炙天難得此，一聞銅盞熱中寬。』註云：『暑天售梅湯者最有名，以冰鎮之，涼沁心脾，售者每敲銅碟二枚，名冰盞。』

酸梅湯以酸梅泡汁，和冰糖水，調以玫瑰、木樨、冰，撈振之，以九龍齋及西單邱家為最佳。自四月底便添，售者，幌插銅月牙，手敲銅冰盞二個。（春明采風志）

每年一到夏令，北京有種賣酸梅湯的，名為小買賣兒，可也不得一樣，真有擺個酸梅湯攤兒，得用一二百銀子的。甚麼銀漆的冰桶咧，成對兒的大海碗咧，冰盤咧，小磁壺兒咧，白銅大月牙兒，擦了個挺亮，相配各樣玩藝，用銅索練兒一拴，方盤週圍都是銅釘兒，字號牌也是銅嵌，大半不是路遇齋，就是遇緣齋。案子四週圍，圍著藍布，並有『冰振梅湯』等字，全用白布作成，上罩大布傘，所為陽光不晒，青銅的冰盞兒，要打出各樣花點兒來。（燕市積弊）

酸梅湯，夏日所飲，京津有之，以冰為原料，層梅乾於中。其味酸，京師賣酸梅湯者，輒手二銅盞，顛倒簸弄之聲，鏘

鏘然，謂之敲冰盞，行道之人輒止而飲之。（清稗類鈔）

暑天之冰，以冰梅湯最爲流行，大街小巷，乾鮮菓舖的門口，都可以看見『冰鎮梅湯』四字布簷橫額，有的黃地黑字，甚爲工緻，迎風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樣，使過往的熱人，望梅止渴，富於吸力。

昔年京朝大老，貴客雅流，有閑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廠，逛逛書舖，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長晷。天熱口乾，輒以信遠齋梅湯，爲解渴之需。（以上舊都百話）

酸梅湯：酸梅湯現在已流行到許多城市了，但牠發源地卻是北平，而且一直到現在，最好的酸梅湯仍舊要到北平來找。酸梅湯的做法很簡單：把烏梅放到大量的水裏去煮，煮時加上冰糖和桂花，煮好把滓子濾去，加以冰鎮，卽成。然而怎樣把烏梅、水、糖、桂花這四者的分量配得恰到好處，那就是每個製售者的祕密了。北平的酸梅湯以琉璃廠信遠齋所售的最好，但一般人因爲牠路遠價昂，不得不想退一步的辦法，向門口的小販來買。此種賣酸梅湯的小販多半兼賣些別的東西，或挑擔，或推車，過巷時用兩個小銅碟在手裏相擊，丁當作響，非常好聽。（北平的巷頭小吃）

今農家煮穡（即大麥）爲粥，夏月啖之，京師加糖，謂之『大麥粥』。

京廚作綠豆粥，工而速辦。

京師五月後有賣燻麵者，兒童加糖，涼水調成瓜氈，仍乾食之，云可解暑。

京師人張筵，必旅陳肴核，名品甚繁，而長生果居其一。果不必珍而特不去者，將俗人珍其佳名而然歟？余以乾隆丁未始游京師，友朋燕集，杯盤交錯，恆擘殼剖肉，燻食殊甘，俗人謂之落花生。（以上曬書堂筆錄）

落花生，藤生，花落地面結實，故名。凡沙地皆可藝，今本土西山一帶，產此甚廣。四月下種，八月成熟，綴作果，極香美，惟忌與瓜同食。（光緒順天府志）

大麥粥

綠豆粥

燻麵

落花生

杏仁茶

杏酪，取甜杏仁，水浸，去皮，小礮（俗作磨）礮細，加水攪稀，入餅（俗作鍋）內，用糯米屑同煎，如打高糧餬法。至餅之多少，隨意糝入。紀曉嵐先生作詩三十二首，俱罵京廚烹調之壞，只一首贊其能，能作杏酪也。（曝書堂筆錄）

光緒都門紀略戲園詩：『攜來絕妙兩煎茶，苦水烹煎味迥差，何物最能消酒渴？提壺人賣杏仁茶。』（見市廛門）

杏仁粉，按以杏子仁甜者，磨爲粉，然不盡純，或雜以薯粉，土人和糖調水爲杏兒茶。（光緒順天府志）

一歲貨聲『杏仁茶』註云：『擔二細高白圓籠，一頭置鍋，貯火，通賣一年，大街清早，有設攤者。』（見除夕條）

燕都小食品雜詠杏仁茶云：『清晨市肆鬧喧嘩，潤肺生津味亦賒。一碗瓊漿真適口，香甜莫比杏仁茶。』註曰：

『杏仁茶，以麵粉及杏仁粉同熬之即成，津埠亦多售者。』

頭魚

茶湯

燕都雜詠：『舊俗愛穹廬，宸游捺鉢居，獵圍歸去晚，恩宴賜頭魚。』註云：『捺鉢帳名，御食最重頭魚宴。』
又：『茶湯了無味，大笑大官庖，禁饗何人近？龍烹更鳳炮。』註云：『明諺有「翰林文章，太醫藥方，光祿茶湯，兵部刀鎗」等語，言無實也。庖有烹龍炮鳳，以白馬雄雞代之。』（以上見歷代舊聞）

茶湯及油茶：一個擔子，一頭是一個熱氣騰騰的大銅壺，另一頭是一個木箱，這便是售賣茶湯及油茶的擔子。這兩種東西在外鄉人看來似乎差不多，但實際卻大不相同。茶湯是一種林子麵製成的粉子，賣時如沖藕粉一樣，先把粉子用涼水調勻，加上糖，然後用極滾的水來沖。油茶則是麵粉用香油或牛骨髓油炒過，賣時用滾水一沖，其用牛骨髓製成者又名牛骨髓茶，據說最富滋養。（北平的巷頭小吃）

點心

都門好，佳點貴翻毛，冰麝香團荷葉餅，靈犀乳作茯苓糕，製造膳房高。（望江南詞）

愈曲園憶京都詞云：『憶京都，茶點最相宜，兩面茯苓攤作片，一團蘿蔔切成絲，不似此間惡作劇，滿口糖霜嚼復嚼。』原註：『京都茯苓餅蘿蔔餅最佳，南人不善製餡，但一口白糖，供人咀嚼耳。』

京都點心之著名者，以麵裹榆莢，蒸之爲糕，和糖而食之。以豌豆研泥，間以棗肉，曰豌豆黃。以黃米粉合小豆棗

肉蒸而切之，曰切糕。以糯米飯夾芝麻糖爲涼糕，丸而餡之爲窩窩，卽古之不落夾是也。（清稗類鈔）

南人喜甜，看饌果點，以糖爲庖製之要素，甜味太濃。吃慣了南點者，不無單調之感，但舊都的點心舖，餡餡舖，卻又喜歡標南糖、南果、南式、南味。明明是老北京的登州館也，要掛姑蘇二字。近年在魯豫等省，設分號，則寫京都。又自稻香村式的真正南味，向華北發展以來，當地的點心舖，受其壓迫，消失了大半壁的江山。現在除了老北京逢年逢節還忘不了幾家老店的大八件，小八件，自來紅，自來白外，凡是場面上往來的禮物，誰不奔向稻香村，稻香春，桂香村，眞稻香村，老稻香村乎？糖多固是一病，但製法鬆軟，不似北方餡餡式的點心之乾硬，此乃南勝於北之大優點。

（舊都百話）

山楂糕

東坡肉

雞麵

素飯館

奶油糟糕

水晶糕

燒麥

烤牛肉

冰水

都門雜詠匯豐齋山楂蜜糕詩：『南楂不與北楂同，妙製金糕數匯豐，色比胭脂甜若蜜，鮮醒消食有兼功。』

又日儉齋東坡肉詩：『原來肉炙貴微炊，火到東坡膩若脂，象眼截痕看不見，餛飩時舉箸爛方知。』

又福興居雞麵詩：『麵白如銀細若絲，袁來雞汁味偏滋，酒家惟趁清晨賣，枵腹人應快朵頤。』

又素飯館詩註云：『包辦素席，佛前素供。』

又致美齋奶油糟糕詩：『蛋黃和麵饊如餉，松子擎來香最清，妙製品惟供上用，奶油風味溯興京。』

又滋蘭齋水晶糕詩：『紹興品味製來高，江米桃仁軟若膏，甘淡養脾療胃弱，進場宜買水晶糕。』

又小有餘芳蟻肉燒麥詩：『小有餘芳七月中，新添佳味趁秋風，玉盤擎出堆如雪，皮薄還應到透紅。』

又烤牛肉詩：『嚴冬烤肉味堪饜，大酒缸前圍一遭，火炙最宜生嗜嫩，雪天爭得醉燒刀。』

又捨冰水詩：『冰桶涼棚暑氣消，入喉頃刻免心焦，近來善事都難作，更有無知偷水瓢。』（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有不費一錢而隨處可飲之冰水，是些大戶人家，爲救濟苦人而設的。常常在自己的門首，擺下很大的水櫃，或大個兒的水壺，另有木頭做的架子，上面放些碗瓢，小販車夫，路過那裏，可以隨便取飲，名曰『暑湯』，熱水總比沿

醬羊肉

路找涼水喝強些。其中亦有解暑的藥料，或綠豆之類。（舊都百語）

都門雜詠月盛齋燒羊肉詩：『喂羊肥嫩數京中，醬用清湯色煮紅，日午燒來焦且爛，喜無羶味賦喉嚨。』（同治都門紀略）

五香羊肉，前門內戶部街有售此者，如南方羊膏，味極香美，蓋去皮骨，用清醬雜茴香烹之。（光緒順天府志）

月勝齋，戶部前羊肉舖，五香醬羊肉最有名。（京師地名對註）

古以熊掌爲食珍，京師庖人，鮮有能製此物者。（吾廬筆談）

扁食卽餃子，有大有小，有水餃，燙麵餃，爲土人常食之物，而逢節尤必需，此半用羊肉作餡。

麵筋，用麥麩置水中，揉洗成之，其澄出漿粉曰小粉。

奶皮餅

奶皮餅，按奶衣，卽煎牛酪之浮皮也。凡用奶皮，必涼餡，其餅名不一，有仿回回及高麗法者。

小米團

小米，團之，礮小米粉作爲團，中空無餡。

孩兒飯

孩兒飯，用肉湯煮糙米爲飯，名孩兒飯，其法始自蒙古，而土人做爲之。

豆腐

豆腐，磨黃豆爲之，或黑豆點以鹽鹵，其嫩者名南豆腐，如南方之水豆腐也，其屬有腐皮百葉，又腐乾，今京師以

延壽寺街王致和家腐乾最著名。

元宵

奶皮元宵，南方呼爲圓子，京師惟正月盛行，凡米粉圓子，通名元宵。

賽利馬

賽利馬爲喇嘛點心，今市肆爲之，用麵雜以果品和饜及豬油蒸成，味極美。

童子雞

童子雞，按取雞之嫩者，煮而燻之，因名。

五柳魚

五柳魚，浙江西湖五柳居養魚最美，故傳名也，今京師食館做爲之，亦名五柳魚。

醬肉

醬肉爲京師最著名者，幾與金華火腿匹。

爐肉

燒烤肉，按取小豬烤之，其不用小豬者為爐肉，本土有爐肉舖。

田雞

蛙居水中，形似蝦蟆，背青綠色，尖喙細腹，鳴聲哇哇，俗呼為『田雞』，捕食。

鷓鴣

鷓鴣，今以為珍肴。

豌豆苗

豌豆，枝莖柔弱，布地而生，葉形頗圓，兩兩相值。初生時肥嫩可食，本土謂之『豌豆苗兒』，四時不絕。法如唐花，火迫而發也。其豆初結時，粒細如珠，京師亦食之。

刀豆

刀豆，今京師鹽小菜中有此。

油菜

油菜本名芸薹，京師專名油菜，枝莖細小，燻食甚佳。

芥菜

芥類不一，今本土有一種葉青莖紫者為紫芥，作齋甚美，土人通稱『芥菜』。

蘑菇

蘑菇，以口外牛羊骨生者為勝，故稱『口蘑』。今本土產者，土人通稱為口蘑，鮮時可充茹，其乾者有大口蘑、小口蘑、口蘑丁之分。

金瓜

金瓜不可食，形圓而扁，亦有純圓者，深秋則老，色赤，採作盆供，可耐久。

醬瓜

梢瓜，按即菜瓜，本名越瓜，可生食，俗呼生瓜，有青白二色，濃淡相間，以甜醬漬之，為蔬中佳品，土人稱為『醬瓜』，用以煮雞肉猪肉極美。

冬瓜

冬瓜可蔬可羹，又可蜜煎，其子及皮並入藥。

南瓜

南瓜可煮可燻，能充飢，其子可燻作果，土人名『倭瓜子』。

西瓜

西瓜，瓜肉有紅、黃、白三種，其皮、肉、子俱白者，土人稱為三白瓜。紅瓜子可燻作果，瓜汁及翠衣入藥。

蘿蔔

蘿蔔，子入藥，莖葉為蘿蔔菜，或醃作乾菜尤美，芽初生可食，土人謂之『蘿蔔櫻兒』。

水蘿蔔

水蘿蔔圓大如葵，皮肉皆綠，近尾則白，亦有皮紅心白，或皮紫者，祇可生食，極甘脆，土人呼為水蘿蔔，今京師以

山藥泥
芋
蕓
麥
脂麻
醬
滷蝦醬
辣醬
冬菜
醬小菜
松花
菊花羹
牛乳
良鄉酒

西直門外海淀出者爲尤美。

薯蕷卽山藥，冬月掘根，可蒸可燻，京師以豬油及白沙糖和之，蒸爛，謂之山藥泥。

芋，有水旱二種，水芋爲勝，京師西直門外海淀產此，能充飢，可糖可鹽，可醬可蔬。

蕓，今市中鬻者皆海淀所產，夏月喫之，甚珍香，氣類荷而味少淡，寺僧或灌入粳米，熟之，爲香積蔬品，其節亦入藥用。

海淀今產菱，極小而三角，如南方之野菱，土人呼爲菱角，生喫不甚甘脆，惟蒸曝亦可充糧，惜少水鄉，無廣植者。地栗卽慈姑矣，可煮喫，其苗名剪刀草，一名燕尾草，莖嫩時亦可作蔬。

脂麻，今本土植此最廣，取其仁作油，然燈及和味，其稭作爲麻醬，其稭有節如竹，土人至臘月祀神焚之，謂之

「節節高。」

醬，清醬，按有甜醬、黑醬、黃醬，皆麵爲之，黑黃者味鹹，清醬卽醬油，亦有白黑二種。

滷蝦醬，按其油卽滷蝦油。

辣醬，按以曝乾辣茄極爲末，以水調之，遠遜南方之油熬者。

冬菜，按用白菜絲，切之，加以花椒，醃藏，香味極美。

醬小菜，按有刀豆、菜瓜、黃瓜、藕梢之屬，又有滷蝦瓜、滷蝦香椿。

松花，按南方呼爲「皮蛋」，本土近數年始有造此，較南方出者尤嫩，惟皮上無松花影也。

菊花羹，近數年始盛行，其法先用鱈魚作羹，雜以粉條、麻花，和白菊花食之，亦有加椒末胡荽者。

本土冬月，取牯牛乳售與人食，滿洲餽餉奶皮餅，亦用牛乳。

良鄉黃酒，似紹興酒而味遠遜。京師酒家，至冬令，每揭曰：「寄售良鄉黃酒。」

虎骨燒

虎骨燒，按能活血，舒筋，去風，老年人最宜，蓋取燒酒用虎骨煎之，為正陽門外藥家藥舖專門之物。

酒釀

酒釀，按一稱甜酒釀，一稱酒酪，用糯米釀之，味甘色白，如酒酪，連米食之。

果脯

蜜漬果脯，按有杏脯，桃脯，頻婆脯。

柿

柿為赤實果，大者霜後熟，形圓微扁，中有拗，形如蓋，可去皮曬乾為餅，出精液，白如霜，名柿霜，味甘，食之能消痰。

糖毯

糖毯，當為棠棣，經霜乃赤，其稱糖棣者，以糖裹之耳。亦可蜜饀為果脯，今土人稱為紅果者此也。山楂，可和糖蜜

搗之為糖糕，淡紅色者最佳，又入藥品。

鐵梨

爾雅義疏曰：「楂，即今鐵梨，黃赤而圓，肉堅酸澀，入湯煮熟則甜滑，今順天人呼之鐵梨是也。」今本土或稱為

堅梨，晚秋始採，堅不能啖，必先以白蒿覆之，蒿性溫，逾日而梨色變黑，始可食，然生啖酸澀，土人每煮熟而嚙。

梨

梨，今土人以汁多而微酸者為波梨，其皮上有紅點者為金星波梨，甜而爽脆者為呀兒梨，可蜜製為脯。即哀家

梨也。哀，呀聲之轉。又有大者為半斤酥，馬蹏黃。日下舊聞引燕山紀游稱仰山村多梨，今西山一帶，產植甚廣。

桃

桃，按今土人以六月采食者為朱顏青，味甘而脆，可蜜煎為脯；七月采食者為瑪瑙紅；中秋後采食者為雁過紅，

種類不一。

香椿

香椿樹嫩芽，俗呼香椿頭，可蔬可蔬，今土人醃藏之，名「鹽香椿。」

宛平王志，椿有香、菜、臭三種，按宛志誤也，香椿、芽可食，故俗呼菜椿，非有二種也，臭椿為樗，其根皮入藥。

燒餅

馬蹏即燒餅，以其形似馬蹏而名。（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一歲貨聲：「大燒餅，熱油炸鬼。」註云：「有糖、鹹，大小八磅，圓蓋，數樣，鄉村謂之蕪花子，以白油豆油炸，擀盤。」

又「大捲子熱燒餅」註云：「別有弔爐高麵一派，味殊勝，負筐，有帶小油果者，半用香油炸。」

又「馬蹄燒餅」註云：「切麵舖代烙，其爐如四尺屋，上貼烘熟，稍小而尖者曰「驢蹄」，皆像其形，惟甜漿粥

鋪馬蹄，用高麵炸果香油。」

油鏡，按用麵條油熨之，其發酵者爲麻花。（光緒順天府志）

俞曲園憶京都詞云：『憶京都，小食更精工，盤內切糕甜又軟，油中灼果脆而鬆。不似此間吃胡餅，零落殘牙殊怕硬。』原註：『油灼果，俗稱油灼檜，云杭人惡秦檜而作，是南製而迥不及北製之美，何也？』

北京外城管著油果子叫麻花兒，內城叫油炸鬼，外省有叫果子的，有叫油條的，這種吃食，到處都有，內中的材料，離不開鹽、城、鹽，每斤麵有攔三錢的時候，有攔二錢五的月令，按照春秋四季，得斟酌配合宜。按說都得用香油才能算對，誰知這麼點兒玩藝兒也有毛病？早先對假是用河油（就是大槽油）而今連河油都嫌不上算啦，弄點子雜類古董，胡往裏一攪，要瞧這個弊病，只要拿開水一泡，味兒就出來，不然，粥舖的蕪花兒，老顯着小呢，皆因泡粥吃非香油不行。（燕市積弊）

白肉，清烹豬肉，爛而不糜，可片食，本土有專售此者，名『白肉館』（光緒順天府志）

肉所作有翡翠羹，金銀肘，獅子頭等名，豬腸海參煮春不老菜，謂之長生不老，皆可入唐人食譜，西單牌樓有白肉館，專賣白肉，日須一桌進御，其煮肉鍋云自明至今，故肉味特佳。（都門瑣記）

和順居的肴饌，完全取材於豬的身上，能把肉胙皮骨，做出種種花樣，種種名目，與素菜館把青菜豆腐做出許多雞鴨魚肉的形式，恰相反映。常吃不免單調，偶顧卻別有風味。他們的營業時間，亦自成一格，別家飯館子，早上大概座客寥寥，生意都著重在夕陽西下之時，有鬧到夜靜更深，喧呼不絕者。惟獨這家白肉館，專賣上半天，一交正午，便封竈上門。其中桌橙碗蓋鐘筷，完全是幾世紀以前的太古遺風，門口的『和順居』三字，古色斑斕，殊不亞於水滸上瓦官之寺。（舊都百話）

一歲貨聲『江米年糕』註云：『品姓累世專賣通年，肩挎小白圓籠，僅如扁缸，桃大精美，多愛買者，外號『游

九城。

三角

又「三角兒……炸……焦。」註云：「排插、糖蔗花、馬鞍、燒餅、油炸糕、肩拌方盤，亦有挑圓籠，搖八楞鼓者，秋後添糖耳朵、蜜、帶賣乾燒酒、乾糖蔗花，又有帶賣豆腐乾、豆腐絲者。」

燙麵餃

又「燙麵餃」註云：「凡二人，一擔前設方盤，中安鍋竈籠屨，後則高方匱，背有欄，止抽屨二層，下空，裝水桶；一人擔二圓籠，內盛各種餡盆，現定現蒸。豬肉、口蘑、乾菜、蝦仁、香椿、龍鬚菜、芽菜、藕、羊肉、茴香、白菜、豇豆、芽豆、胡蘿蔔、」

瀟。」

撥魚

又「撥魚兒來，又酸又辣。」註云：「蔗醬、青醬、醋鹹、胡蘿蔔絲，或爛蒜，或芥末，與涼粉、綠豆腐皆同。」

豆腐腦

又「好熱呀，豆腐腦兒熱呀。」註云：「前籠上設方盤，後以布裹腐罌，澆高青鹹，紅根了。」

素魚兒

又「薰魚兒炸麵筋來喇嘔。」註云：「薰一切豬頭、肘子、肥腸、繞腸、粉腸、肝、心、肺、口條、小雞、鰱魚、雞子、寶蓋、什件、帶片、火燒、肩、擗、小紅櫃，或云用藥洗過，雖伏天，蠅不集。又有吆喝爛肉者，貨多不全。」

又「豌豆來，乾的香，賽過榛瓢兒豌豆。」註云：「肩負細長柳條圓筐，多於雨後賣。」

煮豌豆

燕都小食品雜詠煮豌豆云：「沿街雨後喊牛筋，豌豆新蒸趁夕曛。浸透五香堪細嚼，未經吹縐已成紋。」註曰：「雨後各街巷多有兒童攜小籃賣五香豌豆者，吆喝必曰：「賽牛筋的豌豆。」」

一歲貨聲「滿糖的驢打滾。」註云：「黃米麵裹糖蒸，外浮灑乾豆麵，此鄉下人賣。」

驢打滾

燕都小食品雜詠驢打滾云：「紅糖水餡巧安排，黃麵成團豆麵埋。何事羣呼「驢打滾」稱名未免近談諧。」註曰：「黃米粘麵，蒸熟，裹以紅糖水餡，滾於炒豆麵中，成球形，置盤上售之，取名「驢打滾」，真不可思議之稱也。」

糖雜麵

一歲貨聲「糖雜麵」註云：「揆篋，賣糖，細如一握絲，亦捏蝎蛇各種玩藝。」（見元旦條）

燕都小食品雜詠糖嘔麵云：「全憑手藝見丁奇，一握糖條細似絲。兒女喜諛齊叫買，札花長瓣各成詞。」註曰：

餛飩糕

『以飴糖一塊，兩手頻擡之，頃刻成絲。口中有詞曰：「姑娘吃了我的糖嘸麵，又會札花，又會紡線；小禿兒吃了我的糖嘸麵，明天長頭髮，後天梳小辮。」云云，故兒童多樂就之。』

一歲貨聲『江米果餡來，餛飩糕，』註云：『擡兩頭支高架，前設餛飩爐，後設箱，盛各樣麵餡。』

燕都小食品雜詠『餛飩糕云：』擡凳炊糕亦怪哉，手和糖麵口吹灰。一聲吆喝沿街過，博得兒童叫買來。』註曰：『舊者擔高凳，一端置小火爐，一端置木櫃，中實米製麵及糖等，木櫃中空，活底，以麵及糖置櫃中蒸之，頃刻即得，推其底則糕自櫃上出，兒童頗喜之，蓋以其現做現炊，甚有趣也。』

果子乾

一歲貨聲『果子乾挑子』註云：『櫻繩擡扁杖，各種細磁具，白漆圓籠，週身銅什件，帶環，前設方盤，中置小籠，安鍋，手敲二銅冰盞，口吆喝「帶湯兒的熱碗……豆嘍」以黑碗豆加域，煮後加糖，二月中徹。果子乾以柿餅杏乾作，帶湯，加藕片，或加梨片，端午徹。玫瑰棗糖饅生老虎眼，帶湯，酸棗烏豆，以大力丸鹹煮晾乾，茶豆帶湯，小麻子濕鹹花生。交二月中，添桃脯，奶子糕，玻璃粉，撥魚兒。立夏添冰桶，酸梅湯，近年添汽水瓶，以上所賣多闕矣。』（見除夕條）

燕都小食品雜詠『果子乾云：』杏乾柿餅鎮堅冰，藕片切來又一層。勸爾多添三兩盃，保君腹瀉廁頻登。』註曰：『夏季之果子乾，係以柿餅杏乾等浸水中，鎮之以冰，上層覆以藕片，食者不免有腹瀉之虞。』

糖壺盧

一歲貨聲『糖壺盧車子』註云：『「吆喝冰糖兒多來，壺盧來嘍……」壺盧十餘種：扁熟山裏紅、生山裏紅、夾澄沙、胡桃仁、白海棠、生熟二種葡萄、山藥、山藥豆、梨片、黑棗、紅海棠、大紅乾橘子、荸薺、梨糕數種：奶油、散塊、芝蔴蘸、花生蘸、胡桃仁蘸、大酸棗蘸、皮糖、四方加澄沙餡、蘋果乾蘸、杏乾蘸、梨乾蘸、老糖梨糕加花生仁、酸團子、奶烏他、水烏他。』（見除夕條）

糖葫蘆：糖葫蘆是北平的名產，近年他處也有倣製者，但都不如北平的好。所謂糖葫蘆，其實與「葫蘆」毫無關係，而是一串一串的用竹籤穿成，而用裹滿冰糖的果子，如山裏紅、海棠果、葡萄、山藥、核桃仁之類。製時最難的一

步是熬糖，因熬得過老則味苦，過嫩則膠牙也。北平的糖葫蘆以東安市場的爲最好，但胡同裏擔籃叫賣者也間有好的。（北平的巷頭小吃）

硬麵餠餅

一歲貨聲『硬麵餠餅』註云：『子兒餠餅、雙喜字加糖、硬麵錫子、鹹螺螄轉、油酥燒餅、鞋底子魚、五福捧壽、奶油餠餅，有擔籠，有握筐者，有帶賣白糖麻花、芝蔴饊子者，通年夜間賣，曉歸早睡，午後烙。』

燕都小食品雜詠硬麵餠餅云：『餠餅沿街運巧腔，餘音嘹唳透燈窗。居然硬麵傳清教，驚破鴛鴦夢一雙。』註曰：『硬麵餠餅，卽火焰餠餅之類，惟多於夜間售賣爲可異耳。』

硬面餠餅：在北平，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淒涼而深長的吆喝，擾人清夢，那便是賣硬面餠餅的小販的叫賣聲。一般人差不多既不愛聽這種聲音，也不愛吃這種餠餅，因爲牠實在太淡而無味了。「餠餅」是北平話，意卽「點心」。硬面餠餅就是用麵粉製成的一種點心。這種點心因形狀之不同，又有「錫子」、「凸蓋」、「饊子」、「白糖餠餅」、「紅糖餠餅」等名目，但其不好吃則一也。買牠的人，多半是吸鴉片的人或五更飢的患者，半夜兩三點鐘，家中既沒吃的，街上又無處可買，不得已而買牠聊以充飢。（北平的巷頭小吃）

饅頭

一歲貨聲『約斤饅頭』註云：『挑圓籠或背筐，三角饅首，大小論斤。』

又『白糖兒饅頭，總子油、韭菜餡，』註云：『背筐蓋布，高裝饅首，脂油方舖、千層餅、總子油、韭菜餡包子、攢餡倭瓜、隨時包子。』（以上見二月條）

北京賣饅頭的向分兩種：有軟麵饅頭，硬麵饅頭的分別。軟麵饅頭，是在蒸鍋舖賣，捏出個尖兒來，點上個紅點兒，就叫壽桃，不但不夠分兩，而且連對成熟也沒有，淨爲生日滿月，好去冤人，到了年底，更生更小啦，核計起來，總得一吊多一斤。要說硬麵饅頭，有作房，都是南冀州人所幹，背著筐子，下街吆喝，每斤麵不過用四兩水，比較蒸鍋舖雖粗，可是公道些。（燕市積弊）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都中朔風雖厲，而風窗之製極妙，交冬後，無室不置，室中圍爐聚飲，依然暖若陽春。每至酒家沽飲，輒置一小釜於案，而生切雞魚羊豕之肉，俾客自投沸湯中，熟而食之，視進自廚下者，味更鮮美，南中無此風味也。』

京師冬日，酒家沽飲，案輒有一小釜，沃湯其中，熾火於下，盤置雞魚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有雜以菊花瓣者，曰菊花火鍋，宜於小酌，以各物皆生切，而爲絲爲片，故曰生火鍋。（清稗類鈔）

鍋子之類甚多，有菊花鍋子，爲肉類與菜蔬及花瓣之大雜脍，整桌酒席，在秋冬間視爲要素，及羊肉鍋子，爲歲寒時最普通之美味，須於羊肉館食之。此等吃法，乃北方遊牧遺風，加以研究進化，而成爲特別風味也。（舊都百話）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京都春蔬之妙，甲於天下，每晨鄉人以小車輦入城中，求市種類繁多，不可名狀，惟其價幾與魚肉等，南中除青白二菜外，無其佳種，其故由北人勤而南人懶，除種稻外，不講求樹藝也。』

京師人煙繁密，號稱百二十萬，日食豬六百頭，羊八千頭，年節則倍之，魚蝦皆來自津沽，過一日卽腐臭，而價特昂，售者渥之以冰，故冰之用周四時。蔬菜瓜茄菘菹之類，每日自關鄉入城者，小車相屬於道，丁巳、庚申兩次之變，九門書閉，居民不得蔬食，平時園丁皆能移植，四方名蔬異種，春初焙火坑，種瓜茄，故昂價十倍，富人爭購之，說部稱歲除日一王瓜值五十金，非過誇也。（骨董瑣記）

正陽樓以羊肉名，其烤羊肉，置爐於庭，熾炭盈盆，加鐵柵其上，切生羊肉片極薄，漬以諸料，以碟盛之，其爐可圍十數人，各持碟踞爐旁，解衣盤礴，且烤且噉，佐以燒酒，過者皆覺其香美。（都門瑣記）

燕都小食品雜詠詠烤羊肉云：『濃煙熏得沸滲潛，柴火光中照醉顏。盤滿生羶憑一炙，如斯嗜尙近夷蠻。』註曰：『鐵篋之下燒以木柴，以羊肉之薄片，蘸醬油或鹵蝦油，就篋上烤食之。』

飲食習慣，以羊爲主，豕助之，魚又次焉。八九月間，正陽樓之烤羊肉，都人恆重視之。熾炭於盆，以鐵絲罩覆之，切

肉者爲專門之技，傳自山西人，其刀法快而薄，片方整，醃醃醬而炙於火，馨香四溢。食者亦有姿勢，一足立地，一足踏小木几，持箸燎罩上，傍列酒會，且炙且啖。往往一人啖至三十餘料，料各盛肉四兩，其量亦可驚也。（舊都文物略）

家常餅

充食則窩絲餅，蔥花油餅，油糖餅，大小薄餅，下者爲家常麵餅。（都門瑣記）

餅這種東西，原是不去掉面兒的一種食物，所以賣力氣的苦人，見了他都親，一動兒就講究甚麼裏頭有餅，不信就是一棹便席，把他舉上去，也分外難瞧，不然早先的大飯館子，都沒餅案兒（近來有添上的）凡帶餅的飯舖兒，也不過賣點兒豬八樣兒，甚麼小碟兒，爆羊肉，寬汁兒啦，再不然就是二葷舖裏帶，大茶館子沒大餅，只有清油家常（做缸子餛飩的鑊（念稱）上沒處兒烙。）輪到街面兒上，除了擺攤兒之外，就得說切麵舖專用餅麵（紅麥子多），賣餅帶賠油，可是這麼說，每斤麵總合着攔九兩多麵，細一核計，是麵賣多兒錢，水也賣多兒錢。（燕市積弊）

家常餅者，北人以之爲飯，食時置肴於上，捲而啖之，大率爲炒裏肌絲，或攤黃菜，炒裏肌絲者，縷精豬肉成絲，加以韭菜木耳而炒之也。攤黃菜者，以雞蛋之黃白攪和而炒之，其色黃，盛於盤，略如荷葉。（清稗類鈔）

冰梳

藕本南方物，遠遜於北，清脆甘潤，了無渣滓，席中與鮮核桃、蓮子、菱米，同入冰梳。（都門瑣記）

京師夏日之宴客，釘盤既設，先進冰果，冰果者，爲鮮核桃、鮮藕、鮮菱、鮮蓮子之類，雜置小冰塊於中，其涼徹齒而沁心也，此後則繼以熱葷四盤。（清稗類鈔）

四王府小菜

四王府，京西香山，甜醬暨小菜甚佳。（京師地名對註）

水烏他

水烏他以酥酪合糖爲之，於天氣極寒時，乘夜造出，潔白如霜，食之口中有如嚼雪，真北方之奇味也。其製有梅花方勝諸式，以匣盛之，奶烏他大致相同，而其味稍遜。

茶

京師士夫無知茶者，故茶肆亦鮮措意於此，而都中茶皆以末麗雜之，茶復極惡，南中龍井絕不至京，亦無嗜之者。（以上天咫偶聞）

粳米粥

北方不產茶而善於薰製故京茶轉有名也。(梨園佳話)
燕都小食品雜詠粳米粥云：『粥稱粳米趁清晨，燒餅麻花色色新。一碗果然能果腹，爭如敝裹沐慈仁。』註曰：『粳米粥爲清晨點心之一，將粳米熬得極爛，並附賣燒餅麻花之類。』

蒸雲豆

又蒸雲豆云：『雲新豆蒸貯滿籃，白紅兩色任鹹甘。軟柔最適老人口，牙齒無勞恣飽饑。』註曰：『雲豆者，卽扁豆之種子，蒸之極爛，或灑椒鹽，或拌白糖均可，豆分紅白兩種，每在晨間售賣，老人多以之爲點心，因其爛已如泥，不費咀嚼也。』

豆渣糕

又豆渣糕云：『豆渣糕兒價值廉，盤中個個比鷓鴣。溫涼隨意憑君擇，灑得白糖分外甜。』註曰：『豆麵蒸球，外黏豆瓣，擔挑叫賣，有涼熱兩種，隨意選買，每以箸一雙，叉糕二枚，故有比鷓鴣之語。』

涼粉

又涼粉云：『粉有撥魚與刮條，潔明歷歷水中漂。憑君選擇憑君飽，只管酸涼不管消。』註曰：『以極稠之綠豆粉做成，不易消化，此物大概各處皆有，特不如京中名物之多耳。』

豬頭肉

又豬頭肉云：『豬頭不叫叫燻魚，巧手切來片紙如。夾得火燒堪大嚼，夕陽紅櫃走街衢。』註曰：『有賣豬頭肉者，煮而燻之，兼有燻魚，實非主品，而叫賣者，每於夕陽時，身負紅櫃，偏喊「燻魚」而不以豬頭肉稱，切時肉薄如紙，多夾其帶賣之火燒(餅類)中食之。』

蘇造肉

又蘇造肉云：『蘇造肥鮮飽老饑，火燒湯漬肉來嵌。縱然饕餮人稱膩，一瓣膏油已滿衫。』註曰：『蘇造肉者，以長條之肥豬肉，醬汁燉之，極爛，其味極厚，並將火燒同煮鍋中，買者多以肉嵌火燒內食之。』

炒肝

又炒肝云：『稠濃汁裏煮肥湯，交易公平論塊嘗。諺語流傳豬八戒，一聲過市炒肝香。』註曰：『炒肝以豬之小腸，切段，團粉汁燴之，昔年每文一塊，近來則恐非一銅元一塊不能買矣。名爲炒肝，實則燴豬腸耳，既無肝，更無用炒也(間有肝塊，亦非炒過者)。京諺有「豬八戒吃炒肝，自殘骨肉」之語，故詩中云云。「炒肝香」三字，則賣

者之咳喝聲也。』

爆肚

又湯爆肚云：『入湯頃刻便微溫，佐料齊全酒一樽。齒鈍未能都嚼爛，囫圇下咽果生吞。』註云：『以小方塊之生羊肚，入湯鍋中，頃刻取出，謂之湯爆肚，以醬油、葱、醋、麻醬汁等醃而食之。肚既未經煮熟，自成極硬脆之品，食之者無法嚼爛，只整吞而已。』

羊頭肉

又羊頭肉云：『十月燕京冷朔風，羊頭上市味無窮。鹽花灑得如飛雪，薄薄切成與紙同。』註曰：『冬季有售羊頭肉者，白水煮羊頭，切成極薄之片，灑以鹽花，味頗適口。』

羊腱子

又羊腱子云：『肥羊腱子佐庖饗，飲得三杯酒意濃。羶氣居然無半點，風乾美味在隆冬。』註曰：『羊腱子爲清真教人冬季所售之食品，法以羊蹠在高湯中煮熟，風乾之，約早晨煮得，過午即可出售。北京羊肉，名聞全國，冷食之，真無半點腥羶氣也。』

羊肚湯

又羊肚湯云：『縱使董腥勝苦齏，充飢何必飲灰泥。清貧難得肥甘味，莫笑衛生程度低。』註云：『羊肚湯骯髒無比，湯與羊肚，乃羊血灌腸，均作灰色，塵土飛揚中，食者頗多，此亦生計艱難有以致之也。』

棉花糖

又棉花糖云：『沙糖經火運輸機，頃見纖維釜外飛。白絮一團棉彷彿，只堪適口不成衣。』註曰：『棉花糖者，以蔗糖入能轉之釜中，下炙以火，使釜旋轉，糖經熱而融，藉旋轉之力，遂成絮狀之糖絲，由釜旁出，望之真如棉絮也。』

冰糖子

又冰糖子云：『異想天開生意尋，招搖過市奏清音。兒童個個齊爭買，口嚼冰糖耳聽琴。』註云：『北京有一種賣糖者，不敲鑼，不口喊，攜四絃胡琴，沿街拉彈，最能引誘小兒，故生意頗不惡也。』

抓梨膏

又抓梨膏云：『各色梨膏列彩亭，甘酸適口有芳馨。頭標抓出齊稱賀，賺得兒童暗乞靈。』註云：『梨膏，即以糖合胡桃、山查、花生、芝麻等煎熬而成，劃成小方塊，售者作紙亭，上繪彩之名目，各得若干塊，另有布袋盛紙鬮，註明彩數，兒童喜抓之。』

豌豆黃

又豌豆黃云：『從來食物屬燕京，豌豆黃兒久著名。紅棗都嵌金屑裏，十文一塊買黃瓊。』註曰：『以去皮之豌豆入砂鍋內，煮之成粥，後入以紅棗，俟水分漸乾，即可成塊，出鍋，待冷後分切三角之塊，陳列售賣，橙黃之塊，滿嵌紅棗，可觀亦可食。』

豌豆黃：豌豆黃係以老豌豆煮爛過漏，用石灰點成的一種方形軟泥，香嫩可口，也是北平的名產之一。每年三四月間，各胡同裏都可以看到賣這種東西的獨輪車。（北平的巷頭小吃）

愛窩窩

燕都小食品雜詠愛窩窩云：『白粘江米入蒸鍋，什錦餡兒粉麵搓。渾似湯圓不待煮，清真喚作愛窩窩。』註曰：『愛窩窩，回人所售食品之一，以蒸透極爛之江米，待冷，裹以各色之餡，用麵粉團成圓球，大小不一，視價而異，可以冷食。』

艾窩窩及涼糕：兩者都是用熟糯米加豆沙或芝蔴餡製成的涼食，不過艾窩窩是圓形的，如圓宵，而涼糕則是方形的而已。販者多用小車，季節則為舊曆正月至五月。（北平的巷頭小吃）

扒糕

燕都小食品雜詠扒糕云：『色惡於今屬扒糕，拖泥帶水一團糟。嗜痂有癖渾難解，醋蒜熏人辣欲號。』註曰：『熱天之扒糕，用蕎麥麵蒸成餅式，浸涼水中，食者以刀割成小條，拌醋、蒜、醬油等而食之，色灰黑，見之欲嘔，色惡不食，於扒糕吾亦云然。』

扒糕及涼粉：這兩種都是夏天的涼食，而且都是在一個擔子或小車上一塊出售的。扒糕是一種蕎麥麵蒸成的小餅，涼粉是用團粉熬成的粉條，吃時都須加上芝蔴醬、醋、蒜水、胡蘿蔔絲、香油等作料。（北平的巷頭小吃）

灌腸

燕都小食品雜詠煎灌腸云：『豬腸紅粉一時煎，辣蒜鹹鹽說美鮮。已腐油腥同臘味，屠門大嚼亦堪憐。』註曰：『市有煎灌腸者，以染紅色之豆粉，灌入豬腸內，煮熟後，刀削成塊，豬油煎之，使焦，蘸鹽水爛蒜而食之。』

灌腸：灌腸擔子在北平也和豆汁擔子差不多一樣的普遍。擔子的一頭是一個淺平的鍋，鍋下面生着火，所謂

灌腸，就是用團粉和紅糶做成的一種豬腸似的東西，賣時把牠切成薄片，在鍋上用豬油煎焦，盛在碟內，加上蒜汁鹽水，遞給主顧，但近幾年因為豬油的價錢太高，賣灌腸的人只好用些雜質的油來代替，臭氣薰天，令人掩鼻。（北平的巷頭小吃）

豆汁

燕都小食品雜詠豆汁粥云：『糟粕居然可作粥，老漿風味論稀稠。無分男女齊來坐，適口酸鹽各一甌。』註云：『豆汁，卽綠豆粉漿也，其色灰綠，其味苦酸，分生熟二種，熟者擔挑沿街叫賣，佐鹹菜食之。』

北平歌謠：『誰要喝豆汁兒啊？還得找老西兒，酸酸的，辣辣的，酸黃菜，哼，唉喲。』（北平歌謠續集）

豆汁：豆汁是北平特有的一種食品，別處的人既沒有機會喝牠，也沒有胃口喝牠。牠的樣子有點像豆漿，但顏色較豆漿稍青，而且豆漿是豆腐的前身，而豆汁卻是做綠豆粉條或團粉時剩下的一種液體經過發酵而成的。牠那種酸腐的氣味常給第一次喝牠的人以很壞的印象，可是，假使你能硬着頭皮喝牠一兩次，你就會漸漸品出牠的妙處來。凡是喝過上等的紹酒或俄國的酸牛奶的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牠那種酸中帶鮮的美味。在北平，無論你走到那一條胡同，那一個街角，你都可以看到一個被一羣小孩圍着的豆汁擔子。擔子的一頭是一個被炭火煨着的大鍋，另一頭是一個四方的小案，案上擺着一大盆辣鹹菜，以及碗筷之類，喝豆汁的人就圍在小案的四週，坐在賣豆汁者所特備一種輕便的小凳上，吸一口滾熱的豆汁，吃一口辣鹹菜，有些人竟能連喝三四大碗之多。據說北平的豆汁以東直門四眼井所產的最純，但是現在只有東城一帶的人有喝到牠的口福，因為西南城的豆汁販都嫌路遠，不肯到那裏去販。（北平的巷頭小吃）

果獅

白醬

果獅，以焦棗象身，胡桃半整仁象首，杏仁象足，杏仁象尾，以糖粘成獅形，待碗中粥（臘八粥）凝，置其上以供白醬與山藥同類，山東人呼爲紅山藥，都人冬令，多擔鍋賣此者，至鍋底帶汁者味佳，近又烤熟賣者亦佳。（以上

炮羊肉

駱駝肉

食鹽

食料

京兆食物

烤白薯白薯即蕷薯，至於北平人爲什麼在「薯」字上加一個「白」的形容詞，那就不得而知了。烤白薯在別處也不是沒有，但據我個人的經驗，何處都沒有北平的那樣肥、透、甜。這也許因爲北平的白薯生得好，也許因爲北平的販者手藝高，也許兩者都有點份兒。至於賣烤白薯的行頭，那是也有用車推的，也有用擔子挑的，車上或擔子上都是一個很大的鐵筒，筒內的四週是一層層的鐵絲架子，每層架上都擺着白薯。賣這種東西的最好的季節是冬令。下雪天圍着爐子吃烤白薯，是住在北平的人的一樁享福的事，雖然胃酸過多的人吃下去有點不大受用。（北平的卷頭小吃）

北京炮羊肉，的是小吃妙品，總以煤市街一帶近倡寮者爲最佳，惜白晝閉門，上燈始賣，豈專爲品花者作夜消耶？

天橋一帶，所賣飯食，粗細俱全，頗宜貧苦，別名小飯，其中有駱駝肉一種，售者必以牛肉稱之，豈駝肉果非食品耶？殊不可解。（以上京華百二行枝詞註）

北京賣鹽，除中鼎和之外，向不管分兩，不信買一個銅子兒的試試，大概也就夠一兩多（合一吊多錢一斤啦），皆因北京人吃鹽有限，（醬油黃醬夾雜著），所以不差什麼，這件事就不攔心。（燕市積弊）

京兆人民，食雜糧者居十之七八，有秋收稻麥，糶之於京師，而購雜糧以爲食者，且不但貧民食雜糧，卽中等以上，小康人家，亦無不食雜糧。雜糧以玉蜀黍爲最多，俗名玉米。鄉人食量比京師富貴人或加一倍，然平均食料，每人每餐麵一斤，而鄉下自耕自食，計價每人每月所食之價值，不足五角，生活程度，幾於人畜平等。貧民小戶，終歲不食香油，中人之家，惟逢年則殺其所豢之豬，以爲祀祖酬客之用，是有地二畝卽維持一人生活，接近縣城則漸趨奢侈，近京師天津者，酒館旅館，因交通便利，日卽奢侈也。

京兆之食物：菜豆粥，京兆各縣，暑日食之，亦有飲菜豆汁者，市上所賣頗不潔。炸醬麵，京兆各縣富家多食之，旅

飲料

行各鄉鎮，便飯中以此爲最便。蕎麥麵貫腸，用蕎麥麵粉，買入豬腸，染成微紅，節節切之，炸以油，市脯之特品。發麵，京兆發麵，惟用城不如山東，用酒糟爲引酵，當改良也。餡餅，本滿洲語，京兆習用之，麻豆腐與普通豆腐不同，亦菘豆製。京兆人之飲料：酒，通縣竹葉青，良鄉黃並著，大興一縣，已每年產酒八十餘萬斤，他縣亦不少。汽水，玉泉山自製最優，金山鑛泉所製亦佳。酪，牛乳所造，既甘且涼，京師特佳，不但南方所無，關東塞北無之。茶，懷柔烏葉山茶，惟山中飲之，城市茶商，皆由南方販至。冰振梅湯，京師用以解暑，城市廟會多有之。

葵花子

京兆地方居民，雖三間茅屋，半畝庭除，婦人孺子，亦喜種花家庭，最易繁殖，其花高大，其子衆多，且可爲兒童食物，宴客果品者，莫若葵花，秋日黃華，比於嘉穀，菊類不能及也。（以上京兆地理志）

紫色米

京師大家，向以紫色米爲上，不食白粳，惟南人在京者始購食白米，是以百官領俸，米券入手，輒以賤價售之米肆，而別糴肆米以給用。（清稗類鈔）

乾果

乾果惟良鄉栗子，最擅勝名，或炒砂糖，或煮香醬，纖手輕剝，入口而化，不異胡兒塞上酥也。他若松仁榛仁，則清而彌香，酒兵茗戰之餘，出供咀嚼，其味雋永，直視花生瓜子爲蠟味矣。

稻香村

姑蘇稻香村，以售賣糕餅蜜餞著名，招額輝煌，謂他埠並無分出。然都門操糕餅蜜餞業者，以『稻香村』三字標其肆名，幾似山陰道上之應接不暇。南姬初來，以北土人情，多有未諳，卽食品起居，亦時苦不便，以是飲食所需，多趨稻香村，名酒佳茶，餛飩小菜，不失南味，並皆上品，以觀音寺街及廊房頭條兩肆爲巨擘。然其居停夥伴，來自維揚，皆非江南產，而標名則曰『姑蘇分出』。商僉薄德，惟利是圖，作僞襲名，正彼慣技耳。

東粵酒食

東粵商民，富於遠行，設肆都城，如蜂集葩，而酒食肆尤擅勝味。若陝西巷之奇園月波樓，酒旛搖捲，衆香國權作杏花村，惜無牧童點綴耳。涼盆如炸燒、燒鴨、香腸、金銀肝；熱炒如糖醋排骨、羅漢齋；點心如蟹粉燒賣、炸燒包子、雞肉湯餃、八寶飯等；或清鮮香脆，或甘濃潤膩，羹臠烹割，各得其妙。卽如宵夜，小菜及鴨飯、魚生粥等類，費貲無幾，足謀一

飽。而冬季之邊爐，則味尤雋美。法用小爐一具，上置羹鍋，雞魚肚腎，宰成薄片，就鍋內燙熟，淪而食之，椒油醬醋，隨各所需。佐以鮮嫩菠菜，益復津津耐味。墜鞭公子，坐對名花，沾得梨花釀，每命龜奴就近購置，促坐圍爐，淺斟輕啜，作消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也。（以上京華春夢錄）

雜麵

北平歌謠：誰要吃雜麵，還得找老段，寬條的，細條的，簾棍來，哼，哼，哼。（北平歌謠續集）

泡菜

泡菜即是醃菜之變像，近十餘年，此味在舊都暢行，南飯館及南味攤子（賣各種薰魚臘腸等肴者）均照例備泡菜。其法以缸置酒、鹽、青水，而以白菜、蘿蔔、辣椒、蒜、以及一切蔬類浸入，（最完備者可有四十四樣之多，紅綠黃白，形形色色，浸於白水中，最爲美觀，）越一兩日，便可取食，因日子太多，酵太重，味必酸澀也。

飯攤

北平之天橋，及什刹海沿大街空地上之飯攤，一邊是爐竈，一邊就是矮桌矮凳的客座。飯攤主人自爲廚師，又兼招待，其所賣者爲大餅、豆汁、肉包、灌腸、雜麵。專備各機關人役、小販、車夫、聚餐之需要，香噴噴，熱騰騰的葷素大全，長衣短褂，連吃帶喝之興會淋漓。舊都繁榮，賴有此耳。雖貴人雅流，不屑一顧，然吾人則視此爲社會羣衆的飯店也。

切糕爲舊都甚普通之食品，味甜質軟而外，色澤亦殊鮮豔，雪白的糯米，內層襯着紫色的棗子，覆以碧綠的荷葉，或青菜葉，常常是切着剖面形，在攤上擺着，即便放在番菜裏，作一味布丁，亦足以當之而無愧，好處是如此精雅，色味俱佳，卻很能平民化，販夫走卒，扔兩個大子兒，也可切一片嘗嘗。（以上舊都百話）

切糕

切糕：切糕又名盆粉糕，因爲牠的做法是把黃米麵或江米麵（糯米粉）合以相當的水分，加上小棗及黃豆，再放在一個大盆內蒸熟而成的。賣者多以獨輪小車推着，沿街吆喝，賣時視買主所需多少，用小刀來切。大約江米麵者較黃米麵者售價稍昂，且食時須加白糖。這是一種比較實惠的零食，因爲既價廉又解餓。（北平的街頭小吃）

小食品

羊頭肉：每年秋冬之季，有售此種。法以白水煮羊頭，切成薄片，以鹽末灑肉上。又兼賣羊蹄筋、羊蹄、羊眼、羊腦之類，味鮮不膩。糖嘔麵：法以飴糖一塊，兩手頻擗，頃刻成絲，爲燕市孩童所喜食之品。燻魚：雖賣物者吆喚此名，實則賣

豬頭肉爲正宗，附豬五臟、雞子、豆腐乾之類，但皆用火燻製。驢打滾，乃用黃米粘麵，蒸熟，裹以紅糖水爲餡，滾於炒豆麵中，使成球形，燕市各大廟會集市時，多有售此者，兼亦有沿街叫賣，近年則少見也。甌兒糕：售者擔高凳，一端置小火爐，一端置木櫃，櫃中實米麵及白糖、山楂糕、瓜子仁、青絲之類，木櫃中空，活底，以麵及糖置甌中，上覆山楂糕、瓜子仁、青絲，頃刻即得，現炊現賣。粳米粥：俗稱京米粥，湯純青，味美。附售脆麻花，與此同食，此爲燕市清晨點心之一。牛筋豌豆：每逢雨後，貧寒人家，多煮豌豆二三斤，使兒童攜小籃，沿街叫賣。蓋雨後路途難行，他種食物，多已收市，藉此得獲小利。他如夏日所賣之涼粉、果子乾、扒糕，亦爲他處所希有。每晨各大街小巷所叫賣之杏仁茶、豆腐漿、茶湯、切糕、豆腐腦，下午叫賣之豆渣糕、蒸雲豆、豆汁粥、老豆腐，夜間叫賣之粳麵餡餅、茶雞子、炒豆腐之類，其治法新奇，亦惟此土所獨有耳。（燕京民間食貨史料）

炸豆腐

炸豆腐這也是一種「熱挑子」，即帶着鍋爐的擔子。鍋裏所煮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炸豆腐，另一種是「丸子」。炸豆腐，顧名思義，自然是經過油炸的豆腐塊，至於「丸子」，那就不是外鄉人所能意思得到的了，既不是肉丸子，也不是魚丸子，卻是一種用粉條及「胳膊」（一種用綠豆而製成的一種薄片）炸成的丸子。販者每日出發前先把這兩種東西用油炸出來，把鍋裏注滿了水，稍加花椒大料，煮沸，把炸豆腐及「丸子」放進去，然後出門。遇到主顧買時，就把牠們盛到碗裏，加上香菜或辣椒汁，即成。這兩種東西的價錢都很便宜，但是卻沒有什麼厚味。

大米粥：大米粥是種既好吃又易消化的東西，最宜兒童的胃口。作法係用大麥米紅江豆同時放入鍋中，以極微的火熬一夜之久，第二天仍以微火在鍋下溫着，挑到街上去賣。（以上北平的巷頭小吃）

大米粥

衣飾

佛妝

彭汝礪詩：『有女天夭稱細娘，眞珠絡髻面塗黃；南人見怪疑爲瘴，墨吏矜誇是佛妝。』（鄆陽集）

遼時燕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爲『佛妝』。（西神勝說）

麻鞋

市民多造茶褐木綿鞋，貨與人。西山人多做麻鞋，出城貨賣。婦人束足者亦穿之，仍繫行纏，欲便於登山故也。

（析津志）

后妃冠服

后妃侍從，各有定制，后二百八十人，冠步光泥金帽，衣翻鴻獸袍；妃二百人，冠懸梁七曜巾，衣雲肩絳繒袍；嬪八十人，冠文縠巾，衣青絲縷金袍；並謂之控鸞昭儀。（元氏掖庭記）

馬尾裙

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多，取觀美耳。（菽園雜記）

衣髻

三十年前吾鄉婦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還鄉又皆然矣。（碧里雜存）

假髻

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俑於晉太原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漸傳四方矣。（顧豐堂漫書）

鐸針

鐸針者，內官釘帽中央，金銀珠翠珊瑚皆可製。元旦則大吉葫蘆，元夕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光，重陽則菊花，冬至則綿羊，太子頒歷日則寶歷萬年，其製八寶荔枝卍字鮎魚也，萬壽節則萬壽洪福齊天，其製於齊天字兩旁，各紅蝙蝠一枚，又有枝筒，其製減小，偏向成對，又桃枝則不垂。

換衣

上元穿燈景補子，三月三日換羅衣，四月四日換紗衣，五月朔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七月七日穿鵲橋補子，九月四日穿重陽景菊花補子，十月朔換穿紵絲，冬至節穿陽生補子蟒衣，臘月二十四日祭竈後，宮眷內臣穿葫蘆景補子蟒衣。（以上燕史）

自十二月望，在京官皆服朱衣；至正月燈節後，乃隨易他色服。（識小錄）

二色衣

二色衣，近御之人所穿之衣，自外第一層謂之蓋面，如裊撒貼裏圓領之類；第二層謂之襯道袍；第三層曰襖領道袍。其白領以漿布爲之，如玉環在項，而缺其前，稍油垢即換之，非入過皇城者不敢綴也。自此三層之內，或褂或襖，俱不許露白色袖口，凡脖領亦不許外露，亦不得綴鈕扣，只宮人脖領則綴鈕扣，是以切避忌之。

樓靴

樓靴，巾帽局製造，每年大雪第一次，即送司禮監掌印掌東廠乘筆每二隻，管事牌子每一隻，冰雪穿之，以便趨走不滑跌也。

靴阜

靴阜，皮爲之，似外廷之制而底軟襪薄，其裏則布也，與聖上履同式，但前縫少菱角，各縫少金線耳，頻加粉飾，敝則易之，凡當差內侍小火者不敢穿，但單臉青布鞋青布襪而已，或雨雪之日，油靴則不禁也。

扁辮

扁辮，用不堪紫色絨，或青綠色絨，如大帶子，微鬆軟耳，長可丈餘不等，闊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搗束，離地八九寸，以防泥污，晴天不用。如冬寒之月，亦得穿皮氈衣。夏暑之夜，亦用折疊竹架，各支紗絹帳，以禦蚊蚋也。

雨衣

雨衣，用玉色深藍官綠杭紬，或好絹紬爲之，先年亦有蠶繭紙爲之，今亡矣。

官帽

官帽，以竹絲作胎，真青羅蒙之，自奉御至太監皆戴之，俗所謂剛叉帽也。

平巾

平巾，以竹絲作胎，真青羅蒙之，長隨內使小火者戴之，制如官帽而無後山，然有羅一幅垂於後，長尺餘，俗所謂紗鍋片也。

刀兒

刀兒，小牙筋一雙，小尖刀一把，長六七寸不等，銀鑲鯊魚皮等鞘，以紅絨辮繫束於衣左牌總之上。

披肩

披肩，貂鼠製，一圓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兩傍各製貂皮二長方，毛向裏，至耳則用鈎帶斜挂於宮帽之後山

煖耳

煖耳，其製用元色素紵作一圓箍，二寸高，兩旁綴貂皮長方如披肩。（以上酌中志）

冬至乃賜百官戴煖耳，（俗謂之帽套）加紗帽上，雖入見亦然。（識小錄）

百官傳衣，不謝；每年十一月朔傳戴煖耳，獨謝。（人海記）

宮女衣皆以紙爲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戒菴漫筆）

畫眉

宛平西齋堂村產石，黑色而性不堅，磨之如墨，金時宮人多以畫眉，名曰『眉石』，亦曰『黛石』。（燕山叢錄）

燕都雜詠：『齋堂游眺好，山色翠微奇，碑石如螺黛，宮娥巧畫眉。』註云：『翠微山多碎石如墨，金宮人取畫眉，

故又名『畫山』，在齋堂村。（見歷代舊聞）

令節新衣

都中婦人，尙炫服之飾，如元旦、端午，各有紗紵新衣，以夸其令節，麗者加繡文，然不爲經歲之計，羅裙繡帶，任其

碧草朱藤，狼藉而已。每過元夕之日，中秋之辰，男女各抱其綺衣，質之子錢之室，例歲滿沒其衣，則明年之元旦、端午，

又服新也。大抵京師前頭諸色人，供奉時少，是以明淨新粧，但欲好取襄王之意，而士女不識所由，爭爲東家之效，既

已習慣，亦且爲尋常衣服之事，不顧斷盡蘇州刺史之腸矣。

高皇帝驅逐胡元，首禁元服元語，今帝京元時輦轂所都，斯風未殄，軍中所戴大帽，既襲元舊，而小兒悉縮髮如

元服

姑姑帽，嬉戲如吳兒，近服妖矣。

南裝

帝京婦人，往昔高髻居頂，自一二年中，鳴蟬墜馬，雅以南裝自好，宮中尖鞋平底，行無履聲，雖聖母亦概有吳風。

京師婦人，不治女紅，夫出坐火坑上，可竟日，置牛羊肉麵果，隨意下餐，暇則弄脂粉裹足，習以成俗。兵民之家，內

無氈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每候問親戚，自衫襦至中衣，皆有店家可賃，遇有吉席，乘輜，衣大紅蟒衣，作使女婢，卽

賃衣家嫖嫗，意氣奢溢，了不畏人。（以上舊京遺事）

京中婦人，不知織紝，日事調脂裹足，多買肉麵生果等物，隨意饗餐，家徒四壁，一出門珠翠滿頭，時裝衣服長短合宜，居然大家風範。（燕京雜記）

窮袴

尤西堂偶見詩：「夾路騎驢女似雲，避風半掩碧紗幘，盡知愛惜加窮袴，懶著金泥簇蝶裙。」（西堂小草）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然燕中婦女，雖曰禮麗，大約調朱殺粉，塗飾爲多。十三輒嫁，至三十而顛顛矣，此如蕤華易落，何如玉之有？至於青樓之伎，多著窮袴，其被服羅裳者亦鮮矣。（析津日記）

春服

王士禎都門竹枝詞：「煙柳濛濛蔽狹邪，春衣不見浣輕紗，松江大布鴉青色，結束今年易內家。」（漁洋詩集）

只孫衣

周憲王元宮詞：「健兒千隊足如飛，隨從南郊露未晞，鼓吹聲中春日曉，御前咸著只孫衣。」吳郡皇甫庸近峯開略云：「元親王及功臣賜宴者，別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只孫，當是也。」

襖衫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襖衫，始於宣宗朝，謂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則仍著襖衫。

儒巾

晉漢唐巾，乃儒者之冠，明興科甲，監儒兼而用之，不在此列者，皆安分不敢僭用。後來風俗僭侈，平人以小帽爲恥，或一人僂倖科甲，宗族姻親，盡換儒巾，曰「蔭襲巾」。故諺有「滿城文運轉，徧地是方巾」之語。（以上上海記）

貂狐

古人製裘，尚貂及狐貉，今之元狐，卽黑貂也，今之灰鼠，卽古所謂青鼠也，惟近日所珍洋貂、洋灰鼠、暨香貂、香鼠，

似古時所無。

首飾

前明婦人首飾花鈿，多尙燈光石及蜜蠟，近時皆用登萊石、藍田玉。

羊皮帽

近時盛行骨種黑羊皮帽，其毛烏而潤，倍於洵色，皮板極白耐久，然價昂，甚高者須七八金一頂。（以上水曹清暇錄）

耳墜

珥，耳飾也，俗名耳塞，南人曰耳環，北人曰耳墜，近皆飾以明珠，勝國宮中，則俱用藍寶石。

釧

釧，俗名鐲，亦曰鑽，古有金玉跳脫，楊妃以紅粟臂支賜阿蠻，皆釧之屬也。近時北方貴戚，厭金玉，以金鋼子之最

細者約臂，亦韻。（以上京師偶記）

塗面

燕山倡伎，皆以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棉裙，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嫁留髮，冬日以括蓑塗面，但加傅而不沐，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宸垣識略）

婦女冬用括蓑和蜜，陀僧饋面，名金花漚。（燕都雜詠註）

梨園妝飾

小鐵箠道人蒿玉林傳：『梨園妝飾，鬪巧爭新，蒿郎鬚髻花樣，俱自揚州購來，故妙絕一時。』（日下看花記註）

善撲營裝

京都竹枝詞詠善撲營詩云：『布靴寬袖夜方歸，善撲營中個個肥，燕頰虎頭嘗自笑，但能相搏不能飛。』（見兵

丁門）

女馬褂

京都竹枝詞：『滿身翡翠與金珠，婢子扶來意態殊，不遇婚喪皆馬褂，手中也有鼻煙壺。』

一裹窮

又：『貧家婦女滿衲衲，藍布衫名一裹窮，斜戴涼簪歪挽髻，清晨大半髮蓬蓬。』

南城裝

又：『南城粧束甚苗條，元寶頭梳致太妖，元寶頭似十二三姑娘之髻，施於婦人頭上，太覺妖冶。小小弓鞋雖一捏，誰知足下也蹊蹊？』

花邊衣

又：『花邊衣服又釘金，袖口寬如獨睡衾，不是姻親俱慶壽，戲莊樓上好登臨。』

緯帽

又：『緯帽忽安自舊纓，纓紫而色暗，名曰自來舊。想因紅頂襯鮮明，少年無故皆更舊，怎解新人舊不成。（以上見婦女門）

紗袍

又：『紗袍顏色米湯嬌，褂面洋毡勝紫貂，班指要人知翡翠，輕寒尤把扇頻搖。』（見時尙門）

都門竹枝詞：『新製紗袍號莽安，搖來絹扇白團圓，腰間古董爭開店，第一鮮明翡翠搬。』（見服用門）

尖靴

京都竹枝詞：『尖靴武備院稱魁，近時尖靴必須武備院樣。帽樣須圓要軟胎，不爲生雲兼壯首，只求人似日邊來。』（見時尙

門）

都門竹枝詞：『擡來手帕雁雙飛，頃刻頻番幾換衣，武備院靴託作底，人前故意學軍機。』（見服用門）

架子頭

京都竹枝詞：『頭名架子近時婦女以雙架插髮際，挽髮如雙角形，曰架子頭。甚荒唐，腦後雙垂一尺長，袍袖直如弓荷袋，近因袍袖太寬，無掛不甚雅相。

故皆將袍袖頭移於（清語袍袖也，旗禮婦女見尊）（見婦女門）掛上，直無袍矣。（長必放袍袖，今則亡矣。）

旗妝髻，後橫兩角，名「如意頭」，羅巾護領，以禦風寒。（燕都雜詠註）

都門竹枝詞：「帽上玻璃豁遠眸，皂靴一樣着方頭，問君何處當差使，銀號還兼首飾樓。」（見街市門）

帽靴

皮衣

俗服

領巾

高底履

服飾沿革

又：「止有貂裘不敢當，優伶一樣好衣裳，諸君兩件須除卻，狐腿翻穿草上霜。」（以上見服用門）

方言：「屝裱謂之被巾。」注云，「婦人領巾也。」案今京師婦人領繫白絹巾，長垂數尺餘，即其遺象。

今人削木爲履底，京師婦人好高底履，有至七八寸者，蒙之以布，所謂複鳥者也。（以上證俗文）

國初尚沿明制，套鞋有用紅綠組繡者，先良親王有月白繡花鞋，先恭王少時，猶及見之，今吉服用紺，素服用青，無他色矣。康熙朝花樣有「富貴不斷」「江山萬代」「歷元五福」諸名目，又有暗紋蟒服，如宮制蟒袍而卻組繡者，余少時猶服之，袍鞋皆用密線縫紉，行列如繪，謂之實行，袖間皆用熨摺如線，滿名「赫特赫」，今惟蟒袍尚用之，他服則無矣。又燕居無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征金川歸，喜其便捷，名「得勝鞋」，今無論男女，燕服皆著之矣。色料初尚天藍，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綠色，人爭效之，謂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尚棕色，無貴賤皆服之。襯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綠色，國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綠袍之義，純廟惡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無知者矣。近日優伶輩皆用青色倭緞漳絨等綠衣邊，間如古深衣，然以爲美飾。奴隸輩皆以紅白鹿革爲背子，士大夫尚無服者。

帽頭氈帽

余少時見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製如暖帽而窄其簷，上用紅片錦或石青色，緣以臥雲如葵花式，絨頂用紅結頂，後垂紅縵尺餘，無老少貴賤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涼，用青緞縫紉，襯涼帽下，如今帽頭狀，初不以爲燕服也。至於氈帽，尚沿明式，皆農夫市販之服，人皆賤之。近十餘年，盛行帽頭，蟠金線組繡其上，至有用明珠寶石嵌者，如古

弁製，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耳，士大夫皆冠之。春秋間徜徉市衢，欲求一紅纓綴冠者未易見。至氈帽則以細毳爲之，簷用紫黑色，或有綴金線蟠龍爲飾者，非復往日樸素，爲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製，不復覩矣。（以上嘯亭錄）

羊裘

尤西堂言：『在京師入朝時，見同官皆羊裘耳，今聞班行中，無不衣狐鉛、天馬、舍利孫者。』尤在康熙初，今百餘年間，狐鉛天馬，已成私居常服，又有骨種羊草上霜矣。（嘯書堂筆錄）

裝小脚

京伶裝小脚，巧絕天下，燕蘭小譜云：『始於魏三，』至今日尤盛也。

冬夏服

西北早寒，涼秋九月，草上霜（裝名）翩然來矣。此後骨種、羊灰、鼠脊、獺刃腿、猓獠，因時遞進。若迺風天倚笛，雪地傳花，水獺海龍，如雲低亞，太史紫貂，宰相元狐，不足言焉。惟長夏水亭，芙蓉紅廳，朱闌五六，照映玉顏，則盡以白袷侍青樽也。今春特禁服色，旬月間，汰侈少減。（以上金臺殘淚記）

元青褂

諸伶雖服飾僭擬，小帽俱用紅絨，獨大帽仍用矮梁，外褂仍用元青，至行褂則大半石青矣。各衙門惟供事入署當直，衣石青外套，此外凡部寺、經承、書吏、庫丁、及番子、頭目，概用元青外褂，至阜隸禁卒，則袍褂並穿青色，此亦饒羊僅存矣。

伶人僕從，外服俱用元青，又例不著鞞。

包頭

俗呼旦脚曰「包頭」，蓋昔年俱戴網子，故曰「包頭」，今則俱梳水頭，與婦人無異，乃猶襲包頭之名。

輓棚裝

檀天祿嘗於酒座遇秋芙沈醉，側戴花邊小氈帽，蟠大髮辮於頂，披衣鞞鞞，作輓棚裝。（以上京塵雜錄）

內造樣

京師衣帽等物，視諸王府以爲式，謂之「內造樣」。外省效之爲新樣，然行至蘇松，必須數年以外，而京師往往又變樣矣。

拋家髻

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今吳中謂之「鬚髻」，亦云「鳳頭」。（以上寶存）

鞞

都門好，鞞店內興隆，莫謂元冠游日下，須望朱履步雲中，時樣納夔龍。（望江南詞）

馬尾髻

同治都門紀略馬尾髻詩：『編成馬尾髻如樓，老婦梳來少婦頭，頂禿翹然花亂插，古稀猶自愛風流。』

綿袍

又綿袍詩：『綿袍洋布製荆妻，顏色鮮明價又低，可惜一冬穿未罷，渾身如蒜拌茄泥。』

羅掛

又羅掛詩：『作闊穿來是軟羅，腕搖金鐲寶光摩，那知都下豪華客，看戲依然葛夏多。』

品服

又品服詩：『京都富貴大包羅，到底功名是甲科，貂褂朝珠常佩服，翰林體面勝人多。』

袍套

又袍套詩：『短袍長套樣新題，袍袖還與套袖齊，呢帽闊沿官式好，短梁學得用高提。』

袖衫

又袖衫詩：『蛋袖衫子昔曾經，近日爭誇疊雪形，最愛襯來單馬褂，羽毛顏色是紅青。』

馬褂

又馬褂詩：『珍珠袍套屬官曹，開襟衣裳勢最豪，商賈近來新學得，石青馬褂出風毛。』（以上見時尙門）

平頭

都門雜詠平頭詩云：『跑街老嫗亦平頭，短布衫兒一片油，長髻下垂遮脊背，也將新樣學蘇州。』

鑲馬褂

又鑲沿馬褂詩云：『時興馬褂大鑲沿，女子衣襟男子穿，兩袖迎風時擺動，令人慚愧令人憐。』

肥套褲

又肥套褲詩云：『英雄蓋世古來稀，那似如今套褲肥，舉鼎拔山何足論，居然粗腿有三圍。』

洋鑲鞋

又洋鑲鞋詩云：『穿鞋何必效輕狂，男子風流大反常，到處不分人貴賤，居然足下是洋鑲。』

戒指

又戒指詩云：『原將戒指戒其夫，摘去方知月信無，男子不知何所爲，居然依樣畫葫蘆。』

生絲球

又生絲球詩云：『頭戴絲球分外高，嬌姿難寫更難描，洋藍蝴蝶如相配，頓令行人魂欲消。』（以上同治都門紀

略）

京師花市，常有絲毬出售，大如茶杯，中納小鈴，婦女爭購之，簪於髻左。燕山孫樸曾有詩詠之云：『紅絲結得彩

毬形，步履行來最可聽，想是怕招蜂蝶至，釵頭也繫護花鈴。』（清稗類鈔）

灰布衫

都門新竹枝詞：『布衫灰色重當時，鬚子於今竟有皮，錢取沾光誇快手，飢鷹餓犬共追隨。』（見市井門）

藍布衫
矮提梁
辮繩
貓窩
貂領
脂粉
辮繩
雲環
銀灰袍
內式冠
素裝
天津裝
回服
盆底

又：『相逢親友打鄉談，陣陣甜香口內含，馬褂羽紗青可愛，布衫絕妙是頭藍。』
 又：『捐輸強半少年郎，楚楚衣冠是檔房，冷暑久沉無興致，堂期俱用矮提梁。』
 又：『近來公子與王孫，顧影堪憐不自尊，衣飾風華誇楚楚，辮繩大總用三根。』
 又：『貓窩取暖禦嚴冬，螭虎洋鑲比袞龍，玉食錦衣誇富貴，還須面嫩似芙蓉。』
 又：『泥金駝色爲應時，長袖隨身馬褂宜，立領貂皮鋪散處，不教粉頸受風吹。』（以上見衣飾門）
 又：『近前脂粉細吹香，滴得油頭兩鬢傍，試看手中煙袋小，見人都着短衣裳。』
 又：『辮根油綠丈繩多，自點潮煙撚細搓，鬼子胭脂塗兩頰，芙蓉出水又如何？』
 又：『髮梳兩把鬢蓬鬆，絕細腰身趁玉容，鍼爲關頭爭彷彿，雲環三式掛前胸。』（以上見閨閣門）
 又：『蠶絲上等貢南來，定織江綢用大裁，褂是天青相襯托，合心袍子要銀灰。』
 又：『朝冠製做亦隨時，運會乘除不自知，一律高簷誇內式，旗營習氣更難移。』
 又：『鞋穿雙臉踏輕塵，白布裁條搭口新，既不居喪何縞素，無端粧束學平民。』
 又：『由來馬褂喜隨身，大袖翩翩惹暗塵，甚至齊腰肥又闊，此公不問是天津。』（以上見衣飾門）
 又：『重眉高鼻趁桃唇，高座頭梳粉黛勻，褲子水紅鮮豔甚，鑲沿轆口半回民。』
 又：『性情恬靜更溫存，脂粉新施爲站門，也是洋鑲針線巧，木頭厚底號花盆。』（以上見閨閣門）
 京師婦女多大脚者，故名士曾集句云：『朝雲暮雨連天暗，野草閒花滿地愁，』狀態可哂，蓋纏足之風既深入人心，人情見少則怪，無足異者。清初宮妝，尙嚴體制，故婦女下裳，猶掩履鳥，而鞋底不露。中葉以後，宮中高髻，四方一尺，梳頭既較前爲大，而大脚又無法纏足，因爲高履而殺其底，謂之『花盆底』，底高則足小也。初尙長其下裳，掩映而行，後乃復短其衣邊，故示流露，風俗頹靡，必有爲之俑者，故不僅纏足可罪，杏娘也。（東華瑣錄）

八旗婦女皆天足，鞋之底以木爲之，其法於木底之中部，（即是之重心處）鑿其兩端，爲馬蹄形，故呼曰「馬蹄底」，底之高者達二寸，普通均寸餘，其式亦不一，而著地之處，則皆如馬蹄也，底至堅，往往鞋已敝而底猶可再用。向以京師所製之形式爲最佳，著此者以新婦及年少婦女爲多，年老者則僅以平木爲之，曰「平底」，其前端著地處稍削，以便於步履也，處女至十三四歲，始用高底。（清稗類鈔）

軍機裝

都門新竹枝詞：『半袖軍機稱便服，隨身不尚色新鮮，而今一律玫瑰紫，妙是當年美少年。』（見衣飾門）

光緒都門紀略軍機襖詩：『簪毫承旨恐遲宣，小襖穿來腕連便，近日遍街咸被服，軍機應見也譁然。』（見時尙門）

又便服詩：『軍機藍襖製來工，立領綿袍腰自鬆，便帽錦邊紅結穗，緞靴穿着內興隆。』（見服用門）

耳套

唐李郭送振武將軍詩云：『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按「耳衣」即今北地冬月所用耳套。（蕉軒隨錄）

燕趙地苦寒，宿風凜冽，徒行者兩耳如割，非耳套不可，肆中有現成者。（談塵）

旗婦衣

今世婦人，上衣下裙，旗籍婦人，則深衣曳地而不幫。（蘿摩亭札記）

滿俗婦人衣皆連裳，不分上下，此古制也。古人男子有裳，婦人無裳，蓋正如是。至於婦人禮服，補褂之外，又有

謂八圍者，以繡或緯絲爲綵團八，綴之於褂，爲新婦之服。（天咫偶聞）

便帽

光緒都門紀略便帽詩：『瓜皮小帽趁時新，金錦鑲邊窄又勻，頭上如何無寸穗，怕人說是游惰民。』

又時樣裙詩：『鳳尾如何久不聞，皮棉單袂費紛紜，而今無論何時節，都着魚鱗百褶裙。』

百褶裙

又雪青洋縐詩：『鷹白鵝黃貨不來，於今生面又重開，雪晴顏色皮球樣，半臂長衫一剪裁。』

女時裝

又女服詩：『女襖無分皮與綿，寶藍洋縐色新鮮，磨礮鑲領圓如月，鬼子闌干遍體沿。』（以上見服用門）

北平俗曲鴛鴦扣云：『但見他隨身穿着羔兒皮襖，藍縐袖弔面銀鼠的袖兒雪白，另挽着小襖袖兒是深紅淺綠，開襖兒襯衣微露手帕在肋下拖羅，有大襟的坎肩兒紅青庫緞，鴨嘴的章絨領兒裏邊紅領兒立着，排扣兒焦黃，

胸前是瑤瑯銀鈕，大長的兩條飄帶，也就作了個得。梳的是如意盤頭不多戴花朵，半翅蜂兒蝴蝶斜簪在鬢角，玉色的綾帕把烏雲緊緊繫，女兒頂猶如墨染配着細細的雙蛾，探春花幾朵長耳挖上穿定，鳳頭的鉗子，珍珠墜都是金托，打扮的不淡不濃十分合式。」（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又訓妻云：『老太太的皮氣隨老把兒，不准梳綳頭，最嫌高頭把兒，戴花兒不准比腦門子大着一半兒，穿衣裳不准穿算盤疙疸，二提脚，鴛鴦鈕兒，穿套褲不准穿外疳巾兒，搭拉之飄帶兒，穿襪子不准穿贈崩贈崩的包之脚面兒，跳三針兒，明漆臉兒，穿鞋無非綢緞面兒，丁扎鎖扣幾朵花兒，或是皂鞋或是單臉兒，不准穿時興的南蝴蝶雙臉兒。』（百本張鈔本癸勝）

又勸妻云：『一時高興把四輪車套上，你這纔打拌巧梳妝，拉翅頭不愛梳，你說不時樣，如今晚前清打拌不吃香，你愛梳萬字頭，蝴蝶頭，你不是革命黨，一高興梳一個日本鬚頭要學東洋，不擦官粉把朱唇點上，前清的衣服改瘦去長，穿一件大坎肩好像個禿和尚，鈕扣上帶鮮花你又沒進過女學堂，手絹掖在底襟上，赤金的鐲子又重又黃，戴一付金絲眼鏡兒，楞說把目養，馬鐙的鑿的是如意吉祥，旗妝打拌穿裙子，實在不合樣，汗巾搭拉有多長，散着褲腿不把腿帶兒綁，穿一雙上海坤鞋你楞說改良，皮包以裏把洋錢裝上，帶領着婆子與梅香，不用人攙把車上。』（百本張鈔本大鼓書）

又出善會云：『這佳人吃茶已畢忙梳洗，妝臺對鏡整花容，全無半點塵俗氣，打扮的風流，穿戴的工，真正是典雅溫柔多穩重，端方舉止，體態輕盈，理青絲頭分兩瓣宮妝樣，黃澄澄插鬢釵分豆瓣兒，橫戴兩枝南翠花兒排燕尾，頭靶繩兒顯大紅，淡掃蛾眉微擦粉，朱唇上一點胭脂色濃，髻鬟使女開箱籠，拿幾件上樣衣服在衣架上橫，穿一件絳色洋呢廂領袖，廠衣兒裏襯，微微透水紅，帶一個推靶兒問鐘金殼兒表，佩一塊美玉羊脂製造的精圍，一條南繡堆花天盞手帕，掛鏡兒一輪秋月穗頭兒紅，拿一根銀鑄玉嘴竹節煙袋，大底荷包是鳳繡龍。』（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又聞大奶奶要逛西頂云：『曉起臨妝佳人對鏡，元寶頭梳了個兩蓬鬆，粉略拍拍那眉略畫，胭脂少抹一星星，配玉釵淡兒不豔的金珠翠，耳挖上穿一朵石榴血點兒紅，換衣衫綿紗襖兒楊妃色，雨緞的一件厄林袋，薄綿兒燕尾青，沒有那繡花邊子欄杆等等，滾殼兒韭菜匾兒，廂沿那麼窄窄兒的一層，月白緞子幫兒配的是瘦鞋底兒的蝴蝶夢，套褲帶兒繫的往鞋底兒一般兒平。』（百本張鈔本馬頭調）

衣服之製，南姬最爲入時，泰半來自吳門滬濱，故多取蘇滬爲式，大抵以潔素淡雅爲主。然一衣之成，煞費斟酌，卽一紐一邊，或鑲或嵌，亦必新樣疊翻，窮極奇巧。若北姝則鮮華綺麗，穠馥自夸，雖欲邯鄲學步，終嫌追塵莫及。以是論時世妝者，馬首惟南姬是瞻也。（京華春夢錄）

時尙新談學時裝詩：『可憐嬌小時髦妝，逛罷公園到香場，輕薄子弟私評論，誤認煙花姊妹行。』

翠花 按取翠鳥羽毛爲之，京師翠花最著名。（光緒順天府志）

洋布衣 朝市叢載印花洋布詩：『印花洋布製精奇，顏色鮮明價又底，可惜一冬穿未罷，渾身如蒜拌茄泥。』（見服用門）

北地胭脂 又北地胭脂詩：『彩燭光遙嘴臉紅，胭脂北地古遺風，南朝金粉惟清淡，雅豔由來迥不同。』（見時尙門）

妓服 妓捐上等者榜以『清吟小班』，猶託於歌也，出局而貂狐金繡，仍爲庸妓，自負時髦者，必作學生裝。（都門瑣記）

賤服 國制，身家不清白者，不得爲士人，娼優隸卒是也。優隸惟服青皂，吏典雖許出身，然入官署，亦祇服灰皂布褐。

滿婦改裝 滿洲婦女，近乃皆改漢裝，後此滿漢種族之不分，亦猶昔時漢、胡、羌、戎、契丹、女真之不能別也。（以上蕉窗隨筆）

時尙新談改裝婦人詩：『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截作短衣裳，腳根形勢先融化，說道蓮鈎六寸長。』

裹足 京華百二竹枝詞云：『坤鞋製造甚精工，爭奈人多足似弓，庚子已過尙依舊，幾時強迫變頰風。』註云：『以北

京首善之區，放足之風，仍未大開。』

小帽 時尙，人戴小帽，必撮其六摺，使頂尖如錐，帽結小僅如豆大，恐帽卽不能擎矣，戴極向前，半覆其額。

窄服

新式服飾

近今新式衣服，窄幾纏身，長能覆足，袖僅容臂，形不掩臀，偶然一蹲，動至綻裂，或謂是慕西服而爲此者。時人服飾之講新式者，帽結多用藍色，腰巾多用湖色，白色，總以淺淡爲主。帽結宜小，腰巾長與袍齊，搖曳風前，頗饒姿態。（以上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男時裝

北平俗曲祿壽堂云：『這大爺手扶家丁將車上，把車門兩個小兒媚似姑娘，小跟班兒的忙牽川馬兒搬鞍認鏡，半翅蜂緊貼着搭腰在車一傍，相襯着雪亮的盤兒拋鬆的辮子，得勝馬掛兒庫灰瓊瓏是大沿大廂，沙狐腿兒洋呢皮襖藏香紫拉三水兒半時半古，貂帽軒昂，武備院內造尖靴鬚幫軟底，搖玉轡陣陣風吹蘭麝香。』

又鴛鴦扣云：『見阿哥骨種羊的秋帽兒在頭上戴，南紅的杭披纓子不少又不多，娶錦齋的起花金頂十分時樣，越顯他面皮兒粉嫩雪白，兩狐拐隱隱發紅蘋果顏色，爭酒窩一邊一個真正的長了個使得，鼻窪兒一點微青小時節縫過，重眼皮兒不算還是個圓下頰，左耳上小小的金鉗一定也有個雙頂，細腰兒不過兩扎高矮也勻和，果然是目秀眉清十分俊俏，小毛兒銀鼠皮褂身上穿着，玫瑰紫的灰鼠皮襖，領袖是銀針水獺，配合他身材靈便，會沒有半點兒勒得，月白綾的夾襖開襟兒半露，方頭兒皂靴學的是他哥哥，阿思哈發都行時就飄動，荷包是納紗，手巾是月白，小刀子時樣，小荷包一定圓滿，窪杭兒摔定，胸膜兒還是挺着。』

又風流公子云：『這是誰家幾阿哥？竟把燕山秀氣奪，瞧來不過十八歲，渾身蘇調露輕薄。夾衫兒元青洋縐時興花樣，袖裏兒一水天青四朵老則，開襟兒微露着汗巾是惹心綠，那小鞋兒大概是八寸罷做了個得，雖不是平金打子堆綾顧繡，消魂的俏步兒一挪那蝴蝶一哆嗦，配着那青緞岔褲水紅貼俏，小襪兒魚白漂布碾光磨，脖項兒耀眼鮮明銀鎖鍊，想那兜肚兒定是銀紅作裏越顯着面皮兒白，惟有那中衣的顏色難於意揣，須問那貼體的朋友自然明白，辮子兒雖則不鬆也不算緊，三岔繩是五穀豐登穗頭兒多，精細的窩圈擰兩道，趣青的頭皮兒臉蛋兒白，左邊上還搭着一個赤金艾葉，更顯得那嬌模樣兒與女孩兒活托，小眉毛特意的一擰還一抖，那眼珠兒不知他要怎

侍衛服

麼，想着方法兒把人磨。」

又少侍衛嘆云：「自是旗人自不同，天生儀表有威風，本就是趕武夫干城器，更兼他頭散漫衣帽鮮明。精奇泥哈番頂兒紅俏，擺春風的孔雀翎，時興的帽樣兒拉三水，內造鮮明紫杠纓，翡翠翎管金廂口，翎繩兒在帽外頭搭拉着蝟蝶相逢，院樣兒靴子三直平底，提字號是京都久寓的內興隆，外套兒是帶膝的貂皮月白綾子做裏，庫灰線縐火狐皮袍暖而輕，小荷包平金打子三藍的穗，天青色扣縐搭包裹兒紅，錶抽兒是顯繡爪蝶赤金口，羊脂珮是壽山福海喜相逢，帶着個油盤三針常行隨錶，他偏說是鋼輪金套單版鏤釘，小刀子是廂銀什件秦鯉魚的鞘，大火鏤嵌寶廂銀式樣精，菠菜綠的搬指赤金掛裏，水上飄的煙壺兒蓋是紫精，水煙袋是大小兩分和闊白的嘴，荷包是紅皮太平袋戳紗小膽瓶，馬坐褥牛皮托子寶藍緞面，還有那螺螄花硬口腰刀嵌寶玲瓏。」（以上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相公全穿的是西湖水色大線五絲的軟羅布衫兒，沿一道精窄的青邊兒，帶一掛載春林的香串兒，兜幾朶兒新鮮茉莉花兒，拿一把工筆團扇兒，貼肉兒是芙蓉根的汗襖兒，金鑲子緊扣着手腕兒，個個是黑髮銀牙白臉蛋兒，真賽過粉團花兒。（北平俗曲蓮花落）

相公服

鬚子服

北平俗曲鬚子論云：「有個哥兒正少年，渾身佩帶顯多錢，南琴雙臉漢文式，洋縐單衫萬字連，漂布轆轤偏喜窄，湯袖套褲總宜寬，蓬鬆辮打青絲線，擰繞鍋圈繫捻纏，脖項兒後半露兜兒銀鎖鍊，二鈕兒上十八羅漢數珠懸，綠搬指翠碧晶瑩驚肉眼，金圓鑲光輝燦爛動奴顏，擎著個粉定煙壺珠嵌蓋，搖着把銀紗團扇錦沿邊，襯著那粉妝玉鑿白牙亮臉，大凡是世人見了無不垂涎。那幾個衣履不如哥兒闊，但見他們一身土氣顯難纏，盡都是綁胳膊的袖子將將兒伸出手，最得意老鴟節衫望一水藍，太陽上人各兩張紅膏藥，大辮子蓋嚴了脖梗兒纔兩三編，撐手的鼻煙瓶兒是煖皮蓋兒，可手心磕出足有半包煙。」

又鬚子譜云：「有個相公在年輕，家道餘餘無正宗，帶一頂倭緞廟邊紡絲裏兒的草帽，穿一件萬字牡丹袖子

衫兒鴨蛋青，淺顏色漂布襪子包脚面，花兒洋綢油綠套褲貼襠是桃紅，穿一雙紅裏兒複鞋是蝴蝶夢，天藍的面子是灑絨三蜂，大花瓣兒的辮子打着絲線，辮頂兒的週圍把鍋圈兒擰，脖項兒半露兜兜銀鎖鍊，開襖兒半露汗巾是大紅，胸坎兒半露數珠十八羅漢，手腕兒半露金鐲繞眼明，手搖一把春羅的紗扇，書的是翠韓錦帳的暗春宮，並露出葶菜綠的撇指是翡翠，拿着個煙壺兒藕粉地兒套紅，更襯着亮臉銀盤模樣兒俗，稱得起是齒白唇紅目秀眉清，似他這等樣人材穿戴就當自重，看形景若非富戶的子弟定是梨園相公，因何他合鬚子把兒的攪在一處？大凡人見也洗不清。他兩個衣履雖然不如哥兒的闊，但見得一派土氣打扮的鮮明，毛三是蹬倒山兒的緞鞋幫兒實納，漆臉兒的紫花布襪子足下登，最得意是半實半露的青紗套褲桃紅裏兒帶子飄零，內套一件洗白半大布衫爲得是照的他那紗衫兒顏色青，辮子他故意兒打的不緊，根底下插着一根鬚子繩，辮頂兒裏藏着幾朵晚香玉，平安散撒滿鼻子都紅，不用說也是刷牙來洗亮臉，手內還滴滴溜着個百翎籠，二鈕上掛着那銀三式，太陽上貼藥腦袋又不疼，勾四是綁胳膊的汗襖兒將伸出手，撒袋的褲子要想毆下都不能，六月裏的天氣穿着一雙皮套褲，他倒說你們不懂虎眼着風要腿疼，齊口兒寬腰兒明漆幫兒干躋縫，柳葉尖抓地虎兒的靴子在足下登，五股三編的辮子打着一條藍線，老大的抽子裏面空花藍兒的褲條尺半穗，脖子後也露着一根兜兒繩，鼻煙壺兒拿出來可人一厭，原來是煖皮寒的蓋兒車上油瓶，手內架着個虎不拉，模樣兒粗脖兒小，辮頂兒怪肉橫生。（以上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又鴉片煙大爺做闊云：『穿件衣裳要別緻，牛敦兒爲的是省袖子，正芳齋去買領子，騷絨亞賽過小貂皮，和豐樓的廣鈕子，嬌黃充作赤金的，三尖兒搭包桃紅裏，身後頭拽着倆順風旗，鑰匙袋不過裝手紙，爲的是好往小刀子兩邊兒配着，壺抽子蝴蝶扣兒牢牢繫，滴拉答拉的表鑰匙，別子無非是瑪瑙玉，一腰零碎哈拉哈七。本人雖則沒品級，帽頭兒別號叫軍機，腳底下穿鞋必是福字履，再不然內造靴子漢宮直，渾身上有這些個嗎兒逆，纔算是闊鬚子。』

（百本張鈔本馬頭調）

天足

大興宛平之士著，除滿洲蒙古漢軍向爲天足外，貧賤婦女，京諺所謂小住家者，亦皆不纏，所業爲針黹，西苑黃村等處同之。（天足考略）

舊式衣

舊式衣服之存廢：古裝，前明衣服猶存於優伶化裝；道裝，前清遺老不肯剪髮者，或作道裝，仍家居如常；袍褂、翎頂、朝珠、荷包、花衣之類，惟內務府旗人當清廷差事者仍如舊；鳳冠，前清命婦服者極少，惟壽終或用以裝殮。（京兆地理志）

十八鑲

咸同間，京師婦女，衣服之滾條，道數甚多，號曰「十八鑲」。

坎肩

京師盛行巴圖魯坎肩兒，各部司員，見堂官往往服之，上加纓帽，南方呼爲「一字襟馬甲」。

弓鞋

弓鞋，纏足女子之鞋也，京津人所著者，宛如弓形。（以上清稗類鈔）

曲院衣飾

曲院中衣飾妝置，往往表率時俗。寬袖彩裙，旣等告朔餼羊，而狹襟高領，亦已不合時宜。今則博袖短襟，頗有大脚步便出丰度。迹其不變，可得而言。鼎革初元，崇尚纖瘦，領作元寶形，紐扣密佈，作種種式樣，緊縛芳肌，無稍餘地。有玉環軀胖者，則懷中雙峯，隱隱隆起，而後庭肥滿，又時覺春色撩人也。丁戌以後，忽更舊觀，力趨擴大，一洗往之積弊，然長不逾腰，桃源勝景，依稀微露，滿園春色，難禁紅杏之出牆矣。時姬炫奇，每喜巾幘亂鬚眉，頰立亭亭，如玉樹臨風，撲朔迷離，幾疑鄭櫻桃復入塵世。又有燕翅高置，長袍方履，作旗裝者。亦有嚴束纖腰，博冠革履，效夷服者。近有縞裳素服，澹若梨雪，名曰「孀妝」，則尤生面別開者也。戊午夏間，忽盛行紗外套，霧縠輕披，春色暗藏，蓋外套之內，雖襯有薄羅窮袴，而於方寸妙區，配以珠羅，于思麤麤。透自羅孔，春色駘蕩，見者鮮不軒渠，服妝至是，足當「妖」稱。未幾爲有司所聞，以其攸傷風紀，飭警取締。

髮髻式樣

絡髮成辮，光可鑑人，北里孀娃，行之者十居八九。徐娘老去，尙謂少艾，青絲告竭，則乞靈假髮，效太真故事焉。間有圍成圓髻，衆形畢具，麻花、風涼、元寶、墜馬、推陳出新，式樣紛呈，前人粧臺記髮髻品所載，猶病遺漏。雖姬年未及笄，

團髮作雙環髻，或垂腦尾，或懸耳端，左右各分，其或唐宮不走落之遺意歟。而額次鬢髮，短髮壓黛，初尚燕尾式，今行平形，謂之『前留海』。髻棗徐撥，亦自楚楚有致。時姬多倡異粧，青絲數縷，鬆緩不櫛，如輕雲籠月，名曰『東洋髻』，蓋昉自扶桑也。

珠翠

美人視珠翠，猶英雄之於名驥，寶釵明璫，妃青儷白，庶幾雲髻柔羨，不嫌寂寞。顧飾不可缺，亦不可過，淡粧與濃抹，惟取相宜耳。倘必金珠簪釵，行列滿頭，則何異賣花草標，欲壯觀瞻，吾知其未也。昔所盛行，如琥珀玉晶，今已陳舊，惟珍珠翡翠，猶行於時。比來金鋼鑽勃興，其值至鉅，一戒一環所需，耗金逾千，甚者且及累萬，則等珠翠如瓦礫，不復標譽於芳吻矣。而俗尚浮華，往往務侈有心，財力未足，則又乞靈料質水鑽，鑲以銀圍，招搖過市，欲亂人目，第魚目詎能混珠，自欺欺人，適見其儻野耳。

北里首飾

押髮、如意、鬢釵、荷花瓣，及珠翠頭面之類，北里中今已罕見。時行者惟耳環、項圈、指戒、臂釧、別針、表鍊之屬，故雖俗趨奢侈，而實力則遠遜於前，徒務外表，不究實際，君子於此，足知世風澆薄之所由漸矣。

插花

花窖匠儉，善焙卉葩，手術所至，能令四季名花，先期開放。日色亭午，賣花聲遍閭閻，曲欄麗人，爭相購取，姹紫嫣紅，佈置新粧，正不異前人艷記所云也。每值冬月，山茶、茉莉、蕙蘭、珠蘭之屬，編以銅絲，幻作奇景，或如半環，或綴圓形，鬢邊欹插，襟左點綴，鴨鬢春暖，幾忘鴛瓦之雪深矣。更有芍藥、碧桃、海棠、玫瑰，摘取嫩蕊，採其含苞，圍成巨球，或作彩籃，懸之流蘇帳中，芳馨四溢，媚趣橫生。夜闌夢迴，花開枕上，清芬挹人，微和蕪澤，益覺春意融融，撩人欲酥矣。

拖鞋

曲院中盛行拖鞋，鞋頭繡以花朵，式樣不一，而無後跟，疑卽古鞞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頗極彳亍之致。

小半臂

肚兜今已鮮見，惟盛行小半臂。背作月牙形，緊貼香懷，寒暑不廢，或紗或縐，制作絕工。其色則純白、鵝黃、蘋綠、竹青，隨心所欲，而通行則以紛紅爲多。暑日添粧，輕羅薄縠中，徐映春色一鈎，雪膚絳襦，交映生色，正不必滅燭留髡，羅襦偷解，而雞頭新剝，始稱消魂也。（以上京華春夢錄）

東洋

衣著

時尙新談遊臨時營業場詩：「新髻蓮花號東洋，雙鏡金絲半面妝，剎海人歸風弄笛，滿身俱帶芰荷香。」
衣著之宜，舊家必準禮法，謂之「款示」，俗曰「得樣」。大抵色取其深，以塵土重，淺色不耐澆也。非京式者謂之「怯」，近奇色者謂之「匪」，人皆非笑之。從前中級士民，製袍多用樂亭所織之細布，曰「對兒布」，堅緻細密，一襲可衣數歲。外褂則江綢庫緞爲之。半背俗名「坎肩」，其前襟橫作一字形者，曰「軍機坎」，亦有用麂鹿皮者。近年交通便利，四方服飾，轉相摩仿，而遂無特式之土物矣。（舊都文物略）

